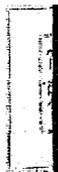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清代名人軼事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

序

編清代名人軼事既成有客過存見而問曰子何爲而作是書也應之曰吾欲使新國民取法乎近也客曰嘻異哉子之迂也今之新國民神馳乎五洲之表思窮乎百科之精方鄙夷漢唐爲不足道而奚屑問及前清矧乎况而愈下降至於預事遺聞余曰不然人類進化必循矩矱一蹴莫幾躡等難越前有所承後乃可續好高務遠勞而無獲能近取譬見聞斯確且子何徇世俗之見而輕視前清爲也我國文化清最發皇人才輩出軼漢超唐自更國體大改故常一例推倒餘地莫商先民典型方決其防既無惡之不摘雖有善而不揚余爲此懼故先節取其小者淺者以示表彰其間異聞奇蹟均足動人興趣增人智慧以引其入德之方客曰子之宗旨誠是而子之書則非也里巷之談不登大雅以此迪民毋乃風馬若子所言何等宏大委瑣如此奚裨進化引人以正猶懼不暇宏編巨製充塞屋瓦不此之圖而求諸野自相矛盾吾見亦寡余曰不然嗜奇好怪人之常情卽小見大無粗非精一歸於正令人厭生鐘鼓是響海鳥反驚竹頭木屑功乃可呈瑣聞軼事大雅惟輪見仁見智比類而親我思古人啓咳如聞余爲此書區類十六分而觀之滄海一粟鸚鵡飲河期於滿腹學行文章萬彙亭叢政體吏治官方整肅節氣薄雲節操似竹先德留貽俾爾戩穀文采風流鉞砭塵俗將才蔚起風雲叱咤境遇所遭無劍不復科名佳話文哉或或惟才憐才益廣樂育寬大之量足以載廟旁及異徵藉新耳目信命與數知足不辱有婦人焉鬚眉巾幗類而不類乃入雜錄其事其人浩如海陸僅此區區因限篇幅一隅三反是在善讀而有得無

清代名人軼事 序

二

異鴻博循途躋迹進化之概因流溯源先民可作客聞言豈不再問駁弁此間答岑樓寸木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

編者識

清代名人軼事目錄

學行類 七十則

顧亭林好學

拒夜飲

廣師益

識中氣

不應博學鴻詞

閱百詩幼鏡

嚴繩孫布衣

扁舟訪隱

名士近在吾家

計東陳其年性情各異

毛西河負才

西溪遺言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易掇

獄事

傅青主衛生堂藥舖

徵君有子

二曲講學

金陵三布衣

潘川小聖人

附辨湯文正致徐俟齋先生偽札

萬錢同修明史

侯方域魏蕭軼事

姜西溟夢梨詩

西溪之旨

一



159112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劉海棠

施愚山講學

史立庵疏請終養

杭世駿逸事

顧棟高治經

尤西堂自營生據

顧祭酒之篤學

厲樊榭之拙率

姚姬傳主講鍾山

袁子才行事暗與古今

張文端養心法

鄭先生回光續卦

張吉堂南瓜作贊

黃莘田篤師生誼

田山薑之清操

施愚山造詣

胡稚威既瞑復視

舊貨攤

朱竹垞析產券

洪稚存軼事

抱齋圖

饒辛眉之博

姚姬傳在京師

潘次耕學行

華豫原

張船山身後事

姚鼐堂清貧

邵學社之清苦

陶崇節之志節

江慎修之術數

高先生軼事

石韞玉之衝道

孫洪之氣節

吳書默

錢月江學士

閻正衡之苦學

高愈之清寢

湘陰張方臣

氣節類三十六則

朱文正

方靈皋

甘莊恪

朱高安之學行

西臺篤行

段金瓊之行誼

吳和甫之清貧

吳園次之節義

何義門請削門生籍

潘德輿之氣節

金海住之誠樸

劉端臨之學行

孫文定

方侍郎勉李文貞

施青天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陸清獻值丁祭

莊侍郎之廉緩

燒車御史

劉文正公之直

伍彌泰

徐文穆

德格勒

蔡文恭

雷琴亭

鐵面御史

魏廷珍

佛輿屬

李侍御

伏虎侍郎

陳鵬年

管侍御之抗直

王漁洋之風骨

盛司寇

李漱芳

任葵尊

海鹿門

秦李兩巡按

何世璠

秋帆尙書

陳恪勤

陳鵬年

趙恭毅

湯蕭山

郭嵩焘

治術類三十四則

劉文正值軍機

湯文正撫吳

陸稼書先生

于成龍政績

徐文定

鄂爾泰

桂林陳文恭

張文和與阿文勤

爲政不相師友

董文恭居憂

安頓婦人

呼名批頌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許景澄

姚制府

文正撫吳之又一說

紀文達奏對

阿文成治河

德大家宰

甘莊恪官粵

蔣攸銜任滇藩

莊廉訪出巡

牧庵相國

董曹兩相國遺事

姚學二公瞻識

李恭勤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尹文端

陸中丞

左文襄

宮保軼事

張文襄

書李恭勤遺事

將略類四十二則

阿里瑪

費武襄知大體

秦將禮容

年羹堯軼事之二

阿文成用兵

阿文成將略

張總兵

李文定

徐中丞

彭雪琴

劉忠誠

書劉文正遺事

費揚古斬番僧

費直義死魂爲蝶

年羹堯軼事

年羹堯征青海

文成用兵之又一說

阿文成在金川

楊鬍子歌

鄂西林用人

海蘭察

海蘭察之戰略

楊誠齋軍門

額勒登保得方於三國演義

花老虎

羅提督軼事

葛壯節公詩

葛壯節擒海盜

塔忠武之戰績

張國樑軼事

黃翼升鮑超軼事

劉松山軼事

丁汝昌甲午之役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伊齊軍

海蘭察之軼事

馬彪

明春二公論戰

額經略用兵

羅提督

羅恩舉救益投軍

葛壯節駢語

葛壯節父子

江忠源活打虎將

國樑軼事之二

王壯武之行軍

李文忠軼事

彭侍郎題句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彭侍郎軼事

文藝類六十五則

季雪木欄葉集

蔣山僮

賦梅釋雲

胡稚威詠葡萄

鄭板橋筆榜

鄭板橋詠餅

魏永叔文集

竹培詞

尤西堂十空曲

張南垣父子

南田老人

成親王書法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傅青主醫畫

毛西河獵祭

辨姓詩

吳梅村絕命詩

鄭板橋道情

鄭板橋自嘲詩

朱竹垞醉題酒樓

桐城派古文

王漁洋寄宋商邱詩

長生殿傳奇

陳學士單翁

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遊揚州

趙鳳北戲控袁子才

錢竹汀兄子之篆學

張南華吟詩

馬世俊時藝

童二樹畫梅

紀文達生平不著書

顧學士黃鶯兒詞

吳南村御舟卽事詩

冬心徵士之風趣

鄧石如之篆隸

陸白齋傳略

瓶水齋詩

梁山舟調陶篋村詩

袁子才作書爲妓女關說

袁趙蔣

蔣士銓夢中說夢

高念東作詩

蔣山堂印側刻詩

寶東皋爲和珅書扇

黃鶴樓三絕

翁學士異稟

金冬心題畫詩

吳山尊之敏捷

金壽門口占七絕

舒鐵雲和尙太守論

陳司業別號舍文

梁山舟軼事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荆軻詩

顧爲人婦

戴文節畫

潘文恭銘硯

彭侍郎詩

王闓運思歸引

憐才類二十五則

韓慕廬先生

朱文端公教舒文襄

姜文達待士

姚文偉軼事

阿文成用人

張文端代作詩

平湖張金鑑

山魃儻儻

戴文節畫識

恨不見彭公敏

曾文正銘詞結句

江忠愍旅舍題壁

王闓運執張文襄聯

韓慕廬推重朱竹垞

紀文達虛心

姜文達軼事

陳甸山典試

吳六奇

姚亮甫識趙學彭

畢制使客

錢文端之知人

尹文端督兩江

來文端之知人

林文忠折服龔定盦

曾文正知人

張文達之愛士

吏治類二十一則

施世綸爲清官

郭琇令吳江

袁子才宰江甯

岳青天

陽曲令祈雨

田文鏡屬吏

侯抒懷之清操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石學政典試江南

陳楚產除夜覘士

林文忠契張亮基

名臣留意人才

朱溟庵流寓長沙

魏青天

李侍御

公歸集

陳宏謀捕寺僧

張巡撫

博山縣令之強項

蔣伯生大令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羅仙鳩作令

沈觀察

李太守

張待問

人心刁詐

陸清獻

張朝珍

先德類 三十四則

范文肅厚德

崑山徐氏先德

三別號

青龍盤柱

張相國祖

陳太封翁

劉封翁

王文莊之父

陸稼書先生曾祖

熊文端子

史閣部孫

王端毅家法

諸七襄先人

袁文達家教

潘封翁

王文慎之父

道米化珠

關太翁

程太封翁

李封翁

朱封翁

高郵王氏

胡封翁

稽封翁

紅豆齋莊

郝善人

異徵類 四十二則

宋荔裳受土地累

文懿軼事之二

胡清恪夢王文成而生

沈端恪軼事

齊召南一生三夢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倪封翁

葉封翁

潘公子

邵二雲學士

方恪敏之種德

李封翁

傅是樓

曾文正家齋

韓文懿軼事

杭太宗爲寄盤童子

梁恭勤爲河神

姚文傳

裴文達爲水神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梁學博遇術士

張文端應夢而生

黎襄勤病中異夢

紀文達前生

秦箬園祈夢

朱中丞

潘榕皋夢董思翁

錢文敏軼事

儼齋堂少宰

王雲錦求籤

朱文正軼事

秦澗泉求關廟籤

陳寶箴祈夢

饒中翰前生

梁相國解夢

姚端恪遇劍仙

梁制府軼事

劉文清前生

三虎

嚴侍郎

蔡必昌預知冥事

董公遇孝星

紅紗罩眼

太常仙蝶

富甯安異粟

曾文正巨蟒轉生

張照前生

漁洋先生前生

康茂園南遊夢

何子貞夢

戴相國談仙術

度量類十五則

張京江遺事

王相國假歸後軼事

蔡文恭家居

阿文成相度

成知州

吉穴

戴簡恪軼事

曾侯甘心受欺

清操類二十一則

范氏督兩江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彭侍郎以正歷邪

柯子貞軼事

湯文端安居凶宅

杜公厚德

王鳴盛家居

梁瑤琴

史文靖

雷副憲雅量

蔡文勤家居

朱之錫遺婢書

鹿總憲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朱文正之清德

王東臬清德

苦行老僧

于清端之清廉

趙恭毅之家信

湯司空

陸清獻祝巡撫壽

劉文清語

陸朝夫中丞

破敗書廚

科名類三十一則

劉子壯熊伯龍

丙辰會狀

朱竹垞與江南試

朱文正軼事

松文清食貧

董文恪之儉約

清端晚歲

服禁

吉制府之清介

劉文定之清

顧孫清儉

錢文端題帳詩

康熙博學鴻才

五門

官恭文以生廉

湯潛齋與閔試

寫榜定

趙顯北重赴鹿鳴

馬全兩榜武鼎甲

王子微

額外生員

陳文簡之遭遇

潘文恭應童子試

割裂題

龔尙書憐才

汪容甫嚇死小孟

彭雪琴之知遇

考對

風趣類五十四則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阮文達爲監臨

邵二雲中會元

陳三元

秦松齡葉方鏡通糧

莊學士自負

晚遇

彭文勤試題

趙翼

李申耆應童子試

謝啓祚老女出嫁行

曾文正入翰林

春在堂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鄭板橋受騙

顧棟高裸體讀經

孫人龍蜂腰之憾

河間軼事

紀河間巧對

閩鄭堂滑稽詩

朱竹垞驅道士

梁山舟黃河阻渡

阮文達考釋鐘鼎

彭侍郎元瑞

何義門老頭子對

鄂西林浴足

謝薊泉之疎闊

王殿撰葉子戲

鄭板橋嫁女

勵自牧與客裘

紀河間滑稽

紀河間詩

紀河間自輓

雅謙

梁山舟與阮芸台之謎對

劉文清書易食物

汪度齡娶妾

松中堂

王阮亭口號

阮文達宴客

百菊溪潛雨江

湯西崖未遇時

徐青藤門下走狗

法時帆隄語

打兔子

百菊溪相國

雙白菜

注容甫辱商人

紀文達烟盤

孫文靖食量

劉文裕之飲食

賭飯

張映璣之雅量

濟督諧辭

諧七襄之古拙

境遇類十九則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蓮石侍郎之齋園

翠秋帆東坡生日會

梨古磚

饑恐兄

秦不相能

米湯大全

廟俠君酒量

南州遊事

曹文恪食量

王于一之誇妓

張文和謙抑

曹學士之扮神

王司農畏蟻子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李文貞軼事

孫文定

徐文敬軼事

喬潤齋中丞軼事

富陽董邦達少時

伊莘農相國言

陶公軼事

翁文端少時

蔡殿撰隔妻

閩閩類二十則

姚夫人

盛夫人

宋文恪之女

淨因道人

勸襄勤軼事

勵文恪鄂文端軼事

沈尙書門帖

喬潤齋軼事之二

董邦達軼事

方敏恪軼事

劉文定之貧

陳恪勤軼事

翁同龢被騙

三徐母教

洪節母

王漁洋夫人之賢敏

扎拉芬夫婦

高學士之母

蔣夫人

阮文達繼妻

隨園十三女弟子

吳山尊夫人贈詩

方芷齊夫人

雜錄類三十七則

婁德納講陳

尹文瀾繼督兩江

陳時夏甘汝來殊遇

牛都摺紳

洪雅存之狂

趙秋谷善罵

龔定庵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徐氏二女

婢女代嫁

董戴兩太夫人

汪文瀾之母

乳花娘子

薛懋農相婿

玉文貞極人爵之榮

陶文成之福壽

張文瀾恩遇

劉武進卒於養必段

騶石州之使氣

汪容甫之狂放

定庵軼事

清代名人軼事 目錄

湖南馮海秋

某官妻王壬秋

吳梅村晚年得子

惠天啟之佳

朱相國

齊侍郎

來文編相馬

楊中丞精相術

孫淵如折歷骨

三招

曾左友誼之始末

沈葆楨

梁山感遇

威嚴兩博學

彭玉塵遺事三則

袁簡齋生子

錢文敏之聰敏

張文和之才

李紱夙慧

繪文恭風鑑

吳漁山入耶蘇會

劉文清晚節

鄭廷楨出督兩廣

李文忠爲李運英所惑

趙經魁

清代名人軼事

學行類

顧亭林好學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釋書。出門則以一羸二馬。捆書自隨。偶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壚。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乃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識。或顛墜崖谷。亦無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謂淵涵博大。莫與抗衡與。

鼎甥

亭林先生嘗易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負。一部郡國利病書。胥在是矣。自漢以下。堪當此語者。殆無幾人。

拒夜飲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庄產。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宣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余在郡下。而先生適至。兩學士設議。必延之上座。三爵既畢。即起還寓。學士曰。甥尙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暢飲夜闌。張



燈送回何如。先生恁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寄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

獄事

顧亭林獄事。志乘未詳。見於與顏吏部光敏書。特錄其略。先是蘇州沈天甫。廬明夏麟奇呂中。僞造忠節錄。託名已故祭酒陳仁錫。譏毀本朝。羅列江南北之名士巨室。以爲挾害之具。又僞造原任閣輔吳牲一序。詐其子中書吳元萊銀二千兩事。發刑部定讞。卽將沈天甫等斬決。此康熙五年中事也。次年萊州卽墨黃指揮培之僕姜元衡。刪易此書。增入黃氏唱和詩。控其主與兄弟子姪。作詩誹謗本朝。又與顧亭林搜輯諸人詩。皆有訛語。處士於七年二月在京師聞之。卽出都抵濟南。幽繫半年。因援沈天甫故牘。謂姜元衡所控之書。卽沈天甫等陷人之書。事旋解。株連二十餘人。均得開釋。處士賦詩六章。紀其事。有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由解之句。又末章云。天門誅蕩蕩。日月相經過。下閔黃雀微。一旦決網羅。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彥和。尙念田晝言。此舉豈足多。永言失一心。不變同山阿。詩集中皆不載。詳見顏氏家藏尺牘。

廣師篇

亭林先生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己。探賸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榕。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

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昭。百詩先生論人物。嘗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自問不如吾鄉李杲堂先生。最心折萬氏家學。嘗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李野。杭太宗太史亦自謂吾經學不如吳東璧。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數公皆經術湛精。文章淹貫。尙樂集思廣益。搢謙自下。如此。今鄉里晚學。稍識塗途。便謂朋輩中莫可與語。志高氣溢。宜其盡矣。

傳青主衛生堂藥舖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傳先生賣藥時立牌衛生堂藥舖五字。乃先生書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登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僧卽言羈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卽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識中氣

詩文字畫。皆有中氣行乎其間。故有識者卽能覘人窮通壽夭。王叔畦文學浩。嘗述傳青主徵君一事。徵君偶於醉後作草書而臥。其子眉亦能書。見而效之。潛以己書易置几上。徵君醒而起。見几上書。愀然不樂。眉請其故。徵君嘆曰。我昨醉後偶書。今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眉驚愕。跪白易書事。徵君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如言。蓋徵君精於理氣數之學。故能識微知著如此。

徵君有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丘而生。生不復啼。一替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威）督學山西。爲巡按御史。張孫振劾劾被逮。山繫館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瓊魏劭。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醫術入神。有可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異。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子眉。字鬻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常粥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卽予杖。

不應博學鴻詞

傅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兼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爲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爲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堅臥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拓落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而有先見之明也。

一曲講學

二曲主講闕中。康熙中初以隱逸薦。後以鴻博徵。皆稱病力辭。自謂不幸有此名。乃學道不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所致。遂杜門斷交接。朋友詣之者。絕不得見。一日。白崑山顧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談謔極懽。一時門外瞻望顏色。伺候車騎者。駢肩累迹。幾如荀陳會坐。李郭同舟。東漢風流。再見今日也。

閻百詩幼鈍

百詩先生爲清代經學大師。記誦精博。而其天質奇鈍。幼受書。讀百遍。始略上口。性又善病。母禁之讀。遂聞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滯。蓋積苦精力之應也。世之以下愚自諉。或托詞因病廢學者。觀於先生。魏可知已。

金陵三布衣

康熙中年。金陵詩人有三布衣。一馬秋田。一袁古香。一芮瀟客。古香最老。夙館康親王府。芮年少。後至。意頗輕之。常短衰於王前。一日。王命者宦出一紙付客。乃賀新婚詩。韻限階乖骸埋四字。外銀二封。輕重各一。能作詩者取重封。留邸。不能者持輕封。作路費歸。芮辭不能。袁獨咏云。裴航得踐游仙約。簇擁紅燈上綠階。此夕雙星成好會。百年偕老莫相乖。芝蘭氣吐香爲骨。冰雪心清玉作骸。更喜來宵明月滿。團圓不爲白雲埋。王大稱賞。芮慚沮。卽日辭歸。

嚴繩孫布衣

清代名人軼事

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殿繩孫。方被薦。初貽書京師諸公曰。聞薦舉濫及賤名。某雖愚。自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爲不知者所哂笑。卽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詎有不得。惟幸加保護。時有司奉詔敦趣。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御試之日。發題賦詩各一首。中允僅賦省耕詩一首。而出。冀被放也。聖主素稔其姓名。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仍用翰林。在職五年。嘗侍宴保和殿。和聖製昇平嘉謠詩。稱旨。特命撤御前金盤。裹脯以賜。又從容語左。右嚴某好人。中外皆知。時論謂旦夕當大用。而中允拂袖遽歸。此固聖天子知人之明。愛才之篤。而難進易退。若中允。真不改布衣面目者矣。

淄川小聖人

淄川孫先生。名若羣。學瞻品端。言動有則。鄉里咸稱爲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遵延之官邸。訓其子彥方。處以廣廈。坐不易床。供以豐肴。食不兼豆。雖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孫有二子。已就童試。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將爲之地。而未詳二子名。屢欲請之。憚其嚴正。終不敢發。先生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袞袞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門與塾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一一評騰。務極其隱。而運之苑枯。年之修短。皆能於文預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令。携家以行。既而遣其長子歸淄就婚。課以書藝。忽驚嘆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泣然而別。歸未匝月。忽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還蜀中州牧。卒於官。迄今過其故里。詢孫姓名。

或不盡識。詢小聖人無不識也。

扁舟訪隱

徐侯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巡撫湯公墓其品望。悉屏驕導。止從一小僮。駕扁舟訪焉。鶴跡蒲徑。松影在門。候之良久。竟不獲見。嘆息而返。吳人兩高之。

附辨湯文正致徐侯齋先生僞札

湯文正公撫吳時。嘗屏驕從。再訪侯齋先生於山中。先生避不見面。傳之載籍。世已久知。乃嘉慶年間。忽有人僞造文正致侯齋手札。有幸得拜見顏色等語。其事絕奇。考先生居易堂集中。有偶書侯羸事後一篇。文中論姜肱及寡婦人二段。即可證其必無見湯公之事。况集首答王兵備田汪二知縣等書。少年志節已如此。豈六十外遇湯公。而反毀節乎。造此札者。何至居易堂集未曾寓目。揆其意不過以文正墨跡世所寶貴。侯齋而曾見文正。人所創聞。借此以銜異談。而欺淺識。更難保無射利之思。而不顧厚誣高賢已甚。余見此札已得售其僞。而刊刻流傳。恐後人信爲真有其事。故特辨之。吾友陸方山萬意菴山館集中。有澗上草堂詩云。蕭然甘載閉柴荆。過眼蕭索自變更。千古高風追漚柳。一生心事託侯羸。采薇得食何憂餓。卻聘無書爲晦名。誰似山陰戴處士。死生不忘故人情。其論正與鄙見相同。附記於此。可與天下後世有識者印證也。

名士近在吾家

清代名人軼事

季野先生爲萬氏八龍之殿。少未知名。父以爲癡。閉之空室中。篋架上書。有雜綴明代事者。題曰明史料。凡數十大冊。先抽讀之。數日而畢。伯兄斯年察知之。驚曰。名士近在吾家耶。遽白諸父。爲易衣履。使從徐姚黃太沖學。遂成名。稱明史稿本。實出季野先生。而華亭王氏穰之承學之士。無不知其源委矣。先生在史局時。周旋諸貴人間。不肯稍自貶抑。其題刺則曰布衣萬斯同。其會坐則攝衣登首席。岸然以賓師自居。故督師之嫻人。方居要津。請先生少寬假。先生嚙不答。有選餉官遇賊。走死山谷。其孫懷白金。請附忠義傳後。先生曰。將陳壽我乎。斥去之。後先生兄子言。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減其先人之罪。言峻拒曰。若知吾季父事乎。其父子狷介如此。萬氏一門經學史才。冠絕當代。其操行之奇卓。亦復不媿古人。此則蕺山南雷道學之餘。不僅以文章藻耀振起門第者也。

萬錢同修明史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廢。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尙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捷敏。查則徵逐朋酒。夕則管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紙發書。筆不停綴。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實尸之。噫。萬以老諸生。繫國史絕續之寄。洵非偶然。錢之才亦曷可少哉。

計東陳其年性情各異

許改亭東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梅宜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燈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爲驚駭絕麗之文。予嗜蒼涼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侯方域魏禧軼事

侯方域。字朝宗。南邱人。祖執藩。官太常卿。父愾。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於大鋮罪。應箕負慧主之。大鋮愧且素。然無可如何。嗣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嘗已。乃屬其客陽交權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時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技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羹者。又值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詞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言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柄用。與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楊子。依俊帥高傑得免。方域倚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輒合。吐出肺腑。譽之不容口。援友之阨。能不憐千金。然亦喜匪報復。居鄉時。汗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彼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督師。許定國師噪。營斬以徇軍事。辨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傅庭。犄角于秦。賊

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賊扈也。小子多言，輒造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數，以迄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遊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饑，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室文十卷，詩六卷，遺稿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甯都人也。生以天啓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早沒，而禧名繼起。與琦之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禱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呿如不欲生。謀從會給事，應憐倡義復仇，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學畫理勢，終幹微髡，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八九。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甯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折，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圻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閣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擊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

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暮晝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琛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涵。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毗陵交韓日初。楊瑞。方外交藥地橋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鴻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輒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屏昇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詳。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騷地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妖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士之責也。旣已更立三朝。身逢聖賢之主。而暗然不肯少污其志。賢已嗚呼。禧倘自謂與。

毛西河負才

毛西河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性倏奇。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所爲大率託之美人香草。以爲其騷激之意。繚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棲悅。又能吹簫度曲。游靖江。當龔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西河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見施愚山所作毛子傳。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無復繩墨。鮪埼外集痛詆之。他書不

步。護是舉。拒奔女於旅肆。尙不失爲君子之行。特蒙難出亡。對酒家婦吹簫按節。則仍西河之所以爲西河也。

姜西溟夢梨詩

西溟先生。性行敦敏。詩文集中。敘述家事。多纏綿懇摯之言。嘗客中州。夢食大梨而甘之。欲遺母。不果。悵然而醒。因作夢梨詩寄兩弟。追溯月日。正其母病黃。思大梨。獨覓不得時也。陸橋孟筭。事異情同。純孝至此。猶不獲完髮。膚以終牖。下天乎。

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爾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焉。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文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文過司寇。驪遷據其位。吾發

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惟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慨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莢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文列苑傳爲恐。而末路乃重負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隘狃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志銘屬余。而余因蹟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西溟之冤

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時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鮑琦亭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今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濟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

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羅盜窟。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瘦死園扉。並加以嗜利受賂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此編網羅盛故。從不采傳奇稗史。自汗其書。惟紅樓夢筆墨爛。屢見稱於乾嘉後名人詩文筆札。偶一援引。以白鄉先生千載之誣。且先師遺訓也。

劉海峯

劉海峯先生諱大樹。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謁李穆堂侍郎。穆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其見重如此。舉博學鴻詞科。鄂文端公業經首選。張文和惡其才。因曰。此吾鄉之浮蕩者。因易以劉文定公。先生遂落拓終其身。居京邸。其弟館於明太傅家。先生惡其權貴。乃避居朱都統淪瀚宅。破壁頽垣藹如也。先恭王重其品。終身執弟子禮甚恭。而先生歸鄉後。嘗書杳然。其高傲也如此。

田山薑之清操

康熙朝初開大科。一時名士率皆懷刺跨馬。日夜詣司枋者之門。乞聲譽以進。德州田山薑侍郎。方以工部郎中。膺薦辟。屏居蕭寺。不見一客。比督學江南。舁以肩輿。從兩驢。載衣裳一箱。五經子史兩方底。蒼頭奴二人。踽踽行道上。戒有司勿置郵傳。給供張。自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不爲酒醪佳餼。惟日孜孜以文章爲事。

施愚山講學

施愚山先生講學白鷺書院。一日講長幼有序。因自言少年孤露。中鮮兄弟。至於廢泣。座中有鬪辯者。爲之極感。愚山實儒者。其道學轉爲詞章。揜耳。

施愚山造詣

吾鄉太史嘗云。愚山造詣。殆與魏敬泉湯文正。陸清獻。同道同德。魏湯二尙書。駁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遭謫。折而奮顯。愚山於其中最爲開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反掩其學問之大原。世有合作韓范文富駸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而齊之。按宣城施先生。提學山東時。取士先行後文。敦重儒術。過維平。拜伏生墓。以經學日微。授受宜亟。至於垂涕而示諸生。分守湖西。作勸民急公歌。歷山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坑歎竹源坑諸篇。以獻上官。時比之元結春陵行。先生少孤露。事叔如父。已貴。叔少不悅。猶冠服長跪。母馬。夙失歡於大母。抑鬱而卒。先生請大母命。循例乞褒封。據地哀陳。始獲焚黃。祔廟。願孫孝子。循吏通儒。實兼有之。謝山之言。信而有徵已。

史立庵疏請終養

史立庵先生大成。順治乙未首魁天下。武宗伯時。同人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分內事。何與朝廷。先生毅然曰。爲子不孝。爲婦不貞。亦何與朝廷。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先生性至孝。會其父思之。繪已容以寄。亦令先生繪己容寄父。先生聞命驚憤。晨夕不安。故事。京察六年俸滿。方得請假歸。先生僅四年。不合例。乃上疏自陳。曰。臣父思子不見。思見子之儀容。呼子不來。頻呼子之名字。臣而忍此。不可以爲人子。亦何以爲人臣。世祖覽奏。惻然。特許。

終養及中途而父凶聞至。哀毀成疾。遂以養母家居。（按今世說注稱先生以母病乞養。爲當事所格。曰吾豈以一官易一日之養乎。遂家居十年。例應創籍。遇赦免。誤也。）先生充講官。主貢舉。皆有建白。忠孝大節。彰彰如是。詎以一甲進士。二品京堂。爲輕重與。

胡稚威既暝復視

胡稚威。贈證不遇。晚依蒲州田侍郎。繼以太原志屬焉。偶擢疾。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已撤帳。盛服殮。舉手曰。別矣。既暝。氣蒸蒸若騰。須臾復張目。曰。不能再生人間。爲南人乎。北人乎。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

杭世駿逸事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於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督嚴憚之。乾隆中葉。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釁直。未又言蒲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上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趨同官寓邸。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旨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資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疎懶甚。或頰月不衣冠。性頗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三。者以索賈之。積牀下。或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綠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遣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

所乞教。並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或積官至大學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繪適服闋。特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服冠。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開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詰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堂笑乃別。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塘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僦橋下。時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與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撓。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卻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謔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

舊貨攤

乾隆癸未。杭大宗以韓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親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鈔。又不自存集中。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於京師市。有兩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間。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另見。問汝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爲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

賈之上大笑。手書賈買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謁。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應。大宗返舍。是夕卒。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課院。索諸生弊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稱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鑑云。

顧棟高治經

顧復初棟高。以經學授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丁丑春迎鑾。獻所著詩書兩義。蒙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康熙辛丑進士。性倨慢。不合時。官中書。與堂上官齟齬。僅三載即歸田。生平以窮經著書爲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所發明。學敦濬。從遊甚衆。夏日不見一客。堅閉重門。解衣脫襪履。至寸絲不掛。匿帷後。手一卷不輟。辛未經學。惟祭酒無愧色耳。

朱竹垞析產券

仁和宋小茗廣文所輯詩話中載朱竹垞先生兩孫析產券。清風儉德。可爲世法。錄之曰。竹垞老人雖曾通籍。父子只知讀書。不治生產。因而家計蕭然。但有春田荒地八十四畝零。今年已衰邁。會同親族分撥付桂孫稻孫分管。辦糧收息。至於文恪公祭田。原係公產。下徐蕩續置蕩七畝。併荒地三分。均存老人處。辦糧分給管墳人餼米。孫等須要安貧守分。回憶老人析箸時。田無半畝。屋無寸椽。今存產雖簿。能勤儉。亦可稍供饋粥。勿以祖父無產遺。致生怨。尤倘老人餘年。再有所置。另以續析。此可與蘇文忠公馬券。香光居士鬻田契。同爲千秋不朽矣。

尤西堂自營生壻

尤西堂。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焚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樂生曠官山。自爲之詩。携丙舍於雨旁。年八十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觴咏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洪稚存軼事

洪稚存亮。負才傲物。清狂自喜。嘗遊陶然亭。遇素不相識者宴客。洪入。塵浮一白。曰如此東君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一笑。逕去。蓋襲用楊岐夫句也。廉夫爲張士誠強止于宏文館。以指爲塵桌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一日訪張船山。適船山生女。賦一律。成三聯矣。洪見之。積云可憐一隊癡兒女。憤替人家做老娘。後洪以編修言事概職。

顧祭酒之篤學

無錫顧祭酒。少治春秋。篤好左氏學。晝夜研誦。輒未暫輟。偶懷忿懣。家人以左傳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誦之不間他事。自壯至老。勤懇訂述。常若不及。夏月閉戶不見一客。卸衣解襪。據案玩索。膝搖動不止。每仰視屋梁而笑。人知其一通學矣。

抱鐻圖

闕元世稱張甫先生。著述宏整。爲工部郎。忽棄官得遊五岳。人競高之。先生父文侯。真孝子也。家貧。粥角黍於市。

親病關。合羊脂和粥以進。終不痊。抱鑪而哭。人爲繪抱鑪圖。萬徵君光泰贈詩云。羊脂數合米一匊。病父在牀唯噉粥。父能噉粥子亦甘。粒米勝於五鼎肉。升屋泉某無歸魂。束薪斷火鑪寡恩。牀前呼父鑪畔哭。抱鑪三日鑪猶溫。恨身不作鑪中米。臨沒猶能進一匕。謂鑪不聞鑪有耳。丁卯冬初。同友乘輪北上。狂騰巨浪中。溟溟溟。下同舟以爲性。憚波濤。其實見有播鑪煮粥者。偶觸萬詩也。是編辭錄尋常詩詞。以此首音節哀惻。足發至性。登之。

厲樊榭之拙率

厲樊榭徵君。意制拙率。不修威儀。嘗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咏。意市人望見。遙避之。呼爲詩魔。

錢辛眉之博

錢辛眉先年大昕。江南嘉定人。中甲戌進士。幼聰敏。過目成誦。凡天文地理經史小學算法。無不精通。所著經史答問數卷。其暢發鄭賈之學。直接嫡乳。非他稍知皮毛之可比。又習蒙古語。故考核金元諸史。及外藩諸地名。咸王言其在。上書房時。賀莊王嘗發元代蒙古古碑版。體製異於今書。人皆不識。因詢諸章嘉國師。倩其繙譯漢文。因命吾題跋。端末。吾方釋毫。先生過而見之。曰。章嘉固爲博學。然其譯漢文。某字句有錯誤者。吾有收藏元時繆文。因所譯漢文。可取而證之。因歸寓取原文出。章嘉所誤處畢見。故人皆拜服云。聞其歸後。曾著元史續編。採擇頗精。皆惜未見其本焉。其所著小學諸書。翻切頗爲精當。惟所講字書。株守許氏說文別解者。皆遭排斥。故取擇頗編

卷焉。

姚姬傳主講鍾山

姚姬傳主講鍾山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趨。而往來無間。簡齋嘗以門人某屬先生。願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死。人多勸先生勿爲作墓誌。其人率皆生則依託取名。歿而窮極詬厲。先生曰。設余康臨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按秀水蕭山二先生。其學問有根柢。其立身處世。亦未肯隨逐波流。隨園似微有不類。然而姚先生之言。公言也。

姚姬傳在京師

姚姬傳在京師。與遼東朱孝純子穎。丹徒王文治。夢樓。最稱深友。一日天寒微雪。僧過黑窯廠。置酒縱談。詠歌擊節。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旣而王自雲南罷官旋里。朱爲兩淮運使。閉姬傳歸。三人者相約復聚於揚州。朱特修書院梅花嶺。測一夕。植梅五百株。延姬傳主講席。卽梅花書院所自始。（按江陰亦有梅花書院。在君山頂。）

袁子才行事暗與古合

袁簡齋先生。一生不信釋氏。每遊寺中。僧人輒請拜佛。先生以爲可厭。乃自書五言四句於扇頭云。達僧必作禮。見佛我不拜。拜佛無知禮。僧見在。似深通佛法者。又先生一生不講說文。一日宴會。家人上羊肉。客有不食者。先生曰。此物是味中最美。諸公何以不食耶。試看古人造字之由。美字從羊。鮮字從羊。善字從羊。羹字從羊。卽吉。祥字亦從羊。羊卽祥也。滿座大笑。似又深通說文者。皆可以開發人之心思。

潘次耕學行

潘次耕。幼時與人賭記。取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俟齋沒。無尺寸之產。舉婦孺孤孫以託。次耕恤之終其身。

張文端養心法

桐城張文端。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沈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闖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刻。卽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沈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用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飢飈。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一進境。較之昔時。急於進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

華豫原

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卽訊於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中。甲而守之。生猶如乳虎。非著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敢嚮避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噤焉。既抵廟門。不得入。而願。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韃。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者

嘗入。豫原則闐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諱室門外。卽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方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爲者。始吾以客爲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耶。向令吾慄慄制府者。吾安得至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囑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囑禮卒抵罪。今張公雖就逮。萬一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若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案筆大書其爵里姓名。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西夕。而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旣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爲言於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乃去。越數日。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爲祠於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與囑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頗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誣不讎。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類。魏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得復有香火情耶。於是衆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爭撤屋瓦投之。以臣牛東西曳。椽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密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間。豫原名希閔。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世。其人斂退就儒。粥粥若無能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此。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召張公。

命以白衣領倉場職。(見方彛如集虛齋古文)

曲園居士曰。所云部使者。乃張文端公鵬翮也。曾以兵部侍郎。視江蘇學政。文端亦一代名臣。而此事不能無遺議云。

鄭先生回光續卦

武進宿儒鄭先生環。乾嘉之際。以經學名字內。躬行峻節。志在經世。自以學成不得用。常與當路。言民間疾苦。於兵敗海防屯田尤詳切。人或勸且厭。先生益不巳。蓋冀其偶一聽用也。嘉慶十一年。卒甘泉訓導官署。客或往唁。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客大驚。問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紙筆。曰。注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客坐候至酉。先生始擲筆長歎而隕。急昇上牀。身已僵冷。而卦注畢矣。見包世臣溷伯藝舟雙楫。慎伯即住唁之客之一也。按茲事奇誕駭聞。爲講學家所弗道。然慎伯非妄言者。且細思其故。儒者讀書一生。時時以濟人利物爲志。當耄期進德。欲淨理純。其耿耿不昧之精靈。收攝片時。原可去來自主。此仍聖賢臨深履薄之功。非二氏羽化涅槃之幻也。

張船山身後事

船山太守自萊州引疾。客遊吳中。未及三載。以甲戌三月卒於虎邱山塘寓館。卽所謂樂天。天隨鄰屋者。說者謂其過常州續舟亭句云。回首大峨天萬里。此中曾有未歸人。皆詩識也。驗年。其家人扶柩旋里。後有自都門來者。

言船山故人某公夢其索助資斧還蜀。余初不信其說。後見吳山尊學士手書題船山詩集。即寄鮑樹堂太僕之作。落句云。身後更傳元伯夢。石交肯讓古人完。自汪君卒後。見夢於樹堂。樹堂命子以千金歸君櫬。始知實有是事。太僕真不塊通幽。范巨卿矣。學士別有句題船山集云。盛名未弭無年憾。生氣恆如現在看。自注上用王珣語。下用庾道季語。王叔翁曰。此確是輓船山詩。（按二語見世說新語。道季名猷。庾亮子也。）

張芭堂南瓜作贊

印印川言海鹽張芭堂徵君燕昌。少年曾受業於丁敬身先生。初及門時。囊負南瓜二枚爲贊。各重十餘斤。丁先生欣然受之。爲烹瓜具飯焉。浙中至今傳爲美談。

姚鏡堂清貧

歸安姚鏡堂兵部學壘。學問贍博。品尤高卓。官京師數十年。寓破廟中。不攜眷屬。趨公之暇。以文酒自娛。朝貴罕識其面。曾典貴州鄉試。門下士饋贊金者。力卻之。惟贈酒則受。因是貧特甚。出不乘車。隨一僮持衣囊而已。所服皮衣冠。毛墮半。見其轉。每行于道中。郡兒爭指笑之。兵部夷然自若也。嘗賦梅子詩云。臭味偏於吾輩近。風懷莫道女郎知。一時推爲絕唱。其他佳句如謝人送菜云。但使斯民無此色。願教我輩味其根。送閔貢甫之揚州云。養志未須嫌祿薄。讀書大好是官閒。皆清妍絕俗。

黃莘田篤師生誼

清代名人軼事

福州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爲八閩巨手。辛四會。以狀視劾歸。許謹齋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誼篤。往來淮南十數年。與鄉先生皆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太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知遇。及當日門廷賓客之盛。紫坪卽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玉尺來。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年前泊畫船。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滿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淒咽爲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資肺告匱。附舟至淮。爲同舟子所窘。時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時吳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卽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言子久矣。商之夫人。舉釵環盡付質庫。得百金。爲償舟中逋。居久之。資送歸閩。亦莘田爲紫坪言。

邵學祉之清苦

鄞縣邵學祉先生基。爲康熙乾三朝近臣。久以卿貳參臬司。先後侍直兩書房。出撫江蘇。方貴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人多議其矯。及公卒。諭祭使者至門。陰巷不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中外知交。始歎公貞操不可及。公子檢討錄。早卒。孫洪。官至禮部侍郎。克紹祖誼。清恐人知。

陶紫節之志節

陶紫節進士元淳。崑山常熟兩尚書之鄉里也。年少入都。能文章。尙志節。李野百詩。皆忘年交之。崑山鎮史局。季

野爲之任考索。而頗委紫筍以文。已而爲忌者所排。與崑山絕。紫筍甫通籍。一日在翁邸。翁之子妄人也。辱何義。門於衆中。紫筍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子。甚不直。紫筍紫筍長揖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爲翰林。請從此辭。已而果不與館選。出令粵之昌化。有惠政。嗚呼。紫筍設當時稍依違其間。驥尾青雲。宜可旦夕致通顯。然而冰山一頽。西江莫濯。安得復與萬閩諸老宿。追逐於文苑儒林二傳中哉。

朱高安之學行

朱高安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輟。師命羹夫遺以酒肉。置座間。若無覩也。每見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讀公年譜。此乃公年十八讀書龍城寺事也。公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領江西解。長洲朱太史大業。拔之落卷中。評語嘉賞極至。末云。曠世逸才。伯祥大士之後。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爲振靡起衰之式。宋爲大學士文恪公子。揭曉相見。歎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公。今見吾子。是太史又不懂文章巨眼矣。高安撫浙。崇儉獎廉。諭民嫁娶之節。里黨賓婚燕會。止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爲朱公席。道見一婦人盛妝。問其夫。賣菜者。命入署。至廚下。問誰爲夫人。時夫人與女奴雜作。婦人莫之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自是浙俗一變。(按童通副師槐過庭筆記。載高安撫浙。見署前屠戶妻。豔飾倚門。召入署。至廳屏後。指一織婦曰。此我之一品夫人。試觀被服何如。所作何事。汝夫殺生命養家。驕侈乃爾。不速改。當杖懲。於是聞者悚然。益相勉以勤儉。蓋同一事。而傳聞互異也。又按袁隨園亦記此事。隱其名。而大肆訕詆。隨園亦通品。

其非笑正人得罪名數。真不知是何肺腑。

江慎修之術數

江慎修。安徽歙縣人。好窮經。尤精卜筮之學。著周易釋義十六卷行世。其析理頗精。創三十六宮之說。謂易中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頤八卦皆無反正。餘可反正者五十六卦。其實只二十八卦。合之成三十六數。其說甚新。又謂河圖順生。洛書逆尅。按之皆確有見。館同里某富家三年。兀坐一編。喜慍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家厭之。辭焉。慎修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家集客爲茱萸會。慎修適過。主人邀入席。慎修盡三爵。食二饅首。遂起辭。富家挽留。慎修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廚後見有徑寸帖。書云。三年賓主歡。一日遽分手。尙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邀我賞茱萸。酌我三杯酒。數定且歸休。只啖兩饅首。衆大訝。慎修平生不妄交。惟與同村程翁善。程亦精奇門者。一日同醉歸。程曰。月色大佳。盍乘輿入城乎。慎修曰。夜二鼓矣。入城且十里。倘不及返。奈何。程指道旁石曰。此石今夜亦至城。何云不及也。慎修笑曰。誠然。但此石明日始返耳。旁觀異二人言。坐石旁驗之。俄有擔酒者。以擔後輦載石去。明午果載回。棄舊處。於是村中咸仙慎修矣。村有戴正者。負異才。過目不忘。聞慎修名。持筮往學。慎修適他出。戴徑入室。櫥案翻閱。三日盡讀所藏書。慎修歸。戴師事唯謹。慎修問讀此間書未。戴言盡熟矣。慎修曰。能用否。戴曰。未也。異日偕戴游隴上。見黃牛與黑駒。慎修問戴曰。牛孰勝。戴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慎修曰。不然。今于令爲孟冬。于日爲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于一定。而學所以貴于化也。

已而黑者果勝。曩大悟。學業日進。名遂與儼修埒。雍正初。大吏薦儼修於朝。上召見。儼修戰栗不能對。乃薦戴。戴口如泉湧。剴切詳明。上大悅。問卿與師孰優。對曰。臣劣于師。上曰。師優不對。何也。對曰。師年耄患重。聽若所學。固勝臣萬萬也。上嘉其謔。賜翰林。同治中。曾文正公搜遺書。得儼修周易釋義。為梓之行於世。

西臺篤行

李伯照名化龍。自號木洲居士。生時踟蹰。從母胎出。幼常夜見光明。無際有大士於光中現。提命伯照甚殷。頃之乃失。自是以不燃燈燭。能昏坐讀書。其家在波羅南海神廟之西。名曰西臺。年十三。僧諸小兒往來廟前。題二絕句。人爭傳頌。遂儼然有詩名矣。後以明經入成均。歸教子於家塾。分人舍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禽門出入。至人家。多命子執雨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履。晴輒委棄途間。不預預以小信為意。日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父子相與折麥煨芋食。雖耕夫漁父。即留共餐。執手語。終日無倦容。偶以善吟。行入一少婦家。思不屬。遽入其幃。臥。鼾聲如雷。少婦為具羹以待。比其夫及翁媪還。伯照尚撫枕推敲。成篇乃起。索筆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朋友有過。則直言切諫。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詔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無不跪而受命。晚年臥病西臺。有劉生者。見其盛衣冠入學宮。問之。笑語如常。而伯照已於此日逝矣。其篤行遺風。至今不衰。過西臺者。哦其壁間詩。如見木洲先生焉。

高先生軼事

清代名人軼事

高舉舟先生鑑。杭人也。彭雪琴侍郎。乃其門下士。爲言其軼事云。道光間。先生奉命封琉球國王禮。成。散步於館外。見一屋中有棺焉。前和有題識曰。天朝參將某公之柩。異而詢之。則乾隆間護送封王之使。至彼國而以病死者也。問何不歸。曰。海船忌載柩。先生曰。是俗忌耳。何足慮。吾嘗歸之。謀於副使。副使不可。先生曰。吾兩人猶彼也。萬一死海外。亦無歸乎。請以吾舟載之。雖沉溺無悔。而一舟之人。亦皆執不可。先生怒曰。此吾舟也。吾爲政。卒載之行。未一日。風浪大作。舟中人咸歸咎。崩角於先生之前者數十人。請棄柩。先生不可。而風益暴。求者益衆。其勢洶洶。殆不可止。先生歎曰。彼在外國。固幸無恙。吾載之歸。反棄之海。吾何以對死者乎。汝曹可爲設祭。吾祝告死者。以不得已之意。衆聞之。踴躍從事。數人舁柩至船頭。又數人爲陳設祭品。又數人告具於先生。先生衣冠而出。登木而坐。謂衆曰。速投之海。衆愕然。請先生下。先生曰。吾不下矣。吾與俱投於海耳。衆大驚。爭前擁先生。先生叱曰。何敢然。吾意決矣。吾以一柩故。累爾衆人。不投之海。無以對生者。然吾不與同投於海。又何以對死者。吾意決矣。衆人環顧。同措手足。正相持間。風浪亦息。先生笑曰。舟平如常。汝曹何紛紜乃爾。姑徐之。風作。再議可也。於是仍舁柩下。而自此風恬波靜。安抵粵東。參將故粵人。訪其家而歸之。仁者必有勇。先生之謂歟。而忠信之可以涉波濤。益信矣。先生曾視學廣東。時海警初起。先生屢上封事。且劾粵督甚切。俄授先生衡州府知府。侍郎某部人也。方應童子試。先生見而才之。招至署中。教以讀書作文之法。衡陽一縣。應童試者千餘人。入學頗不易。侍郎是歲縣試。正場及初二。授不出前三名。咸擬正案第一。侍郎亦自謂然。及終覆之日。黎明。牘集縣前。忽府吏持柬來。

請縣令令乘轎去。未久即反。點名給卷如常。至正案發。乃第三。越數日。召而語之曰。以文論。汝宜第一矣。亦知不得之故乎。謝不知。曰。府尊意也。終覆之日。來召我。即爲此。府尊曰。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一衿之得失。遲早皆可。不計。今歲在吾署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耳。是其終身之玷矣。是歲侍郎竟不入學。後數年。始隸諸生之籍。侍郎以此感先生知遇益甚。余謂先生與侍郎。皆有古人風也。因并記之。

段金壇之行誼

金壇段若膺大令。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見其外孫襲自珍定齋續集。可見士大夫非至性天植。操行不瑕者。必不能壹志單精。成千古絕業也。

石韞玉之衛道

吳門石琢堂殿撰韞玉。以文章伏一世。其律身清謹。實不愧道學中人。未達時。見淫詞小說。一切得罪名教之書。輒拉雜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收燬幾萬卷。一日閱四朝聞見錄。中有劾朱文公疏。誣詆極醜穢。忽拍案大怒。亟脫婦臂上金跳脫。質錢五十千。徧搜東南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盡付諸一炬。可謂嚴於衛道矣。是年南闈發解。庚戌魁多士。夫因果之說。儒者不道。然以一婦諸生。毅然以關邪說扶名教自任。其胸襟氣節。豈復第二流人物所有。

和甫之清貧

清代名人軼事

泰輿吳和甫少宰存義。直南書房時。文宗偶臨幸。見其貂褂黯敝。笑詢之。叩首對曰。臣自授編修至今。已二十年矣。上太息。次日即蒙黑貂之賜。後少宰督滇學還。奉命兼署順天府丞。召對時。諭之曰。朕聞順天府丞。每逢考試賣卷。可得千金。聊償汝在滇之清苦。少宰視學吾浙。每述及先皇厚恩。未嘗不潸然淚下也。

孫洪之氣節

陽湖孫澗如先生星衍。洪雅存先生亮吉。卯角訂交。並負才望。世稱孫洪。乾隆丁未庚戌兩科。皆以一甲進士授編修。(孫丁未科第二。洪庚戌科第二。)孫散館。厲志賦用史記。劔劍如畏語。和珅指爲別字。抑置二等。蓋和方當國。朝官多趨走其門。先生獨不往來。和銜之。故有是舉。願舊例鼎甲散部。可奏請留館。卽改官亦可得員外郎。時和掌院事。欲先生面謁。先生卒不往。毅然曰。天子命。何定不可爲。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以主事分刑部。出爲亮沂曹濟道。權臬事。告歸。洪留館。後一視點學。以言事謫戍伊犁。踰年特詔放還。夫際乾嘉全盛之時。卓卓如兩先生者。幸提巍科。猶不能久於館職。豈天上玉堂。果不許文人廁足與。然而兩先生文章經術。衣被士林。其出而服官。一則力避權門。一則昌言主德。清操亮節。體用兼賅。彼拾許鄭唾餘。竊班揚貌似。通儒自命。氣節靡然者。豈能望其肩背哉。

吳蘭次之節義

吳蘭次慷慨義烈。敦尚友誼。長沙趙洞門總憲嘗柄用時。車馬輻輳。及罷歸。出國門。送者三數人。蘭次與焉。其名

還也。賓客復集。園次獨落落然。蹤跡疏闊。合肥龔芝麓尙書。提倡風雅。門生故吏。偏九州。歿於客邸。兩孫惇惇。孤露無過存者。園次則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而字以愛女。至於成立。使名家子孫。無西華葛屨之歎。風義如是。文章餘技已。章檢討行誼。亦純粹。見省府志本傳。

吳書猷

吳江吳陸堂先生名變。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不遇。浮沈諸生中。年七十餘。無家室。宿食紫陽書院。後輩輕薄。勝肥腦滿。視陸堂如怪物。無與言者。一日書院課期。蘇州太守孔公名傳炯。點名及陸堂。陸堂趨而前。與太守執手問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諸生。太無禮節。敢與我抗禮耶。陸堂遂挺立慢罵曰。汝父與我同舉鴻博科。汝尙在子廷行。豈有孔門子孫而輕視長者乎。太守大駭。詢之他人。知其實。踴躍謝罪。人稱爲吳書猷。

何義門請削門生籍

常熟翁鐵庵司寇。受要人旨。劾湯文正而據其位。何義門請削門生籍。屢見前人紀載。唯履園叢話。稱卽墨郭公琇。令吳江時。前撫余國柱。方掌給廩。徵賄巨萬。不與。嗾人劾奏。虞山司寇從而和之。長洲貢生何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嘆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與他說稍異。未知孰是。

錢月江學士

國初十郡大社。以宋旣庭尤面堂諸君執牛耳。華亭錢學士金甫與焉。金甫字月江。人頗伉爽。會行觴於千人石。

有中翰邵君延齡。卒然問月江曰。松有錢芳標。豈君族耶。月江對曰。無服族叔。邵君即曰。此乃非人。前欲補我缺。再三挽我許金五百。我昨往索。轉令閹人飾詞拒我。蓋國初銓政。尙沿明例。科中需次。若今之候廩。截缺。可上下其手也。因大詬。月江時亦飲酒。攘臂而起曰。不知我叔而嘗之。是嘗叔也。已不可知我叔而嘗之。即嘗我也。烏乎可。勢將用武。幸十郡士交爲之解。乃罷去。未幾有鴻詞之舉。月江被徵。而舉主則殊未謀面。促迫就道。至都。進謁。修師生禮。謁視其人。似曾相識。握手問曰。君知僕相攀之意乎。對曰。必有行卷流傳。謬塵青目。曰。非也。曰。然則知交揚爾乎。曰。亦非也。君之得舉。以老拳得之。僕即千人石上作雞肋者。國策云。昔爲人妻。則不欲其嘗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嘗人也。君爲族叔。幾不反兵。茲幸結衣簪緣。庶友朋之嘗僕者寡耳。時徵車未齊。許以庠生入北闈。舉秋試。明年南宮復第殿試二甲。選庶常。宏詞榜發。復列上卷。免其散館。即授編修。居官不改儒素。足不登要人之堂。與竹垞最莫逆。朱歸後亦引退。有老友劉君景弼。劉君業醫。月江病藥之竟卒。劉君大恨。錄其方。置書中以志戒。不復爲人治病。後妻方妊。夢月江來而生。因名曰夢金。字曰甫來。與月江生平性情言語。無一不肖。月江素工奕。夢金四五歲時。立足踏。上觀父與客奕。指點勝負。不爽圭撮。品入第二。後父病。倉卒問叩父何方可服。指書中方。遂用之。既服。乃大驚曰。孽矣。此卽月江所誤也。翌日而發。隣嚙友關切。而粗工自用。卽以鹵莽報之。好說莠黃者。尙慎旃哉。

潘德輿之氣節

山陽潘解元德與所著養一齋詩文集與李申齋集同名其學行亦原本經術負時令望阮文達公及朱莊恪公桂楨周文忠公天爵督漕運時皆願與納交文忠至欲微服往郊外相訪潘以義無所屈徒駭流俗力辭文忠喟然有皇處之歎世兩賢之

閻正衡之苦學

石門閻正衡字季麥少喜讀書所居僻陋書不可得從友人假得文選併註讀之數月皆能記同里某翁家有史記諸借不許請就其家讀之又不許翁所居少薪正衡家有山場請日餽肩薪乃許之正衡朝食荷薪攜筆札往讀之且讀且寫數月乃畢後補諸生應省試益露產購書數千卷日夜讀之其學益充苦下縣舉困復遊學長沙與黃文琛龍汝霖朱克敬相師友好事者聞其名而訪之皆謝不見學政顧雲臣將以優行貢巡撫某以是科多乞巡撫恩正衡獨不知乞恩持不與學政以博通古今孤介絕俗特疏薦之旨授訓導正衡喜抄書九經三史老莊管荀韓非墨子韓文杜詩莫不手抄爲文章峭勁雄悍略如半山老泉然不多作嘗曰文以達理理不足則氣不充修辭何爲吾學未至十年內方當讀書四十後乃謀著作耳謝絕聲華專精紹述後來學者僅見斯人王闓運以爲船山之時朱克敬尤推重之嘗贈詩曰聞氣蟠湖曲開荒毓俊英經心窮漢宋文筆掃元明曠代聞知業空山獨往情旂常同一映何暇論時名

金海住之誠樸

清代名人軼事

金海住尙書姓。中壬戌狀元。值上書房。質莊親王爲其弟子。公善時文。應制詩。王善學之。卒以名世。公性直。頗遇諸皇子。有嬉笑者。卽面折之。體肥偉。夏日裸體園中。初無忌憚。時禁庭詞臣。皆有所貢獻。公遇萬壽節。貢棗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謂其舍陋。公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備。奚顧吾輩措大所貢獻。其所收納者。聯君臣之情。故爾。此物吾所珍惜。故貢諸丹陛。亦野人獻芹意耳。人皆服其誠樸。

高愈之清饗

明季講學諸家。入國朝後。東林高顯爾家子弟。頗能不隕其家學。攀龍從孫愈。世仍廉白。守靜不苟。晚歲清饗至。極。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臨城。闔眺不改其樂。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人有饑忿。至愈前。輒自媿曰。是可令榮超見乎。鄉人以道學相詆。至於愈。僉謂此醴備長者也。同縣顧棟高。事愈談經。誨誘不倦。棟高每歎曰。便便之腹。真五經笥。但不爲孝先之假臥耳。儀封尙書撫吳。咨請主東林會講。愈以疾辭。

劉端臨之學行

寶應劉端臨先生台拱。學宗康成。行儀紫陽。舉鄉試。後兩上公車。不復出。爲丹陽訓導。課士之暇。閉門著書。事繼母至孝。常家信來。輒目暈先覺。一夕。忽心動。請急歸視。母果病。且劇。亟營醫藥以進。母愛之曰。如吾子。不過所生耶。連遭二親喪。哀毀過情。疏非四年。人以爲難。

湘陰張力臣

湖陰張力臣。名自牧。喜讀書。目盡四萬字。少從其父受毛詩春秋左氏傳。既長。尤務博覽。九流百家之書。無不讀。喜通賓客。老儒悍將。文士浮屠老莊之流。彈琴擊筑。劍客醫師。以至達官富商。無不延接。宴飲酬答。無虛日。夜二鼓乃讀書。晨起略能背誦。嘗有游士呈詩數卷。次日復往。聞人難之。游士怒。叫罵索詩。自牧急出留坐。因誦所呈詩。某章有心得。某章學古太似。某章率意宜刪。竟卷不遺一字。因贈以金。使歸勤學。游士驚謝而去。

氣節類

朱文正

朱文正公諱珪。大興人。年八歲。卽操觚爲文。文體儷鑿蒼古。與兄竹君學士筠齊名。年十九。登進士。爲乾隆戊辰科。時大雨連綿三日。蓋卽爲公霖雨兆也。純皇帝深重其品。劉文正公復薦於朝。曰。北直之士。多椎魯少文。而珪篤兄弟。與紀昀。翁方綱等。皆學問淵博。實應昌期而生者。上曰。紀翁文士。未足與數。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數年外擢山西布政使。時撫軍爲黃檢。文襄公之孫也。少年統袴。貪黷驕奢。公時匡正之。黃以公爲腐儒。不足與談。因劾公爲迂滯。純皇帝優容之。改公以學士入直上書房。時爲甲午春季。蓋已爲豫教。今上計。公欣然就職。日導上以今古嘉猷。侍講幄十年餘。無一時趨之語。今上甚重之。後以孫文靖公薦。純皇帝曰。朕故知朱珪通曉吏治事。遂授安徽巡撫。公以清介持躬。自俸廉外。毫不沾取。余業師吳修。剛劇。爲公所取士。嘗謁見公。時夏日酷熱。公伺吳以瓜。亦必計價付懸。其不苟也如此。公經學純粹。愛惜人才。所保薦如荆道乾。王秉韜等。其後皆爲名臣。

崇己未乙丑二春闈。所取張惠言鮑桂星。陳超曾湯金劍。孫原湘。孫爾準。謝崧等。皆一時知名士。嘗於闈中。夜搜得吳山尊齋卷。再三咏讀。大呼曰。山尊在此。因披衣叩阮中丞元扉。命其秉燭批點。曰。其佳處在某處。老夫眼方倦。不能執筆。君可代爲之書。此吳山尊文也。榜發果然。其賞鑒也若此。故其薨日。上甚震悼。親臨奠醴。世共惜之。以爲劉文正後一人而已。然性純厚。易爲人欺。詐貪吏某。知公嗜好。故爲衣服藍縷狀。以謁公。竟日皆談安貧之論。公深信之。其人以罪遣戍。及赦歸。公掌銓。日力爲超雪。欲復其官。彭文勤公元瑞言其貪狀。公輒然曰。若其人者。可謂忠於朝。友於家。爲今世之閔顏。安可辱之以貪名也。又取文尙引据經典。士多爲盜襲。祭之學。文風爲之一變。素嗜許氏說文。所著詩文。皆用古法書之。使人不復辨識。晚年酷嗜仙佛。嘗持齋茹素。學導引長生之術。以致疽發於背。時對空設位。談笑酬倡。作詭誕不經之語。有李郡侯之風。余嘗與其宿郊壇。時鮑雙五病劇。余向公惋惜。公岸然曰。彼祿命方長。安得驟死。若實有先知者。然雙五果病愈。致位通顯。則公之仙伎。亦未易窺測也。

孫文定

孫文定公嘉淦。字懿齋。太原縣人。公父以俠聞。殺人。公年十七。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憲皇帝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累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薦教習某。憲皇帝不用。公爭益堅。上擲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呵之曰。

汝政勳上筆耶。公方悟。捧筆叩頭。上大怒。反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曰。孫嘉淦大愆。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逕趨庫所。果覈親王疑公故大臣。鷓必慊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畫言。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盈。乃出不意。突至庫視公。公方持衡。僂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勞勞均其。問所收銀有不足乎。公曰。某所收別置一所。賸覆之。王辜椎良久。無絲毫盈縮。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卽爲轉奏。

方靈臯

方靈臯先生受世宗知。以罪累而致卿貳。性剛黷。遇事輒爭。嘗與履恭王同判禮部事。王有所過當。公輒怒拂袖而爭。王曰。禿老子敢若爾。公曰。王言如馬勃。王大怒入奏。上兩罷之。公往謁查相國。其僕侍相公勢。不時稟公。大怒曰。狗子敢爾。以杖叩其頭。血溲溲。下。其僕狂走告相公。相公迎見。公云。君爲天子輔臣。理宜謙冲恭敬。款待下僚。豈可縱聚僕。以忤天子卿貳。公誤多矣。卒拂然去。查長揖謝之。乃已。後復至查邸。其僕望之。走曰。舞杖老翁。又來矣。其僮公若此。公立朝甫一載。政事多有匡裨。嘗密薦來相公保。魏尙書廷珍。方敏懲公觀承。顧河帥瑋。方中丞世俊於朝。後皆卒爲名臣。而世人皆以文士待公。初不知其直鯁。故表出之。

方侍郎勉李文貞

李文貞公光地。以直撫入相。桐城方侍郎苞叩之。曰。自入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曰。屈指得五十餘人。侍郎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以文貞名儒名相。雄迹臬臺。侍郎猶

勉之如此。後之人儘經給理學。不違文真萬萬者。復以諛言日至。議論無聞。或純任權術。或曲謹小廉。依恃寬大。自命賢相。恐鼎折覆餗之譏。不待終日矣。可不危與。

甘莊恪

甘莊恪汝來。吳江人。少任淡水。水令有德政。時有御前侍衛某往放御鷹。蹂躪田苗。公即命鎖至庭。大杖數十。大吏聞之。驚曰。某令蕩耶。因共劾之。聖祖笑曰。不畏強梁。真民父母也。因擢其官。後遷至吏部尙書。乾隆初。純皇暨意。復三年喪。諸臣莫詳其制。公時任禮部。依據經注。參定大禮。繁儉當理。後皆遵之。後暴薨於署。同事者爲相。公訥親。因親送其喪歸。訥先入見老嫗。縫紉於庭。訥憫以爲奴婢。因呼曰。傳語夫人。相公暴薨於署矣。婦愕然曰。汝爲誰。訥備告其故。老婦汪然大泣。始知卽夫人也。訥因問有餘費否。夫人曰。有。啓囊出銀八金。曰。此志書館月課俸也。梅本十六金。相公儉計日。用此所餘半月費也。訥因感泣。代以衣衾殮之。歸妻於上。上亦感動。命內務府代埋其喪。入賢良祠。

施青天

施青天。字世齡。有樞術。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諾以寵幸冠一時。轎前常擁八隲。施遇諸塗。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之。託驚駭下轎問之。施忽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驕馬。吾以爲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爲汝也。欲立勅之。託謝之乃已。同時于襄勤公成龍。二公皆名盛一時。俗呼曰施青天云。

陸清獻值丁祭

陸清獻公稼書。作辛時。值丁祭。先期齋戒。恪遵禮經。躬自洒掃廟庭。洗滌祭器。品物豐潔。俎豆維新。升陸獻酢。必誠必敬。忽香煙凝結不散。篆成使仲由來享五字。脍炙真不爽哉。

陳鵬年

涪州陳公鵬年。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鵬薦。出知江甯府。四十二年。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帳名。欲加賦稅。公力爭曰。官可罷。殿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羣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讀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下之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餌。爲守者李丞偵知。杖卒四十。曰。與一勺水如之。公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公申喬過之。叱獄官得以生。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尋起知蘇州府。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龍閱歲時。廿年踪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選匪。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公餘半晌閒。青桂布襪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霞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槓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時總督鳴禮以爲誹謗。句句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獄。中聖祖詔曰。詩人諷諷。各有寄托。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命復其官。尋擢甯昌道。旋陞江甯布政使。

莊侍郎之廉頗

武進莊侍郎存與。性廉饒。典浙江試。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千

金公怒曰。何不蚤曰。馳使千餘里返之。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俟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奉書進講。琅琅盡其情。同官大驚。上爲少留頷之。

管侍御之抗直

武進管侍御世銘。在臺垣負抗直聲。一日與友人酒坐。時和坤以伯爵官大學士。衆譽伯揆無虛日。侍御被酒大言曰。諸君奚爲者。吾方有封事。衆皆駭愕。是夕侍御歸邸舍。遽卒。見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詩選書後。姚聞之。洪雅存太史子符孫符孫得諸太史。太史與侍御同里友善。其言當不謬。(按姚文又云錢通副禮以劾和坤奉上命稽察軍機處。爲權倖所困。衣食不豫。寒悴以死。世皆疑其被害。惜翁獨明其不然。惜翁指姬傳先生也。)

燒車御史

和珅初國時。其家奴多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懼。湘鄉謝侍郎振定。方巡城遇焉。猝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稱燒車御史。後二十餘年。侍御子與鶴。以固始縣令。膺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即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特旨擢成都知府。

王漁洋之風骨

漁洋先生以詩鳴海內。而風骨亦自不可及。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以金鑰立幅請於先生。欲得一詩。侍觸。時先生未大顯貴。怫然曰。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也。遂力辭之。先生歿後。門人私證爲文介。洵不愧云。

見柳南隨筆。康熙按新城得諶。出乾隆間特旨。自易名文簡。而私諡無人復舉矣。

劉文正公之直

劉文正公當乾隆中。久居相位。頗爲上所倚。任公性簡傲。不蹈科名積習。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風。嘗有世家子。任楚撫者。歲暮饋以千金。公呼其僕入。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誼通問候。其名甚正。然余承乏政府。尙不需此。汝可歸告汝主。贈諸故舊之貧窶者可也。有貴郎昏夜叩門。公拒不見。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責曰。昏夜叩門。賢者不爲。汝有何稟告。可衆前言之。雖老夫過失。亦可箴規也。其人嚙嚙而退。薨時。上親奠其宅。門閭湫隘。去輿蓋然後入。上歸告近臣曰。如劉統勳。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效法之。

盛司寇

盛司寇安。滿洲人。以科第游至卿貳。頤然嶽立。鬚眉蒼然。以古大臣自命。戊辰春。孝賢純皇后崩。時有周中丞舉健。恣制府爾臣等。以違制薙髮伏誅。有錦州守金文清者。稟命於府尹。然後薙髮。事發。純皇震怒。命立誅之。公叩首請曰。金小臣罔識國制。且請命大僚。然後薙髮。情可矜恕。請上寬之。上怒曰。汝爲金某游說耶。公曰。臣爲司寇。盡職而已。並不識金某爲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爲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衛反接公赴市曹。與金文清同置於法。公伴然笑。惟曰。臣負朝廷之恩而已。後上悔悟。命近臣馳騎。並金赦之。公施然叩謝如常。時市曹萬目共覩。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卽命公入上書房。傳導諸皇子。曰。盛安尙不畏朕。况諸皇子乎。真師保之妙選也。

伍彌泰

文端伯相伍彌泰。乾隆四十八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七月。授東閣大學士。越二月。和坤亦以家宰拜參知矣。世多以伍相爲和坤外祖。以年輩論之。似不甚符。或文端女爲和坤繼母耳。相傳文端家有急需。公子輩貸二千金於坤。公聞之。語諸公子云。既已向貸。退還不情。命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券償歸。坤力辭。使者三返。始勉受。坤之貪污。殆公所素嫉。故以之示意歟。

李漱芳

李侍御漱芳。四川人。巡視中城。有傅文忠公家奴樂大。恃公之權勢。招徠無賴輩。肆行市衢間。無人敢過。而問者公慨然曰。傅相以忠謹傳家。故能奕禩而保大。其家奴游蕩。非公所能知者。不可使其風日滋。反貽累於椒房。其伎關甚鉅。乃命捕大。審得實。立登白簡。純皇大悅。立遣戍樂大。傅公罰鍰有差。而擢公爲給事中。以旌其直焉。

徐文穆

徐文穆相國本。予告歸杭州。適里中社事正盛。晝夜相競。立戲場數處。各以臺上燈聯求書。卻之不可。乃大書曰。防賊防奸防火燭。費錢費力費功夫。復書一匾曰。戲無益。衆喻其意。遂止。是真士大夫居鄉之軌範也。

任葵尊

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荆元質。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鈞臺宗丞族兄也。鈞臺清芬樓稿。稱康熙中葉。

御史噤不言。人謂爲鷹解角。自公入臺垣。而言路始振。章數十。咸有益國計民生。巡視北城。魏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衆不敢曰。此某王所鑿千金且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諱。必得且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卽出。敢若何且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淺汝行者吾法。汝庇僂。虧吾法。王發棘稽額出。馬三爺者。咸隴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騎齒公。公廷發其姦。某矯辨。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詔立斥罷。公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云。（又漁洋詩。翰林科道兩衙門。齊脫貂裘捨獬豸。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芙蓉。此雖戲言。亦足見公風骨矣。）

德格勒

德格勒。鑲藍旗人。康熙朝官侍講。李安溪嘗薦其學。行屢召見。論經義。德性骨硬。不附權勢。偶扈駕巡行。時相明珠。見其將嚮用也。使人累千金爲裝。卻不受。會天久不雨。聖祖命德格勒筮之。遇夬。曰。澤上於天。將降矣。一陰居上。天屯其首。決之卽雨。上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對。明珠聞而大恚。二十六年冬。坐私闕起居注。論死。遇赦。以請藉終。按侍講志節貞亮。芥視千金。因事效忠。志除奸惡。其敦陳經義。蓋漢之劉更生。而非明之藍道行。事雖不成。於薦主有光矣。愛賢如安溪。汲引於先。乃不能昭雪於後。豈亦畏明珠氣餒。恐羅黨禍。始聽懷忠抱釋之士。老死窮荒與。

海鹿門

海保字鹿門。裔出自襄陽孟氏。先世忠毅公喬芳。以從諫勳。隸旗籍。累代有顯宦。君幼侍尊人。宦遊三吳。容止玉立。風神恬定。讀書過目輒了。弱冠從李申者先生。飛洛遊。極愛賞之。兼精騎射擊刺。拳勇超躍諸藝。性喜任俠。負氣好義。見不平事。不惜以身殉之。姑蘇女妙觀者。一郡遊觀之藪也。士女日集恆萬人。無賴惡少。見遊女少具姿首。必環而尾之。甚至一人唱呵。萬聲應響。四方攢裏。將隻身婦女。迫困重圍。姿意戲侮。手摩足弄。無所不至。既將巾履簪珥。分劫擄去。名曰打圈。在婦女之寡廉鮮恥者。不以為辱。反以為榮。以為必己之色貌過人。方應斯潔。且常誇述於人。自鳴得意。而少知自愛者。不幸遇此。亦不免羞憤欲絕。緣陋俗相沿既久。浸習成風。都人士視為慣常。恬不為怪。是以薦紳閨閣。有事至觀祈禱。必乘肩輿。從健僕左右護持之。非示夸也。實畏打圈耳。君少時嘗同人揀一雛女。得免打圈之辱。其事甚快。故為誌之。先是女郎偕一童遊觀中。猝遇衆無賴。窺其意不善。亟擄童踈踰反走。無奈衆厲集要遮。女東亦東。女西亦西。評頭論足。肆口穢語。涎視耽耽。不少寬縱。愈偏愈緊。醜態百出。女郎不堪其騷。宛轉嬌羞。氣急敗壞。倉皇四顧。正無計得以幸脫。適君同人至此。目擊其狀。義氣填膺。忿焰莫遏。慨然謂同人曰。承平世宙。豈有人家弱息。而聽強暴公然肆虐於光天化日之下。我輩不救護。誰救護者。諸君其謂之何。倘激於義憤。惠然禦侮。抑暴扶良。僕不敏。願助一臂。同人笑曰。君又選事也耶。人家兒女。何預卿事。君白眼爭曰。誰家無兒女。奈何受狂且窘辱若此。諸君既忍心袖手。不肯向前。僕當獨身任之。言訖。攘臂躍入人羣。橫

身要殺。厲聲叱曰。止。止。鼠子不待無禮。衆無賴正猖狂。意謂君言。怒答曰。吾儕逢場作劇。若何人敢敗乃公事。彼此硬語抵牾。一人避前以掌摑君面。君佯身疾出腋下。反掌搏其背。復以趾踐之頰。一人隨而前。又顛之。連踏四五人。餘乃不敢繼起。始紛紛鳥獸散。女郎之圖以解。於時旁觀如堵。矚初以君文弱。尙莽恐難禦衆鋒。今幸君勝。歡喜雷動。咸色喜耳語。竊謂何處少年。重義氣作此快舉。嘖嘖稱道不置。同人從而慮之曰。君但快心於一時。懋建義舉。然羣兇潰篋。怒形於色。必號召以圖報復。倘衆寡不敵。奈何。君曰。實備慮此。詎容中餒。惟今之計。爲德不可不卒。請與諸君約。毋短氣。毋貳心。當同衛送兩小歸。縱與君曹遇。共擊無不利。僉曰。諾。蓋君所同來五人。皆好身手。中有陳叟者。素號萬人敵。年近七十。精神矍鑠。猶能手格虎豹。餘四人亦各矯捷有膽略。因詢知兩小固同懷姊弟。女郎年才及笄。含睇眴眴。意甚德君。告明居址。君領兩人作前導。女郎姊弟居中。陳叟率兩人殿後。行至飲馬橋。衆無賴果召集百數十人。執梃當路。決背向君。欲得而甘心焉。陳叟鬚髯怒張。大聲囑君與四人等擁其姊弟。從間道急行。勿却顧。若曹來。有老夫在。當以老拳飽之。君既送女郎至家。其父母審悉頭末。感涕稱謝。款洽甚殷。然匆遽間。兩忘問姓氏。至今君不知其父母爲某某。其父母究亦不知君爲何許人也。衆無賴見君等護送女郎去。且速。又以陳叟獨作後勁。咄咄逼人。料非恆流。氣爲之奪。竟不敢犯。君嘗笑謂人曰。是役也。固兒時選事。但其時亦恃有陳叟在。故吾敢向前。假令爾時吾亦袖手。則陳叟不肯爲力。女郎危矣。其少時負氣好義。類如此。里雍子曰。君從李申者。先生遊。肆力於詩古文詞。向同在高淳營次。相得甚歡。丁巳冬。君攝事巴城。予特造訪。

時嘗歲暮風雪。然封冢無事。君素嗜酒。命童燃爐燒燭。手巨觥。鬚髭縱談。往事精悍之色。猶見眉宇。今闕別且有十餘年矣。每一憶及之。殊令人神往。於蘇長公遇方山子時也。

蔡文恭

陳綺石言。回里時。謁蔡文恭公。年逾大耋。豐頤方瞳。精神爽健。接人溫和謙抑。如老諸生。嘗有少時同硯友某。乞文恭囑邑令一事。公婉謝之。轉貽老友香錢數十圓。守正不渝。而又善體人情如此。

秦李兩巡按

順治庚寅辛卯間。秦公世楨巡按江南。多所除剔。有鐵面之稱。繼之者李成紀。安靜無爲。惟日飲醕而已。人目之曰糟團。有改畫護人面桃花句粘於牆。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團兩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

雷翠亭

閩中自李文貞蔡文勤二公。重振龜山考亭之緒。薪盡火傳。理學大暢。繼之者寧化副憲雷翠亭先生。鏗也。先生隨計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鄰。文勤語先生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先生以陸清獻不見魏蔚州爲比。後高安禮先焉。乃往見。又一日。孫文定過文勤。文勤語先主曰。孫公實爲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恐近自嫌。文定終薦之。補國子監學正。乾隆初元。以庶吉士蒙特召。侍阿哥書房講讀。嚴正恪勤。於中

費不假辭色。因丁憂。編修余棟。以皇太子薨。入京。被命留侍諸皇子。公奏皇子侍奉之人。必明大義。篤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若隱忍行走。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於是編修得終制。按公之學。出自漳浦蔡文勤公。文勤則李文貞嫡傳也。公劾奏奪情。侃侃如此。於安溪一脈。不能不謂之青冰。(館壻亭集。楊文定公行述。稱余編修奪情時。文定方言其不可。而上收還成命。文定亦安谿高第。)

何世璠

何文端公。(按諡法考。無何文端者。雍正初。吏尙何世璠。諡端簡。何實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誤記與。)居京時。一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默然。自此至老不晏起。見桐城張文端篤素堂集。讀此。可見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間。規過責善。如是其嚴也。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卽墨郭公秀。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前任督撫江蘇者。余公國柱也。方掌給廩。徵賄巨萬。聞之。啣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賴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義門。肄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撰罵不

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內陞御史。於半年中。參罷三宰相。兩尙書。一閣學。直聲震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株連落職。擬遣戍。幸蒙聖明洞鑒。以郭秀居官尙有風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秋帆尙書

龔澤畢秋帆先生。負海內重望。文章政績。自具國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爲河南巡撫。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墮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日。得襄陽飛信。先生卽於是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高宗皇帝大加獎賞。以爲有督撫才。不數日。卽擢授兩湖總督。兼理巡撫事務。先生爲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如蔣莘畬。程魚門。曹習菴。諸公身後事。皆爲料理得宜。雖千金不顧也。家蓄梨園一部。公餘之暇。便令演唱。一日。客同坐觀劇。謂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嘗題文文山遺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氣。何曾聲妓累忠忱。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客始服其言。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爲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惟先生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器數物。爲公相壽。人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貴州苗民石柳鄧。湖南苗民石三保。聚衆劫掠。人民震恐。先生聞之。卽馳赴常德。籌辦滅賊之計。事旣平。尙駐辰州。以積勞成疾。卒於富陽旅館。年六十七。後二

年。和相果伏法。

魏廷珍

魏廷珍。字君弼。直隸景州人。康熙癸巳探花。精於算法。賦性骨鯁。皇遣世廟訓劾。而向用不衰。總督漕運時。上命國師文亮。往南朝山。儀衛尊嚴等王公。所過地方官員。膜拜如弟子。至淮督關。年希堯首行此禮。大學士河督稽曾筠。不得已從之。魏獨植立循。且上疏言。臣不能從佛法。上亦不之罪也。

陳恪勤

陳恪勤。之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為。反其值。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播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蓋隱君子也。

佛典屬

蒙古典屬佛爾卿額。順義王俺答裔也。其祖錫拉被擄。至赫上。廂院牧馬。仁皇帝於內苑閱馬。見其意。日無怠容。曰。此金日磾儔也。因擢侍衛。憲皇帝御極。廉親王允禩等覬覦大位。拉公首發逆謀。憲皇帝悅之。擢內大臣。其子孫皆膺臨仕。公其長孫也。年十六。即擢宿衛。嘗擊蓋於馬上。假寐。誤驚御騎。純皇帝惡之。以貴臣子。不即實。徇祥。禁錮三十餘年。未逾一級。公性滑稽。作謔語。時上最喜贊禮郎。多有至大位者。公曰。螭蟬輩亦足貴耶。某雖不肖。

實能攝摩其調。秋娘縱老。猶可獻倚門技也。因與擢其選。上大喜。曰。爾亦能作是耶。立擢鴻臚卿。未逾年。授副都統時。和相擅權。旨未下。時有賀之者。公告人曰。余之匿擢。猶奕者反着。其子尙未定也。人爭笑之。公素不信佛。謂世無輪迴事。病革時。呼子孫環列榻前。衆以爲有遺囑。公忽張目曰。此時目前尙無一鬼。至是終無鬼矣。寄語世人。莫信浮屠說也。語罷。瞑目逝。是臨終尙作笑柄也。

陳鵬年

姚石甫謙小錄云。衢州人。院總河鵬年。始爲西安令。行鄉徵糧。至徐忠莊公言祠。徐氏子孫張公像。陳爲之避坐。更至留氏祠。留氏亦張夢炎像。陳見之大怒。仆像於地。杖之二十。先是留氏子孫猶盛。多與者。自杖後。留氏遂敗。乃無入庠者。按恪勤此舉。未見他紀載。其嫉邪崇正。足爲士民勸懲。墨綬顯嗣。已綽有名巨風範矣。

李侍御

掖縣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誅鈕蒙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謫被逮。按李自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後又以言事。請戍尙陽堡。尋赦還。至是已四黜矣。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相顧揮涕。松江知府李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爲掀髯大笑。正華獻縣人。守松多惠政。王漁洋稱爲近日廉吏之冠。宜其與侍御臭味相孚與。

趙恭毅

趙恭毅申喬登第後。以古道自居。人爭厭之。公託疾歸。曾買妾媵。其家放族女。以負債故賣之。公覘知之。慷慨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汚其節。馮商之舉。不可爲之繼乎。乃立送女歸家。事漸聞於朝。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誼之士也。公聞命出。洊至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寇時。廉邸伶人殺人。欲情公出其罪。公謝曰。天子之法。不能爲王屈也。憲皇帝重其人。登極後。屢獎譽之。以爲人臣之式云。

伏虎侍郎

張文和公性寬厚。而馭吏特嚴。長吏部時。知有蠹吏張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爲張老虎。公命所司重懲之。朝貴多爲營救。公不爲動。時稱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來曰。此文元氏縣誤書。先民縣當殿問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寫元氏。外省之誤。今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爲需索計耳。責逐黥吏。而正其謬。同官服其公敏。每見外官有事於銓部者。爲吏所持。輒至質衣裝。貨車馬。舉責出國門。甚或贈送終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智所易及。乃畫諾坐嚙。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豈有所卻顧與。

湯蕭山

湯蕭山初入史館。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遊。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爲師友。前後大庾戴公。鉛山熊公。延館其家。雖居門下。後進諸國老大人。皆嚴憚之。

郭嵩燾

郭侍郎嵩燾家居時。好危言激論。龍汝霖作聞蟬詩。規之曰。商氣滿天地。金甌生汝涼。撩人秋意聒。忤夢怨聲長。長溼愁霜露。知時熟稻梁。隱憐良自惜。莫忘有螻蟻。嵩燾和曰。飽諧蟬意味。坐對日蒼涼。天地一聲蕭。蕭樓臺萬柳長。香冥通碧落。慘澹夢黃梁。吟嘯耽高潔。無勞臂引螳。又樹木千章暑。山河一雨涼。陰濃棲影悄。風急咽聲長。秋氣霽微物。天心飢早梁。居高空自遠。處世轉蟻螳。

許景澄

浙右老儒某君者。與許竹筴侍郎爲布衣交。自侍郎持節歐西。卽入其幕中。十餘年未嘗一日去左右。某君嘗爲人言。侍郎下獄之日。晨起。都市尙平安。寂寂無所聞。日哺飯罷。方坐書室中。與某君閒談。一面令從者駕車。云將赴總署。未及整衣冠。忽聞人持一名刺入。云有客求見。侍郎審其名。非素所識。令聞人辭。以卽赴總署有要事。不暇接見。聞人出。須臾復入。則來者自云。係總署聽差武弁。奉奕劄命。請許大臣卽入署。兩邸諸堂已先在。云有要事待商也。侍郎乃出見之。立談數語。某弁卽辭出。侍郎乃入具衣冠。語某君曰。昨晚散署時。未聞有何要事。何今日兩邸諸堂。同時俱集耶。某君曰。想必有事。公出。我亦欲至城外。看外間消息如何。言已。遂去。俄復入云。請公之某弁尙未去。方在門外。願盼非常。甚可疑。且總署武弁數人。吾備識之。未嘗見此人也。公可多帶數人去。有不測。當飭其還報也。侍郎笑置之。不以爲意。及驅車出胡同口。則尙有提署番役數人。俟焉。某弁一指揮。爭鋒擁侍。

郎車不東向而北。殿間何故。則曰。今日議事在提署。不在總署也。有頃。至步軍統領衙門。某弁即扶侍郎下車。而盡斥其從者使還。曰。此間有人伺候大人。不須汝等矣。侍郎入。引至一小室內。即反扃其門而去。侍郎聞隔壁室內。有一人叱咤聲。審之。即袁太常也。然亦不得相見。從者既歸。某君大驚愕。急詣王文勤宅。探問消息。并請其論救。文勤尚不信。曰。頃散直時。并未奉旨。安得有此事耶。某君奔走終夜。卒不獲要領。三鼓後。始聞侍郎及太常皆送刑都。次早。又得刑部某部郎密書。謂頃者堂官從內出。即飭預備紅絨繩。恐目前即有不測。故事。大臣臨刑。必用紅絨繩面縛也。某君得書。欲詣文勤乞援。甫出門。聞人言囚車已出城。急奔赴西市。則二公皆已授命。監刑者徐侍郎承燧。已驅車入城復旨矣。

治術類

劉文正值軍機

劉文正公。字繩殿。正。如對神人。數十年中。目中並未見有此等氣象者。每直軍機處。閉目坐。聞人言事。偶誤。張目侃侃直陳。內侍傳賜食物。謝恩祇頌。從不與內侍交一言。後高雲從案。大臣多羅罪者。獨不及公。其端嚴慎密如此。

姚制府

姚制府啓聖。從良親王平耿逆有功。隨園文集載其任南海令。前官有虧空數萬。公盡任之。解其囚。使去而已。歸。

十萬。往謁良親王。王與之語。大奇之。因撥兩廣有司均。其所虧云。余聞姚氏子云。公爲虧空事。已罷官。解送歸旗。抵揚州。暫寓於兩淮商程氏家。次早公起沐面。程氏子窺其貌偉然。語其父曰。某縣令非久在人下者。昨聞其爲前官代認虧空。罷斥。吾家廣蓄貲財。何不可借彼以償國帑。使彼得復其官。他日必獲其報也。其父從之。公因得復官。及後大用。以十倍償程氏子。程氏因而致富。

湯文正撫吳

湯文正斌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蓮莢。公駁還。吏固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莢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僞節。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箭燔之。斃奴杖下。常州守祖邁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識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宗孫夏峯先生。自言爲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甯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其二

湯文正撫蘇。奏毀上方山五通神廟。世比之狄梁公。程明道。至今嘖嘖。攷同時遼軍郭尙書世隆督浙閩時。閩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斂錢民間。輒數十萬。尙書檄諸州縣毀之。離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顯神。廟貌壯麗甲閩中。

一日野火自起。燄無寸核。火熄而數道至。仁廉剛直之氣。震盪淫昏。公是舉可震文正矣。

其二

湯文正公撫蘇。步訪徐枋。枋避而不見。任瀟關道副使時。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文正治事之暇。時造其廬。以誌景慕。致後漢陳蕃守豫章。禮下徐穉。守樂安日。亦特設一榻。以待周琴。自來賢者。渣官固無不以訪隱求賢爲汲汲也。當文正赴嶺北道任時。僱一羸。載僕。被出關去。及移疾受代。衣物了無所增。文正之奏革淫祀。投五通神像於湖中。世多紀之。先是上方山民。掘地得碑。其文曰。肉山酒海。遇湯而敗。可知淫昏氣。欲必待正人得位而始衰。亦早有定數也。

湯文正內召去。其夫人乘輿出。有敗絮墮其輿前。老少見者爲泣下。至京貧益甚。賃居委巷。禦寒只一羊裘。冬月入朝。衛士譏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卽湯尙書矣。先義行公。最喜談于清端。陸清獻及文正遺事。嘗訓人曰。清儉未必皆名臣。名臣未有不清儉。

陸稼書先生

稼書先生權直隸平山時。偶入都。同年徐健庵司寇來會。具述時相明珠仰慕。勸先生往投刺。先生以縣務倥傯。不敢久留京師爲辭。越日來東裝行矣。先生作辛時。嘗作勸盜文。道吏往獄中誦讀。大略謂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來。受盡苦楚。然人心無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頭。從新做個好人。依

奮可以成家立業等語。一時獄中痛哭失聲。嗚呼。今之從政者。特患無先生用心耳。清獻以康熙壬申十月歸道。山明年冬。會推直隸江南學院。廷臣咸擬翰詹大僚。上皆不允。特旨直隸著李光地去。江南著陸隴其去。相國王文靖公熙奏稱。陸某已經身故。上曰。何不啓奏。對曰。七品官在籍身故。無啓奏例。上蹙歎久之。曰。本朝如這樣人。不可多得了。清獻貞廉忠懇。沒後猶受知君王若此。

紀文達奏對

紀河間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雋語。流播最多。相傳其奏對之敏捷。亦爲一時朝士所深佩。嘉慶初。實錄館請議敘。或言其過優。仁宗以問公。公不言可否。而對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苟直進者。惟戚友及後。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矣。上恍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請行。此猶小事也。乾隆某年。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者。臺臣密以告。將與獄矣。高宗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欲訪知爲何人手筆。則無意中不免洩漏矣。天顏大霽。遂寢其事。

于成龍政績

時于清端公成龍總督兩江。素清介。抵任時。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慴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膏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爲壽。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偵知

魚方會羣。盃飲奏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銜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勾也。子爲于青天來擒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於衛。是夕。公秉燭坐。梁上善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礙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以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遍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洵洵。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爲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軍將魚壳斬決西市。

阿文成治河

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爲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整。文成斥其搆衆。急趨之。既合龍。文武皆賀。催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爲榮吉謝。公壩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疏虞。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聲。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早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竊謂李副將膽識過人。不阿貴近。其才豈獨可以任河工。而文成忠實勿欺。不肯屈人材以怙己過。震无咎者存乎。惟宗臣器量。洵乃可法可師。

徐文定

清代名人軼事

徐文定公元夢舒穆祿氏。楊武勳王裔也。公父生公時。夢一老叟至。自云徐姓。因以命名爲誌。公中癸丑文進士。與韓慕廬同榜。高不逾人鼻。然爲紫纓絡。性和露。遇大節侃侃。雍正中。廉王允禩。貝子允禵。以覬覦大器。世宗命諸大臣議其罪。公首言二王之罪。誠不容誅。願皇上念手足之情。暫免一時之死等語。情詞肺腑。上爲之動容。尋以罪謫爲中書舍人。公卽抱案牘。持鉛管。從事諸同侶。有遜之者。公曰。否。此僕之職。敢不暱勉從事。退與諸舍人譚實證。其不苟也如此。其孫舒文襄公。復以勳業見稱於世。

德大家宰

德大家宰瑛。由伊犁披甲。官參佐領。經阿文成保舉。改授京卿。清慎勤恪。名德老成人也。官司寇時。會同宗令宗正親王等。審訊府庫失銀一案。衆欲坐兩庫丁罪。開釋原竊主。以全宗室誼。公云。國有常刑。案從其實。果宗室人犯竊罪。無可貸。尙有議親典在。只圈禁耳。若卽坐庫丁。則妄殺兩無辜矣。執不從。衆不能強。又本部失銀一案。審究數月。庫丁時認時翻。不得贖據。承審官請用大刑。衆堂官並總理之大學士。蔭林先生。均已畫諾。公執不畫。責承審者云。未有時值熱審。尙敢擅請大刑。且並無贖據。妄得妄用。此以求贖耶。衆色沮。蔭林先生亦甚欽服。刑部堂官。每月得飯食銀八十金。長牧菴麟來攝事。知公苦况。囑所司者。以此分移送公。公云。我苦自有我所應得。長公卽無需此。此非私物也。乃國家象養之費。安得強爲我有耶。其操行辦事。豈尋常具臣所可比哉。聞公精繙譯。在新疆時。曾將朱子通鑑綱目。繙譯一過。其根柢有自來也。

鄂爾泰

西林鄂文端公爾泰。總督晏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洶洶爲文定頌冤。謀羣起整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獄得解。高宗卽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處置苗疆非善策。公不以爲忤。文定沒。公經紀其喪。哭之哀。世宗時。合河孫文定公被誣有禁臧。據以入告者。親王也。上詢之鄂文端公。公曰。孫濞淫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卽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甘莊恪官粵

甘莊恪官粵西臬司。平反一冤獄。宣化縣有武舉黃國甯家失盜。陸續緝獲九人。府縣審明。定招解司。其首犯某。則黃國甯之婦翁也。公疑之。示期親審。喚首犯某至。但痛哭嗚咽。不能出一語。公曰。爾以婦翁行劫女媼。良心喪盡。自作自受。尙有何詞。因訴曰。天下豈有此人情哉。小人女兒現在。親戚往來無少異。何爲邀外人行劫女兒家。求爺細察之。不然。小人死不見天日矣。公曰。汝既非真盜。府縣審時。何爲輸服。乃爾泣曰。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等死耳。較猶緩須臾也。何憚而不招哉。公令言其情。供曰。女婿家失事之次日。聞而往視。時盜已遠颺。小人爲潛行踴緝。今所獲在官之黃必正等。皆小人所緝獲者。各盜銜恨。遂誣以招邀爲首。府縣不察。夾打成招。又審至一廛日恆者。察其狀貌。爲樸實農民。不類盜。又疑之。訴曰。小人冤無可辨。惟現有一證求驗。視之。乃織布所用之扣。以

分析經緯者。詰此何爲證。答曰。盜憑臆定。所以指爲盜。以家有白布一疋。此布乃小人母所織。卽用此扣經而成之者。共幾千幾百幾十扣。試取驗之。細數織布不爽一絲。詰爾旣非盜。縣役何爲至汝家起騷。答曰。盜等誣拔也。小人與武舉村鄰。因往某山取竹備用。見黃必正等五人。在山中偶語。怪之。次日聞黃家失盜。因思必某等所爲。遂語洩。諸盜乃以此弋獲。盜等銜恨。遂誣扳受累。徐審至黃必正等。反復究詰。乃合供此內九人。惟必正與某某等五人。實同夥行劫。其武舉之婦翁及廖日恆等四人。皆誣拔者也。由是四人始得昭雪。嗚呼。聽斷之際。不能平心靜氣。揆情度理。徒使三木以從事。其不至天隕霜而鬼夜哭者幾希。

桂林陳文恭

桂林陳文恭公。以翰編改文選司。蓋由特達之知。信文恭之清正。特簡以清銓政耳。我朝設協辦大學士。亦由文恭始。蓋一時之缺出。特設此銜。以明眷重之意。其撫江蘇時。值旱饑。遣官至湖廣買米數十萬石。被風阻停泊。公馳詣泊所。慶禱風轉。米艘迅到江南。饑民歎聲動地。此政蹟之一端耳。幕中有一葛姓。崑山人。布衣隨公宦遊。至老。贊助甚多。公子孫至今蕃衍。科第不絕。雖貧族細民。從未有涉官訟者。可信名德胎謀之遠。

蔣攸銛任滇藩

乾末嘉初。滇省運銅。爲最苦之差。一經派出。卽身家不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屬員中。有虧短者。有才具短絀者。有年邁者。本管道府卽具報。委令運銅。於承領運脚時。卽稟明藩司。將所短各數扣留藩庫。以至委員赤手動身。止

有賣銅一法。所短過多。或報沈失。或交不足數。至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自蔣礪室相國攸銛任滇藩。查得銅廠內有提拉水洩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兩。八成給發。扣存二成。得四萬兩。於四正運。每船津貼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半。船至湖北。全給之。保舉運員。須本管府道加考。以並無虧空。年力正強。爲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尙無更變。人不以爲長途矣。見崇慶楊襲侯國楨自定年譜。楊亦道光初藩雲南者。今滇銅久不採運。舊章未必遵行。錄此以爲籌銅政者之一助。

張文和與阿文勤

張文和與阿文勤最相得。文勤子文成。公初在朝。列文和視之如子弟。一日見文成疾趨。諷之曰。汝遠到之器。當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則不威。文成終身誦之。劉文正與縣孫文定。清代咸豐以上。孫文定有三人。一康熙朝大學士益都孫廷銓。一道光朝戶部尙書濟甯孫瑞珍。一卽與縣相國。其最著者。亦最相得。文定子孝楹。官秋曹。爲文正屬吏。文正待之尤嚴。曹事悉以委之。至廢寢食。文定偶以爲言。文正曰。此姑息之愛也。文定語塞。觀此見前輩公卿之交誼。不以科場通榜。館閣派差。爲厚其通家子姓也。

莊廉訪出巡

陳康祺燕下鄉陞錄筆記云。曩於東華門外酒家。晤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歷九行省。極論兵亂以前。各省吏治之壞。滔滔汨汨。口若翻瀾。且云當時知府知縣。幸不甚知。知則劫富民。噬弱戶。索土產。與陋規。

百姓更不堪命。巡撫巡道。幸不常巡。巡則攪騷。道折夫馬。斥供張。勒贖。屬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其言殊太激切。天下之大。百官之衆。小廉大法。豈絜無人。錢唐袁枚。令沐陽。南靖莊廉訪。亭陽。以淮徐海道來巡。就館餽。殺蒸受之。止袁共飲。問沐水原委。簿傾利病。甚悉。旁及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翼日。會諸生於學。講中庸卒章。款款盡意。聞者色動。翼日。校丁壯發矢。矢旁決。燕火器器閉。諸丁伏地請罪。袁亦起謝。廉訪乃弛外衣。手弓而前。教如法。矢發。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亦如之。畢就坐。笑謂袁曰。而奚慊慊耶。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子教之可也。從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隔去。橋以金。堅不受。後公卒於官。民爲罷市號哭。賻以錢。一日至六千緡。嗚呼。巡道如公。民方恐其來巡之寡也。

爲政不相師友

雍正間。朱文端公。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遊山聽戲。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藥市餅之流。踰垣閉門。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公去後。李敏達公。衝蒞杭。不禁姪女。不摘樗蒲。不廢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公雖受知文端。而爲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敏達是英雄作爲。所謂敏則有功也。

牧庵相國

牧庵相國長麟。以部曹洊至督撫。性聰敏。歷任封圻。以廉明稱。任吳撫時。擒獲強盜。禁止奢侈。嘗私行市井間。訪

審民隱。每就食於麪館。吳人傳爲美談。撫晉時。和相覬覦上公之爵。乃因市人董二誣告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和相因公陞見至京。握手宮門柳下。囑託再三曰。無論其真僞。務坐爲逆黨。吾與公僭得上賞矣。公至晉訪之。皆無實據。某實董仇家。故欲傾陷。公慨然曰。吾髮垂白。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也。因坐董二以誣告大忤和相。後因閩中事牽連謫戍西域。蓋爲之報復也。

董文恭居憂

董文恭公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爲之裂。人疑公與和坤同居樞密。必有所甚不得已者。嘉慶初元。坤勢益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數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內禪禮成。例得進冊。坤多方遏之。既上。坤又指摘之。純皇帝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諫。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召公。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仁宗作詩寄賀。屬藁未竟。坤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上皇色動。顧董文恭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公叩頭曰。聖主無過言。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導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庭者。無不色變震恐。文恭猶從容謝過。書旨而退。

董曹兩相國遺事

清代名人軼事

董文恭相國語。曹文正相國振鐻。嘉道兩朝名臣也。文恭盛德偉望。朝野欽仰。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爲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有以暫行駐蹕之說進者。文恭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師。于亂定後。饋之以靜。幾旬遂安。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笑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有尊以太師之稱者。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後二公皆加大傅銜。文正許謨遠猷。小心翼翼。歷相兩朝。福壽近世罕比。余于二公皆姻家。故熟聞之。

安頓窮人

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屐寥寥。與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譁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爲蘇藩。禁開戲館。怨聲載道。金閭商賈雲集。宴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於治。昔蘇子瞻治杭。以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言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鷓鴣等局。皆窮人之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爲遊棍。爲乞丐。爲盜賊。害無底止。不如聽之。潘榕臬農部遊虎邱。治坊浜。詩云。人言馮子銷金窟。我道貧民覓食鄉。真仁者之言也。

姚畢二公膽識

地方猝遇有事。全在大吏持重不擾。以全民命。然此非有絕大膽識者不能。余嘗聞姚小坡畢秋帆兩公逸事云。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滋事。撫軍徐嗣賊不克。在東昌塔禦。姚公時官河帥。亦在東昌府城。東門外入煙稠密。南北往來。水衝一都會也。賊傳檄將於某日來攻城。是夜撫軍及河帥俱在城上。見東門外火起。撫軍疑賊至。促令放炮。姚公曰。事未探實。萬一誤放。則城外生靈塗炭矣。相持不已。撫軍欲手自燃火。姚公從後掣其肘。未幾報至。果民居失火。非賊也。東門外居民幸得保全。姚公之力也。秋帆尙書撫陝時。甘肅回人不靖。阿相國奉命率師往勦。省垣有張回子者。係內地回人之首。家貲百萬。素與尙書往來。一日。方與藩臬議事。司閹者傳進軍報一封。尙書啓視。卽置靴內。神色自若。藩臬出。令傳巡捕進。謂曰。汝以我名東請張回子來。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請收付獄。尙書曰。我欲收汝。不請汝來矣。我固知汝之必不反也。我將以全家百口保汝。張叩頭出。後知阿相國於軍前擒得活口。訊之。詞連及張。阿相已入奏。特札知陝撫令密收之。尙書卽具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遂得寢。此二事昔得吳墨綉光祿師所言。觀此可以知大臣坐鎮之功矣。師謂姚公之事。猶詳慎者所能爲。若舉公者處置尤難。保全尤大。蓋是時西安方脩省城。同人之居內地者不下數萬。以張之豪富。諸回皆其族屬。若非舉公推誠開示。如此則省中數萬回民。其能安坐無事哉。

呼名批頰

修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覺。然起。自呼其名曰。修某。汝爲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爲之悚慄。中丞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

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李恭勤

清代漢名臣中。其以贊郎進者二人。一爲李敏達公衛。一爲李恭勤公世傑。公貴州黔西州人。少入貴爲江南某司巡檢。純皇帝南巡。公司船跳木。時雨後泥滑。上登舟時。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撫恐縛公請命。上笑曰。徵員中有如此忠愛者。命立擢知州。後官至四川江南總督。以廉能稱職。純皇帝屢欲以爲閣臣。有厄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公督川時。蜀中自金川用兵以來。府庫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積奢侈後。徵調賦斂無盡。州郡皆疲敝。公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復入成都。郡即以公事來者。不過數日。不得蓄音樂。侈宴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公官總督數年。未嘗宴一客。成都將軍新蒞任。公思不爲置酒。則太愆。置則破禁。遂乘其家口抵任。饋一蒸豚。一燒羊。使標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譙。屬吏自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飯。元日。則先飭廚爲饌。饌十數斛。有下屬謁見者。公遣人告曰。知君等勞苦。當餉以食。遂設食。餉之畢。公然後出坐堂皇。受禮畢。即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屬員。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晨始歸。徒苦僮從。無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屬員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始革。其風趣也如此。及督兩江時。福文襄王征臺灣。檄調各督撫府庫餉銀。他人無不應命。惟公力持不與。曰。不見部文徵撥。誓不敢發此餉。有

虧朝廷之府庫也。福亦無如之何。其嚴厲又如此。

尹文端

尹文端公繼善。字元長。姓章佳氏。世居盛京。其父文恪公泰。罷祭酒家居。憲皇居藩邸時。命祭三陵。天會雨。因宿於公家。與文恪公語。奇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舉京兆。曰當令我見。及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憲皇已踐祚。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上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未踰年。即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去釋褐甫六載耳。公白哲少鬚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癩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年三十餘。卽任封疆。遇事燭犀。刻八面。學激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之。公屢任中外。先後督兩江幾三十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爲故鄉。渡黃河。輒心開不侵官。不矯俗。不蓄怨。不通苞苴。嚴肅儼從。所莅肅然。將有張施。必集監司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公行辭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僞稿。及各省邪教等案。皆株連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解僮。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清談干雲。而尤長奏對。憲皇帝嘗告公曰。汝知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不學其復也。其敏捷也。若此。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軫推轂。提訓莘莘。如袁簡齋太史。劉繩庵相國。秦湖泉狀元。皆公所提倡者。

也。後拜文華殿大學士。仍督江省。次年召還。臨行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留連小住。慰勞送者。其再督江時。吳民有吉甫。再來天有眼之謬。年八十餘。卒於位。其家三代宰輔。世人榮之。

李文定

李文定公天韻。昔所稱合肥相國者也。廉靜寬和。尤慎刑辟。每預庭議。務持平。同官或厲聲辭色。公笑語之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吾初亦爾。後既熟。漸平也。昔宋韓魏公與范文正公同朝。偶論西事不合。文正拂袖欲去。魏公從其後呼之曰。希文。事豈不容商量耶。休休之度。公實同之。文定以母喪歸。結廬墓側。有雙白燕翔於舍前。久之不去。公性好施予。至是窮民歸之。遂成聚落。歲旱。鄉民憂恚。公爲壇墓前。齋三日。禱於天。方蒲伏。雨立沛。及秋。飛蝗蔽天。衆復強公出禱。如前。而蝗盡去。比卒於位。鄉人哭之如喪所親。夫瑞燕來巢。饑蝗避舍。及甘霖應候。一事禱祥之感。召容或適然。而鄉望允孚。必非倖致。士大夫發名成業。安得不從家庭里黨間一言一動始哉。

陸中丞

陸中丞諱燿。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生卽端慤。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聖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機房。傅文忠公倚爲左右手。屢遷州郡。以廉直稱。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造次必於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且

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闕。彈壓稽察。賊知濟南有備。乃不敢南向。已而官兵奏捷。一城雞犬不驚焉。後屢遷至湖南巡撫。公事母孝。初遷守大理府。再遷甘肅鹽司。俱以親老調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惻然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人歸養者千餘人。臨終前一月。猶奏河南社倉穀業已敷用。其息穀請免徵收。奉旨允行。批到日。方伯奏承恩捧筭子。啓告樞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公所著切問齋叢書。皆選本朝諸名臣奏疏。見諸施行者。各分門類。其註疏尤詳備。爲後世之繩墨焉。

徐中丞

徐中丞諱士林。山東文登人。父農也。公幼。聞鄰兒讀書聲。樂之。隨太母前曰。願送兒置村塾中。遂中康熙癸巳進士。累遷至福建汀漳道。漳俗鬥殺人。捕之輒聚衆據山。或請用兵。公曰。無庸。命壯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探入。恍以好語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對出。乃伏其仇於傍。仇大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嗣後捕犯。犯無據山者。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詔奪情不起。服闋入都。純皇帝問山東直隸麥何如。曰。旱且萎。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味是非者雖廉實蠹。上深然之。尋遷江蘇巡撫。公於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有宿松民婦田氏。事姑孝。兄某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竄焉。精劾於途。經以墜水。公坐堂上。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訴。召兄某質之。則毛髮析

酒口吐實情。公深愧以鬼道設教。而滯宦胥吏皆有見聞。不能掩也。凡讞決憲於鞫垣。絕人影射。守令來謁。命判試其才。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性廉信而絕不自矜。管賀長至節。天寒裘禿。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滯睡交揮。家人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揮酒如故。聽訟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少頃鬚頰盡赤。蓋誤殊爲餽糲。筆筭交下。不能復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熒。然手披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隣之。治具邀公。公狂嘖。不問是何膳飲。其平素精神寤寐。偃仰唾涕。知愛民憂國。惟日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其供。公以是受。不容心於豐。亦不容心於儉也。撫吳未踰年。以疾乞歸養。舟次於淮安卒。其遺疏云。願皇上除弊政。毋示紛更。廣視聽。而中有獨斷愛民勿使之驕。用人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比朱文端公上。云悼惜。賜祀賢良祠。年五十八。

左文襄

左文襄公。天資豪爽。圭角畢張。一切睥睨視之。治軍新疆。廷命所諭。輒以爲不是。必加駁辨。詎軍機爲無才。文文患勅上召左入贊。甚力。左旣入樞垣。凡事必不以爲然。及請旨諭允後。左又無言。始知天下事之難。固不能盡如一二人意。又左嘗輕視大臣。跋踏翰躬者。以爲天威不若是之可畏。初入京召見。退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天威咫尺之森肅矣。於是始不敢爲大言。文襄剛毅強果。已屆耄年。精力不衰。雖日歷兵間。疾苦未嘗以況。瘁形於顏。色邊寒苦寒。雪壓行。屨擁絮。著緇。據白木案。手披圖籍。口授方略。自朝至夕。不遑暇食。軍事旁午。官書山積。日必

次第治。遇將士不尙權。術惟以誠信相感。字貧夫。悍卒一經駕馭。罔不帖然。前將某在廐。下頗能用命。後至江西。未久即伏法。公曰。若始終屬我。何至亡其首領。公雅喜自負。與友人書。恆未署老亮。以諸葛自況。砥礪剛介之操。老而益力。左文襄官甘肅時。一日值盛夏。解衣臥便榻上。自摩其腹。一材官侍側。公顧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貯何物。對曰。皆燕窩魚翅也。公笑叱曰。惡是何言。則又曰。然則鴨子火腿耳。公乃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絕大經綸耶。材官出語同曹曰。何等金輪。能吞諸腹中。況又爲絕大者耶。聞者咸捧腹。

彭雪琴

湘陰彭雪琴。宮保玉屢。幼時。玉貌風流。豐姿俊雅。鄰女梅仙見而悅之。託嫗致意。願委身以從。宮保感其意。頗首肯。後格於勢。事遂寢。女因而致死。宮保傷之。誓願畫梅花十萬幅以報。故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云。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髮修。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擁謫仙祠。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姑熟溪邊憶故人。玉臺冰澈絕纖塵。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聲。直北旌旗望眼賒。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或謂此事未確。可以不必流傳。然兒女英雄。多情一轍。無庸爲賢者諱也。

其二

彭剛直公剛介絕俗。然至性過人。幼而失怙。事母至孝。居貧奉養。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懷甯。無子孫。公時侍傭。畫

爲活。歲不足衣食。以太夫人憂念艱難。跋涉往返五千里。迎至衡陽。太夫人得奉母終天年。所謂孝思不匿者也。郁夫人以穠拙失姑愛。終身無房室之歡。自太夫人卒後。遂不相面。其弟某游客秦豫。遭亂隔絕廿年。及公授安徽巡撫。見邸鈔。識其名。始問關至軍中。相哭。哭失聲。護愛甚篤。與共寢食。而弟久客州縣。服藥煙成癮。公軍中猶嚴禁煙。以情告。公大怒。立予杖四十。斥出之。曰。不斷癮。死無相見。弟感愧自恨。臥三日。夜瀕死。竟絕不更服。復爲兄弟如初。以其習商業。令行監。致貲巨萬。公一無所取。弟亦豪邁揮霍。植貧篤義。鄉人流落江淮者。悉收卹資之。歲散萬金。亦先卒。遺妾女與公子婦同居。以孤孫見綏後之。公自領內湖水軍。及後總全軍。軍餉無所出。不以煩公家。前後惟領銀十七萬兩作鹽本。軍餉外所應得公費。悉出以佐義舉。凡出資助本縣學田銀二千。寶興費銀二千。育嬰公費二千。修縣志書。獨供筆札刻資銀五千。獨建船山書院銀萬二千。衡清試館銀一萬兩。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師及各直省湖南衡永會館。凡募助公舉者。動以千計。所部有功者。凱撤時及疾篤時。均舉贈各萬金。凡費銀十萬兩。族中老者。歲有饋。又計丁口。遍資給之。凡數萬金。計其兄弟所散財。幾滿百萬。而當輪娶人。無一字之問。十金之遺。以孤潔無援自喜。至於對於朋友。協和羣帥。煦煦恂恂。未嘗有傾軋驕倨之心。五十以前。有氣陵之者。必勝之而後已。其後望重年耆。人皆推敬。亦深自斂抑。誘接文士。尤能折節。素工畫法。闢入妙品。而尤喜畫梅。全樹滿花。所至輒奮筆潑墨。海內傳者。過萬本。藏於篋者。一牛車不能載。尤惡浮華。厭絕饋遺。治軍廣東時。民士恐餉不繼。共釐銀十七萬送軍中。謝不受。及歸。衆以金排萬人姓名。列二幟志感頌。其直萬金。悉諭令各

還其主。且戒其奢焉。其子顯功者。送海幢寺中。治軍嚴肅。恆得法外意。所誅者必可以正民俗。安慶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割其腹。街巷詢事。聞院司方聚議。謀所以處公適至。聞之曰。此易耳。遣召之來。但詞名姓居止。便令牽出斬之。民大歡。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張清勝妻。清勝訪之。陽留居密室。出偽券索償。得遂去。訴營將。州縣皆爲祖綸地。置不問。因訴於公。公先聞黃州漢陽道路藉藉。欲治之無端。得清勝詞。爲移總督。先奏劾祖綸。且遣清勝赴武昌質之。詔公與總督卽訊。祖綸令人微伺清勝於輪船。擠之溺水死。何其妻父母及妻劉氏反其獄。忠義營統將方貴重用事。總督昌言誘姦無死罪。謀殺無據。公搵祖綸根據盤固。不可究詰。適總督監臨鄉閭。卽驛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親訊。忠義營軍領營往覲。祖綸至。伴伴若無事。公數其情事。支離狡詐。及謀殺蹤跡。祖綸伏罪。引令就岸上正軍法。一軍大驚。然已無所及。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獄叫稱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肅然相戒。牧令輯其隸役曰。彭宮保至矣。非獨威聲使然。所行事深感民心。庶乎不侮癡寡者也。

劉忠誠

劉坤一之。三下江南也。西太后之意。初不屬之時。當國者爲榮祿。榮不學無術。詔令批摺。一切委連文冲。連本軍機處幫領班章京。小有才。又善諛媚。以此得榮歡。劉坤一欲回任兩江。不得不奔走榮門。榮門不可得而入。乃結納榮之幕友連章京。會謁二次。失值。不得已。求見連西席某。間接以通於榮。西席某黷甚。比連歸。某言劉來謁狀。

而不言其他。連亦略頷之。翌日。西席某探連今日所辦之事。連大言曰。榮相奏請。以劉坤一回任。竟得允。餘無他事。翌日。劉又來。西席某向劉賀云。事已諧矣。翌日。清諭出。劉又來。並挾白金二萬兩之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爲運君壽。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緘其口。比語訓出。照例拜客。劉與連始覲面。連未道謝前。劉亦未便明言。又疑連藏二萬。翌日。又饋送白金二萬。仍以券交西席某手。西席某又蝕金一萬。僅回連云。劉某今送萬金來。連遂授十成提二成例。以二千金酬西席某勞。已得八千金。而不知已爲西席某所賣。越半月。西席某忽借他故辭館。竟懷挾三萬二千金去。比庚子拳禍。政府縱匪殃民。五月清載漪僞諭有云。與其苟且圖存。同歸於盡。曷若大張撻伐。以決雌雄。彼恃威力。我恃人心。一時傳誦。而不知禍我東南赤子。皆此數語釀成之。而連文冲與有力焉。連以此拳故。爲外人所指索。必欲痛懲之。榮祿知連不可留京。遂外放江西某府知府。連亦竭力設詞解免。而外人卒持不可。適劉坤一督兩江。連以屬吏禮參謁。私冀劉不忘前惠。或爲怙惡。劉以連罪通天。外人尤不可掩飾。連疑劉負義不爲力。遂自訴生平未嘗妄取一錢。而爲人謀則無不忠。何以今日患難。人竟不我援手。語侵劉。劉曰。余前以二萬金債君。君猶以爲未足。必欲再得余二萬金乃壓。君曰。不妄取一錢。毋乃自戾其說乎。連聞言。瞠目不解。所謂劉反覆詳述當日種種情狀。連如夢初覺。自悔墮入西席某彀中。然已無及矣。

張文襄

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張文襄兩公。大集公車名士。燕於江亭。先旬日發東。經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歷

算學者。講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雜廁。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一一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遊人亦各興高采烈。飛辨元黃。雕龍奕驟。聯吟對弈。餘興未盡。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餓色。文襄問文襄。今日肴饌。令何家承辦。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樓。喚十餘席。至皆急就草也。沽酒市。肺重以餒敗。飯尤粗糲。衆已餽莫能興。則勉強下咽。狼狽而歸。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爲笑談。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餘夕不交睫。其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偶集杜詩二語爲楹帖。欲繫以跋。因坐而屬思。稍數十易。終不愜。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猶不支。困而僵者相屬也。而文襄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光緒某年。文襄以鄂督入朝。公餘。偶遊琉璃廠。瞥見一古董店。裝璜雅緻。駐足流覽。庭中陳一巨甕。形製奇詭。古色爛斑。映以玻璃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蚌。模糊不可猝辨。文襄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又僭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幾僭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回。始以二千金獲之。昇至鄂。命工揚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僕從或以刀試之。似穿刃。一夕大雷雨。且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化爲鳥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蠟也。骨董鬼僞飾以欺人者也。文襄爲之不怡者累日。文襄督兩廣時。倪公文蔚爲巡撫。文襄以倪新進。頗慢易之。倪亦負氣不稍讓。二人意見日深。時相齟齬。一日倪以事謁總督。文襄拒不納。三謁。

三拒之。倪問何時可見。期以旦日。日中。倪先期往。日過午。仍不獲見。倪私問僕從。大人有客乎。則對曰無之。篋中房觀文書耳。問何不稟報。則曰大人觀文書。向不許人回話。倪益不懌。大步闖然入。戈什大聲言巡撫至。瞥見文襄執書坐安樂椅中。若爲弗聞也者。倪忿然作色曰。督撫同爲朝廷命官。某以公事來。何小覷我也。拂衣竟出。欲辭官。將軍出調和之。爲置酒釋嫌。二公皆許諾。屆期倪先至。文襄日旰不來。將軍強致之。至則直入坐上。將軍起奉卮。文襄立飲之。將酌以奉倪。文襄又飲之。倪大怒。推案起。脫帽抵几。徑回署。即日謝病。政府知之。乃調倪他所。倪既去任。文襄護理巡撫。兩署懸隔。往返頗不便。思空中構鐵橋。溝通兩署。召工雇值。約二十餘萬金。款無出。頗躊躇。忽接港電。有候補縣某。持總督印札。借某事向港澳華商募捐。已集得銀十餘萬。未嘗有之乎。文襄愕然。已卽覆電言有之。適某兵輪以事至港。卽命管帶誘其人偕來。毋使逸。既至署。命閉之空室中。某知敗露。首領將不保。徬徨無所措。欲自裁。窗外環伺者衆。不得隙。夜二鼓。文襄自內出。某媿汗伏地。叩頭請罪。文襄不顧。但曰汝胆大至此。不可赦。良久良久。乃命之起。賜坐。加以顏色。曰吾今赦汝。汝更能爲此乎。某惶恐曰願盡力。於是更給以札。使往南洋羣島。又募得十數萬金。而鐵橋以成。橋成後。每夕陽欲下時。姬妓輩或靚妝炫服。逍遙其上。人望之如天半神仙云。後某督至。始拆去之。

書劉文正遺事

劉文正公名統勳。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

有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大學士奉命臨視決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籃笠。御大蒲袍。微行出公廡。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稽料山積。牛馬雜遘。繫車轅下。人則或立或坐。或臥或起。皆戚戚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召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者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車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一日口食及牛馬糞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雜曰。此岸稽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牽使費賒。衆無以應。故也。公怒甚。回廡。即諭傳巡撫。恭請王命。并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諭一出。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倉皇。縛某縣丞來。跪轅外。公怒甚。出坐堂皇。受巡撫禮。因聲曰。口一日不塞。則聖心一日不安。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甯。塞口所恃者稽料。今稽料山積。某縣丞以勒索不遂。稽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參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荷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即命濮縣丞職。枷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稽車。無一在者。又三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年。睢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蒼白叟。歎咤不止。旁繫兩牛一車。叟發澤人。距決口三百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兩牛一車。駝稽料抵工所。某主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稽料。云斤兩止九十七斤。余不敢爭也。叟故談諧。因指二牛。曰。蒙養若數年。日食料數升。稽數束。不意恆弱至此。駝不及百斤也。蓋河員之肆橫。藜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堤使者。又類皆養成。重不輕出。一任其慘肆荼毒。及糜費國帑。以爲固然。甚或借以漁利。老人年七十八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屢奉使遠出。所挈祇二奴。用驛馬不過六

七匹。抵行館。卽使二奴居後廡。公處其前。臥亦如之。公食畢。呼二奴食。奴退。徹者乃入。不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以出入焉。乾隆中葉後。親信重臣出使。無逾公者。然究未嘗於令甲外有所加也。厥後奉使者。不然。空驛馬不足給之。遂有役民羸民馬者矣。有數州縣津貼一照者矣。有站規。有門包。有鈔牌過站禮。州縣官備懼惕息。謹厚者費以千計。稍厲威嚴。及侈輿馬厨傳者。以萬計。以數萬計矣。大率一方倉庫虧缺。多由驛站驛站糜費。多由重臣出使。州縣官窘急無計。則大吏爲調劑法。以救目前。于是調腹內州縣。登處銜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倉庫。無有不虧缺者矣。使皆如公掣二奴。用馬六七。又事事不過令甲。則民生吏治。困壞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當召對。公屢主撤兵議。純皇帝領之。然不遽撤也。一日。純皇帝在熱河。公留京辦事。兼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天暑甚。公適在三天中。檢視諸皇子日課。忽廷寄至。令公一日半馳熱河。公至澄懷園。索屑輿卽行。馳到。日已過午。卽召對。曰。昨軍報至。木果木債事。溫福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公卽對曰。前兵可撤。今則斷不可撤。復問曰。誰可任。公又對曰。臣料阿桂必能竣事。乞專任之。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留京事重。汝卽日回可也。蓋公晚年。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或有待公而決者。卽此一事可見。公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千金以上者。故緦斷卽棄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輿已詣東華門。忽閃而仆。額駢福隆。安以聞。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蓋始終倚畀之厚。朝臣無有過者。實公之蓋誠。有以致之也。

書李恭勤遺事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入貲爲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撫巡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歲生也。屬余送公入坐床側。數語畢公頓甚。余遂延公入就近聽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感額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漕使。巡漕權關復在外。勦督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歛無藝。倉與庫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晝夜操作。減省衣食。糞聚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既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復入成都。即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修議會。不得飾與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譏一容。成都將軍者。新蒞任。不爲置酒。則太愨。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蒸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跪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譏。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爲具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爲餽饌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府制嚴重。屬吏至。

恐不及。見自正印以上。靡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行且遷擢。今總督爲汝發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饌饌。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即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仄始歸。徒苦儻從無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缺額者。漸以填補。布政司王站任。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命視學貴州。嘗道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舍。義田義冢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出迤於道左。余急下與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學使。迎不徇情面之賢者耳。余遜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語半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頓蹙曰。聞近日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願繡貼地者。侈風一啓。他日伊于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爲官大吏者勸。

將略類

阿里瑪

國初有驍將阿里瑪者。能自握其髮。足懸於地。又能舉盛京寶勝寺之石獅。重踰千斤。戰功甚鉅。入京後。所爲多不法。世祖欲置於法。恐其難制。有巴圖魯占者。其勇亞於阿。因命其擒之。占至阿邸。故與之語。猝握其指。阿怒。以

手拂占。鄒於庭外數十武。因數之曰。汝何等人。乃敢與吾國勇耶。占以上命告。阿笑曰。好男兒。安惜死。爲何須用。給許也。因受縛。坐車中。赴市曹。至宣武門。阿曰。死則死耳。余滿洲人。終不使漢兒見之。誅於門內可也。因以足絀。城門。鑿洞。聞軍不能行。行刑者。從其語。阿延頸受戮。其頸脈如鐵。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刀割其筋。然後伏法。亦一奇男子也。

費揚古斬番僧

費武襄公揚古。勳業豐隆。平噶爾丹功第一。其膽識亦正不可及。公嘗從聖祖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中號爲活佛者。見上傲睨不爲禮。公即揮刃斬之。上尤其魯莽。公徐奏曰。番僧雖貴。亦人臣也。豈可使無禮於君前。亂我國法。使有異術。臣抽刃時。應早令伽藍接捺。不延頸就戮矣。扈從者爭服其言。自此番僧見大皇帝。彌益恭順。

費武襄知大體

費武襄公揚古。以威曉敵。封伯爵。爲撫遠大將軍。征噶爾丹既奏凱。衆皆欲露布揚功績。公却之。其奏摺。惟言兵至某處。失迷道路。宛轉山徑中數日。又於某處敗績。又於某處絕糧數日。皆臣失算之故。願聖天子洪福。得以無慮。今微幸成功。實出意外之語。幕客或咎其失體制。公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見奏功之易。若此。必長其好大喜功之志。軍中士卒勞瘁。不可不令上聞之。以消異日窮兵黷武之患也。人皆服其言得體云。

費直義死魂爲蟒

清代名人軼事

費直義公英東瓜爾佳氏。爲蘇完部長。清初時。首先歸順。高皇帝任爲五大臣。公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歸里。回與京時。路過大風。某乃下馬伏地。見風中火烈。然有數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其徑如壘。某懼。慄無入色。聞巨蟒作人語。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魄。本由翼宿所降生。今事畢歸本垣位。汝可歸奏聰睿具勤。慎勿以吾爲念也。語畢。蜿蜒而去。已而風息。侍衛歸時。公已薨二日矣。

秦將禮客

張靖逆侯。趙勇略將軍。皆秦人。勳望相埒。而氣度各殊。靖逆駐軍甘州。客有往謁者。所次旅舍。必細詢姓名。註簿送釋。每日飛騎入報。比至州城。候吏前迎曰。某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供帳。莫不腆備。客入見。多在宅內書堂。騰僮八八。肩輿載靖逆而出。辭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於詞對。然謔幣稠疊。雖疎交必飲意而返。勇略功懋性剛。其入成都時。浙人王某。棄僞職來歸。勇略知其夙負文望。置幕下掌書記。凡削稿進覽。必候其升坐。面無忤色。始從屏後轉出。遂巡捧紙置案。肅然退立。勇略小不當意。遞拂紙於地。亦不言。應有點寬處。王蒲伏取。藏袖中。仍從屏後嘿嘿歸館。易稿再呈。率以爲常。故士人每懼從之。平溟後家居。身被寬袖直領之衣。首冠黑絨帽。以柏園類。雖王公至。不爲改服。唯故舊寒素。款門求謁。則禮接有加。是知風塵延攬。卽功蓋天下者。未嘗不留意也。

年羹堯軼事

年大將軍羹。枯龍騰。目無朝貴。然獨重同年。雍正元年。平青海歸。黃纒紫。絕馳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不之顧。史文靖公貽直。獨長揖不拜。將軍望見大驚。翻騎而下。曰。是吾鐵崖同年耶。扶之上馬。並轡入章益門。一時傳爲佳話。將軍軍法極厲。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謹。嘗與從出府。值大雪。從官之扶輿而行者。雪片鋪滿手上。幾欲墮指。將軍憐之。下令曰。去手。蓋欲免其僵凍也。從官未會其意。竟各出佩刀自斷其手。血涔涔。徧雪地。將軍雖悔出言之誤。願已無可補救。其軍令之嚴峻。有如此者。然亦可見其平日性情之殘酷矣。

其二

幼聽野老談。年大將軍羹軼事。或謂其祖籍本安徽懷遠縣。後隸漢軍。父遐齡。初爲駐防都統。母極悍妒。都統私婢有身。母知之。大怒。以婢給僕。生羹。術者相其必貴。復收育之。兒時性黠。力復過人。入塾不肯讀書。師偶或以夏楚。反受其侮。齒已舞勺。尙不識一丁字。都統患之。徧託人物。色名師。有能教化其子者。不吝厚俸。有叟突然不介來。謁。自稱願爲公子師。都統出見。叟年可七十許。白髮布袍。舉止不俗。心異之。因謂叟曰。豚兒蠢劣異常。先生惠然肯來。敢問教化當用何法。叟曰。如公不棄老朽。請擇鄉村僻地。築花園一所。池沼山石。竹木花草。畢具。備。經史圖籍。及一切兵器。日用各物。園中惟居師弟二人。不用僕從。四圍高其牆垣。不必設門。僅留圭竇。按時以進飲食。比及三年。老朽自有以報公也。都統如言。部署。叟與羹居園中。日自兀坐。觀書。聽羹所爲。絕不過問。羹堯日澆沼填池。移山運石。種竹木。栽花草。嬉戲自得。亦與叟從不通一語。自春徂秋。園中池沼山石竹木花

草。或自東遷西。或由南徙北。遷徙既徧。羹堯頰自厭煩。一日飯畢。見叟觀書。孜孜不倦。旁觀良久。似有羨心。卒然問曰。先生竟日看書。其中果有味耶。叟漫應曰。書味極好。非汝所知也。汝第戲耳。勿來相鬪。曰。然則我可學乎。叟曰。有何不可。但恐汝不肯用心耳。曰。我若用心。汝肯教否乎。叟笑曰。汝如肯用心。我有何不肯教。羹堯喜曰。請從今日始。願師有以教我幸甚。然究竟讀書有何好處。敢請。叟正色曰。書之好處甚多。上焉者爲聖賢。其次立功名。又其次取富貴。不知汝欲自居何等也。曰。敢問何謂爲聖賢。曰。則古稱先。躬行不倦。明體達用。可仕可隱。道重一時。教垂百世。是謂爲聖賢。曰。何謂立功名。曰。貫通天人。經緯文武。伐罪戡亂。拓地開疆。帶礪山河。勛銘鐘鼎。是謂立功名。曰。何謂取富貴。曰。循線揣摩。務趨時尚。弋獲科第。雍容華廕。婦嬉子笑。溫飽自甘。是謂取富貴。羹堯沈吟久之。曰。聖賢非所敢望。尋常富貴。又非所屑。願師教我以立功名者可乎。叟曰。汝果真心從學乎。羹堯乃拔劍斫樹誓之曰。如不真心從學。有如此樹。叟知其志已決。大喜。於是先取經史。日與講論。又教其攻習舉業。暇則談論兵法。早晚或習射。或舞刀劍于戈。相與爲樂。羹堯天資固優。凡事一學即精。三年學果有成。其齒甫成童也。會僕由寶進餽。叟笑謂曰。煩寄語若主人。公子學成。可以開門矣。僕告都統開門。賓主相見。執手慶慰。都統見羹堯恂恂如禮。不似從前跳盪。知其學果有得。大喜。乃設筵款叟。酬以千金。叟固辭曰。俟公子功名立。再來索謝。言畢與辭。再三留之不可。羹堯雅不忍捨。獨送一舍之地。師弟相對。依依難別。叟贈詩一首。令謹識之。灑淚揮手。飄然而去。詩曰。海水搖青雲四垂。曠矚曉日照旌旗。願君熟讀淮陰傳。毋忘低頭胯下時。

年羹堯征青海

年羹堯征青海日。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攤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溝。泥深坑也。滿語云爾。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無阻。時賊人方倚此爲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賊巢。又年征西陲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即寂。年即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藏焉。人間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非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羣驚起也。年雖羅大譴。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之稱。

阿文成用兵

乾隆辛丑夏。撤爾回民叛。上命阿文成公征之。時阿文成公視中牟決口工。未卽趨赴。上命和相往攝其象。和固自負其才。欲於公至前。先時驅滅。乃刻期進師。卒爲所敗。又所調至將帥。俱不爲所用。和每發一議。衆輒阻之。亦不能難也。及公至。和出迎。公問其失機狀。和赧然曰。將帥皆傲慢。不爲吾用。公請試之。公曰。然則斬耳。和復問進兵狀。公笑不答。令諸將帥於次日晨集轅前。公每呼一將入。輒命和坐其側。公有所調撥。及命屯戍處。其人輒應如響。如是者數。和坐上甚恚憤。公部署畢。問和曰。諸將初不見其慢。尙方劍不知誅誰之頭也。和戰慄無人色。公乃命和卽日銜命歸。和於是恨公入刺骨。故終身與之齟齬。蓋搆毀於此也。

其二

清代名人軼事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方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聽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可漂沒。咸詬爲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耳。按文成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又以爲遁甲奇門矣。

阿文成將略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將材相業冠絕一朝。相傳公在行營。每軍務倥偬。帳中獨坐。飲酒。吸淡巴菰。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或嗟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爲用。皆識與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卽日授副將。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罵唯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爲用。文成洵神人哉。

阿文成在金川

阿文成公在金川時。曾被岳大將軍參劾獲咎。嗣文成總督雲貴。岳適降補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詠詩示岳云。鳴鏑一聲山響。管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

張總兵

張總兵芝元。川中人。少爲小校。隸宋總兵元俊麾下。宋撫恤甚厚。公感其德。後宋公以枉獲罪。侷僚而卒。其二子皆遺戍。公復隨明參政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爲賊偵。凡軍中事無不洩漏。公進言。明將軍曰。軍中機宜。動爲賊

聖。兵家大忌也。今番僧其受我封號。乃陰爲賊謀。非剪除之。則賊無滅日矣。明公聽其言。會大風雪。乃命公率數十人。敢爲出差狀。投宿寺中。公放通番語。自取囊中肺餅。與僧僚煮酒痛飲。情甚歡洽。番僧皆醉飽眠去。公出寺聚柴焚之。風火酷烈。番僧盡皆燬死。賊謀乃斷。後公屢立戰功。洊至參將。丙申春。金川平。凱旋時。公書宋總兵戰狀。抱一冊哭陳軍門。阿文成公訊之。公曰。非宋公芝元無以致此。敢不報其大德。况宋公所以獲罪者。乃觸怒關帥。違礙其愆。天子不知其功也。故今陳其戰績。乞公轉奏於朝。若猶以功微罪重。則賞罰出自朝廷。芝元心無憾矣。文成公笑曰。壯士也。因代爲奏聞。邀恩赦其子歸。人皆以爲宋公知人。公能報德云。辛亥冬。廓爾喀再亂。搶擄扎什倫布。公率數百戍卒。轉戰山崖中。時大雪彌漫。山谷皆平。而公手揮大刀。指揮番卒。皆感激用命。卒禦賊歸巢。孫文靖公曰。達賴喇嘛之秤。轉不如張總閫之刀靈也。時人傳爲笑談。公以勞瘁卒。傳文襲王奏於朝。上甚悼惜之。

楊鬚子歌

成都楊忠武公遇春。嘉道時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敵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階。爲陝甘總督。晉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託其代奏。時固無恙也。蘇公不得已帶之歸。公卽于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耶。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鬚子歌。人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詩云。賊怕楊鬚子。賊怕鬚子走脫趾。不怕白鬚大

尾羊（時有總兵姓羊）只怕黑鬚楊難當。賊正蒼黃疑未決。瞥見鬚子擲身入。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條鐵馬鞭。逢人過人馬過馬。血肉都成魏中餅。須臾將士風湧波。縱橫步騎從一蹶。賊忽乘高石如雨。鬚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蛇。鬚子騾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壘。鬚子從外陷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鬚子從內潰其外。鬚子鞭驟繞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鬚槎枒。賊皆仆地爲蟲沙。相傳失路曾聞賊。賊指間道教鬚出。賊甯不怨鬚子鞭。頗聞鬚子爲將賢。鬚子待士如骨肉。蟻大功勞無不錄。拔擢真能任鼓鼙。拊循含淚吮瘡痍。噫嘻賊中感服尙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鼙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于嘉慶年間。猶未親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鄂西林用人

鄂西林相公。節制滇南七載。一時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公嘗命張制府廣泗征花苗。開筵設樂。談笑竟日。而不及用兵事。及薄暮。張不得已。請公將略。公愀然曰。老夫誤用人矣。夫轉運糧糴。備整甲仗。有不備者。惟老夫是問。至於兵機難測。轉瞬間已自變易。惟在爲將。臨事處決。安有預定機謀。而能勝人者哉。張慚服其言。其他如哈軍門元生。董將軍芳。皆出其幕下。卒爲一代名臣。此數人至其家。皆執灑掃賤役。而其家亦僮僕視之。如郭汾陽之於李西平馬北平也。

伊將軍

伊將軍勳。少貧。養不能舉。發充侍衛。嘗代人持豹尾鏡。以食其質。貴人爭賤之。從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嘗與論伊犁疆域。公言其要隘某某處。如聚米爲山狀。阿文成異其人。及歸。卽薦公代其任。公撫絕域。先後二十餘年。恕取得宜。撫卹番夷。輒以至誠。悅其天良。番夷感激。用命。外藩如安集延。哈薩克等處。皆畏威懷德。至呼爲父。公性廉潔。饋羊至十數。卽不收。取。而賞資倍優渥。又定開屯田。練士卒。犒夷衆。諸制。至今遵之。純皇帝喜其守邊。嘗賜詩。比之趙充國。班定遠。馮後卒於任。番夷悲慟。至有髣面文身者。上悼惜之。封其子爲一等伯。以旌之。

海蘭察

海蘭察。索倫人。幼從征西域。以步卒射巴雅爾。噶之。純皇帝特賜侍衛。其後每經戰陣。以勇力顯。生平懼服阿文成公。任其驅使。辱嘗聽命唯謹。嘗告人曰。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爲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鉞。適足爲殃民具耳。某安能爲其送死也。後南征臺灣。福文襄王趨拜下風。公始爲之盡力。三日攻破鹿耳港。賊人以爲天人。從空而降。自相踐踏以斃。後征廓爾喀回京。未匝月卽以病殂。上深悼惜。後川楚教匪叛。上浩歎曰。使海蘭察在此。賊不足平也。公善知兵。每遇戰陣。兵旣接。公乃敝衣布帽。騎騎繞自賊隊後。觀其瑕可乘者。然後集兵攻之。或以數十餘騎闖入賊隊左右射之。使賊隊紊亂。我兵因以致勝。又能枕弓臥地聽之。知賊馬之衆寡。及嗅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與古人暗合。其長子安祿。隨征川楚教匪。殉節川中。其次子安成。少年白晢。美如冠玉。喜聲伎。日游狹巷中。然勇幹有父風。

海蘭察之戰略

超勇公海蘭察索倫人。卽伊徹滿洲也。少以軍功累晉公爵。聞公出征時。沿途供億。必遣心腹偏將某甲。前驅預備。公平日嗜好。唯某甲能知之。凡啓節。每到驛館。下馬。卽顧某甲。問所需各物。俱備否。某甲鞠躬對曰。諾。公色然喜曰。好孩子。狠會辦事。甫入門。某甲手捧漆紅盒一。屈膝以獻。去其蓋。內盛徑寸大龍龜百枚。蝸蛆蠅螻蠹等物。稱是。公一一去其鉗爪。生啖畢。某甲侍公登堂。樑左右懸兩巨蛇。粗如瓊。長丈有奇。公脫而嬉笑。拔金錯刀。寸斷大嚼。如敲甘蔗。食訖。某甲屈單膝告退。公獨入後室。內有蠢胖村婦八人。年皆二十以來。裸體以待。公一一遞接已。乃呼從者。具湯沐進冠服。出見客。客退。又呼某甲來。讀之曰。好孩子。狠會辦事。凡沿途供億。必如此。方慍公意。不則竟日忽忽不樂。戲下部曲。詞責鞭撻。無所不至矣。又聞公過戈壁瀚海等地。常數百里無人烟。村婦難致。則以肥壯水牛代之。故出征必多帶水牛聽用。按日輪交四牛。牛輒不能與公敵。公恨其不能勝任。則手刃鬪而生爨之。觀公所爲。可謂奇人。彼獎舞陽之生食豚肩。常關平之與虎豹交。以公較之。皆不足爲奇矣。

其二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爲冠。邊功戰略。炳番旌常。無待述矣。其行軍。實由天授。有爲自古名將所未嘗到者。自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有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望雲氣。決賊勢之盛衰。比戰之勝負。察山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窖讖賊馬之多寡。驗馬矢。料敵

去之遠近卽倉猝開手彈弓絃亦能預測利鈍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不可彈述（按望氣之說屢見史策古名將皆能之北齊時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祕傳不知今尙有傳者否）

馬彪

馬壯節公彪固原人少無賴嘗衝突固原提督儀仗提督命杖於轅門公問人曰提督品最高究竟何如人始爲之人告以由行伍起者公奮然曰吾以提臺督天人耳若由行伍進吾猶能力致之乃誓曰吾不致身此官終不入此城也遂仗劍從軍時大兵進討回部公奮身用命積功至總兵官路由固原有邀其入城會飲者公力辭之曰此尙非吾入城時也後以平撤拉爾回民功果授固原提督公至城門揮去侍從步入其闕至衙中首命置前提督神主公朝服祀之然後接其衆鄉里父老設酒歡宴終日指其牌曰吾非爲此公所激烈何能致身至此聊所以報德也

楊誠齋軍門

楊誠齋軍門芳貴州人少貧竈讀書應試未就乃充行伍藉軍糧以贍其家乾隆乙卯楚苗竊發毗連黔境銅仁諸苗亦乘時蠢動攻銅仁寨時游擊爲孫總兵清元欲棄寨避賊公奮然曰芳聞咫尺寸土莫非爲天子所守者奈何委之於賊孫壯其言因與賊戰乃至敗績時福文襄王督師命諸將移寨聞兵敗怒欲置孫於法孫叩首曰

非神將之過。皆楊芳一人意也。王命縛公至。詰曰。汝何人。乃敢抗吾法。時兵衛森嚴。堂宇深邃。公大聲曰。芳幼讀聖賢書。惟知忠孝字。今寨雖小。爲天子所畀付。若輕棄是遠君命也。故芳欲一戰。以揚士氣。其勝之與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芳執爰効命。早裹屍馬革矣。言既終。愀然長嘯。王壯其言。命爲親軍。日見委任。不數載。官至專圖。公與楊時齋軍門爲布衣交。遂至通譚。公善謀。時齋善戰。二公如左右手。不可須臾離者。其守陝安鎮。政令寬洽。民感其惠。公嘗入陞見。其署篆者。暴虐激變營兵。亂軍蒲大芳揭竿而起。然感公舊德。曰。楊夫人在。慎勿殺害也。因其昇夫人轎。送出南山。共拜叩去。其善馭士卒也如此。

明春二公論戰

人臣死綏。古今通誼。然必有濟於國。始爲可貴。若如趙括邱福之徒。非不與尸殉死。不爲世所重也。聞明相公言。木果木之戰。海超勇公實預其事。甫交綏。海公即大呼曰。軍氣頹敗。此潰師之兆也。吾馬首欲東。諸君努力衝圍。悉會師於美諾可也。因策馬歸。故身不預難。其後卒以滅敵。蓋留身有待也。春將軍甯亦世代擁旄者。言對敵如角觝。然稍覺勢異。卽放手。再與之撲。不然。必顛仆矣。自古如邯鄲之役。九節度之敗。皆師老之故也。二公皆久經軍旅者。其置論乃如是。此與楊存中含淮守江之論相似。非親身經歷者。必以其言爲懦矣。

額勒登保得力於三國演義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鑑。六

類彙及是書。未幾。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清初滿洲武將。不諳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忠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才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略三省。敵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奮聞也。○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爾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郵書之效矣。

額經略用兵

額經略爾登保。吉林人。少以侍衛。從福文襄王征臺灣。廓爾喀。苗疆諸部落有功。洊至護軍統領。楚苗之役。公受瘕得疾。時福文襄和宣勇相繼卒。亦有傳公已故者。其家已爲之設位祭。久之始知其訛。嘉慶己未冬。授經略。督辦三省。敵匪。公雖武人。爲富尙書德弼。故夙知兵法。待下過嚴厲。然遇有功者。必親爲撫視。又延胡學士。必顯爲幕客。凡出師。皆請其參酌。故每戰必勝。賊皆畏懼。聞慶總憲溥。公行師川楚時。如數日不遇賊。則抑鬱不樂。隸士卒不已。聞聲鼓聲。即踴躍據鞍。指揮三軍。欣然從事。及凱師歸。公必命烹肥羊。呼衆將士至。邀與同食。公親持刀爲之割削。視諸將如骨肉。言語質朴。如達其制。則當筵謾罵。初不少貸。一日游總兵雲棟。違公節制。至敗。公罵之曰。汝何畜產。乃敢違乃公令。以致敗辱。如楊遇春小兒。斷不致若此。時楊方在坐。而公初不顧忌。其真率

也。若此。故人皆爲之用命。然好性殺戮。擒賊至。無論老稚。盡皆殲滅。嘗曰。毋留此賊種。致他日更生事變也。故卒無嗣。人皆爲之惜云。

花老虎

花軍門連布滿洲人。以世職落至南籠鎮總兵官。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少時讀書。嘗習左傳。故於戰法精妙。乙卯春。方入覲。半道值銅仁紅苗殺官吏反。福文襄王以總督進剿。檄留公隨營。素稔公勇。令首先解永綏圍。公率百餘騎長驅直入。破燬苗寨數十。苗人皆烏合衆。未見大敵。大驚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爾。因遠相奔潰。永綏之圍立解。時公着豹皮戰裙。故苗人呼爲花老虎云。王大軍至。令公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剿事委之。王日置酒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既知王持重不戰。乃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王知。如此百晝夜。鬚髮盡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肘掣。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賊匪叛。黔督勒公保檄公督兵往剿。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鳥鎗三。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力轉入巖石中。折頸而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願骨管寸寸斷矣。事聞。上震悼。特賜祭葬云。

羅提督

東鄉羅提督思舉戰功。見於魏默深州牧源壘。武記者詳矣。偶閱周芸皋觀察富陽凱所述逸事。其智能亦自可稱。非徒以武力雄一時也。公嘗率兵入南山。搜餘賊。村人苦猴羣盜食田糧。晨必發火器驚之。公問故。令獲一猴。

來。蓬其毛。畫面爲大眼。諸醜怪狀。衝其口。明晨俟羣猴來。縱之去。皆驚走。猴放其羣也。急相逐。益驚。越山數十重。後不復至。官夔州游擊。夔關臨峽。山水迅急。瞬息千里。鹽梟及販鬻人口者。至則鳴金叫呼。越關以過。船皆設礮。兩旁繫大竹。縛如弓。他船追及。斷繫發之。船必覆。人莫敢擾。公募善泅者。持利鋸。匿上流水中。俟船過。附而鋸其舵。抵關適斷。船不能行。觸石破。盡獲之。又有巨惡某。唆訟。守欲得之。以屬公。公伴不悅。曰。是文官事。何語我。夜踰垣入其室。見爲草狀及稿匿所。出使數人候於門外。復入啓。人稿俱獲。曰。昨所以不許者。彼耳目衆。欲令不爲備也。

其二

羅壯勇思舉。初征白蓮教。後平永州苗。爲嘉道兩朝。赫赫然名大將。籍四川之東鄉。少亡賴。數行竊。令捕之。杖斃。棄諸野。中夜而蘇。匍匐至一老嫗家。周之乃改行。投身軍營。驍勇冠絕。儕輩。遂歷保至專閫。賜封子爵。當趙金龍之亂。羅受命。與總督盧公坤。往平之。賊已困。將擒矣。時宣宗以尙書宗室。蔭恩來督軍。未至。諸公議待蔭至。羅曰。困久師怠。賊必遁。廢幣可惜。遂違衆。一戰殲賊。且盡。蔭公爲親信重臣。督撫以下。皆降屈爲禮。怒羅之不待也。盛氣陵之。羅不爲屈。且面折之曰。諸公貴人多顧忌。羅思舉一亡賴耳。受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禮甚。怒而無如之何。羅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並請文人。歷敘其事。洵奇男子也。壯勇改行後。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過門。曰。有方可救。但得錢三十千。乃能配藥。羅自念貧窶。安得三十千錢。語其妻曰。吾病且

死。汝亦餓死耳。苟醫汝。得錢買藥。則兩活矣。妻不可強之再三。泣而從之。病果瘳。羅既官游擊。乃遣人訪其妻。以重金贖還。爲夫婦如初。報其鬻身救夫之義也。此事不足訓。然以視少共艱苦。既貴而厭棄其糟糠者。其厚薄之區。殆不可以道里計。天生豪傑。磊磊落落。安得以道學家之律繩之。

羅思舉救縊投軍

羅軍門思舉。少失怙恃。家徒四壁。因寄食於舅氏家。身有膂力。性嗜樽蒲。夜歸。舅輒痛詈。然嗜賭終不能悛。因欲賺醉致之死。一夕具酒肴餽甥曰。今夜可多呷幾盃。以暢爾所欲。夜分。舅先酩酊大醉。鼻有鼾聲。舅始知其故。告之。使逸去。行至某縣。苦無資斧。不得已偷匿入室。躍上高樓。攪開承塵偷窺。見一紅衣婦人。愁坐粧臺。手作支頤狀。俄而背後來一女鬼。披髮吐舌。手擲一圈。作套項勢。羅急跳下。拚奪鬼圈。相持良久。適渠夫婿回來。詰何故。夜入。羅具述其情。告以乏費。致行苟且。因夫人被鬼逼。故跳下救之。主感援救之恩。酬以白金三十兩。會有反寇滋事。羅投軍得首功。遷陞提督。羅嘗在蔣制軍席間自述生平如此。朱明府半塘。時在蔣幕中。渠姪稼軒。上舍爲余言之。

葛壯節公詩

葛壯節公續學能詩。不愧儒將。佳句如游趙氏園云。生機三徑草。風味半床書。夜登金山云。鶴鳴山月悄。鼉吼海天空。商山遇雨云。水聲歸壑健。雨氣入林昏。又登第詩云。事業人皆爭一第。功名我自勵千秋。異日致命遂志。此

語已爲之兆矣。

葛壯節駢語

葛壯節公以水師起家。擒斬海盜。不遺餘力。嘗僞作商舟以誘賊。屢獲巨寇。賊懼爲之謠曰。莫逢葛。必不活。官鎮海總兵時。巡洋勞瘁。感暑臥病甚劇。時聞閩省盜船百餘。擲入浙海。大府檄公率三鎮兵船總巡。公力疾前往。先以書馳告曰。寸心自誓。期盡瘁以事君。一息尙存。敢偷安而負國。時道光戊戌年也。公官瑞安副將時。會稽宗濬樓侍御稷辰贈聯云。武穆兩言。不愛不怕。文成一訣。卽知卽行。公嘗手書一聯。揭於治事之室曰。持躬以正。接人以誠。任事惟忠。決機惟勇。并自作壁窠大字。顏其堂曰。感惠。論者謂能不負所言。

葛壯節擒海盜

葛壯節公雲飛。爲水師名將。嘗僞作商舟以誘賊。東南海盜。擒刈極多。賊中爲之謠曰。莫逢葛。必不活。公子以教征粵寇有功。能以匹馬出入賊陣。賊屢披靡。呼之曰。銀鎗小葛。後亦殉難。

葛壯節父子

葛壯節公父子。繼世忠節。前已紀之。頃讀先師徐柳泉先生文集。有書公年譜後一篇。尤爲詳晰。公自號凌雲。分字二公子。長曰以簡。字小凌。季曰以敦。字小臺。公殉節後。宣宗震悼。始用一品例賞世職。復以文武二舉人分賜二公子。及歲召見。並命入官。小凌官甘肅同知。小臺官湖北守備。二公子皆骨鯁有父風。小凌以不肯媚上官。被

劾護陵。念公忠烈。變其奏不行。小盜以安陵營守備糧都司。擊河南潰賊有功。文宗賞花翎。咸豐五年。與賊力戰。殉難隨州。上命以遊擊例優卹。卹前之所稱銀鎗小寫者也。先是山陰宗侍御稷辰。爲公建專祠旣成。請匾額。上書忠靈可風四字賜之。至是請卹以敦祠中。上復俞允。國家軫念死事之臣。若斯其厚。凡爲臣子者。所當觀感而奮發矣。(又公自贊小影云。外貌桓桓。中必烈烈。智勇兼資。萬人之敵。亦見先生書後中。先生蓋謂惟公實克踐其言云。)

塔忠武之戰績

塔忠武公之戰績。載在琅書。諸葛大名垂宇宙矣。公性忠勇。亦最慈祥。統兵岳州。卽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字。洪山之捷。麾軍逼賊於沙湖塘角間。賊爭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數百人。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誅其極悍者。餘盡釋之。一日力戰歸。左右以海燕窩進。公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臥草土。卻勿受。其篤孝貞廉又如此。從古名將秉氣之純。如公亦少覯也。

江忠源活打虎將

浙江知縣江公忠源。以知兵任職著。養大臣調赴廣西。所練楚勇。初至敵衣槁項。諸軍皆竊笑。侍衛開隆阿者。善騎射。發無不中。嘗射獵山中。斃虎十數。軍中號爲打虎將。開亦深自負。公遇諸公所。長揖過之。意頗不懌。他日督隊出戰。猝遇賊衆。圍之數重。矢盡。左右衝突。不得出。公登瞭臺望之。曰。必開君也。急率親兵數十人。介馬馳救之。

卒挾開出。並轡而歸。開下馬拜公曰。活開隆阿者先生也。人言楚軍弱。今竟何如。握手飲歡。遂爲至交。

張國樑軼事

張國樑年十八作盜賊。任俠結客。跳刀拍張。能以勇略儕輩。其黨李某爲土豪所困。國樑怒率衆往劫破其家。卒挾李某以歸。時爲之語曰。拯弱鋤強張嘉祥。嘉祥公初名也。前廣西巡撫勞公崇光聞而異之。遣將招撫。改今名。忌者恆欲假事殺之。周文忠公天爵愛其才。保護備至。及隨向大臣追賊東下。每一戰捷。輒加一官。年二十八而聲威遠著。爲國虎臣矣。向大臣桂林長沙武昌之捷。皆與公俱。相倚如左右手。而公之立功。尤以克復太平著。賊據江甯。以精銳扼守太平。爲犄角計。向公欲取之。問諸將誰敢往者。衆不應。公獨慷慨請行。向公喜而撫其背曰。吾固謂非弟無能破此城者。即率所部五百人往。賊初修營。掘重濠以備死守。聞公比至。不戰而遁。公徐入城。安市廩。察死甕。撫殘疾。歸報向公。往返僅七日。及向公薨。公已拜總統諸軍之命。北自瓜鎮至浦口。南自蕪湖至鎮江。上下數百里間。聞驚必赴。一身如龍。涉長江如履平地。而大要尤以保固蘇常爲首策。時爲之歌曰。殺賊江上江水紅。向公黑虎張公龍。鍾山大戰疾風雨。張公生龍向公虎。公與向公共平鍾山賊壘。賊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散。諭以勇猛之中。宜加慎重。中間尙方珍玩。賜予絳繹。且命圖形以進。公自念遠方武臣。受殊眷。膺重寄。日夜感泣圖報。挾齒寄歸。示無生還期。自偏裨擢至大將。所得祿俸。不以一錢自私。軍中豪傑士。或有負俗之累。需用數百金。公立予之。故人入顧致死方。泊乎丹陽之變。方竭捐驅。而公年三十有八矣。喪歸無以葬。得勞公贖。

始克成禮。鉢池山巖曰粵賊自據金陵。蓋無一日忘蘇省垣。諸公得以高枕而臥。七鬯不驚者。向張之力也。嘗夫和營瓦解。呼吸存亡。待餓孔迫。司財者從而斫之。倘所謂殺其生己者與。總統既歿。賊遂恣肆而無所忌。逾月之間。州縣十喪八九。嗚呼。不有今日。誰念前功哉。

其二

高要張忠武公年十五。賈廣西貴縣。爲土豪所辱。怒率衆毀其家。官名捕。亡命江海。伺奸商墨吏奪其貨。竊孤旅。客戒其嘗不得輒犯。人爲之語曰。濟弱鋤強。張嘉祥。嘉祥公原名也。忠武公駐師金陵。大小數百戰。未嘗挫。一日偶傷指。向忠武以聞。文宗軫念。馳賜御用藥散。公深感焉。自向公卒。和帥驕愎。忌公功。遇事齟齬。公度不濟。誓以身殉。挾一指寄家。示無遺意。蓋是指即用御藥醫痊。不欲使落賊手也。

黃翼升鮑超軼事

同治三年。粵匪平。長江奏設經制水師。以一提督節制五鎮官兵。首被命膺此選者。三等男長沙黃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隸曾文正麾下。久任軍事。力濟巨艫。功與彭楊埒。初隸水軍。方盛造戰船。有龍降其舟。色正青。長五六寸。隱見倏忽。或曰。此黃河南中常示現者也。文正倍慕傑往觀之。信。嗣是公每戰。龍現則必捷。戊辰秋。官軍蹙捻寇於燕齊。接壤之運河。時河水淺。躍馬可渡。公慮賊之潛遁也。禱於龍神廟。禱畢。龍復現。水不雨而漲。賊突圍不濟。遂盡殲焉。公忠忱耿耿。戰績洸洸。訓士則以匈奴未滅爲激昂。論功則以雍齒且侯爲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由

來矣。黃公初從曾文正游。夔州總軍門超夫婦來長沙。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貧罄。存錢止數百。鮑故烈士。以錢市酒肴。置飲。將與其夫人飽飲以死。鄰嫗知之。以告公。公亟往啟門。則戶鍵矣。毀門入。鮑夫婦方對案舉箸。公問何為。以實對。公喟曰。壯士奈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鮑曰。奈絕食何。公曰。子主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王侯將相。庸有種乎。鮑泣拜。公遂挈以歸。進之曾文正。不數年。鮑由步卒起。戰比有功。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與公對樹旌節。列爵苴茅。海內譏與不識。爭以郭李韓岳相比擬。然則鮑固人傑。公亦鉅眼矣哉。

王壯武之行軍

王壯武公彝。由湘鄉團練起。剿賊楚粵江西。紀律整嚴。機神敏妙。屢建大功。賊衆駭懼。至有出隊莫逢王老虎之謠。公幼英毅。自隸羅忠節門下。始折節讀書治軍。以訓練爲急。所部壯丁。習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經四書轉相傳誦。每營門夜扃。書聲琅琅出幕外。不知者疑爲村塾也。軍靡所至。輒以忠義風動其民。能使頑儒感悟。江西撫建各屬士民。稱爲恩人。呼爲青天。臨戰。則自相糾集。負戈裹糧。候公指撻。蓋儒將之效至此。嗣公以績勞。卒於樂安軍中。年僅三十三。天下痛之。

劉松山軼事

松山字春卿。湘鄉人。王壯武部下。軍行特著精整。壯武與鄉兵最早。故號老湘營。蟲以三百人爲一旅。自壯武歿後。松山接統十餘年。名聞天下。不忍易營制。松山長身瘦削。謀勇兼備。行軍慮事。尤識大體。有唐李愬之風。戰勝

則讓功。臨財則讓利。故同時驕兵悍將。見之皆馴伏。同治八年。左侯西征。逆回。自督大軍。由中路徑涼。檄松山統三十營。由北路榆綏。進陝邊北山。千里無人烟。土賊扈彰。董福祥等。擁衆十餘萬。梗塞軍行。松山籌餉轉戰。撫定土賊。得其死力。克回峒數百。抵靈州回巢。與左侯會于金積堡。分軍攻馬八條寨。回會僞降。伏地暗鎗中。松山負創。誠姪錦棠曰。速攻之。毋反吾儂。吾魂當督軍滅賊。言畢而絕。錦棠屠馬八條寨。撫柩而祝曰。兇會已寸磔。叔父忠骸盡歸乎。軍中勝負未可知。金積老巢。非旦夕可下。叔父盡歸乎。選壯夫四十人爲長夫。舁之不動。再哭而祝之。增二十人。重如前。柩有聲如泣。將士皆哀號。知忠魂之不欲返也。越日。移營逼金積。八人舁之。輕如中空。將士悲感。戰勝。九閱月。卒拔金積堡。甯靈悉平。副回會馬化龍祭之。其時帷幃輒自動。弓刀皆鳴。十年七月。始返其喪。

李文忠軼事

李文忠鴻章。爲紅羊劫時中興名將。時滬警正急。邑紳某冒險徑投曾帥大營。請兵平亂。會難之。某效申包胥號哭秦庭故事。會勉允之。然苦無領兵者。李欣然以肅清自任。會笑曰。少荃去。我高枕無憂矣。惟此間少一臂助。奈何。李堅辭赴申。會乃命勇將程學啓副之。率師到滬。約束兵士極嚴。轉戰浦左。所向尅敵。一日與匪戰於北高橋。前敵藥彈將罄。匪猶支撐不退。正在爲難之際。李立馬橋背。以遠鏡窺敵。詎爲匪中僞王某所見。暗行遙擊。而李所騎之馬。忽而奔馳入陣。羈勒不住。衛隊三百名圍護。衝下勢如潮湧。敵竟披靡。暮見藤牌隊長某甲。已裹僞王

頭獻於馬前。李不禁悚然。溫語撫慰而賞功焉。蓋僞王舉槍瞄準時。已被某甲所見。滾牌入陣。從馬後躍起。揮刀砍之。衆不知也。李深知其勇而重視之。鄉鄰杜某。爲李洋鎗衛隊。言之最詳。并誇述衛隊中有大半能飛躍屋脊。方敵數人者云。

丁汝昌甲午之役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當甲午之役。與日本海戰。全軍盡沒。至於艦隊亦降。以一死代全艦官兵之命。其志極可哀。而無損於軍人之名譽。日本人以丁之手書公牘。用銅片印成一冊。大島圭介爲之跋語。極稱道其爲人。東西洋學者。研究丁之行爲。謂有倫理學上之價值。而當時統將有道員戴某。則實臨陣退縮。遁遁爲敵所斃。而濫廁忠義之林。清朝爲之賜恤。是非賞罰之不明。未有甚於清之季世者。卽張佩綸馬尾之役。見敵不走。氣象偉異。自壬戌秋林琴南輩。均鳴其冤。而言者至今不已。故法越中日諸戰役之眞是非。久莫能明矣。

彭侍郎題句

彭雪琴侍郎。以水師克復小孤山。凱旋後。摩崖題句云。書生指揮戰船來。江上旌旗一色開。十萬雄師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孤回。

彭侍郎軼事

彭侍郎玉麟。湖南人。其未貴時。曾寄跡某質庫。粵匪事起。曾候奉旨募民團。以之簡勸捐各大姓。質庫首先出資。

彭往謁。顧代辦軍儲。侯壯之。遂命與楊公岳斌分統湘軍。營時承平日久。兵惰不可用。彭紀律嚴明。百鍊成勁旅。由是所向有功。五年餘。妖氛掃盡。而湘軍之名聞天下。彭以功洊升兵部。加宮保銜。見天下無事。解組歸。屢徵皆不起。先是各省督陸。營彭創立水師。內河外海。鈴鐸聲相聞。南北洋無盜賊患。朝廷知公忠直。且熟諳水營利弊。遂聽其回籍。仍令按年巡閱一次。准專摺奏事。兵弁有不法者。殺戮得自專。彭受命。恆微行察勸。德一徹。白水師爲之肅然。沿途關吏卡員。亦惴惴相戒。恐不職爲公知。憶某處釐卡駐扎者。監司也。差吏多不法。行旅寒心。一日。彭怒小舟至。命兵詣局請驗行。差不應。逾刻又請。則哂曰。汝心躁耶。奈我不樂驗。何。兵覆命。彭大怒。趨至厲聲曰。請驗所以遊功令也。今有意羈我。豈空船亦索賄耶。差亦怒曰。便羈汝。敢控我。彭曰。我不控汝。直殺汝耳。願少動。兵遽擁至河干。戕之。觀者失色。趨告監司。監司急出。見彭大驚。長跪請罪。彭怒色詞責。良久乃去。自此卡威稍減。不敢如前倣狠矣。噫。抽釐助餉。政府原非得已之謀。而營營於是差者。遂使寸地皆成陷阱。斗米亦列捐條。行旅裹足而不前。物價乘時而陡漲。卒之億萬人愁苦之氣。不過供數十輩烟酒之資。安得各省大府。若彭宮保化身。一聲其罪而誅之。使天下拍手稱快也哉。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勳簿官閣。生卒歲月。俱載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會。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木諾震懼。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棚。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

機叵測。今日必生繯索。木諸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旦。竟已入帳中臥。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息達旦。甫日出。索木諾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木諾他。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扼。要將何之。渠若館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萬臥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扎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營。賊望見。即率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暝色已上。忽見間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遠進。方遣騎四出窺覘。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賊馬則十倍于我。寧得脫耶。

文藝類

李雪木樹葉集

李雪木名相。武功人。關中三李。中南山人。李子德。因篤。二曲山人。李中孚。頤。與雪木也。雪木所著樹葉集。冷豔醇刻。如其爲人。閱耕者云。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渠夏屋。有古謠遺響。雁字絕句云。紙有長空硯有山。毫端灑雨拂雲間。年年絕筆衡峯下。剩得南天萬里閒。咏雁字多矣。無似其落想空妙者。風泉別墅云。斗室無塵小徑幽。柴扉晝夜掩寒流。日沈澗底魚窺鏡。月上松梢鶴踏鉤。才弱羞陳三禮賦。家貧難買

五湖舟。唯將碧眼酬黃卷。莫待青山嘆白頭。亦皮陸佳篇也。

傳青主醫畫

山右傳青主徵君。山以書畫著名一時。而不肯輕爲人作。嘗有執友某求畫。請之諄諄。意不可却。徵君謂畫雖未藝。然必須筆補造化。我每作畫。先擇其時。非遇良辰。不肯下筆。今重違君意。約以中秋夕爲期。如是日天氣晴爽。風定月明。當準備紙筆。惟命是聽。其友第諾。待至其日。果晴爽。如所言。友大喜。知徵君善飲。乃備肴酒。迎與痛飲。自曠至陔。始罷席。徵君命侍者爲研濃墨。研兩几。鋪丈長玉版紙其上。又取鐵界尺。鑽紙四角。謂俟月上。東向秉燭爲之作畫。少焉。月出東山。光鑑毫髮。徵君樂甚。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鉢置旁。几屏退。諸人獨自命筆。友遙遙竊窺。但見徵君手舞足蹈。或踊或躍。其狀若狂。友大驚。徑趨至背後。以手力抱其腰。徵君狂叫。歎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擲筆。搓紙。竟作罷論。友見徵君髮鬢鬚眉。滿頭皆墨。竟體汗如雨下。以徵君酒醉。不能強事。丹青急取水爲之澆濯。遣人送歸。所畫廢紙上。惟濃墨一團。大如釜口。以徵君手筆。不忍捐棄。姑摺疊皮之架。上一夜天陰月黑。室內隱約放光。急往察之。見光出自廢紙。始悟徵君畫果通神。可惜敗興中轍。未竟厥事也。京師打鐘菴募修善成。僧慕徵君名。丐書菴額。以僧無行。辭不許。僧稔某甲與徵君善。賂以重金。求爲轉乞。甲知徵君爲人。不敢遽達。又慮無以報僧。既思得一法。乃沽佳醞。招徵君飲。又預作五絕詩一首。將打鐘菴三字。嵌於詩中。乘徵君微醺。自握筆書此詩。歷書歷自拉棄之。徵君睨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書此詩刻其上。願不善塗鴉。致貽君笑。時

徵君已辭矣。曰：我爲汝代筆何如？甲喜曰：本不敢相煩，果爾幸甚。徵君遂索紙，縱筆爲之一揮，較常尤勝。甲請曰：既蒙賜書，卽求署款，以爲蓬舍光。尤深欣感。徵君笑而許之。後甲剋此三字授僧，榜於門。徵君偶過，薤前，訝額署已款，筆意確是。注視沈思良久，忽憶前爲甲書屏中，有此三字，始悟爲甲所賣，遂與絕交。徵君精醫，今所傳世者，僅婦科書，顧不徒精婦科也。有同鄉某客都中，忽然患頭痛，經多醫不效。聞太醫院某公爲國手，斷人生死不爽。特造請診視，公按脈畢，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歸家料理後事，遲無及矣。某聞快怏歸寓，急治任彙程旋里。會徵君入都，遇諸途，問某歸意，以疾告。曰：太醫院某君，今國手也，盍請治之。某歎曰：僕此歸，正遵某公命也。乃具告所言。徵君駭曰：果爾奈何？試爲汝脈之。按脈良久，嘆曰：某公真國手也，其言不謬。某固知徵君技不在某公下，泣然泣曰：誠如君言，某真無生望矣。然君久著和緩名，竟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徵君又沈思久之，謂曰：汝疾萬無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則不任功，不愈亦不任過。汝如法試之，何如？某大喜，求方。徵君命歸家，循覓健少所着，奮氈笠十餘枚，煎濃湯瀉成膏，且夕服之，當有效。萬一幸愈，可速至都中謁某公。當云何也？某謝諾而別。歸家如法治之，疾果愈。尋至都中，見徵君喜慰異常，趨往謁某公。公見某至，瞿然曰：君猶無恙耶？某具以徵君所治之法告之。某嘆曰：傳君神醫，吾不及也。吾初診汝，疾係腦髓虧耗，按古方唯生人腦可活，願萬不能致，則疾亦別無法治。今傳君以健少奮氈笠多枚代之，真神手，吾不及也。若非傳君，汝白骨寒矣，謂非爲鄙人所誤耶？然則醫雖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爲兒戲也。吾尙敢業此哉。公送某出，卽乞休閉門謝客，絕口不談醫矣。

蔣山備

顧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峯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暨修徐學士書。以龍門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編。別爲一格。豈誼切漕陽。不覺語之工而思之迫歟。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髦。不談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二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笥懣懣。勉以一代文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朽末足副此。然既遇周情。兼叨下問。觀書柱史。不爲無緣。正未知絳人甲子。鄭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燦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臻。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而民窮財盡。又倍徙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膝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鑑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尙煩武略。飛莚輓粟。豈願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斗。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銜。弱者雉經。閭門而聚哭。投河。併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末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澁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卽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秋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僞。維此哲人。庶與哀於

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杜而靡駟。所望隨示以音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僑。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游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炊梁跨衛。乃此身安處也。

毛西河獵祭

西河納妾曼殊。於寵時至。夫人陳頗不平之。嘗誣之於客座曰。爾輩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獵祭乃成。近人有論詩絕句云。曼殊不擅專房。誰識君詩獵祭成。可稱雅諷。

賦梅釋雲

海內三髯。一爲慈溪姜西溟。一爲邵陽康孟諫。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喜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壓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伴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掠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卽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同。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若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

喜今朝。叙光鈿影。燈前泥漾。隔着屏風。暗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雉雄混不辨。但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鴦。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築碁棧。權。只我羅衾渾似鐵。捺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爲之絕倒。

辨姓詩

潮州太守黃霽青先生安齋。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爲王。先生作詩畱之云。江夏鄧瑯未結盟。草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敵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落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工整熨貼。風趣獨絕。

胡稚威詠葡萄

山陰胡天游。以才學受知於任香谷尙書啓運。薦試博學宏詞。既入都。邀館其家。情禮優篤。猶令孤楚之於義山也。會仲秋。葡萄新熟。紫珠翠葉。翳綴庭前。尙書顧天游曰。彼實垂垂矣。若能以儕淮險韻。刻劃其狀。當令某儂進酒。天游刻燭二寸。成詩四十韻。曰。葡萄生北地。甘果未容儕。漫以橙留尉。徒言荔走駟。中原騁織錦。大夏本如稽。來日隨天馬。珍時博郡綯。那應伴印竹。曾詫旅崑厓。栽苑先丹若。誇奇比曲櫻。漸繇看滿縣。爭植半龍街。一樹微藏曉。添幽得小齋。蠶閒新數顆。客冷舊分菱。歲月纔成把。支離兀抱骸。發春呼汲井。盪落不煩柴。情圃條蟠屈。隨龍上盤埋。孳藤高屋起。縛架碧莓緋。翻水層篩網。行天爪擲。叙。祝星稀寶跌。怕霧苦吹蠶。刷影耽耽施。迴清葉

聊一出。自與虞山合肥。登食愈富貴者。心事略有不同。後人追考生平。慕其才。悲其遇可也。

鄭板橋筆榜

字畫索澗。古人所有。板橋筆榜小卷。蓋自書畫澗筆例也。見之友人處。其文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除欠尤爲賴賬。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于買竹錢。祇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語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屬書謝客。板橋鄭變。此老風趣可掬。視彼賣技假名士。偶逢舊友。貌爲口不言錢。而實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僞何如乎。紙尾有吳山尊學士跋云。乙亥丙子間。與澗如同校唐文于邗。上皆有心遠意違。情急手闌之困。適同游西口庵。見板橋此紙。戲屬工人。上石。貽同人工書畫者。齋記。

鄭板橋道情

乾隆時。興化鄭變。工書畫。書增減真隸。別爲一格。如秋花倚石。野鶴戛煙。自然成趣。時稱板橋體。多效之者。然勿能似也。有道情十首。頗足醒世。序云。楓葉蘆花並客舟。煙波江上使人愁。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自家板橋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譜得道情十首。無非喚醒癡鸞。銷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歌。若遇爭名奪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也是風流事業。措大生涯。不免將來請

教諸公以富一笑。詞曰。老漁翁。一釣竿。盤山涯。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雲寒。高
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暮拾頭月上東山。二曰。老樵夫。自砍柴。細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
是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三曰。老頭陀。古廟中。自燒
香。自打鐘。兔葵蕪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秋星閃爍頽垣繞。黑寂寂清圓打坐。夜燒茶爐
火通紅。四曰。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戴袈裟。棕屨布襪相厮稱。修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拿妖件件能。白雲紅葉歸
山徑。閒說道。懸巖結屋。卻教人何處相尋。五曰。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
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六曰。儘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
千門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山外斜陽已早歸。殘杯冷炙饒滋味。醉倒在迴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七
曰。掩柴扉。怕出頭。剪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酒樓。瘦鴉點上蕭蕭柳。撮幾
句。官辭賸話。卻還供鐵板歌喉。八曰。過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併。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
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恁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九曰。弔龍逢。哭比干。義莊周。行老朋。未央宮裏
王孫慘。南來惹草徒與謗。七尺珊瑚只自殘。孔明枉作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十曰。撥琵琶。
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弦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迹。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
業。任從他。風雲開山。尾聲云。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

鄭板橋詠餅

鄭板橋大令。通率詭誕。書畫多奇氣。世咸以才人目之。讀其集中家書數篇。語語直擊。肝肺槎牙。躍然紙上。非極人墨客比也。板橋少孤寒。賴乳母費撫養得活。值歲饑。費晨負入市。以一錢易餅置其手。始治他事。板橋既入官。有詩云。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平生所負恩。豈獨一乳母。令人不堪卒讀。

鄭板橋自嘲詩

與化鄭板橋明府變。少貧。嘗爲蒙師。既達。作詩自嘲云。教館原來是下流。榜人門戶過春秋。半飢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弟子結冤讎。而今幸作青山客。遮卻當年一半羞。

魏永叔文集

魏永叔嘉文集。首一條云。人多事後論人。局外論人。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惡。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此二者皆由不忠不孝的生出。記之可以自箴。

朱竹垞醉題酒樓

康熙庚子。竹垞偕粵東詩人屈翁山。會飲杭州酒樓。拍浮廢日。大醉。題壁云。毋輕視此樓。秀水朱十。南海屈五。止留此信宿。後有登者。作仙人黃鶴樓觀可也。庚子九月晦日。是舉出自竹垞。自是雅事。若末生晚學。妄擬前輩風流。便狂放不可嚮邇矣。李太白着宮錦袍。醉眠長安市上。純是爛漫天真。千古豈容第二人。裝點此番舉動。

竹垞詞

竹垞朱十。中年以後。出其詩古文之餘力。盡攻於詞。故指事肖物。有從容之工。無雕繪之迹。卽其義馬清狂。昵昵兒女。亦偶然遙情所託。非若淺薄低唱。滿粉塗酥。端引紅粧爲知己者也。其自題江湖載酒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題竹垞壁云。賦新詞竹山竹屋。言所宗也。己未。奉詔入都。與友相約。和宋人樂府補題。有桂枝香齊天樂等調。其咏蟹一闋云。綠蕭截水。見半淡湖波。半撐湖嘴。此際菱歌漸少。滿簾香穗。魚師菰飯新炊。後。任欹斜。撇頭船。爬沙響。連江露白。一燈紅細。便八脆雙螯都利。被筠筐掩就。仄行無計。試放閒塘。夢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遍聲。宛似玉琴絲裏。再咏蟬云。蛻餘不作游仙夢。炎天愛浮吹涼。抱柳眠。懶梳槐影。合隨分小園。避客。綠陰溼地。慣獨自悠揚。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吟又聽別枝起。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際。冒蛛網簷牙。筠竿樹底。爲恁驚飛。絃桐移素指。玩兩詞意。豈蘊懷箚絃者。迨其入芸局。典棘闈。珥筆禁近。受眷最隆。非常之遇。不且過於扶醉尋細。一朝釋褐哉。

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古文。望溪開之。海峯繼之。至惜抱而其傳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於劔門。世饒有青藍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學。師法家法。殆兼有之。惜抱之世父藍塢。編修。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海峯友善。諸子中尤愛惜抱。

每談文。必令侍側。惜抱幼時。卽喜親海峯。客退。輒宵其衣冠。談笑爲戲。故編修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海峯。惜抱先生纂修秘書時。于文襄雅重之。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劉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遂決計去。既退。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傳語曰。姚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先生婉謝之。集中所謂復張君書也。南康謝方伯啓見。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塵俗都盡。青浦王侍郎集海內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醇篤。有儒者氣象。見石甫所作家狀。按先生每以義理考訂文章。並稱設非遽於義理。安能出處光明。萬流仰鏡若斯乎。

尤西堂十空曲

尤梅庵先生駐雲飛十空曲。一國三公。車馬長安殿閣中。鼎簪分班奉。金印輪流弄。白首戀鳴鐘。青山木拱。華表銘旌斷。透黃梁夢。君看蓋世功名總是空。萬貫千鍾。饑露青峽倉朽紅。合藥燒丹汞。掘土埋銀鬢。金穴與陵銅。化成泥塚。雖有錢神難買南柯夢。君看敵國資財總是空。北苑南宮。萬戶千門擬九重。金屋阿房街。金谷天台洞。臺榭土花封。牛羊丘墟。綺閣迷樓也。等華胥夢。君看甲第田園總是空。翠翠紅紅。十二金釵列小童。綺席雲鬢。錦帳花心動。脂粉鬪體工。狐精賣雨。散雲收想斷。巫山夢。君看絕世紅顏總是空。絃索叮咚。絳蠟燒殘曲未終。鼓瑟江南弄。簫吹秦樓鳳。轉盼白楊風。挽歌相送。子弟梨園。同入鈞天夢。君看大地音聲總是空。熊掌駝峯。下箸千錢未足供。美酒金尊送。肥肉臺盤捧。殺氣滿喉。曠請公入甕。逐鹿烹羔。變作芭蕉夢。

君看飲食因緣總是空。青母黃公嫁女婚男風俗通。交頸鴛衾共繞膝。烏衣從。分手各西東。主人翁仲打散鴛鴦。被破龍羅夢。君看卷屬團圓總是空。結虎雕龍。綵筆吟成萬卷工。獻賦長楊重。問字支亭衆。何處哭秋風。淒涼文嫁。一部南華不過莊周夢。君看錦繡文章總是空。豎子英雄。觸閔登爭鵝角中。一飯丘山重。匪眦刀兵痛。嗟。世路石尤風。移山何用。飄瓦虛舟不礙松風夢。君看覆我恩讐總是空。擾擾匆匆。遶莫晨雞與暮鐘。嗟。嗚無須嗟。公案何勞頌。早覓主人公。風旛不動。放下機關圓破蒲團夢。君看萬法無常總是空。

王漁洋寄宋商邱詩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尙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帶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讀者多未測其旨。後始知爲趙秋谷發也。蓋秋谷罷館職後。益修憾漁洋。薄游吳中。屢語人曰。邇日論詩。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漁洋。故答詩云爾。阮吾山茶餘客話。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議中也。按商邱風雅。不減漁洋。吾山斯言。未免鏗薄。

張南垣父子

華亭張漣字南垣。擅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壘石爲假山。悉仿營邱北苑大癡畫法爲之。巖巖澗澗。曲洞邃峯。巧奪化工。其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盧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藥郊。袁史部之竹亭。爲最有名。漣既死。子然繼之。遊京師。如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西海淀。與貳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煙。

里。今陽春苑。卽雨園舊址。玉苑平怡園。亦然所作。吳梅村爲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創自南垣。非也。唐人詩中。咏假山者最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於府城內。武帝嫌其修飾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貧有怨心。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綱也。梅村傳中述漣語云。吾以此術游江南數十年中。名園別墅。屢易其主。名花奇石。經吾架搆。未幾而他人棄去。復爲位置者亦多矣。晉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薄醉。調南垣父子也。

長生殿傳奇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防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大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譏。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何如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倫。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勳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聞黃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骨。故有是勳。

南田老人

南田老人惲壽平。以丹青傳。食於郡縣。偶至泗州。州牧留住城隍廟。慕友紳者。或以絹素求畫。勾留月餘。每夕聞殿上折獄聲。嗣又聞議事聲。紛紜雜沓。雖聽不甚真。若有重大情事者。疑此州必將有變。思他適。而州牧因公赴

省乃與司事者謀舟資。買棹騰城下。擬次日行。忽三鼓聞殿上傳呼曰。時至否。似有人答曰。畫師憚某未出城。和尙某未進城。須稍待。出視殿上。闕寂無人。大懼。立索與乘月登舟。甫至城門。見一僧迎面來。益懼。促輿夫速行。及登舟。怒聲如巨炮。從地中起。回視城郭。已成巨浸矣。

陳學士單條

清初陳學士大瞻。草書單條一幅云。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皆不復出。凡十四字。背臨右軍。而勁裝古服。似從柳公權出。學士不以書名。而筆力卓絕如是。必傳之作也。相傳學士初入學時。年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盍歸來乎。陳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吃了再來。未遑。屈其指曰。此別又需十七年也。言畢而去。陳驚醒。病遂瘥。已未成進士。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年三十六歲。病痢不休。因憶前夢。笑謂家人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未可知。一日辰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大師已來。吾去矣。跣趺而卒。

成親王書法

成親王謙。永理。爲純皇十一子。善書法。幼時握筆。卽波磔成文。少時工趙文敏。又嘗見康熙中某內監。言其師少時。猶及見董文敏。握筆惟以前三指握管。懸腕書之。故王推廣其語。作撥燈法。談論書法具備。名重一時。士大夫得片紙隻字。重若珍寶。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諸海內。以爲榮云。

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先生性聰慧。滑稽一時。黃文襄公督兩江時。袁爲屬員。黃本惡儒者。謂先生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先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爲文可乎。先生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紙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不虛傳也。

袁子才遊揚州

袁簡齋乾隆甲戌游揚州。過宏濟寺。見題壁云。隨着鐘聲入梵宮。憑誰一喝耳雙聾。梁羅不解無言旨。辜負拈花一笑中。山水爭留文字綠。脚跟猶帶九州烟。現身莫問三生事。代到人間廿四年。末暑若生二字。袁愛其詩。錄而訪之。年餘不得。久之。乃知爲蔣士銓。蔣聞。感其相知。寄詩云。鴻爪春泥迹偶存。三生文字繫精魂。神交豈但同傾蓋。知己從來勝感恩。遂訂交焉。又嘗過良鄉。見逆旅題壁云。蒲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情未飲嘗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末書篋村二字。袁和其詩。有好蕊花錢鈔竄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後十餘年。有勞觀察者。言宰良鄉時。因館欽差潔舍。曾見此詩。愛其詞妙。戒館人勿坊。然亦不知篋村何人。又數年。於某方伯署中。晤會稽陶生元藻。乃知即篋村也。述前事感慨久之。陶復賦詩云。匹馬曾從燕趙趨。橋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曠世星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笑長吟忘歲月。翻勞相訪舊江湖。秦淮河上數槃會。應識今吾卽故吾。三間老屋夕陽村。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繡墨。

華燈紅照舊題痕。不教畫學倩奴曷。便勝紗籠帶殿尊。惆悵憐才青眼客。幾翻剪紙爲招魂。

袁子才作書爲妓女關說

蘇州太守孔南溪。風骨冷峭。權貴不敢以情干。青樓金蕊仙。以事挂法。一時交好。無能爲之道地。乃遣人至白下。求袁簡齋關說。袁寄札云。侯老矣。三生杜牧。萬念俱空。只花月因緣。猶有狂奴故態。今春到治下。欲爲尋春之舉。而吳宮花草。半屬虛名。接席銜杯。了無當意。惟女校書金某。含睇宜笑。固是矯矯於庸中者。遂同探梅鄧尉。而刻下接眉娘一紙。道爲他事牽引。就鞠黃裳。將有月缺花殘之恨。其一切頌末。自有令甲。憑公以黨文冠彈治之。非僕所敢與聞。只念此小妮子。蕉葉有心。雖知捲雨。而楊枝無力。祇好隨風。偶茵溷之誤投。遂窮民而無告。似乎君家宜墮復生。亦當在少者懷之之例。而必不以杖叩其脛也。且此輩南迎北送。何路不通。何不籲請於有力之家。而必遠求數千里外之空山一叟。可想見夫子之門牆。壁立萬仞。而非僕不足以替花請命耶。元微之詩云。寄語東風好撻擊。夜來曾有鳳凰樓。敬爲明公論之。孔得札後。覆云。鳳鳥會棲之樹。託體舉於東風。惟有當作召公之甘棠。勿剪勿伐而已。袁又嘗遊蘇州。過京口。已解纜矣。適有妓與太守開狎。守覺。遂聞而置妓。妓感之。爲謁廟祝。廟守怒其張。更遣妓將荷以杖。客有告袁者。袁素好事。且與守善。因寄詩曰。東風吹散野鴛鴦。私熟神前一瓣香。爲祝長官千萬福。緣何翻惱長官腸。樊川行矣一帆斜。那有惜留子夜家。只聞千秋賢太守。可會幾箇斫桃花。起句日守書覆袁。答祝只七字。曰。桃花依舊笑東風。

趙甌北戲控袁子才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那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姦難緩。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偷宛委。估來好水好山。鄉覺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婪婪。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搯揚。骨一樹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州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虞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鑪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袁趙蔣

簡齋大令。雲松觀察。若生太史。一時齊名。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三公。而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蔣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二公。其詩云。平生服膺止有兩。江左袁公江右蔣。廬山瀑布鍾山雲。一日胸中百來往。錢唐張仲雅太令雲。又辨香袁趙二公。顏所居曰簡松草堂。後卽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流瀆也。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評三公之詩云。袁詩如通天老狐。醉則見尾。趙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談諧。

蔣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洵稱確論。雅存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之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絕倒。洪聚生平所識詩人。作爲詩評。凡數十家。或問之曰。公詩如何。洪自批云。僕詩如急湍峻嶺。殊少回旋。

錢竹汀兄子之篆學

竹汀詹事之家學。其兄子坫實爲嫡傳。坫字獻之。邃經學小學金石之學。篆書尤空絕前後。然在家未嘗學篆也。初入都省詹事。詹事授以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痢。醫者診之。脈無病。而手足厥冷。目隱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翼早。詹事來視病。君尙未寤。見案上篆大驚。呼問病狀。君答曰。見故無病。夢至石室。見唐巾老者指授篆法。七日夜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象。老者曰可矣。見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蓋卽小溫云。時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學士方綱。聞是事。索君書歎絕。以爲神授。君篆書遂名天下。殆所謂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歟。

蔣士銓夢中說夢

鉛山蔣編修士銓。工詩詞。與袁枚趙翼齊名。高宗純皇帝嘗稱爲江西才子。以不附和坤。屢爲所抑。乃乞假歸。數授終身。晚著傳奇九種。古直悲涼。遠勝玉茗臨川。夢中說夢一篇。尤爲警切。今節錄之。

（北仙呂點絳脣）海市樓臺。楸枰疆界。都無礙。各種安排。夢覺今誰在。不見一物。不生一想。無我無人。不消不長。

從覺華宮自在天王是也。善觀二十種睡眠。掌管大千場色相。今欲將四夢中人棒喝一番。想已宣到。啓天王奉宣四人齊集殿下。引他上來。盧生淳于棼。霍小玉。俞二姑。參禮天王。伏祈慈訓。爾等跌坐兩旁。聽吾指示。告坐了。爾等以生爲夢。豈知死亦非覺。以鬼爲覺。豈知仙亦是夢。俺把個中消息。說與你們聽者。阿彌陀佛。（混江龍）把不定陰陽機。將一個虛空架子立將來。神與氣生結下幾家宗派。精和血巧裂就各樣形骸。無生有。有生無。便叫那鄒衍談天難考究。治復亂。亂復治。假饒他屈原呵壁。也費疑猜。有男女。乃有夫婦。有境界。乃有苦樂。生產下一窩兒。啞債主。有威權。暗使的親嬖。忍着滯輪班服役。供養着幾張嘴。肉衙門無盡藏。明捉住老爺爺。拚着命。逐日當差。苦煞了懦兒郎。聽憑恁掂斤播兩。愁煞了窮夫婿。忍耐他數米量柴。這一個積趲家私。醉死夢生。餓眼坐。那一個填還孽帳。穿衣喫飯。肉身挨。捧定這臭皮囊。較勝爭強。成佛生天。都要死。戴了那粉骷髏。追歡取樂。嫁雞隨犬。各當災。羞答答喪門神。一把兒冰肌玉骨。笑嘻嘻勾死鬼。兩行兒紅粉金釵。百年間名響利鎖。苦牽連一家兒。男婚女嫁。難交代。蓋棺時。博得個夫妻恩愛一聲天。散夥時。償不了兒孫衣食。三生債。墳頭上幾點泪。當不得返魂香。醉鄉中一杯茶。冲破了塵精塊。敢問功名富貴。以何爲覺。甚來由。兩朵宮花。十年間。嘗遍了那些兒酸甜苦辣。沒出息。一枝班管。半生來。弄不清這幾個者也乎哉。不過是小聰明。刻鵠雕蟲。被幾個活窮鬼。弄得你喪氣垂頭。休怨命。果然有大本領。安邦定國。這一位醜魁星。雖然是張牙舞爪。也有憐才主考試。少什麼蘇玉局。領着那名士衙文。且無三隻眼。坐衙門。縱有那包鐵面。難保他窮人告狀。不

破一分財。沒相干。壞墨卷。考得上。便算他文星透露。有憑據。定例本捐得出。也就是官鬼談諧。光閃閃。雪砌冰山。炙手後。終會逐天消。硬幫幫。紙糊紗帽。下場時。未可連頭賣。假慈悲。越勾踐。漢劉邦。用人時。粧出些豁達真誠。善逢迎。韓退之。杜子美。應制日。藏過了悲歌慷慨。武將勳勞。文官著作。可是實在的。拚性命。幹功名。活累煞。故將軍。北討南征。枉射斷兩壺弓箭。嘔心肝。做文字。可憐見。腐太史。東奔西跑。也踏破了幾對靴鞋。這都靠着運氣呢。江心裏。挂了帆。廟門前。斷了碑。沒情面的。風雷多勢利。銅鑪內。熄了香。石鼎中。滅了火。有威靈的神鬼也。癡呆。放不下。長樓梯。井底蝦蟆。難求千佛救。捉得穩。巧線索。糊中傀儡。也有八人。攬。如此敢要尙義氣。麼。說也。花開了。白玉堂。黃金窟。熱鬧裏。結拜個弟兄。風吹到。鬼門關。奈河橋。急切中。失脫了。爺奶奶。權術如何。蠢曹瞞。哄自家。造疑塚。末了兒。藏不過。腐骨幾根。默贏政。替後世。築長城。預先的。落下了。臭名千載。怕甚麼。獍猶鬼。遭過鬼。刁。趙鬼。俊。俏鬼。在陽世上。枉自會。掉舌搖頭。稱爾汝。看這班。很毒人。良善人。伶。倒人。古怪人。到陰司裏。卻仍要打恭作揖。喚臺台。守本分的。可好苦。守定幾所田園。生不多。死不少。真個是。禪中蠱。藏着一包。藏印。降便愁。陸便喜。也不過。壓下。鴛鴦。聽着他。打就行。喝就止。黑洞洞。瞎兒推磨。看見人。喜就笑。怒就哭。明顯。顯花子。排衙。可有報應。狂霹靂。捉不去。磕睡蟲。任他們。打了爺。罵了娘。須索要。吃緊的。連夜。驅車。尋閃電。善閻羅。苦用着。雜穢鬼。儘他們。欺了君。賣了國。爲甚。不早些。兒預先。把筆判。拘牌。青史如何。青史也是。夢。訂幾本。大帳簿。記載些。好本紀。窮世家。混列傳。轉流着。邪正。君臣。填注脚。打一回。長算盤。扣除了。壞心腸。劣皮毛。醜。

嘴臉。準折出聖賢忠孝。細分恩。請問天地這樣辦法。難道不嫌煩瑣麼。咳。天地也是無可奈何。所以造出這些圈套。世上的入跳去。設下這千鐘粟。九品官。牢籠定十萬八千才智愚蒙。一堆兒同擗扎。劈開了九層天。十重地。捉弄的東西。南北榮枯壽夭。都聽着大安排。五瘟神。肩挑上百般病。沿門硬派。九子母。手牽定各樣兒。隨意投胎。打一面齋鼓兒。你要怨老神明。差了果報。使一會天性子。也須知天氣運。關着與衰。小團圓。鳳皇冠。麒麟服。好封蔭。合得上厚祿高官。都只爲積祖承恩相。挈帶大劫數。離亂年。饑荒歲。劣殘生。逃不出天羅地網。那裏是排家造惡盡。應該沒對證的鬼。變人。人變畜。鬧蟲轟轉不了雜碎輪迴。喜更張的水成田。田成海。急攘攘。算不盡的糊塗世界。天王以何修爲。成此解脫。俺的參悟。好不苦也。哭一聲。豁刺刺。驚得個揭諦神。落了鋼叉。笑一聲。谷郡都。嚇得個彌勒佛。躲入布袋。嘆口氣。走進了蟻兒般的戲場中。發個很。跳出了雞蛋似的乾坤外。翻筋斗。撞破了女婿氏補的天。轉喉嚨。吸乾了精衛兒填的海。硬掙着大眼睛。生怕老天瞞。肯鑽入閻葫蘆。浪被時人給。真豪傑。腔子內。都忘了生死窮通。大英雄。夢兒中。肯露出輸贏成敗。這便是俺覺華王。領受了天封拜。俺與你和盤託出。你可也澈底丟開。

張南華吟詩

張南華詹事。近代詞仙也。天才敏捷。詩具宿慧。興到成篇。脫口而出。妥帖停勻。嘗試保和殿。未停午。衆方執筆著想。聞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與逕南司寇。同奏事乾清宮門下。逕南攜一漢製玉羊。南華曰。詠此可也。即口吟

四十字。語未畢。犀角搖鈴聲。衆驚。乃四奄舉一大冰。絕斷。冰墮地。碎且迸。南華曰。咏此可乎。卽復吟四十字。衆驚嘆叫絕。一日午門送。德。館閣諸公。各賜一韻。應聲立就。頃刻成數十首。喝韻詩古人所未有也。南郊觀壇。於齋宮。補榜處。侯鶴。因指榜字爲韻。南華街口吟數十韻。至鳳邱。凝雲吻。覺樟屬死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籬籠。天闕常依北。招搖漸指東。尤響絕。如河懸瀾翻。不能自休。羽林期門之士。環繞聳聽。詔爲異人。會忽將至。始慄惕。嘖吟。噫。伎至此乎。南華少時。作迴文賦八首。自然清麗。亦前人所無也。

高念東作詩

高念東少牢。珩。愛嚴瀨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遇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如宿構。執筆者幾臆。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馬世俊時藝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子。題後後比。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與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溢。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少。壯未間諫書。而衰齡反同。版豎云。司寇淚溼溼。墮曰。季嶠真才子也。歲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途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獨心者所能及也。

蔣山堂印側刻詩

清代名人軼事

杭州蔣山堂。乾隆中高士也。初名泰。後更名仁。(有太平之人小印)隱居長山門郭外。署所居曰吉羅庵。破屋數椽。不蔽風雨。性迂僻。寡言笑。生平書最精。由米南宮上魏二王。參以孫過庭。顏平原。楊少師。遇與到時。若以墨潛傾紙。不能辨字。人益重之。有某中丞乞書。堅不應。後某以賄敗。威服其高識。開作小詩。旁及篆刻。皆古雅。嘗見其自製小印。朱文四。曰蔣山堂印。印身高今尺一寸五分。正方七分。四側鑄細字皆滿。而波磔剝漫。頗難識別。第一日之目力始辨。所刻爲七古兩篇。後款云。右自鳴鐘苗刀二詩。歲久遺忘。庚子冬月。得之敗篋。因刻於此。山堂蔣仁記。山堂摹印。筆力直追秦漢。惜未可多見。詩亦不聞有傳本。自鳴鐘詩二十韻。有累句。且多脫字。故不錄。亟存其苗刀一篇云。吾聞羣苗喜見以銖賀。鑄爲長刀百鍊過。君之所佩毋乃是。當軒拔鞘寒生座。氣干虹霓利削。銖。柔可繞身剛不折。旁行螺結人頭名。(人頭應是頭人。誤倒苗人稱會長曰頭人)迎刃殷紅絳膏血。憶昔古州犯順年。太平宰相輕開邊。侵凌詎讖嗟無告。焚掠甯關性本然。此刀斬馬稱難敵。苗平乃被吾人得。請論改土與歸流。始惡凶頑終惻惜。五尺銛鋒久不鏽。光芒中夜猶驚夢。剗蕪豈有珠玉裝。夫君寶此知何用。君不聞昨朝庫車捷音至。西方萬里銷兵氣。不逢不若無所試。君蓋賣之買犢從農事。此詩詞意激昂。筆力遒勁。直可摩唐宋作者之壘。宰相開邊。應指鄂文端公平苗事。末云庫車捷音。則作於乾隆十九年以後。據定西域時。山堂尙在中年。故未盡忘世事也。

童二樹畫梅

畫二樹畫梅。少粉本。時於月下濡翰。縱橫敬仰。皆成妙畫。故所繪無一複者。鉛山蔣心餘太史士銓。見童畫梅。寄以詩云。我不識君見君畫。每對梅花身下拜。幼時友人劉鳳岡。夢童化為梅二樹。因以為號。生平題畫詩。往往奇驗。嘗元旦爲周進士世績題畫。有第一朝開第一花之句。是年周發解。湯容煇有僕僮乞畫。因題詩曰。具此清淨姿。何爲乎泥中。僅數日。媿。

寶東皋爲和珅書扇

秦少司寇瀛。小峴山人文集中。諸城寶公墓銘後。有少寇日記云。公自浙江學政。以左都御史召還。一日。富陽董公。手執公所書金字扇。大學士和珅。見而語董公曰。寫金字善用金。無如寶東皋者。遂取一扇。屬董公代乞公書。余適趨。董公曰。秦君固善東皋先生者。盍屬之。因以屬余。請於公。公書就。授余還之。書款稱致齋相國。自稱晚生某。蓋違舊例。致齋珅號也。一日。和珅召見。出語余曰。子見東皋。告以有御製文。命其製序。散直後。即來領。是日。公隨詣珅宅領歸。撰序呈進。公沒後。編修洪亮吉。上書言事。以前在尙書房。嘗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結和珅。書扇稱師生。自稱門生。其誣公實甚。此事關公大節。不可不辨云云。

紀文達生平不著書

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問爲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爲言。公曰。吾自校理祕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如量之甚者也。我輩

薄植。偶作一二短篇雜說。輒詢姍姍。有亟於表襮之心。讀此能不頗厚。

黃鶴樓三絕

畢秋帆尙書。開府武昌。幕下賓僚。多一時方雅之士。會重修黃鶴樓成。江都汪中爲之銘。歙縣程瑤田書石。嘉定錢坫察額。過客登樓。歎爲三絕。

顧學士黃鶯兒詞

卞雅堂光祿寺常州門下士。顧耕石學士元熙時爲館客。嫌官廚酒醞惡劣。作黃鶯兒詞譏之。曰。蹄子小多毛。秤梗饒着膩。燒海參。鬪強蹄筋跳。魚蝦毒。天鷄鴉。壽高冬春米飯黃而糙。最難熬。新竊水酒。故意滿樽澆。光祿見之大笑。海參以下二十二字。自後傳餐時。光祿親自臨視。見有不堪適口者。必訶責庖丁。令易精品焉。

翁學士異稟

相傳翁覃鬯學士。垂老康強。目力尤勝。六七十時。猶能於燈下作細書。鬮鬮頭字。不假鑿鑿。每歲元旦。必用西瓜子仁。書四楷字。五十後。曰萬壽無疆。六十後。曰天子萬年。七十後。猶能寫天下太平云。可謂異稟。按翁氏家事略記。載英和按云。先生每於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必在玉壺七字。則尤爲神技矣。

吳南村御舟卽事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少師趙董。館於巡撫幕。公天顏署中。南村故吳人。因冒陝西籍。中式北闈。行查斥革。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聖祖南巡。延楨獻詩。四月朔日。上自浙江回鑾。伏謁平望河干。上召見。命作御舟卽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授筆立就。金波溶漾照旌纛。共慶回轡自越邦。正在搆思間。自鳴鐘響。宋中丞舉奏曰。將到吳江矣。吳遂得續句云。御幄裁詩行滿報。計程應已到吳江。上得詩甚喜。稱賞。次日引見。命廷楨寫舉策大字。訖。問廷楨曰。蘇州民既庶矣。看來是庶而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覺得如此。天顏甚豫。遂命禮部注冊。復還舉人。其明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宮諭。

金冬心題畫詩

題畫之詩。全要逸趣橫生。清朝以金冬心先生爲最。其題畫馬詩云。芳信傳來第幾番。雙蹄踏徧杏花繁。怪他驟駭春風裏。騎過吾家雨狀元。蓋一謂金公德瑛。一謂金公姓也。因馬而思及狀元奇矣。因狀元而附入作者。更奇。又有題老馬詩云。玉鬮金鸞錦作鞍。嘶風嘯月渡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只作牛羊一例看。言之嗚咽。又有李維者。善畫。與冬心先生齊名。畫水仙一楨。題詩云。絕世風姿陳妙常。絕無脂粉杜蘭香。最天然處難描畫。愁煞蘇州陸子綱。別有風趣。可想其人韻致。

冬心徵士之風趣

冬心徵士。以書畫遊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僕從。亦各擅一藝。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鄧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閩郎。操縱能理琴曲。涇陽秦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自徵士癖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十數。

閩陳陳彭亦學畫竹。竟可亂真。庸保都養。乃有如許雅材。徵士之識趣可想。

吳山尊之敏捷

山尊學士。天資敏捷。詩文有如宿構。視古人之對客揮毫。喝韻成句。當不多讓。而所作或瑰麗鏗鏘。或奇崛排募。無不各得其宜。洵異才也。惟以出之過易。不自愛惜。收拾後人。又不能承家學。身後竟無專集行世。殊可慨然。昔聞全州伍松文司馬家榕。談嘉慶甲子。學士主試粵西。所得皆一時知名士。撒棘校門。生來講者。立書聯句。贈之。各肖其人。語無泛設。解元爲臨桂唐維劍。其祖某。以乾隆甲子舉於鄉。兄維鶴。則甲寅解元也。學士贈聯云。祖德慶餘先後甲。元燈分照弟兄明。人服其製詞之妙。可作科名佳話。撫軍百公麟。宴兩主試於七星巖。酒次索聯中。禮帖。卽書云。地有七星拱北斗。人如二客侍東坡。其措語雅切類如此。此於學士爲末技不足道。然亦逸事之可傳者。伍君卽是科門生。所得聯語亦工。今不甚記憶矣。

鄧石如之篆隸

百年來談篆隸漢分之學者。多首舉完白山人鄧石如。(按以字行)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游壽州。晤臺人梁獻。始究古法。至江甯。爲梅文穆公季子客。獲觀梅氏所索藏祕府異珍。暨秦漢以來金石善本。篤志臨摹。日嘗味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如是者八年。學益大進。願知者猶罕也。一日訪黃山。至歙。滯家於賈肆。張皋文編修。方客授。修撰金榜家。編修遂家學。見山人書。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迹。修撰驚問。語

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荒寺。修撰卽備禮延之。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楹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石楹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臥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既交兩太史。遂輾轉與曹文敏、劉文清、上海陸副憲、錢洋畢尙書相周旋。舉手而絕。燕傳矣。物登明堂。喬喬皇皇。士負不世才。豈不賴二三名公。出氣力以提挈之哉。山人雖以一技名。其立品甚高。溯乾隆庚戌。曹文敏以祝釐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韞芒鞋策蹕。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與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望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語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四體書皆國朝第一。諸公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其志。乃率諸公送之轅門外。上驢去。後入畢尙書兩湖幕。吳中名士多在節畧。委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尙書留之不可。乃爲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座慚沮。當山人初入都。都中作籤分者。咸以覃繇學士爲宗師。山人獨不肯一謁。遂蒙詆譏。歸南中。則陽湖錢魯斯。嘉定錢獻之。同負世譽。未免以私意相凌。山人不與校。然則書學雖小道。非有志節度量者。亦未能坐致千秋也。

金壽門口占七絕

錢塘金壽門先生農。客揚州。諸離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於平山堂。先生首坐。席間以古人詩句。

飛紅爲贈政。次第至某商。苦思未得。衆客將譏罰。商曰。已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笑其杜撰。先生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綦切。衆請其全篇。先生誦之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衆以先生博洽。始各歎服。其實乃先生口占此詩。爲某商解圍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餽之。

陸白齋傳略

陸紹曾。字貫夫。吳縣人。嘗得神仙白玉壺像。拜而懸之齋中。因以白齋自號。吳中無賢愚。皆稱白齋先生。哲而髯。博物好談論。廣蓄古書名跡。有好之者。輒舉以相贈。越數年。故物復見他處。又購之。句者踵至。復舉以相贈。終無所吝惜。自鍾鼎古文。下及八分行楷。靡不研究。尤工八分。居恆灑跡市廛。不欲自暴其長。默默若無能者。及叩以古文奇字。古隸偏旁之正僞。沿流溯源。應之不窮。莫能測其蘊也。家計中落。往往搆所作書。入市得資。可供數日。饑則槌戶不復出。資罄復入市。市人欲貶其傲。妄譽其書爲劣。怡然受之。無忤容。或具厚幣乞書。則傲岸略不爲意。知交憫其老病。勸以操行。勿太峻。周游通顯。不難致中人賞。白齋掀髯笑曰。夫鼯鼠飲河。止於滿腹。吾且夕吮筆伸紙。以謀吾饕餮。是亦足矣。受千金之賜。無以報。豈吾之志哉。居則刻意臨書。雖妻孥詬詈。晏如也。尤喜蠅頭細書。有人勸之盤盃几研。以進御。純皇激賞之。一時聲價大重。學八分者多師之。八分之爲蠅頭。蓋自白齋始。嘗自評曰。吾書去古遠甚。惟規矩不欲稍溢。今得精紙良筆而爲之。其爲工詎可量耶。凡遇古碑。雖巉巖絕壑間。必

攬乾餼。架木懸繩。手自搯摩。辨其漫漶。集漢魏六朝隸書碑文。依其行款。寫爲縮本若干卷。校勘極慎。可補洪武諸家書。及顧氏辨之漏。晚年尤好飛白。有飛白錄二卷。白齋家既貧。子又不肖。年八十餘。願領以終。所集隸書數十冊。在日爲畢秋帆尙書購去。未及刊刻。而畢氏籍沒。書不知流落何處矣。

舒鐵雲和尙太守謠

嘉慶年間。有和尙太守一案。最爲奇異。和尙姓王。名樹勛。山西人。揚山鹽賈王引長世僕。汪重光乳母之子。始在木爾院爲道士。後至京師廣惠寺爲僧。號明心和尙。有口辯。多技能。兼挾異術。一時名動公卿。下而士庶商賈。上而達官勳衛。皆有皈依者。蓄積饒多。忽言塵劫。且至。當留髮蓄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其中丞作幕友。久之。復入都。會開事例。乃捐通判。分發湖北。諸弟子左右之。補善缺。擢同知。晉知府。調補襄陽府知府。其幼主王六。聞信往投。命爲姪。乃留署中。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承藻發其奸。下刑部。訊得實。諸弟子復左右之。得從輕比。奏上。仁宗震怒。命發黑龍江編管。先于刑部前枷號兩月。再行發遣。然其弟子總以爲神奇。不可解也。舒鐵雲孝廉。有和尙太守謠一篇。警鍊奇詭。李長吉不可多也。或他日和尙。竟藉此獲傳。則和尙之幸也。詩云。棄民爲僧如禿鷲。棄僧爲官如沐猴。宣成黃鶴樓中住。寧敗黑龍江上去。南來初寂莫。騎上揚州鶴。北去尤蕭條。凍箠紇干雀。無端忽竊竺法深。有時化爲支道林。碧紗籠鏡鏡悄悄。青蓮鉢底花沈沈。石塔寺無一縫。金輪會有萬衆。吳國銅瓶五色堅。趙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意影。放下著帚柄。或現宰官身。或佩國公印。兩眼看天雋不疑。五體投地霍去病。豈知

襄陽節度。乃有敍勳僧正。聚處禪師之鬪場。住處終南之撻徑。君不見南州傳法唐慧能。又不見西蜀入贊漢長卿。料得清貧饑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恆星不見官星見。不看僧面看佛面。恩恩一曲雉朝飛。嗚嗚三更烏夜啼。州亦不可添。詩亦不可改。白銅鑿上春如夢。黃金臺畔人如海。珊瑚者骨。種種者髮。不須笑整冠。且與鷗鷺着機。卿在雁門關來。師言石頭路滑。鈴管云何勦禿當。禪味如是乾屎橛。贈君以繞朝之馬。過李斯之狗枷。峨峨御史府。堂堂司寇衙。五百劫。恆河沙。二千石。優曇花。紆青拖紫波斯匿。假紅倚翠摩登伽。于是乎始墨。於是乎始藍。汝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雖大。難容其身。地獄之設。正爲此人。今我故我。無臣有臣。束之高閣。問之水濱。初不若劉孝標。與校祕閣上。又不若揚法持。戰勝邊庭壯。爰有薛懷義。行軍總管彼一將。復逮李罕之。中書門下此一相。章渠既工古樂府。賈島亦登進士榜。國子祭酒理又玄。關門祇候言非誑。馮延魯去空遁逃。孫景元來曾供養。而況徐義之。愛湯惠休。阮佃夫。薦茹法亮。青史十七部。白髮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進治狀。君不見襄陽太守王和尙。

瓶水齋詩

大輿寄鐵雲孝廉。名位字立人。寄居於吳。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折桂花。從峨帽山來。故小字犀禪。十歲下筆成章。父翼官廣西河池州知州。南邦入貢。隨父出鎮南關。逆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屢遊戎幕。以母老不屑就升斗。九上春官。不得志。遂絕意進取。奉母以居。母歿。以哀毀卒。與昭文孫子瀟太史。秀水王仲巽孝廉相

友善。法時帆祭酒式。善。骨作三君詠以贈之。著瓶水齋詩集。趙雲松先生跋其詩云。閑徑如鑿山。破下語如鐵釘成。無一語不妥。無一意不奇。無一字無來歷。能於長吉玉溪之外。自成一家。龍雨樵先生跋其詩云。他人之詩有六家。鐵雲則兼有三長。他人之詩有四聲。鐵雲則兼有五音。他人之詩有唐宋元明。鐵雲則兼有離騷八代。其爲前輩心折如此。諸體中七古爲最。如破被箝。張公石。任城太白酒樓等作。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茲錄其七言近體。如落花云。珠玉九天殘。咳吐江湖滿。地舊文章。碧憎雀雀雙。應眼紅踏荒。荒四馬蹏。曲阜拜聖人。林下云。現火紅燒秦月令。史才青削魯春秋。出家仙佛開生面。入轂英雄到白頭。夷門懷古云。六國輸贏歸婦女。一關開閉老英雄。金谷園云。名士十年無賴賊。美人雙淚有情儂。汴梁宋故宮云。湖上春寒天水碧。帳中酒熟帝衣青。臥龍岡云。雨裏滌尊前後壑。一公安樂老稱籬。劍閣云。一枝草送姜維去。半夜豎拖鄧艾來。晏亭山云。一樹鳳皇收玉氣。半堂蟋蟀死秋聲。書仲暹經解各說後云。壁中絲竹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書壯悔堂文集云。南部煙花歌伎扇。東林姓氏黨人碑。倉聖祠云。從此死央多識字。只留獬豸與駢邪。贈吳穀人祭酒揚州云。殘夢已隨樓薄倖。老成猶見殿靈光。屠琴鵬大令貽是程堂詩集云。一官百里江淮海。三絕千秋書畫詩。題蔣秋浦侍御詩云。三百里中黃歇補。一千年後白香山。七夕云。豈有牽牛笑妃子。漫云願兔悔嫦娥。諸聯莫莫獨造。真無一語拾人牙後慧者。

陳司業別號舍文

清代名人軼事

常蕪陳司業祖。屢困場屋。嘗作別號舍文。頗極詭譎。是年竟中式。辭云。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糲。聞呼唱諾。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惟何。爽塏正直。坐肢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官善地。欣動顏色。其戚惟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窩。過猶睡之。寢處則那。嘔泄昏憒。是爲大癡。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曰小號。廣不容席。檐齊於眉。躡迫於跖。庶爲僬僥。不局不脊。一曰席號。上雨旁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魍魎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爲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余肘。

梁山舟調陶篋村詩

會稽陶篋村先生元藻。買塋於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爲饌老計。梁山舟學士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着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說蓉江泛艣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枝椰粟無人管。付與樵青好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恰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篋村二首云。湖光如鏡復如奩。中有飛來比翼鷄。檐簾畫船樓外泊。紅闌添上一重簾。一幅新翻秘戲圖。海棠側畔老梅株。問年三五盈盈月。不見猶憐况老奴。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後四十餘年。梁竹晉與先生令孫春田學博軒遊。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餘。長齋繡佛。足不出戶。每食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禮。

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日者。彙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壽世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絕意進取。二子廷琛廷珣。先後登甲科。出宰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補弟子員入場。先生見獵心喜。意欲重澀鉛槧。諸姪輩止之不可。戚友咸止之。亦不可。於是春田來奔告於山舟學士。學士往謂之曰。篋村爾求死耶。何其老而無恥也。先生曰。吾文與願勃勃。故偶作是想耳。學士曰。是不難。俟首場畢後。君爲擬程。吾來同作。屆期。學士偕先生。至青雲街陶氏書坊接考。知首題爲夫子之牆一節。兩公共硯凝思論題。舉筆成文。皆清微澹遠之音。比榜發。則是科中式之文。皆摭撫爾雅。及廣雅考工三禮而成者。學士謂先生曰。此中須丹雘垣墉。吾與子黃土頽牆。復從何處討生活耶。相與乾笑而已。

梁山舟軼事

梁侍講幼時。其父文莊相國。猶未達也。居鳳皇山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侍講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山舟侍講。書名歷一代。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馬鳴和。後虛白齋紙盛行。馮潛夏陳因以致富。

荆軻詩

金匱徐鑄慶大令詩才卓學。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概。有玉山閣稿。洪穉存太史評其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

記其易水懷古一篇。秦皇按劍吞諸侯。燕丹太子思報仇。荆卿慷慨以身殉。臨行更請將軍頭。將軍斷頭頭不落。背有人頭血漉漉。倒懸雙眼看荆軻。不到咸陽不瞑目。咸陽宮闕警崔嵬。列戟如山九殿開。一道白虹穿白日。荆軻含笑捧頭來。將軍頭對秦王面。督亢圖窮匕首見。此時秦皇手無劍。十萬貔貅不上殿。殿下負劍類詔王。却擊荆軻八創。匕首不利藥囊利。人術雖疏亦天意。嗚呼天意帝秦不可回。君不見漸離之筑張良椎。奇氣擊勃頓之可下酒一斗。

山魃僮僮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魃。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僮僮。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僮短小如僮僮。一奴長細如山魃。奴能抄書僮識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賦詩。僮僮磨墨亦若有所思。詩成棄其草。山魃繕寫偷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僮僮侍立如無人。先生出遊行頗速。山魃一過市人縮。先生醉後山魃扶僮僮。趨趨猶提壺。先生貧極僮僮瘦。山魃搖搖如學究。僮僮喜山魃。笑囁幻作雙獼猴。山魃立僮僮坐。俯仰雲泥人兩箇。山魃一噉僮僮。怒如天半聞雷聲。僮僮一怒山魃伏。左右如葵衛其足。吁嗟乎。先生無聊只好奇。僮僮山魃亦頗落落無威儀。無威儀。先生怒山文僮。僮趣魃。詩譴而傳。

願爲人婦

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爲船山執

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鍾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缶此時無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牖何事苦覓覓。亦詞壇一則雅體也。

戴文節畫識

錢唐戴文節公熙。夙工書畫。道光辛卯。爲鄉人沈文忠公兆霖畫雙桂。題南宋詞曰。占斷花中聲譽。香和韻。兩奇絕。蓋文忠方應舉。寫此作利市也。是歲榜發。文忠名在第二。同人以爲畫識。文節賀詩。遂有桂林聲譽原無比。梅寫瑤宮第二枝之句。後十年。文忠已登秉使節。文節爲人畫月桂圖。述及前事。自謂畫不足藉人以傳。比同治初。元文忠奉命勦撫叛回。值秦中山水暴漲。沒於王事。而前三年庚申。文節早殉難杭州。蓋臣碩輔。先復騎箕。舉望馨香。兩相輝映。則真所謂畫識矣。

戴文節畫

戴文節公熙。以書畫供奉南齋。道光戊戌。被命視廣東學。陛辭日。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渡滬。匡廬羅浮之勢。嶠巖濱迤。雄麗與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

畫盆可成全老畫師也。公謝而出。途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咸爲寫照。抵粵一載。裝巨帙。呈御覽。上奇賞之。今畫家評公作。謂粵游後。筆墨超特。若有神助云。

恨不見彭公敘

康熙朝彭中丞鵬。號天下清官第一。饒唐馮山公景。至撰恨不見彭公敘。略曰。戊寅十月。予客天水。方伯幕。古憲彭公來。客皆往觀。予方浴。觀無及。餘望累日。自景願見公垂二十年。甲寅閩變。賊欲污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吾以公爲罵賊。斷舌顏泉卿。後宰三河。仁而廉。日餐齏粥。有時絕糧。吾以公爲塵甑。范萊蕪。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餽。羊公鞭之。吾以公爲強項。令董宣入爲給事中。劾考官不公。至請斧劈巨頭。縣太學以謝士。吾以公爲折檻。朱雲埋輪。張綱及出。監河工。秋濤蓄隄。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吾以公爲河溢。瓠子。請以身填。金隄。如王尊。按察貴州。主僕行李裁二肩。吾以公爲一琴。一鶴。趙閱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必爭先觀快。况忠清正直。全備乎一身者哉。思之二十年。一朝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無窮期已云云。予讀是文。覺彭公之直節清聲。固令人有生不同時之慨。而山公之風趣。亦藉可想見矣。

潘文恭公銘硯

潘文恭公初入翰林。以欲硯求銘於紀文達公。公爲之銘。稜稜有骨。作作芒。取墨則利。穎亦傷。緊包孝肅。豈不剛。我思韓范富歐陽。按文恭少年。渾涵端重。文達正當以風骨勸之。何反慮其過剛。殊不可解。

曾文正銘詞結句

曾文正公嘗謂吳樹敏郭嵩燾曰。我身後碑銘必屬兩君。其任摶飾銘詞結句。吾自有之。曰不信書。信氣運。公之言。告萬世。又謂王闓運曰。中興功業。吾已幸之。文學之事。未有所屬。敬以託君。臨終。又誠其子曰。吾學未成。詩文但存示子孫。慎勿刊刻傳送。豪傑多諱言。勳臣每恥無文。而公言如此。可想見其胸中浩落矣。

彭侍郎詩

彭侍郎玉麟。豐功偉業。照耀寰區。而其吐屬之名。雋有非他人所及者。宿莫愁湖上詩曰。石澗泉聲瀑布流。萬竿脩竹擁僧樓。我來睡入雲窩裏。曉起推愁白滿頭。又題也園來雨樓聯云。把酒漫談三代事。推應好納六朝山。隔岸松暉春樹綠。卷籬魚嘜落花紅。抑何風流旖旎乃爾也。

江忠愍施舍題壁

定海藍少府居中。有旅舍題壁詩錄數冊。皆記歷年南北往來所見也。中有七律一章云。勞生無計了情緣。踏遍紅泥意黯然。萬里關河魚腹紙。五更風雪馬頭鞭。浪遊燕市悲前事。小別章臺感隔年。寂寂曉風殘月裏。選詞誰唱柳屯田。後疊蒼江懶樵草。丁未二月十八日識。藍君原注。懶樵新甯人名。忠源。姓江。又注。書法極爲蒼秀。按江公以拔貢舉孝廉。起家教職。作宰浙西。調起軍營。帶勇勦寇。南昌被圍時。已官廉訪。助守尤力。旋擢安徽巡撫。殉難廬州。賜諡忠愍。跡公生平。英風偉節。遠耀張許。雖虫小技。固不足言。乃詩筆之工。又如此。賢者洵不可測也。藍

君所錄緣字韻七律凡數章。首唱者書貫城縣谷。噓集劉姓旅店。次河津吏韻。忠愍殆因計僭過此和題。歎又公在江西守城時有感事一首云。東望三城久未改。又聞鼙鼓入中州。孤城保障吾何敢。大局艱難劇可憂。前席每思廉李將。中興誰是岳韓儔。時危多病甯天意。差幸甘霖兆有秋。原注。時方望雨。此詩忠愛之忱。溢於言表。氣格自勝。題壁作。張睢陽圍城聞笛之詠。盧建斗軍中七夕之篇。遙遙千古。藉以鼎峙。名臣遺著。不可多得。謹錄以資詠嘆焉。

王闓運思歸引

湘潭王闓運。少負異才。爲文章甚似司馬。能以己意貫串。開合變化。不蹈痕蹊。自然成法。侯魏弗如也。往來公卿間。多欲羅之者。闓運超逸。不樂仕進。嘗游燕趙。將赴春闈。至清苑矣。意忽不樂。遂改轍歸。作思歸引。其序曰。同治三年冬。余從淮沂。將游於燕趙。過桃園之鎮。重訪石崇舊河。朔風飛雪。優焉而歎。停車徘徊。感念伊人。詠其思歸之篇。悲所志之不遂。重尋自歎。喟然而悟。夫以五十之年。居九列之尊。據河陽之園。有綠珠之麗。加以遺俗之志。身在亂朝。有一於此。猶不可免。況其騁侈陵轢。多藏以厚亡乎。余少小鈍弱。旣冠始學。初覽經史。未及該貫。而長沙有山寇之圍。自此兵連。奄踰一紀。馳逐軍間。稍習時事。當世名公。卿以文詞相許。姓名達於六州。頗妄自矜伐。喜談遠略。視今封疆大臣。竊謂過之。值聖朝闢門求賢。開薦舉之路。白衣而登大僚。蓋數十人。余周旋其間。年望相等。雖不必至督撫。其次亦差得之矣。游半天下。未嘗困厄。然皆無一歲之留。望望而輒去。慮一牽絀。爲智

著笑也。夫賢才有益於天下。天下誠有賴於賢者。非惟大名之不終。亦思慮之傷神也。是以孔子晚年。不夢周公。莊生論人。謂之不祥。且以七尺之身。乘百年之運。自奮於天地之內。董京所以舉盛而去之者也。猥以孤筮之軀。無侍奉之祜。昊天降格。慈德無報。然今年始過壯。未敢降志。稍聞古訓。得其微義。凡有文章。一見通解。室有賢婦。高萊妻之節。女喜篆文。能寫六經。大兒九齡。以爾雅解詁。往往合誼。小者六歲。識字形偏旁。有妾頗彈琵琶。能和箏笛。得屋三椽。弦誦其中。誠足以無悶矣。夫巢由不買山而隱。伯夷不樹粟而食。吾生也有涯。而所得者難期。余嘗游朱門。窺要津。親見禍福之來。貴賤之情多矣。亦何取車登其階。然後悔悟乎。昔人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尙子又云。貴不如賤。富不如貧。若以物論之。齊化成虧之心。猶爲蔽也。凡名皆假設。實亦終化。倘非善安其生。則出處之道殊矣。歸歟歸歟。將居於山水之間。理未達之業。出則以林樹風月爲事。入則有文史之娛。夫讀婦織。以率諸子。何必金谷爲別業。乃後肥遯哉。既息驂於清苑。閒居無營。因作詩一篇。以明所懷。悼石生之空言。故仍題曰思歸引云爾。其詩曰。思歸引。悲朔方。長風飄霜雁南翔。眷倫匹。懷江湖。假余翼。誰謂河無梁。天地橫。萬鱗躍。羣魚煦沫。勢相望。人生年樂無方。何爲多患自憂我。盛名來。先受慶。歡娛未畢生旁皇。游天籟。歸故鄉。思古賢人心泰康。洞房雲閣臨朝陽。左圖書。右姬姜。鳴琴音。金石鐫。挹芬華。味元莊。

王闓運輓張文襄聯

南皮晚年極渡齋。論者謂其有意避事。或亦有之。蓋其閱歷既深。覺無一人可靠。無一事可辦。遂憤憤流於消極。

亦理勢然也。沒後。南北士林多悼惜。軼草極多。惟湘潭王湘綺先生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清眼蒼生。凄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凄然。有餘慟焉。

憐才類

韓慕廬先生

韓文懿公。字元少。家故貧。能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其爲文也。原本六經。出以典雅。不蹈天崇決裂之習。補博士弟子員。以欠糧三升。爲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拔取後。又以攻訐除名。應吳邑童子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或云其在宗廟朝廷一句。邑宰見其文。以爲不通。貼文於照牆。不取。時海寇作亂。蘇郡中有駐防兵來守。韓公家居。其屋蓋被圍封。爲屯兵之所。其裝摺尙欲著房主辦理。公既無居。益落魄不偶。迨崑山徐大司寇。乾學來蘇。方夜寢。有門生候於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爲笑柄。徐聞之。急問公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卽命延見。收爲門生。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闈鄉榜。康熙癸丑會狀。連捷官至大宗伯。噫。韓非徐不足以爲師。徐非韓不可以爲弟。誠千古知己也。

韓慕廬推重朱竹垞

韓慕廬宗伯。以諸生被斥。壬子應京兆試。以第一人中式癸丑會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人云。吾貴爲尙書。前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逆既授。舒文襄公赫德。時任定邊將軍。請將其家屬分置蘇尼特等近地。以爲羈質。純皇帝大怒。謂其分散骨肉。有傷遠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斬之。朱文端公聞命。排扉而入。請召對。方言人材難得。舒某雖一時過慮。然平日辦事勤慎。請授議能之典。上曰。命已下。雖日。恐難追轉。公奏曰。卽命臣子成麟追之上。可其請。公出。謂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卽於馬前剝袍前襟。馳騎而往。甫至潼關。卒追前命而歸。時傳文忠公告人曰。朱公誠仁者之勇。是日雖極百輩。終無濟於事也。

紀文達虛心

乾隆丙子。紀文達公以扈從道出古北口。偶見旋壁一詩。剝落過半。中有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蹏前二句。公奇賞之。壬午。順天鄉試。公充考官。得朱子穎孝純投詩作贊。則是聯在焉。因歎鍼芥之契。果有夙因。後公出督闈學。嚴江舟中賦詩云。山色空濛淡似烟。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蓬望。處處隨人欲上船。嘗語子穎。謂此首實從萬山句脫胎。人言青出於藍。今日乃藍出於青。此固騷壇佳話。亦可見前輩之虛心盛德。不沒人長也。

裘文達待士

裘文達公獎勵後進。凡人一善一長。揜揚不置。雖素不識面。隔數十年猶稱道不忘。惟聞人背後謗議。必面折之。

曰。爾勝他的好處何在。

其二

裘文達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公賜宅在內城石虎胡同。搆一軒。名好春。退直所憩。賓客門下士往來者。於闈人悉不關白。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在軒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歲小除。諸人咸詣軒。與公饒歲。忽司閤者至。公側耳語。公大笑曰。戶部堂官歲盡分飯食銀兩。亦不可告人耶。即命挈一囊至。瀉出之。皆庫貯大錠兩五十。公數坐中客若干。令各懷其一。曰。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潤耳。數不足。復命入取之。循給乃止。公食指既廣。又賓客常滿座。值窘乏。亦時時斷炊。一日過午。尙未具食。坐客有愠者。公覘知之。即出語曰。諸君他日。皆飲天廚。頒尙食之人。豈於於於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尙未食。不獨客也。客意乃解。乾隆帝嘗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則必言各衙門人才。曰。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勸也。時公房師大學士蔣文恪公溥。亦極愛士。肯爲寒素地。有揭薦牘來者。悉館門下。未嘗拒一人。其掌書記者。即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師留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闊達。賓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一僕徑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屬僕曰。第送詣某書記廳。云。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留客耳。僕致公命出。書記某即挈孝廉。歷歷事側兩廊。見屋比櫛。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啓。遂徑入。見榻上亦有臥具。連命僕撤出。貯廳事中。語孝廉曰。君行李至。即安置此。但出。必須鍵戶。慎勿啓也。又一要語相屬。君雖館此。實無一

事不妨日出游行。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卽速詣廳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卽鍵戶出游。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五日中午。及歲盡前數日。卽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壺至。暫入客館。見一臥榻。卽置朱提一封。標其函曰：歲餉。爲數五十。若旁有臥榻。則貯一小封。爲數四。以備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選湖北一縣令。始去。在邸日。未嘗一爲事。亦未嘗一面文格。蓋疏節闊目如此。然無碍其爲太平宰相也。

姚文僖軼事

姚文僖公。官內閣中書時。常至開取歷科狀元殿試卷觀之。日必書卷一本。嘉慶己未科。大魁天下。論者謂殿試卷字。爲本朝狀元之冠。公秉性剛直。嘗以事件某協揆意。殿試時。某適閱卷。匿其卷他處。仁和孫補山相國。士毅覓得之。必欲置之前列。謂此卷寫作俱佳。擯之何以服人。某不得已。改置第九本。進呈御覽。特拔第一。此固由於天定。而相國憐才之意。亦可感也。公時藝絕高。初爲廣東主試。嘉慶庚申。所取文皆古淡。通榜無人登第。繼爲福建主試。辛酉。乃降格取之。遂有登第者。後爲山東主試。丁卯。皆取才氣發皇之作。登第者獨多。自謂取士後。盛於前。取文則前勝於後。常以爲憾。

陳甸山典試

陳甸山太僕。文章德業。爲世儒宗。典試分校所得士。皆天下英俊。其典湖北試也。書榜畢。監臨范中丞燦。謂公曰。

楚有諺云。若要好看黃孝。今黃岡孝感。中式人多。衆所膺服。後所取士張夢揚等五十三人。登甲榜者十之六七。是科落卷。公一一別其純疵。明白批示。發卷後。下第士子。多來求見。公指以要領。各得其意以去。有劉龍光者。聞公講論。感激欣喜。至於泣下。次科聯捷成進士。歷官御史。終其身執弟子禮。公嘗賦書榜詩曰。千枝烟繖欲燒空。淡墨先題後押紅。要好由來看黃孝。拔尤適得五人同。(前五名皆黃岡孝感縣人)

阿文成用人

阿文成公。屢膺擢伐。平定絕域。其拔擢人才。或於散僚卒伍。以一二語賞識。卽登薦牘。故人皆樂爲之用。與將軍奎。以將校從事。公奇其貌。曰。此將材也。因與之副將。命其攻剋某嶺。卽日克捷。其後卒爲名將。如王述。寇司寇。羽韓桂。船司寇。對。百菊。溪制府。齡。朱白泉。觀察。庶額。皆以微員賞識。其後皆爲卿相。聞其於軍務倥傯。惟於幕中獨坐。飲酒吸煙。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持酒旋舞。則次日必有奇策。其驅使將士。如發蒙振落。其成功者。或獎以數語。或賞以糈果。而其人感激終身。甘與效死。其薨數日前。自知死期。於其誕辰。置酒作樂。終日。訓其子孫。勵以綱常名節。曰。余從此長訣。不復訓教爾等矣。病篤時。將其兵書詩文稿。盡命焚之。曰。無以此誤後人也。卒後。往弔者見其廳第湫隘。居然儒素。較之當時權貴。萬厦巍然者。薰猶自別。比之李文靖。廳前僅容旋馬者。未爲過也。

吳六奇

吳六奇浙人。少負大志。家奇貧。落拓乞食。冬日袒身行市中。英爽如故。查孝廉伊璜奇其人。嘗加周恤。公深感之。後仕粵。西桂王時。嘗有功。至總兵官。投誠清朝。隨平南王可喜。屢擒海寇有功。落至提督。孝廉嘗以與僞僞史故。株連獄中。幾不能免死。公特疏爲之解救。卒白其冤。因聘查至粵。厚爲贈贖以歸。其署中有峻石高數丈。查愛之。摩挲撫惜。因醉題縑石。次日遂失石。及抵家。石挺立其庭中。蓋吳潛使人運至矣。今越中傳爲佳話云。

張文端代作詩

王文簡公士禛。詩名重於當時。浮沈粉署。無所施展。張文端公英。時值甫書房。代爲延譽。仁皇帝亦素聞其名。因召漁洋入大內。出題面試之。漁洋詩思本遲滯。加以部曹小臣。乍覩天顏。戰慄操觚。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詩草。撮爲墨丸。私置案側。漁洋得以完卷。上笑閱之。曰。人言王某詩爲手神妙。何以整潔。殊似御筆。文端公謝曰。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上因命文簡改官詞林。因之得置高位。漁洋感激文端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幾作與白人矣。

姚亮甫識趙學彭

東河縣丞趙君學彭。武進恭毅公五世孫也。爾陽之役。姚亮甫中丞夜出視工員勤惰。見君頓且寒。慰之曰。才不可恃。此爲腥羶地。有才者尤當慎。君對曰。學彭先恭毅裔。職雖卑。家法不敢踰。中丞解衣衣之曰。李制軍世傑。卽由丞倅起家。君勉之矣。上官如姚公。下吏如君。皆足爲今之從政者法。

平湖張金鏞

平湖張金鏞。嘗學湖南。獎誘後輩特勤。才思稍異。卽召至後堂。賜酒食筆墨。勸之勤學。放黜者有佳句。輒標舉之。科試錄遺才。得王闓運卷。驚曰。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急延見稱勉之。且曰。湖嶽英靈。發久必發。其在子乎。一時才俊。爭憤於學。至今儒生談海門先生故事。輒歎感歎。海門金鏞字也。金鏞好吟詩。日袖詩草詣書案。句客座輿中不輟。有貴官迎飲。禮貌殺饌有加。金鏞終飲不言。貴官怪之。使客問。金鏞曰。是日適改一詩。未就無他也。其詩根柢既厚。又苦思研鍊而出。佳者殆不減昌谷武功。今錄其贈劍行曰。君不貽我金錯刀。我不報君青瑤瑤。吳鉤三尺脫囊贈。引杯欲醉風蕭蕭。雌霓潛光月昏黑。一星熒然眩寒碧。天下今無萬人敵。拂拭霜痕三嘆息。金精鬚鬢拉雜聲。銀河燭短孤花青。朱絲麗鬢隨縹緲。哀歌那顧四座驚。六州之鏡鑄神器。上有模糊百夫淚。讀史空懷許國心。論交忍負平生誼。劍乎劍乎。世間奇士多風塵。學書不就徒逡巡。袁公下視黎焉笑。何不佩汝持照身。山鬼傍徨不敢語。玉龍怒吼銅杯雨。莫將溪水淬芙蓉。夜涼恐向秋空舞。又春曉曲曰。金貌微燭麕鉤動。釵玉低橫鬢雲聳。一匳水冷鏡中變。繡帳香濃綠鬢重。十二層城仙夢回。碧天如水春鴈來。闌干瑤露滴成雨。樓前桃花開未開。又春夜曲曰。玉繩遲遲運運滯。長畫簾風細吹衣香。碧環無聲半臂冷。紅絲繡罷雙鴛鴦。蛾眉斂黛唇脂凍。香頸低徊翠釵鳳。欲落不落銀燈花。欲成不成綺帷夢。又宣府曰。隘害雄三輔。京師枕背區。峯高連大關。地險陜飛狐。落日平沙迥。秋風廢壘孤。豹房歌舞處。一例沒青蕪。其二曰。昔在明中葉。年年此用兵。人烟今巨

鏗烽火奮邊城。雉堞殘山接。鵬弓曉月明。琵琶憐塞女。對客作秋聲。又固關曰。一步分燕管。重關巖巖開。山隨雲北去。人與雁西來。客鬢霜前短。鄉心馬上催。承平厭鎖鑰。好著舊烽臺。

畢制使客

鎮洋畢秋帆制使沅。樸才好。士爲風雅主盟。提挈寒賤。不留餘力。署中游客常滿。俱見優待。一夕公潛至館中。視客所爲。有客焚香而祝曰。家貧母老。無以爲生。遠投畢公。求薦館席。今來數月。猶未得棲枝。幸垂憐憫。翌日公延客入曰。薦禰之書。僕非敢客。陰君家有老母。未可遠離。袖中出五十金曰。稍備資斧。助君歸裝。又出一書。屬帶致某銀號。且曰。勿作殷洪喬故事。客未歷所求。愜快而返。銀號中書。棄置篋中。亦不省記。是日偶檢得。念爲公所託。親致之。號主人詢其來歷。具言歸自畢公署。兼途謀館未得意。甚頽喪。主人閱書畢。舉手賀曰。制使餽君千金。存僕處作母。歲以子金資薪水。今而後可無事遠游矣。客始聞而驚。繼而喜。喜極而感。淚涔涔下。不能止。歸家設公長生祿位。朝夕膜拜。終其身不衰。

錢文端之知人

秀水錢文端公陳羣。有知人鑒。諸城劉文正。初釋褐時。以所業就正。公謂文正房師王縉山云。吾賀子及門得偉器。他日令僕才也。金壇于文襄。方爲孝廉。來謁公。卽大賞異之。劉文正及錢唐梁文莊。俱以筆法自詡。公曰。二君毋高自位置。會看賢郎跨鼉耳。後文正子文清相國。文莊子山舟學士。果濡染家學。八法冠時。碑版大書。照曜四

奇不必如大令自譽而書名突出二公上。文端幼貧甚。隆冬早起讀書。窳無宿薪。汲井水盥手。屑爲之垢。未弱冠。依人京師。借書餬口。冬無裘。入市以三百錢買皮袍。自綴於袍。鈔益益力。踰數年旋里。課兩弟讀書於南樓。去梯。綆繩送飯。歲除始一下樓。如是者二年。學大進。遂以文字邀異遇。高官大年。席寵累代。高廟南巡。公扶杖迎。製詩至有江浙大老之目。可謂榮已。回憶童牙孤露。饑寒逼人。雖寤寐中當無此冀望。士之匿影蓬蒿。憔悴謀生者。觀於公。無自戚戚也。

石學政典試江南

順治十年。江南學政石公申。歲試案遲遲不發。既而謂諸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狀元。是以遲滯。一崑山徐元文。一吳縣繆彤。一長洲韓勳。石公召韓謂之曰。子文元氣渾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發。然光發太歲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乎。後徐繆兩人俱中狀元。韓以青衿終其身。其子莢果中癸丑狀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評如此。

尹文端督兩江

尹文端公繼善。總督兩江時。年才三十。人呼爲小尹。海甯楊守和。素知名。晚以道員候補江南。尹獎慰之甚厚。楊撫髮曰。臺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尹曰。否。否。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楊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吐屬。敏秀乃爾。又有王主簿者。司守行宮。得句云。愧我衙官無一事。宮門持帚掃閒花。尹異之。遂加獎拔。

陳楚產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齒隱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楚兩。楚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覓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田郭。所見。棋。戲。鼓。爆竹。黏吟。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讀一誦。青燈。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嘆異。卽還署。呼役舁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甑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尙黜。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應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此事爲稱首。

來文端之知人

文端公來保。爲乾隆朝宰相。生平最善相馬。一時有九方臯之目。然其知人之明。亦有不易及者。文襄公兆惠。微時甚貧窶。生未逾月。父母俱亡。育於姑家。七八歲時。已長大如成人。力敵百夫。偶過市。見羣不逞聚毆一人。兆勃然揮拳奮擊。皆披靡。鳥獸散。方欲追擊。一道人從後掣其肘。卽隨之去。至西山深處。一茅庵中。留教拳勇。且口授以兵法。半年乃歸。始以爲已死也。旣而入營。就步糧。爲衛卒。文端兼攝步軍統領。見諸卒潑水。不過尋丈間。兆獨遠及數十丈外。異之。呼與語。甚懇。命鞭之。如擊馬。大呼曰。性耐刀鋸耳。不堪鞭箠也。文端見其狀貌。已奇之。聞言益大異。令明日至府面試。挽強命中。揮刀運石。力大無窮。與談行軍紀律。侃侃而言。動中竅要。文端益大喜。次日入朝。見上。叩頭賀曰。臣爲國家得一奇士。衛卒兆惠。其人雖微賤。真大將才也。卽日召見。命之射。九發皆中。立授

一等侍衛。後平定西域。數建大功。

林文忠契張亮基

銅山張督部亮基。初以中書從王文恪公治河工。適林文忠謫襄河務。獨契公。時公嘗卻河弁餽金三千。文忠密譏諸徧。未以告人也。遷公爲永昌守。文忠方由西域期環。授滇督。公道謁焉。文忠權甚。出手籍記。卻金日月。公懼然異之。蓋不復省記矣。公之清恐人知。文忠之求賢若渴。殆未易於今人中求之。（按文忠嘗疏薦公云其才勝臣十倍。宣宗始知公可。大用文忠之識。公實基於卻金一事）

林文忠折服龔定盒

龔璣人名振都下。朝貴倒屣交迎。而口若懸河。每及當世事。縱橫陳說。四座皆昏。與之詰難。辭不辟易者。一日。觴於英貴人第。座有林文忠。定盒席次。談天雕龍之辯。風起泉湧。衆唯唯。而深厭善之。酒數行。坐客有言部督多奸人者。長喟不已。文忠笑曰。君何易視奸人乃爾。而以若輩當之。某曰。何謂也。公曰。子真未之知乎。吾與子言奸人。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忍爲。如公孫宏。期年化俗。尙以爲遲。安石萬言書。自擬伊傅。秦檜我有二策。可以發動天下之類是也。蓋齏糶之前。人文所聚。而彼輩乃大言不忌。自信之堅如此。亦非真有過人之材也。不過見當時人材脆薄。學識猥陋。故肆無忌憚。挾其術以沽名獵位。眩其學以動衆驚俗。一旦得志。殃民生而敗國。是。如此輩者。心逆而險。行僞而堅。老成謀國。在所必諫者。是也。此之謂奸人。君惡得以區區刀筆吏爲奸人。哉。言

已滿座改容稱善。定愈願自幹持。聞者謂非文忠森嚴鋒切之論。未易折服之云。

名臣留意人才

昔歐武進張皋文編修茗柯文。書左仲甫事。有曰。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釧。按湯文端公蕭山人此誤。告余曰。往歲北來。道出鳳嶺。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爺來。誰與辦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爺來。吾屬不安枕矣。云云。又大學士左公宗棠。請飭史館爲桂超萬立傳。疏曰。道光十七年。臣宗棠會試北上。道出欒城。偶游城市。見知縣桂所張示諭。勸民耕種。並示以種植木。諸棉芋之宜。以及備荒之策。甚爲詳備。詢之居民。皆言令之愛民。出於至誠。其潔清自矢。爲從前清官所未有。心竊異之。云云。霍邱欒城之循卓。不待復言。而湯左二公。當騎驪覓舉。手無寸柄之時。驛路偶經。卽留意人才如此。儒臣識量。相襟期。肇於此矣。

曾文正知人

近世士大夫。多稱曾文正公能知人。非妄語也。江忠烈公忠源。初謁公於京邸。既別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時天下方無事。衆訝其言之不倫。後十餘年。忠烈果自領偏師。戰功甚偉。嗣殉難廬州。公東征時。滬上乞師。公奏請以今相國合肥李公赴滬。而以參將程忠烈公學啓從。臨發。公送之登舟。拊忠烈背曰。江南人譽張國樞不去口。君去亦一國樞也。行聞君克蘇州矣。勉之。李公至滬。由下游進兵。自青浦崑山轉戰至江蘇。

省城被名城。瘞大慙。雖管借助英法兵。而西人獨推忠烈功。爲淮軍諸將最。其聲威殊不出張忠武下。嗣克嘉興。先登中翰仆地。卒不救。其以死勤事。亦與忠武同。蓋昇平之際。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義。精神所感。誠至明生。文正儒臣。豈有相人術哉。嗚呼。洵天人矣。

朱暝菴流寓長沙

朱暝菴流寓長沙。嘗歲暮貧甚。榜詩於門曰。申椒零落菊英殘。從古瀟湘作客難。連日市門三尺雪。更無人記問袁安。時戚毅伯會國荃方家居。聞之。嘆曰。文人至此。我輩之責也。急遣訪。贈錢十萬。至除夕。復榜門曰。羔酒笙歌饒歲時。蓬門苦瘦得春遲。蒼生莫問安危局。我且無聊爾可知。有告巡撫者。巡撫怒。將追逐之。或解之曰。名士狂態固爾。不足責。巡撫笑曰。名士名士。能辟穀乎。暝菴聞之。又爲詩曰。名士原無辟穀方。貴人休替達人忙。冰山有我天公在。勝似人家沈部堂。

張文達之愛士

庚子回鑾後。惟京師學務。辦理差強人意。先是京師本有大學堂。庚子之亂。生徒星散。至是。長沙張百熙。被命管學。公夙負學界重望。苦心孤詣。銳意興學。禮聘桐城吳華甫先生爲教長。陽湖張鶴齡副之。網羅一時名流殆盡。開師範仕學。譯學醫學四館。繼又開進士館豫備科。自是五方秀士。鱗集登塾。文學彬彬。振朝野矣。文達後因清庭疑忌。不得展其懷抱。乃辭學務一切差使。改任郵傳部尙書。與侍郎唐紹儀。因用人事不相能。遂鬱鬱一病不

起。張爲人宏達愛士。能容納衆流。沒後。士林爭悼惜之。如皋冒廣生輓以聯云。愛好似王阮亭徵。聞遺疏陳情動。天上九重顏色。樛才若麗芝。爲數攬衣雪涕。有階前八百孤寒。蓋紀實也。論者謂文達雖學務而任郵傳。本非素願。推文達之心。始終不能忘情於苦心締創之全國學務耳。

吏治類

施世綸爲清官

陳康祺燕下鄉勝錄筆記云。少時即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官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擾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挺。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甯。所至民懷。按公爲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崇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風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甯也。徵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嫫。不畏疆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樵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魏青天

清代名人軼事

魏青天者。廣昌魏少宰定國。知湖廣應城縣時。楚民爭稱之者也。公善決獄。惠政入人心。鄰縣訟者。咸赴愬。上官亦知之。雲夢孝感民。爲有司所虐。閉城罷市。大吏親臨。不得入。檄公往。民望見衙牌。讓曰。魏青天至矣。皆羅拜。旋解散。嗣守杭州。豁浮糧。屏盜賊。戢旗兵。民感戴如在楚時。會巡撫黃叔琳。或言叔琳弟叔璣。爲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罷市。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日。觀者如堵牆。叔璣囚服。噤不語。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令歷階上。抗聲曰。府縣司地方。地方罷市。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且闔城老弱萬千在庭下。辱將軍一問。有無立剖。安用刑爲。將軍目外望。諸百姓匍伏同聲。應曰。如府君言。叔璣遂得釋。公後以陳臬畿輔。擢人致死。謫戍黑龍江。乾隆元年。與楊名時。魏廷珍。同召見。出撫安徽。入貳吏部。終其身。世稱魏青天。

郭琇令吳江

郭制軍琇令吳江時。簠簋不飭。大吏將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以其事無稽。姑置之。偶讀新城陳侍郎用光應詔言事摺子。有云。臣聞湯斌爲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爲良吏。且致位卿貳。以名臣顯。是人言不盡。子虛矣。按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撫蘇。嘗薦琇居心沖澹。蒞事精銳。宜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奉聖祖南巡至德州。見琇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知郭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深歷人心者。至於居臺垣時。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大學士

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背公納賄。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等。招搖依附。一時方嚴抗直之聲。幾使輩下栗然。朝貴側目。(詳見公所著華野疏稿)其非裁氣骨。作令時必已不凡。特年少闊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傲厲而獎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爲墨吏。素絲已黷。白璧難磨。尙何晚蓋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揜其生平之一節。有位君子。庶知懼焉。

李侍御

山左李侍御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卽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尙欲觀生乎。

袁子才宰江甯

袁簡齋宰江甯時。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有韓女。被風吹至銅井村。村去城九十里。明日村人送歸之。女已字李秀才。李疑風不能吹人遠去。必有姦。因控官。袁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十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袁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嘗作詭語。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無福耳。秀才讀詩。

大喜。嫻好如故。總督尹繼善聞之曰。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其詩曰。八月十五雙星會。花月搖光照金翠。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羊氏負從鍾建胥。爭看足下來鬼吻。雲霓歆斜倒冠佩。須臾舉目視旁人。衣服不同言語異。自詭吳門六十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樓勝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須知伉儷有因緣。富者莫求貧莫棄。

公歸集

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隴其。初爲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丙子躬自辟繹。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宇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替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卽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爲贈。山右魏總憲上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涇著書自娛。卒于康熙乙亥年。歿時並無疾苦。午倦臥床。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而逝。空中蕭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矣。

岳青天

岳少保起蒲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令尹某以貪贖著。公入署時。命僕自屋宇器用。皆洗滌之。曰。勿繒染其汗迹也。後與將軍某抗。罷官。嘉慶卽位。首起用。爲山東布政使。俄調任江甯巡撫。公以清介自矢。夫人親

舉發押署中值僕。不過數人。出則鬪從蕭條。屏却與轉。瘦弱數服。居然寒素。禁止游船妓館。無事不許。謔賓演劇。吳下夸侈之風。爲之一變。實數十年中所未有者。其馭下甚寬。然不假以事權。嘗與客共談。指其侍從曰。若輩惟可令其灑掃趨走。烹茶吸烟而已。暑中政事。乃天子付我輩者。安可使其與聞。從來大吏。多不能令終者。皆倚任若輩爲心腹故也。其夫人尤嚴正。公嘗往籍舉。拿山尙書產。歸已暮。面微醺。夫人正色告曰。拿山尙書。卽以航於酒色故。至於家產蕩然。今相公觸目驚心。方長戒之。不暇。乃復效彼行耶。公長謝乃已。故吳民至今思之。演爲岳青天歌。以湯文正之後一人而已。

陳宏謀捕寺僧

蘇州治平寺有二十二房。糞齏饑裕。造密室藏婦女。恣意淫縱。乾隆二十四年。巡撫陳文恭公安謀。廉得其實。密掩捕之。獲獲婦女四人。並衣飾器具無算。公派員讞鞠二十二房內犯姦者一十四房。淫僧一十六名。並供出被姦婦女二十五人。奏聞。械淫僧解京治罪。刑部請杖斃。奉旨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

陽曲令祈雨

康熙六十年辛丑。山右大饑。平陽汾州尤甚。高安朱文端公銜命往賑。公還朝。亟稱陽曲令沈某。治行爲山西第一。沈聞入。初令陽曲。次改沁州。後守汾州。皆有惠政。嘗祈雨。三祈三應。陽曲爲省會首邑。自庚子秋至辛丑夏。歷三時不雨。求輒不應。沈率紳士步行百二十里。至五臺山神祠禱焉。是夜卽雨。連三日夜大雨。陽曲之

四隅莫不沾足。而鄉翁旱如故。沈歸中丞率大小屬吏郊迎。萬民擁道。歡呼忭慶。爲民請命。至誠感神。雖古循吏。莫是過已。

張巡檢

純皇帝幸溧陽。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時熱河巡檢張若灑者。桐城相國文和公族子也。撫以善言。太監愈咆哮。若灑乃呼役縛之。立加大杖。直督方敏憲公聞之。大驚曰。張某瘋矣。亟上章劾奏。上察其情。謂侍臣曰。非太監恣行不法。若灑安敢爾。其人殊有家風。朕甚嘉之。因特旨。越七階。擢同知。而太監遣戍畿輔。民庶歡聲若雷。

田文鏡屬吏

相傳田文鏡爲豫督。平越王少司馬士俊。遵令祥符。庭參日。田開出身。王攢眉囁嚅。故作羞愧狀。良久始對曰。士俊不肖。讀書出身。某科散館翰林也。田以爲刺已。怒斥之。王知不免。回暑卽詳請免河南鹽地稅。冀見忤放歸。田果疏劾。時楊中丞文乾。方爲布政司使。入謁曰。王某請免稅。魯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緩。田諾之。未幾。楊巡撫廣東。卽保薦同往。以道府用。洊升兩司。田卒。代其任。以田文鏡之嚴苛明察。而王則面加訕諷。楊則誘以巽言。剛柔抑揚。若弄孺子。其才豈在文鏡下。

博山縣令之強項

乾隆五十七年。和坤方秉政。兼步軍統領。遣番役四出調事。攜徒衆。持兵刃。爲暴民間。官吏莫敢問。一日。至山東

博山縣。飲博恣肆。知縣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詰之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不吾謁。且牌止二人。而率多徒何也。搗而杖之。知縣卒以是去官。博山民若失慈母。而和紳遂亦不復使番役出京師。蓋知縣事者。僱師武備盧谷先生也。先生邃經學。攷證金石。多精論卓見。循吏儒林相表裏如是。戢暴馴良之異政。奈何與不讀書人謀之。

侯抒懷之清操

河南侯戶部抒懷。順治壬辰進士。令濰縣時。清操絕人。大賈郭某。陷於訟。薦紳爲之請者以十數。侯閉閉不與通。同年某。方守萊州。移書愆責。侯伴爲莫解。復曰。濫竽作吏。曠職懷慚。苟有可以報朝廷愛百姓者。敢不惟命。守意。道方抒懷出宰。其兄抒揮語之曰。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復東視若矣。故懷以清節特聞。兄之教也。

蔣伯生大令

常熟蔣伯生大令因培。宰山東。多惠政。初至汶上。父老稱蔣公子。會巡漕御史某家人。夔索供張。勢張甚。所過咸趨承惟謹。抵汶上。君方詣行館謁。及門聞詬厲。廉知橫行狀。便止屏外。揚聲慷慨而言曰。公奉天子命來。因公過境。凡適館具餐。所應儲峙。有司爲東道主。何敢怠忽。今乃縱厨養無狀。乃爾乎。是藐功令也。因培亦朝廷命官。藐功令者。而顧視頭奉之。非夫也。遂令撤所張設。及供膳。拂衣徑歸。御史途中夜倉皇去。後事發。以賄賂牽連者數輩。東撫以君事上聞。奉硃批。此人可嘉之至。由是君疆項之名。籍甚遐邇矣。

羅仙塢作令

桃源羅仙塢先生。令中部時。有婦人以夫久出不歸。求判改嫁。先生云。焉有爲汝父母官。而忍聽汝改嫁耶。計汝母女二口。升米可活。手寫硃票。令此婦於每月朔。執票支倉米三斗。並諭以我在此一日。無慮一日失養。唯囑汝守分。毋使我氣短。感謝而去。一日夫回。偕婦來叩謝。先生欲杖之。婦代乞免。先生曰。爲善必終。仍令支一月糧去。而收回硃票。此事可謂仁至義盡。又嘗上省謁秦芝軒中丞。中丞言。爾守中部。好處我不深知。醜處亦未聞。固不見所長。却不見所短。似不應久屈在下邑。先生正色答云。且不必論長短好醜。只以國士遇我。我不敢當。若以衆人待我。我亦不受。即日稟辭去。蓋中丞徵示以調察意。先生之應答也有體。

沈觀察

仁和沈觀察廷芳。乾隆鴻博科人物也。爲御史。疏劾直督山東賑卹。尋拜登萊青道之命。以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貧。晦名樂道。有加禮焉。暇則屏屬從。入村舍。巡視稼穡。問民疾苦。人識其所乘白馬。見其馬來。曰。我使君也。還河南按察使。入覲。奏言。母年九十。乞歸養。高宗俞其請。並賜御書旌之。服除。陳臬山東。仍乞歸老。其歸也。數千人送至閩山驛。皆曰。使君前者去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邪。慰之曰。父老意良厚。其各訓子弟。勉爲善良。毋爲繁念矣。流涕別去。觀察歷官中外。雖甚鞅掌。不廢撰述。蓋桐城方侍郎弟子云。

李太守

王子顧。池北偶談筆記云。近日廉吏。以松江太守李正華爲第一。正華貢士。獻縣人。子鄉李御史。接下江。誅鉅豪。勦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淚。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振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鑄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饋金數百。強授舟中。復人製一衣獻之。凡數千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南鼎甫官河間時。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張待問

新城本長山縣地。元始爲縣。閱長山志名宦。宋止知縣。翟大順一人。丞簿則有明以前。竟無無考。適閱東軒筆錄。得張待問一人。知志之闕漏多矣。張待問爲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蔭。大爲邑患。縣令憚其勢。莫敢與較。張一日承令之。適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爲本路轉運使。人皆爲張危之。或勸令自免去。張曰。盧公賢者。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賴君懲之。變節爲善士矣。爲發薦章而去。待問固不愧名宦。乃士倫亦鄉之賢大夫也。錄之以補志乘之闕。

清代名人軼事

人心刁詐

康熙二十三年。甯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實。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一二事爲微。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微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浜富家乳媪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剗去金珠衣服。緝凶無着。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審問。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即釋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夫。

陸清獻

陸稼書先生幸嘉定。日坐堂上。課子讀書。夫人在後堂紡績。民有事控縣者。卽出票交原告喚被告如抗。出差。其聽訟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調停家事。漸成無訟之風。有兄弟爭訟不休。公謂之曰。兄弟不睦。倫常大變。予爲斯民父母。皆予教訓無方之過也。遂自跪烈日中。訟者感泣。自此式好無尤。嗚呼。若先生者。誠聖人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也。公生辰。貧不能備壽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視之。較壽筵何如。但見堂上下香燭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爲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時先生夫人尙在。謂縣人曰。公在縣時。不

肯費民一錢。今遠道見迎。恐非公意耳。

張朝珍

吳三桂之變。全楚震動。土匪竄起。時于清端守武昌。威惠素著。勦撫兼施。計擒大治賊黃金龍斬之。降其衆數千。捷聞。巡撫張公朝珍持露布示僚屬曰。人謂我不常用醉漢。今定何如。蓋清端嘗襄事秋闈。陪大吏觴。兩使者抵。舉論時事。飲數十巨觥。闈中皆笑公酒狂。故張公及之也。屬吏見長官多囁嚅。遂巡。拘守儀節。公獨於皇華公議之座。侃侃直言。靡所避忌。悉此時豪氣。已足吞逆藩而有餘。況金龍一無賴賊哉。

先德類

范文肅厚德

范文肅公文程。爲宋忠宣公裔。清初仗劍謁軍門。太祖曰。名臣後。宜厚待之。遵化四城之役。公守溧州。獨得保全。闔郡生靈。大兵入關時。公參決韓。勸睿忠王秋毫無犯。爲明帝發喪。並護送倪文貞公靈柩南歸。凡忠義之士。皆褒獎之。時定賦稅。有司欲以明末練餉諸苛政爲殿最。公曰。明之亡。由於酷苛小民。激成流寇之變。豈可復蹈其所爲。因以萬歷中徵冊爲准。歲減數百萬兩。民賴以蘇。故其簪組鼎盛。爲八旗巨室云。

崑山徐氏先德

崑山徐健菴司寇之祖贈公某。於明時嘗爲常熟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贈公代具疏草請賑。文靖猶豫未

決筮之。因囑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活無算。生子開法。於鼎革時有鎮將某。寇掠婦女數百人。鎖閉徐氏空宅大樓。嚴命開法監守。開法悉縱之。送還其家。遂將空宅焚燒。及某來索取。曰不戒於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開法連舉三子。元文中。頌治己亥狀。元。乾學中。康熙庚戌探花。秉義中。康熙癸丑探花。

崑山徐氏乾學等。以同胞昆弟三人。先後得鼎甲。躋臚仕。洵爲科名盛事。相傳徐之父坦菴。母顧夫人。嘗明末兵亂。有武將俘婦女數十人。局徐別室。願設計縱火出之。及三子登第。人謂陰德之報。增申穰。亦舉順天庚子江南解元。聯捷成進士。連後科第綿長。會記其廳事一聯云。祖孫父子兄弟叔姪。加以外甥宅相女壻們。稱人人得第。于午卯酉辰戌丑未。兼於丁巳鄉關。己亥會試。歲歲登科。誠足傳也。

三別號

嘉善柯光祿岸初先生。常言崑山徐氏三昆季。皆世間偉人。其別號健菴。果亭。立齋。各道性情。無不極似。余從游日久。信其知言。相國面方口大。雙眸有光。寡於言笑。與客飲至酒深。或述往事。間發諧語。乃始微哂。莊坐移晷。無倦容。盛夏必肅衣冠。雖門生故吏。不以變見。小時嗜弈。及棄子戲。自晉秩大司成。遂絕不爲。昔季九我爲南祭酒。亦然。蓋先後賢亦同揆也。司寇溫厚凝重。短視而善鑒。人凡受其賞識者。次第盡授巍科。吐握之勤。屢夕靡暇。常至口酬辨問。手繕簡牘。耳受陳梁。兼施並給。曾不闕誤。賓退而後。輒事鉛槧。即飲闌寢倦。從無釋卷之時。宮詹性恬。葵進。稱疾家居。築室山南曰耘圃。檣檟樸素。列貯縹緗。竹塢蕭森。蓮池淡蕩。遊其門者。儻然有遺世之思。年五

十有二始舉一子。遂命地師相地。客有問者曰：相地何用？宮詹自指曰：將以藏此軀耳。時司寇與相國尙無恙。而宮詹方在盛年。遽爲此語。亦足以見達天之致矣。不數載而司寇與相國相繼謝世。果亭先生特膺龍命。游陔宮詹。嗟乎達天者其得天獨厚哉。

青龍盤柱

崑山徐翁。醜醜樸誠。鄉里目爲長者。負郭田百畝。佃於農而收其租。家道恆足。稱小康焉。一夕夢有青龍盤旋堂柱。覺而異之。詰旦有個人來償租。攜十齡餘幼女。同至翁家。女服青布衫袴。性憨跳。以兩手抱堂柱。攀援欲上。旋轉而墮者再。翁頓憶昨夢。以酒食款個人。詢其女猶未字。翁曰：而女吾所愛。吾有子年相若。以摺汝何如？個人惶恐謝曰：郎君當婚巨室。某貧薄女。又村陋。奚敢附高門乎？翁曰：我固欲之。不汝嫌也。因強與訂盟。以釵鈿數事爲聘。厚餽而遣之。迨女既長。歸徐。生三子。長元文。狀元及第。次乾學。次秉義。俱探花及第。龍盤之夢。洵貴徵也。初女年幼。常夢小童。既長亦然。多方療之。終不治。問之。則曰：睡夢中見有紅燈兩盞。至前遂遺。亦不自覺也。後以子貴。迎養京邸。嘗祝皇太后萬壽。賜宴宮中。酒闌將私。宮掖以紅紗燈導至廁所。始悟前夢之奇驗如此。

張相國祖

張文端公之封翁。初夢神送一衣冠人至。謂爲晉朝王處仲。是夕果生一子。封翁甚喜。稍長。器宇魁梧。性亦聰慧。十歲忽焉。封翁悲慟甚切。越數年。又夢前衣冠人至。曰：吾周覽天下。福德無如翁家。今再來不復去矣。俄頃公生。

言貌舉止與前無異。啟字曰敦復。予小子識之。不敢忘。爾時童穉。不敢請問翁家之先。有何功德。後聞吾師張子長。視察實言。始略知其大概。先是明季張氏之祖。有諸生某公。生二子。俱讀書立品。公老不得志。家計日窘。一日鋤圃種菜。忽見饕餮。白蠅充斥。不下百萬。自念書生福薄。驟得巨資。何以堪之。遂如舊掩好。將留作善舉。及老而疾革。始告二子。命必俟荒年。掘以賑饑。爾曹務須善成吾志。倘背吾訓。妄存貪念。子孫不昌。二子泣涕受命。公卒後數年。適遇奇荒。二子遵公遺命。發圃覘之。信然。遂謁邑令。敬陳遺訓。願出窖救荒。令故賢者。正苦賑濟無術。聞言大喜。自督役親往發之。果得藏蠶百萬。盡以賑饑。所活無算。事竣。將爲請獎。二子堅辭不受。後某甲早行。見人肩擔二筐。內盛珊瑚青精水晶碑礮之屬。大如杏實。粟粟如貫珠。不知何物。試問何往。曰。送往張家去也。後逢清初定鼎。文瀾文和兩公。父子相繼拜大學士。一時兄弟子姪。由私第而躋顯秩者。指不勝屈。始知所見珊瑚等物。爲各色頂戴也。

陳太封翁

山右陳翁。相國文貞公祖也。家貧。以舌耕爲業。年至不惑。計累歲所積脩金。共四五十金。錄小錠千餘枚。每夜燈下。一一摩挲。聊以自娛。媼嘗戲而揶揄之。亦不以爲侮也。村有族子某。困厄無以自存。素知翁所積。嘗伏窺之。欲眩篋竊取。而苦無間。一夜。媼啓戶如廁。某乘間潛入。稔知積金固置褥下。急探手暗中摸索。翁睡固未熟。覺而擊其袂。就墻坑取火燭之。見是某大驚。仍息其燭。低聲問曰。汝何爲者。奈何作此醜事。爲宗族羞。某愧且慄。答曰。

幾尋仇。妻交迫。貨遍處此。翁曰。汝休矣。遂取所積金盡付之。磨令速去。好爲之。我不汝瑕疵也。某不遑叩謝。匆匆攜金徑去。翁乃大聲呼曰。有賊。媼聞急返。問如何。曰。適有賊入室。已驚竄矣。未知失物也未。命媼燭之。循察惟失積金。媼色懊惱。翁謂得失有命。反慰藉之。時翁方苦無嗣。自後媼忽有娠。連舉數子。家亦漸裕。某自得金後。勤儉經營。居然小康。妻妻甚賢。某嘗向妻述前事。欲報翁德。苦未得當。會秋穀將登。某防盜。夜起偵伺。時月明如晝。見二人稱姪行阡陌間。意是盜瓜豆者。姑屏息覘之。但聞嘍嘍小語。一曰。在此。一爭曰。否否。吾嘗之最確。畢竟在彼不在此。君如不信。試折枝插之。十日不枯。便驗真僞。一人曰。諾。又相將行數武。插枝而去。某知二人爲形家者。流竊跡其插枝處。固已新購之業。留心識之。果十日其枝不枯。大喜。商之妻。將謀葬親。妻尼之曰。吾僑小人。猝得吉壤。恐無德以堪之。君嘗言欲報翁德。聞翁所葬親地甚凶。將謀改葬。不如即以此穴相贈。我親附葬其旁足矣。某曰。汝言良是。但翁長厚。明言相贈。彼必不受。奈何。夫妻沈思久之。某忽躍起。拊妻背笑曰。得之矣。翁昔葬親。掘穴不深。我所目見。趁晝夜入。我兩人潛爲遷葬。附親其旁。仍將舊穴填好。不使翁知。不亦可乎。妻曰。善。遂如言部畧訖。而翁果竟不知也。越歲相國生。以少年登科甲。躋顯秩。翁年期。願。巽。每春秋展祭。尙在舊穴。凡精形家術者。皆謂此地子孫不當發跡。又有爲翁謀者。謂某之某地最吉。如改葬莫善於此。翁亦甚欲之。以前事恐某介意。反報於啓齒。後另擇數處。皆云不吉。不得已托人風意於某。某笑曰。若然。則小子已代翁改葬久矣。遂宛轉向來人告其顛末。使轉達翁。翁感激往謝。酬以重金不受。再延形家相之。僉謂封拜之地。乃伐石封墓。氣益尊。

不數年相國入閣。果如形家言。

劉封翁

山東諸城劉封翁。素饑於材。值歲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封翁計擁厚貲。饑民未必甘心坐視。而不發難者。遂決意毀家救荒。活人無算。後其子文正公統勳。孫文清公墉。相繼為宰相。曾孫文恭公鑾之。官至尙書。仕宦科第。至今不絕。僉謂為善之報。

王文莊之父

錢塘王文莊公際華之父名雲廷。陰德甚厚。嘗於除夕有販者。索僕所負贖。因僕已更他主。告之。販遽肆咆哮。公即代償之。又一日。家人市鬻。鬻者既去。復來。云失其一。公償以錢。鬻者睨視。謂曰。使汝不匿鬻。肯與我錢耶。人咸謂公公怡然也。其忠厚類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鄉試。文莊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禮部尙書。

陸稼書先生曾祖

陸稼書曾祖。為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日視之。則水荇羣三魚塞其罅。人稱為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湖上。築堂名三魚堂。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裝少司農愛歸邸里之日。舟中餽筍沾溼。見船底有巨罅。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絕相類。

熊文端子

熊文端公賜履。漢陽人。相仁皇帝。先後幾三十年。忠清剛介。崇尚理學。當時號爲賢相。亮時家無擔石。賴族人熊本主。妻始獲葬焉。其暮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鍾愛。然志契才智庸劣。幼失怙恃。無人訓迪。遂至目不識丁。仁皇念公舊德。召見志契。欲賜科目。因問曰。汝所羨慕者何。志契童騷。因遽曰。我欲策蹇驢游都市中。上嘆嘆曰。賜履無子矣。因命。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遂命上駟院賜贖一頭。以遂其志。後志契以孔目終其身。

史閣部孫

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返。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孀白下。有孕。妾于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祥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新茶坡集有送史愚庵梅花嶺展墓詩。愚庵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庵當卽直耶。

王端毅家法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凡四十則。公子康徵公所述。夏日京邸。偶得一編讀之。因錄一二。則以自警。公家法甚嚴。子孫雖孩提。無敢嬉笑於側。盛暑中。必使著衣襟。始侍左右。嘗曰。教爾曹讀書。非爲利達計也。正欲使知爲人底道。

理公謝政後。有一通家子。在官寄茶一篋。公受之。後復寄二篋。亦受之。但答書云。令先君爲時名臣。吾子宜清白。律已勿替家聲。何勞爲老夫之故。數數寄贈。吾受之心甚不安。此後勿再寄。寄亦不受矣。公門人蔡虛齋發志錄一條云。公嘗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云。是固有由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話。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又未幾作三場文字。便期中舉人。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以此公曰。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人。然吾未欲其急於仕。且令辭究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爾承裕卽康敏公。仕至戶部尙書。

諸七襄先人

刑傷飲小便。止痛解毒。獲效最神。秀水諸七襄宮詹錦之先人。有爲縣吏者。憫刑人之痛苦。每竹枝。必浸廁中。久而後用之。如是者數十年。迨宮詹顯達。人咸謂因是得報。

裘文達家教

裘文達公充磨勘大臣時。某省士子用社稷饌。公子衆以爲應議。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時忘其出處。歸筭問公子。駭對以句出國語。後於左傳檢得之。遂長跪受責。時公子已官編修矣。公課子之嚴。待士之寬。一舉而兩善備焉。

潘封翁

吳縣潘相國之封翁。性好善。喜施捨。人有婚喪事。以緩急告者。無弗應。闔城以善人稱之。一日。閒步郊外。見涼亭中有一老者。泣。解帶將自經。翁遽前止之。詢其故。其人曰。數日間。將爲子娶婦。貸於戚友。得三十金。今日進城市衣箱。爲剪縗賊拘摸去。無顏見家人。故覓死耳。翁曰。此小事。吾償爾金以成其美。毋遽輕生也。拉之入城。向所熟店鋪。假三十金子予之。其人感泣叩謝。問翁姓名。不告而去。後數年。翁爲先人覓葬地。久之不得。偶偕地師至光福鎮。見水中有一墩。左右環以兩堤。若二龍搶珠狀。地師詔曰。此吉壤也。葬之後。必有大魁。而位登宰輔者。願無從得主者。姓氏。姑至一酒肆訪之。坐定。見當釀一叟。似卽向所贈金者。叟見翁喜曰。吾恩人也。奚爲而至此。翁告之故。叟益喜曰。此某之廢地。曩承拯救。厚施久不忘。欲報無由。惟朝夕焚香。祝公福壽。今以是地爲可用。謹以奉貽。翁不可。與議值。叟不肯受。推讓至再。卽以前所贈三十金券券歸之。旣葬。相國之顯達。果如地師言。識者曰。此所謂陰地不如心地也。心地善。則陰地隨之矣。

王文愼之父

南通王文愼公廣蔭。與方伯公藻。同姓而不一族。未遇時。約偕北上。方伯公捷。預館選。文愼落第。思留京園。再舉。苦無仰蓄資。遂鬱鬱偕方伯歸。文愼公家屋三椽。破陋不蔽風雨。無几案。以三足椅支壁。讀書。繩床外卽釜鬻也。父猶介。館穀外。不一毫妄取。適臥疾。聞子失意歸。大怒。文愼亦慮父譴。留行李舟中。輕身歸。進門。諱父不應。反身

面壁臥。文愼公慙懼。隨榻前不敢動。父忽回首。曰。汝從王四回耶。蓋方伯行第四也。文愼公不敢應。父又曰。王四翰林回。汝亦翰林回耶。文愼泣失聲。父愈怒。叱之出。曰。不中。勿入吾門也。文愼退見母。母以糲食啖之。令避窮家。負固富族。憐之。予百金。曰。明年恩科。甥速返。安見不狀元歸乎。文愼公遂行抵京。閉門謝客。日伏案作楷書。積策卷萬計。試前。出所習。焚香祝之。曰。某屢黜。不能得。二老歎。今殫全力。爲背城賊。敗則身殉之耳。祝已。痛哭擊。申梁上。示必死。揭曉。果巍然前列。殿試以第二人及第。先是閱卷某大臣。定名次。公第七。置前十卷。枕側假寐。將以侵晨進呈。鼾枕少動。知有異。急檢視。公卷已抽出寸許。蓋黠僕欲以賄者易之也。某大臣遂不寐。移置第二。懷卷待天明。及臚唱。竟依所定名次及第焉。捷書至家。太夫人方支破釜。作早炊。報者足觸釜。釜壞。太夫人泣曰。斷吾炊矣。以泥金帖示之。乃喜。公後官至大司空。以恭送御容至瀋陽。積勞。薨於京。予諡文愼。

遺米化珠

相傳武英殿大學士潘芝軒先生。懸弧之日。其庭前忽產一芝。潤鮮可愛。先生因以自號焉。道光三年夏。公先以大司徒忤旨家居。適江浙大水。飢民乞食載道。公首倡獨賑。每自辰至午。至者人給一升。過午則止不給。一日已交未初。飢民皆散去。忽有白髮老嫗。攜青布囊。龍鍾而至。闔者拒之。嫗號泣不肯去。闔者不得已。走告公。公惻然命呼之入。視其囊。僅容升許。且中有一孔。量與之。至斗餘不足。嫗止之曰。足矣。公樂施如此。天必錫福。遂攜其囊而去。並無洩漏。惟案上遺米數合。公呼僕拾取。則粒粒皆明珠也。其大者圓渾如戎鼓。或疑此窟爲菩薩化身也。

蘭太翁

蘭河督第錫。山西人。由岳州太守。陞官河督。清儉勤苦。所至有惠政。人咸戴德。聞其官太守時。太翁以老諸生隨任。常出外與里叻雜處。有事稍不愜。歸即杖責之。太守長跪乞悔。乃已。如此父子。真可謂古人矣。申蓮渠嘗述其政績本末。惜不能詳記之。

程太封翁

江西新建程太封翁。性耿介。躬耕自食其力。娶太夫人某氏。并日親操。雍雍然有梁孟飽梅之風。後家道日裕。夫妻力行善事。所製升斗。俱有複底。繆則加板一層。糶則去之。晚年盈資累萬。兒孫繞膝。雙慶古稀。是日戚黨畢集。太夫人受賀畢。忽入房端坐。仰藥而逝。時方暑月。學家悲切。惶恐無措。以天熱不能備禮。草草殯殮。又慮被人口實。倉卒葬於田隴。後有形家過其地。見之嘆曰。此吉穴也。必熱葬易於得氣。子孫發祥乃速。且貴不可言。不數年。聞其孫晴峯先生喬采。辛未進士。官至兩湖總督。應棠先生懋采。甲戌翰林。官至浙江巡撫。霽亭先生象采。庚辰翰林。官至江蘇藩司。兼攝巡撫。其他曾孫。科第仕宦。至今不絕。益服堪輿之言不謬。

倪封翁

望江倪封翁。為濠簡方伯之父。次郊大令之祖也。嘗客金陵。有星者善觀氣色。決吉凶。百不一失。相公之面。謂氣色暗晦。不出一月壽終。促早歸鄉。署遲則無及。翁聞之心甚快快。急買舟歸。過蕪湖。棧舟江汜。薄暮登岸野眺。見

一少婦抱嬰兒垂涕臨江。意欲投水。公問汝何人。欲尋短見。婦拭淚曰。妾生不辰。良人嗜博。昨賭敗。將鬻妾以償博徒。妾上難捨慈姑。上難拋幼子。展轉思維。不如一死。公問身價幾何。曰。言定二十千矣。公曰。此亦細事。汝第抱子回家。我明早攜錢給汝。夫債償可也。婦猶豫不信。公指江爲誓。並問姓名及里居甚詳。婦具告之。拭淚叩謝而去。公歸舟。戒滂人勿遽解纜。天明懷數十金。訪至婦家。婦正盼望。見公至。大喜。願謂姑曰。此卽江子所遇善人也。公急命其夫。招博徒來。爲償其費。且戒以後勿再與其夫同居。免致夫妻分離。僉諾。遂釋釋款而去。公又出銀三十兩付其夫。曰。此給汝聊爲生計。汝好爲之一家數口。庶不至凍餒。汝婦賢孝。予愛而敬之。不揣冒昧。願寄爲吾女。予歲常上下往來。過此必來問訊。有無尙可相通也。一家聞之。環拜地下。叩公姓名。以便尸祝。公笑曰。久自知之。後公過蕪湖。必往探之。墨家奉公如神明。其夫已戒賭。善權子母。居然小阜矣。越歲公再如金陵。訪星者。諱其言何不驗。星者見之。驚曰。公陰臨敘蒲面。不惟延壽。後福且不可量。問別後作何善事。公殊茫然。嘿思。豈卽蕪湖救婦事乎。再十二年乃終。年已將八十矣。

李封翁

合肥李玉泉封翁文安。道光戊戌進士。生平篤於天性。躬行君子也。官刑部提牢。時例各囚每飯一勺。公散飯必期滿勺。生熟必親嘗之。又自捐米煎粥。以濟晚飯。後收到人犯。獄中瘟疫易作。公懇切爲文禱於神。因病俱起。又預製藥材以濟急。夏則捐頌蒲扇。每秋各司捐棉衣。公於每所。更添棉被十二條。以備病犯發汗養病之用。種種

善事不可枚舉。公著恣慈。蓋敵帝二種。上卷貫垣紀事。下卷村居雜景。每事各紀七絕詩一首。而貫垣紀事一卷。不惟可備掌故。後之人隨而行之。功德真非淺鮮。所謂哀矜勿喜。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封翁有焉。

葉封翁

桐城葉封翁鳳奎。生性孝友。慷慨好施。母抱痼疾。手奉湯藥者五年如一日。弟客塞外。乃短衣匹馬出關覓之。手足皸皸。歡喜過望。兄宦蜀無嗣。僅一女。卒後所遺官囊頗充。一以付女。或謂宜少留作歸樞資。公謝曰。女爲兄鍾愛。何忍較錙銖。傷骨肉情耶。遇親友貧者。不吝推解。有商緩急者。必展轉稱貸以應。坐此負累。積千金。篋券盈寸。人甘心負約。輒焚去。方壯年。以事泊鎮江。見鄰舟一少年。色慘變。手持碗飲泣。詰之。哭曰。家姑蘇。從親故丐數金。被盜路絕。只合仰藥死。公奪擲江中。招之同歸。爲措資使還。生平好善不倦。多類此。後公之長子樹南。官湖北知縣。次毓桐。已未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次樹棠。卽選教諭。次灌。元辛酉副舉人。次毓榮。乙丑進士。官工部屯田司郎中。

朱封翁

寶應朱武曹先生彬。沈潛理學。工詩古文。於經史尤極研究。舉孝廉。官學博。時子文定公已通顯矣。督學使者。非年家子。卽小門生。先生于接試時。趨官侍立唯謹。學使固辭。先生終不去。學使階階深以爲苦。雖老。每會試必與計偕。文定公官至列卿。同人咸勸先生可勿應試。先生不肯。道先癸未。公放會試總裁。示貼迴避親父某人。都中

傳以爲笑。儒林中噴噴歎羨。而先生懷喪特甚。擬留京俟再試。於是棘槐諸大臣咸勸公爲奏請一品封典。俾致仕。先生初不知也。比命下。則大怒。以爲阻其上進之路。選大杖欲撻公。公介戚友跪謝乃已。乙酉。公視學浙江。先生偕來。公持法嚴。士子有過及文藝小疵。咸夏楚。不少貸。其作奸犯科者無論矣。故時比之雷部神。有天君之稱焉。賴先生時爲訓解。公因之少霽威嚴。然承杜石樵尙書後。以猛濟寬。人多不堪。歲試未竣。飛謗已至京師。吾鄉僞心吾給諫。特疏劾之。事下廷議。謂學政奉公行法。職也。惟親父不應隨棚接臨各郡。予公薄禮。先生遂浩然歸去。歸後以載籍自娛。不問外事。年逾大耋乃終。

潘公子

吳縣潘中堂芝軒。狀元宰相。貴極人臣。其長男某弱冠舉於鄉。考取內閣中書。咸期以遠到。三十後。忽慕清淨。思祝髮爲僧。父不許。乃辭官攜妻歸。夫婦異室同功。潛修梵行。惟歲時偕至祖廟拜謁而已。衣冠布素。止蓄一媪供爨事。閉門却掃。晏如也。隆冬。輒自携錢鏹。遍行僻巷。見貧乏者量助之。居恆絕跡官府。郡中有顯者。過吳求謁。亦拒不納。鬻鄰人持刺覆。已亦不往答也。佃戶不能納租。卽銷其籍。頗有僞飾以給之者。亦聽焉。家故巨富。質庫十餘。遍時貸其息。境有大工。或災歎。首先倡捐。動輒萬金。大吏爲請敘。卽固辭。或泐碑紀所施。則隨意註親友之名。以應。人問其何以棄榮祿。甘淡泊。慨然曰。吾父狀元宰相。弟亦聯步青雲。自揣才不及。故藉是以收束身心。培養元氣。非逃禪以鳴高也。無何。厥子亦探花及第。而入翰林。

高郵王氏

高郵王氏。祖孫父子篤志傳經。爲清朝儒門之冠。其立朝亦卓有聲績。不墜家風。文肅公安國。清操冠時。每日出內直。家不舉炊。挈幼子同輿。市餅餌數枚。以代蒸膳。屢懿親王與之善。嘗資助之。公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私交也。公子石隴。觀察念孫。仕諫垣時。以彈和相著聲望。公孫文簡公引之。則履道廣深。風鑒明遠。明刑典禮。獨持大綱。蓋三世清班。百年喬木。體用兼備。讀書之收效宜然。彼劉歆戴聖輩。抗顏大師。望實俱隕。恐仍是緣飾經術。澤古不深耳。

邵二雲學士

邵二雲學士。垂髫時。侍寢於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輒持學士足。令背誦日間所讀書。或舉經史疑義。前賢故實。相告。語不熟記。則搖之使不得覺。以是學士潛潤家誥。卒成通儒。

胡封翁

官府案牘。有更易一字而輕重懸殊者。吏胥每藉是以舞弊。惟通州胡太宗伯長齡之封翁。嘗改一字。救人之生。可以爲法。封翁常爲州吏。承行盜案。犯供糾衆自大門入。已定讞矣。翁知衆犯因貧苦。偶作竊。非真巨盜。言於官曰。此到案而卽承認盜情。必非久慣爲盜者。今首從皆斬。似失入矣。官以上司催迫。不及更繕招冊爲辭。翁請於大字添一點。爲自大門入。且言某仰體公好生之心。並無私弊。官悟而從之。一舉筆間。而拯十餘人之命。宜其食

報於後。接五代史張居翰改詔書一行爲一家。免蜀降人千餘。其事亦有足稱。

方恪敏之種德

方恪敏公觀承。子襄勤公維甸。兩世爲尙書直隸總督。皆有名績。恪敏五十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甯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至杭州。將筮日納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故友名。詢之。知此女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君聯詩社。安得納其孫女子。還其家。助資嫁之。公年六十一矣。吳太夫人旋生子。卽襄勤也。

稽封翁

吾鄉稽滌圃先生承志。嘗爲河東河道總督。父子兩世奇遇。其封翁某。少無賴。置身賭博場。貧益甚。乃就食於叔父文敏公。曾爲河東官署。文敏甚惡之。恐其滋事。訓誡甚嚴。不許出署。公抑鬱無聊。遂逃出。充作河標兵。拔百夫長。後文敏薨。文恭公殲。又遷聖眷最隆。乾隆三十四年。文恭奉命勘南河工程。時封翁正在標下。捧茶一杯。打陸以進。文恭爲之起立。諸大吏皆見之。疑而不敢問也。至公事畢。有某公從容竊問。文恭答曰。此余族兄也。乃大驚。自此屢次拔擢。至瓜州守備。而滌圃亦中鄉榜。歷官至長蘆都轉運使。遂引族歸。一日偶與如夫人戲。曰。吾不欲做顯官耳。若出山。珊瑚頂。孔雀翎。有何難哉。如夫人曰。妾不敢信。主公若得赤頂翠翎。妾願作綠珠紅拂。以事主公。妾相拍手。自此出山已而果然。

季封翁

江陰季仙九尙書芝。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念貽。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則以知縣造成新彊。卒於口外者也。初贈公官直隸鉅鹿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教匪事。公方嚴拏。總督遣飛章入告。及上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並搜得名冊二本。細爲訪問。非青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民。爲歛錢計耳。並無謀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衿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守曰。此等人名爲教匪。實非教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俱是良民。一時無知。惑於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卽列其名。並非從之爲匪者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將各戶拏問。總得原情釋放。而二千數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冊焚之。祇辦爲首者數人而已矣。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且澆大咎。咎不止於褫職。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已獲罪。而能保數千戶無恙。亦何憚而不爲。太守曰。子願則好爲之。毋令後人笑子拙也。公還。卽舉名冊投之火。合署人皆大驚。旣已無可奈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卽飭取名冊。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顧亦無可奈何。祇據實嚴奏。檄公職。發新彊効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於戍所。公歿後不十年。尙書卽探花及第。孫曾鼎貴。噫。孰謂天道無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紅豆書莊

東吳惠氏紅豆書莊。在蘇城東南冷香溪之北。先是東禪寺有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復萌新枝。屬

楊移一枝植階前。生意郁然。因自號紅豆主人。僧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主人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屬和者二百餘家。過吳門必停舟瞻寶。傳至子孫。數十年來。鐵幹霜皮。遂有參天之勢矣。惠氏三世研經。蔚然爲東南耆碩。餘事作詩。復風流照曜如此。洵令人追慕不置也。

傳是樓

崑山徐健庵先生宋元經解之刻。實足津逮來賢。肇起熙朝樸學。其私家藏書曰傳是樓。向不得其解。後閱汪鈍翁傳是樓記云。先生召諸子登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嘗慨爲人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臺榭歌舞與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娛樂也。吾方鑒此。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

郝善人

道光間。薊州郝氏。七世同居。食指千計。男耕女織。家法嚴整。士子讀書應考。入學中舉人。不赴禮部試。恐入仕也。出游不得越二十里外。京外官奉使其地。咸主其家。備供頓。不織悉累地方官。吏四民之往來。則具酒體芻秣。無虛日。其餘睦姻任卹。事不勝書。人皆稱郝善人云。窮鄉縵戶。有此馴良孝友之家。真不絕俗善不近名。古來獨行傳中。實所罕覩。詳列於此。俾采風者有述焉。

曾文正家書

曾文正公致其弟威毅伯書云。開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曾撫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輩當以爲法。讀此見文忠之清操。亦見文正兄弟之志趣。

異徵類

宋荔裳受土地累

宋荔裳爲山東臬使。族子某。素不肖。與總兵于七。飲博爲姦。于七者。前明末年。山東土寇降清朝者也。雖爲總戎。怙惡不悛。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爲家門之禍。俟其歸。將縛至祠堂。杖殺之。某聞之。逃至德州。夜宿土地廟中。夢土地神謂曰。汝毋怖。大富貴至矣。現在于七謀反。汝可速往京師。赴提督處出首。且曰。某地中埋有百金。可取爲路費。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其叔。遂赴提督處。並誣其叔與于七通謀。以故荔裳被逮入獄。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報之功。受賞。荔裳牽累入獄。旋亦昭雪。

韓文懿軼事

韓文懿公。貌癯陋。而鬚髮如蠟。年逾四十。甫領鄉薦。計偕北上。膏秣無資。襆被徙行。嘗日暮失路。寄宿入簷下。少間。一叟籠燭至。見問誰何。公具告邦族。叟矍然曰。是嘉廬先生也耶。老朽向讀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臨。褻慢勿罪。公謙詞致謝。叟叩門。蕭客入。爲具酒食。款洽甚恭。就廳西偏設榻。請公安寢。叟入。公甫就寢。廳上故供祖先木主。殘燈尙明。時正月中旬。燈節初過。月明如晝。忽聞窸窣作聲。一女從門隙入。靚粧高髻。徑至祖先案。伏地

隱拜已出一物置香爐下。冉冉由門隙入內。公知有異。悄起于爐下。摸得一物。就燈下諦視。形類髮絲。上纏紅縷。一縷腥臭刺鼻。乃搗壓枕下。倚枕假寐。以覘之。無何。又聞窸窣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相將至祖先前。伏地交拜。前女起。索爐下物。不得。意甚惶急。後女立待良久。復由門隙入內。女便至榻前。問曰。頃爐下一物。公見之否。公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需此何爲。女曰。實告公。妾非人。乃縊鬼也。合于今夕得替投生。非此物無以爲信。乞公憐而賜還爲幸。公拈鬚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汝之生。而不掠人之死。物固在此。吾決不汝還矣。女再三哀之。公瞠目拈鬚。冷笑不答。女慘然變色曰。公不畏鬼耶。如再不擲還。妾將現變相矣。公笑曰。汝縱現變相。是汝本來面目。吾何畏哉。女鬚鬣有聲。長袖一拂。蓬髮垢面。帚眉突睛。舌出唇外。長尺有咫。怒目相向。意殊猶惡。公笑曰。汝技止此乎。汝試亦觀我變相何如。相傳公固奎星化身。時宿醒未解。酒氣尙醺。急起赤足。索得雙履。夔躍而前。鬚鬣怒張。盛氣向女面一噴。其狀儼然如世俗所繪奎星也。者。女不禁悲嘯撲地。幻爲雲煙。頃刻漸滅。竟不能復聚形矣。公乃叩內室門。叟出。備告所以。先是叟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間適以小事勃谿。叟聞公言。知有變。急入告。相與破婦房門。果見婦懸梁上。氣尙未絕。解纜以水灌之。頓蘇。公諭叟與媼。善視其婦。一家感泣。從此稱善姑孝婦焉。天明。公出爐下。物火之。並將灰投園中。以絕其患。是科。公登會元。官至大

宗伯。

其二

甲申八月。禮部尙書韓爌卒于位。公長洲人。中康熙癸丑會狀兩元。授翰林修撰。至今官。先是。以內閣學士予假歸。乙亥。奉召入京。有屠西爽者。以下筮名吳中。韓問之。曰。公此行官至尙書。然癸未卽當南歸。過此不能歸矣。韓入都。累遷禮部吏部侍郎。超拜大宗伯。至癸未始嬰疾。乞假未允。甲甲病增劇。再疏告老。命在任調理。至是卒。公平業爲人述屠言。且云。過癸未不歸。豈遂死耶。王大司空鴻緒時。同被召命。聞屠語。人曰。韓公此行不歸矣。果驗。屠亦以癸未年卒。

杭大宗爲寄靈童子

萬近蓬拳斗甚嚴。每秋七月。爲盂蘭之會。與施柳南刺史。同設道場。施能見鬼。凡來受祭者。俱能指爲何人。且與言語。方立壇時。先書列死者姓名。向壇焚化。萬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書先生名。施見是夕。諸公俱集。有人短白髮。披夾紗袍。不冠而至。罵曰。近逢我弟子。今日設會。獨不請我何也。施素不識杭。不覺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問先生何來。曰。我前生是法華會上點香者。名寄靈童子。因侍香時。見燒香女美。偶動一念。謫生人間。在人間心直口快。有善無惡。原可仍歸原位。惟以我好譏貶人。竊同伐異。又貪財。爲觀音所薄。不許卽歸原位。因自指其手與口。曰。此二物累我。問先生在陰間樂乎。曰。我在此無甚苦樂。頗散蕩。游行自如。問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勢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過去。回頭想來。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觀音收留。曰。我陰落亦因小過。容易超度。可告知近逢。替我念懺。金剛呪二萬遍。便可歸原位。問陳星齋先生。何以不來。曰。

我不及彼。彼已仍歸桂宮矣。語畢。上坐大嘆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仕。我盡田允兄大有喫處。田允兄者。俗言鬼字也。

胡清恪夢王文成而生

乾隆七年。詔求骨鯁質樸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九卿咸有薦辟。廷試策論。上親取青浦胡清恪公寶璋第一。公時官中書舍人。用大學士查公薦也。後公官御史。有敢言之目。任封疆。能持大體。卒爲名臣。相傳公將生之夕。父教授君。夢王文成遺以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至吾鄉。及高宗南巡。至會稽。遣公齎御書名世真儒額。及御祭文。祀文成。方悟前夢。因爲題曰。三不朽。懸諸祀堂。按夢境渺茫。豈可據爲典要。而碩輔真儒之魂魄。千載如生。絲綸頌豆之恩榮。九幽亦感。此則嗚然可信者也。

栗恭勤爲河神

山西粟恭勤公。德美。由拔貢知縣。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爲治河名臣。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讞獄。宜旁敲側擊。使之不得不吐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卽案無枉縱。亦難信于心矣。曾至滑縣查災。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強公克捷。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太守不以爲然。未幾滑縣界果亂。克捷死之。沿及畿輔。天下震驚。人乃服公之先見。其治河也。創造磚工議。謂柳葦稍料。備防不過二三年。歸于朽腐。實爲虛費錢糧。購儲碎石。不但路遠價昂。

而灘面串濬。阻隔船運。亦屬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于滾轉。仍不免引溜刷深。磚性澀。與土膠黏。拋壩卸成坦坡。卽能搖盪溜勢。每方磚價。不過六兩。而石價則一方自八九兩至十二三兩不等。方價既多少懸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梁半屬空虛。磚則以一千塊爲一方。平鋪計數。堆梁結實。並將與磚較量輕重。石每方重五六千斤。磚每方重九千斤。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拋一方之磚。又可抵兩石之用。經費尤多節省。于是破除浮議。不辭勞怨。決計行之。天子深是其言。諭地方大吏。無掣其肘。公遂連歲奏績。登邀優敘。年六十三歲。卒于河防工次。上聞震悼。卽典恭厚。河南人如喪考妣。卽生祠處處祀之。公歿之明年。河決開封。各官晝夜堵築。當合龍之際。河上忽來一蛇。衆譴迎之。蓋河將合龍。河神必化蛇至。有黃大王朱大王齊大王等神。老于河工。見蛇之色。而知爲某某。嘗稱其號。以金盤逐之。蛇卽躍入。以河督肩輿迎之。廟中祭賽數日。俟合龍。蛇乃不見。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見者。歷祝以某某大王。均不爲動。衆人大惑。巡撫牛公鑑聞之。至河濱。一見咤曰。是粟大人耶。蛇遂躍入盤中。越日下埽。平安歲事。衆問巡撫曰。何以識爲粟公耶。曰。粟公項下有白頰風。周圍似玉。我見此蛇。頸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應。渠真作河神矣。于是奏請以公列入河神祀典。公六歲就外傳。對句。楓齋塾師。九歲學爲文。落筆揮灑。如宿搦。同縣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者數年。一夕盜殺翁子。室廡如故。無跡可尋。衆疑公無以自明。官亦不能爲之明。已論抵矣。女另醮同里富人王某。婚數日。王醉告女曰。吾慕汝色。以重寶募刺客。本欲殺粟。不意誤中汝弟也。女聞之。殊自若。翌日歸甯。則遷入縣署呼冤。官提王究。不能置辨。乃收王而

出公于獄。女見公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爲此者。以弟之仇。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既他適。不能復事君。亦再無歸王理。計惟一死而矣。遂對公自刎死。合邑皆驚其節烈。公感其義。通顯後。終身不置正室。

沈端恪軼事

沈端恪近思。字開齋。幼依靈隱寺僧壽輝。既已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游庠還俗。無所歸。徘徊于西冷橋下。遇某。識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於位。聞卒之前一日。出端門。瞳目若有所見。呵曰。此何地。爾等敢來。卽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鄭桃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言者爲誰。曰。銜役。實無一人也。桃訝之。次日公薨。

姚文信

浙湖姚文信公文田。少時嘗從羣兒嬉於敗屋中。一兒後至。見有神兜毬黃金甲。貌猶惡可畏。挺身立檐下。以手拒椽。若不使覆壓者。兒驚怖。疾走而啼。衆聞兒啼。爭出問故。公亦隨之出。屋遂圯。金甲神亦不見。人謂溝難獲免。羣兒中必有貴顯者。後公果以第一人及第。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齊召南一生三夢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于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逐。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干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沒

幾數百載。徵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史。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皇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展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寃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宮。與司馬道士談元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過承禎之地。乃墜馬坡焉。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一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爲重。先生遂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爲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紅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罍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于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冊。爲賦天然圖書歌以誌之。

裘文達爲水神

裘文達公臨卒。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終卒。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甯。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并與汝一好兒。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舉家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

主于廟旁。旁有尹文端公詩碣。予往蘇州。阻風于此。乃揖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泊。黃公塢下過。摩挲舊碑碣。欄榭此山阿。短髯晴唾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

梁學博遇術士

梁文莊公尊人學博公少爲名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如前。又問爲京室耶。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眞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梁相國解夢

梁文定公病篤。夢至一處。宮殿鬼異。坐客皆非所認識者。公談久。忽想喫煙。苦無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神人招梁曰。且緩喫煙。我有一對君對之。書三代之英。汝繼秦七字。梁驚而醒。召諸門生來視病。爲解之。俱不能解。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贊也。英者英中堂廉也。秦者伍中堂彌秦也。三人官與我同。而俱死矣。我其繼之乎。速辦後事可也。越三日而薨。

張文端應夢而生

佛家輪迴之說。儒者所弗道。而轉世託生之事。世常有之。昔人亦往往見之。紀載不得。謂全屬子虛。顧如章梈爲諸葛武侯後身。范淳父爲鄧仲華後身。蘇文忠爲五祖戒禪師後身。史道鄰爲文信國後身。身異性存。尙稱有理。

至阮亭爲高麗國王轉世。已屬不倫。而姚姬傳先生惜抱軒集。有香亭得雄於其去歲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徵。識異一詩。所謂正似吾鄉張太傅。再招東晉大將軍者。註稱張文端太傅母。始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生子名敦哥。數歲殞。母慟甚。夢異人復至。曰。吾終爲夫人子。遂達文端。名之敦復。及長。遂以爲字。姚先生本篇信宋儒之學者。乃舉此事。必非妄語。余嘗見阮亭居易錄。時稱文端爲夢敦。當時敦復外。別有此字。其爲應夢而生。益可信。夫文端爲熙朝良佐。而敦則衰世亂臣。生平大相逕庭。且相去千數百年。其一再托生。不知何意。又杭州錢曇如女史。母夢年羹堯而生。易兜整而巾幗。更不可解。頗疑輪迴之中。別有宿緣牽合。異氣感召。種種不一。至如阿文成公。自知前身爲塞外喇嘛。因小沙彌犯律。噉心動而入世。佛家謂之墮落。德清蔡毅山學士。自知前身爲黑橋老嫗。以善果轉男。此又各自一種。知其有如是種種。則此事雖奇。而實未足奇也。

姚端恪遇劍仙

清初桐城姚端恪公爲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介弟文燕求寬。文燕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竟私取之一夕。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君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爲。曰。爲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答曰。公不可。何爲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翻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裹首於軍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輩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見血

淋漓而已。臨俗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黎襄勤病中異夢

河帥黎襄勤公。治河十三年。安瀾無事。雖由福命。然其生平清白乃心。吏民共悉。道光甲申春。薨於位。先於癸未冬。得夢甚異。有詩以紀。及卒時。坐而假寐。白氣彌空。家無餘財。衆目所睹。咸以爲公之清淨。升天必矣。嘗錄其詩見示。序云。道光三年。歲在癸未。嘉平月二十一日。封篆之期。予方苦病。纏繞數月。夜臥多不成寐。但是夕忽睡著。夢帝鶴予銅符篆文。如古錢形。長約三寸。寬約二寸。夢中讀之。不甚記憶。上有天雷二字。下有不千金四字。餘字不甚了了。又似同節相孫制軍閱視。不知主何凶吉。詩以記之。道光癸未冬。病魔苦爲祟。痞塊填胸膈。腸胃復洩痢。進食苦難銷。夜臥多不寐。參朮訖無靈。醫工術徒試。嘉平廿一日。就枕忽酣睡。夢帝賚銅符。珍重拜恩賜。長方不數寸。古篆渾難識。上列天雷文。下有千金字。其餘言尙多。模糊不記憶。既醒自尋思。蒼蒼是何意。或予河干走。尙有微勞動。神人慰勉予。愛身無自棄。抑我祿命終。合作天雷使。君子安義命。達者一心志。堅定向道心。不以身死異。爰作五言詩。用紀情來禩。此事似涉奇幻。然古來名臣。沒而成神。如寇萊公爲閭浮王。韓魏公爲紫府真人。見於載籍甚多。蓋其心可與鬼神質。卽其氣自與天地通。非可以怪誕論也。

梁制府軼事

梁構亭制府。總督直隸。自言五歲時。有外祖母楊氏。無所依倚。就養女家。得奇疾。臥床能將緜被寸寸裂之。亦不

知其指方之勇。從何來也。一日召梁太夫人曰。外孫二官。以後切不許其立牀邊。他渾身是火。近之將人疾痛。現在我跟前。某姑某舅。人雖物故。而於我有情。時來與我談笑。一見二官到。無不爬牆開屋而逃者。使我心大不安。梁太夫人。卽手揮公出。公不敢再入。時於窗縫中窺探。楊已知覺。蹙額曰。二官這小兒。又來作鬧了。速趕他去。如其言。楊始安寢。亡何楊病重氣絕矣。良久復蘇。張目謂梁太夫人曰。我魂靈要出去。汝家竈神門神。一齊攔住大門。說我不是梁氏之人。不許我出去。奈何。梁太夫人曰。當速請高僧來誦經。爲母親懺悔。求請何如。楊曰。不如仍教二官來。向二神一說。神必首肯也。太夫人卽率公往門竈前。代爲通說。頃刻間。楊瞑目逝矣。

紀文達前生

世傳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公。爲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卽有之。每出則見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鑿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人爭逐。則見其逕入內室。正譁然。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會施鉗銀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會緹帛者。故公不能着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不之諱也。又言公爲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棗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爲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卽不見。說甚不一。少時夜坐暗室。兩目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卽斂矣。或謂光女子。卽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爲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不生不殺食。麪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一盤。熬茶一壺耳。宴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

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筋許公旋語旋嘆須臾而盡則飯事畢矣能松廬詩話云西溟不食豕紀文達不食鴨自言雖良庖爲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棠爲比雖不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芝音閣雜記云公善吃烟其烟槍甚巨煙鍋又絕大能裝烟三四兩每裝一次可自家至圓明園吸之不盡也都中人稱爲紀大鍋一日失去烟槍公曰無感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次日果以微值購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第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前生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歲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體態甚偉當公未至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或謂貓即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爲公前身矣

秦簪園祈夢

嘉定秦簪園殿爲秀才時曾入韋蘇州祠祈夢終夜目不交睫天明而起解頭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蟬蛻爲其一夾痛不可忍隔十年後中狀元始悟頭上一甲耳夢神之巧如此

三虎

蒙古松相國鶴能以一筆書大虎字墨之可辟邪魅求得者珍逾琳璧公亦不輕書也後公疾已綿懷家人環榻

啜泣而氣終未絕。忽張目曰：迎我者饑從已至吾室。有三虎懼不敢入。亟爲我去之。家人不解虎爲何物。檢其篋得公所書虎字凡三紙。因移置別室。視之已化去矣。

朱中丞

江陰朱中丞勳。以佐貳起家。官至陝西巡撫。賞戴花翎。先是中丞誕生時。適有老僧在門首化齋。告其家曰：聞即刻恭喜。生一相公。此兒將來當大貴。六十年後。或可於長安相遇也。道光初年。朱正在陝西。偶有差役。以事入峨。遇此僧。僧曰：有一書。煩爲我寄朱大人。我尙知其誕生時也。差回省城。不敢投。稟之長安令。啓其書。無他語。令爲轉呈。但言今年某月某日。當東裝北上。果於是日得旨。召入京師。以四品京堂用。

嚴侍郎

歸安嚴侍郎我斯。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甯忘却此地耶。因問山何名。僧曰：崧山。忽管曾晒鞋於階。視之尙未燥。尋寤。數日卒。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雀前。見尺五堂詩。闕。贖園雜志等書。按侍郎號存菴。少時嘗館饑鳳橋畔。一夕天未明。聞橋上竄掃聲。一人問何等神。過而除道。特虔掃者曰：明日五更。八仙經此。侍郎竊志之。次晚人定後。潛至橋上伺之。時方秋。皓月在天。照橋石如爛銀。人聲寂然。涼露侵袂。久之不覺困倦。倚橋欄假寐。恍惚聞人語。急張目。則丐者成羣而過。狀貌穢陋。辭態可憎。最後一人。跛足荷擔。若縫皮匠。侍郎暗數適八人。急趨迎之。七人者趨已遠。惟

跛丐踣躄不前。公抱其足。跪求指迷。跛者曰。我縫皮不能自給。時從率丐博一醉。何所見而仙我。先生踣不已。跛者乃啓擔後桶示之。窺之則汪洋如海。巨浪蹴天。魚龍出沒。正錯愕間。跛者舉擔力推曰。真殿牛也。而人與擔俱杳矣。康熙甲辰。侍郎廷對第一。由翰林院薦升少宗伯。一日。聖祖召對良久。侍郎體素魁偉。拜起獨艱。上命內侍掖之。笑曰。真殿牛也。公悟仙語。遂乞骸骨。時年五十九。在籍食祿俸十餘年而卒。

潘榕皋夢董思翁

潘榕皋先生。書法董思翁。且慕思翁之為人。嘗臥病半載。一夕夢彷彿水濱。一巨舸自遠來泊。中有一叟鬚眉皓然。潘樞衣入謁。問其姓名。叟曰。予董其昌也。潘心喜下拜。起而言曰。久欲見公。不識公近在何所。叟云。欲識吾居。願憶我所書經否。青色青光。黃色黃光。白色白光。彼有人焉。子其無意乎。潘初不記是何經語。因言夙昔愛公墨妙。如渴思漿。亦能少酬鄙願否。叟起立。就几醮墨疾書。俄成巨幅。精靈變幻。不可名狀。潘喜甚。復請曰。能再書一幅否。叟仰天而笑。化成白鶴。望空飛去。潘急起追之。了無所見。惟見蓮影搖波。香風四布。潘手攀蓮子。嚼而咽之。甘美無倫。寤然而覺。病遂愈。彭二林先生嘗記其事。

蔡必昌預知冥事

蔡太守必昌。任四川重慶守。云能過陰司。預知冥中事。福文襄王征廓爾喀時。蔡往謁見王。因問此行休咎。蔡云。此次行軍。歲事必遂。冥中祗造冊數月。此後不數年。川楚間當有大劫難至。冥中已造冊數年。尙未已也。王因問

冊中名姓。蔡懋然曰。未來事不可預言。依稀記得秋帆制府。乃冊中首領也。其言乃甲寅七月望日。洪太令慶祥爲人言之。其時楚中尙無兵燹之事。人以爲妄言。休咎。明年果有楚苗之變。其後川楚教匪蠢動。兵連九載。始得蕩平。果如洪令所言云。

錢文敏軼事

錢文敏公維城。以少司寇丁艱回籍。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爲品。兄將來當若一品衣耳。未幾卒。詔贈尙書銜。賜葬立碑。乃悟其夢。

董公遇字星

大司空董公邦達。杭之富陽人。未遇時。與其友某讀書山寺中。一夕。月色明甚。同散步於寺前行。至山麓。忽見一女人。長文餘。膚色如雪。披髮赤身。持刀立。二人大驚。倒地。比寺僧蹤迹之。則皆死矣。次日。董公始甦。備言所見。而某生竟不復醒。人咸以是女爲山精木怪之流。乘月明而出遊也。後公顯達。宦京師。一日。諸客羣集。公偶舉其事。以幸再生。坐客有精於天文者。歸而考之。則其日其時。星隕臨於斗牛之分。斗牛。杭之分野也。道家言。字係女身。居恆裸體。惟朝北斗。始着衣裳。人遭之。未有不育死者。董公所遇。蓋字星。以福澤正遠。故得免耳。

錢黼堂少宰

嘉善錢黼堂少宰。名樞。中乾隆壬辰進士。歷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歷踐清華。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飾

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盡行檢點。關鎖封固。若將有遠行者。遂坐後堂。儼然而逝。少宰爲翰林時。其貌絕似趙榮祿畫像。過五十後。兩耳下忽添長鬚。至七十餘。鬚髮俱白。惟兩耳下鬚黑。亦罕見者。

紅紗罩眼

漢陽熊公伯龍。順治己丑科榜眼。素有文名。典試浙江時。途遇一羽流。仙風道骨。所謂雙眸朗暢。四氣和平。長江漢影。太華松聲。真有瀟灑出塵之概。倏以眼鏡相贈。頗明淨。熊欣然受納。用以閱文。此科題目。吾十有五全章。主考意欲提重學字。內有諸生。脫過吾十有五一節。竟直勦下文。略爲點題而已。熊大合意。拔置榜首。居然冠千佛名經。榜後。道士復來對熊曰。明公玉尺量才。鑒衡不爽。刻下此鏡已無用。想可作合浦珠耳。公擲還。後覆看所中之文。大不快意。然悔之已無及。蓋文章自古無憑。不必詞題黃絹。不必詩籠碧紗。暗中若得朱衣點頭。雖主考素著文名。未有不紅紗罩眼也。

王雲錦求籤

勾吳王殿撰雲錦。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年。年五十矣。擬不與禮部試。求籤於關帝廟。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富貴逼人來之句。乃赴京。連捷南宮。大魁天下。

太常仙臆

太常仙蝶。好與士大夫之風雅者作緣。或數千里相訪。值名人官奉常。則無不至。清代勝流。紀此者多矣。吳縣潘鄭庵祖蔭。長太常時。蝶曾一至。仁和許星叔庚身。以太常卿奉諱南歸。卜葬之日。蝶亦栩栩然來。閱戴文節公題畫偶錄。知道光二十九年立夏日。公在私宅晨起。突見窗上一蝶。黃質黑章。四跌古樸。類枯葉。公子驚喜曰。兄聞仙蝶四跌。此良是。公近窺之。略不畏人。惟展張其翅。似素畫。公故善丹青。遂取簞爲寫影。稿成。入署。公時以少司馬直南齋。晚歸。蝶尚在。又眼翅不已。公諦視。怪所寫未肖。復細撫形色。及剝落處。一二似之。回視公子。皆曰。肖。蝶始翩然去。公自謂。實此宅幾年。未見一蝶。是日院中來三蝶。皆久駐檐外。蓋其侍從云。清衙久住。歲久通靈。徧識名流。至能擇人。素畫。蝶誠仙矣。然游戲人門。必留此毫端之幻相。豈神仙猶好名與。

朱文正軼事

朱文正公相業巍巍。莫不稱爲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厲。宏獎人材。後輩門生。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適家子某某。欲晉謁。聞人辭以請客。問請何人。聞人曰。昨日請老師父執及前輩。今日請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駭然問其禮。每一席設五六位不等。椅坐上書某某名。公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座。衣冠肅然。坐定。命僕行酒。上菜。上飯。上茶。一如生禮。祭畢。則送諸門外。如是者三日。莫知其故也。越月而薨。

富寧安異稟

康熙時。滿洲富寧安。征西靖逆將軍。世襲一等侯。奉命征西。在疆場逾十年。使策安歸誠。西藏底定。繕城垣。治甲

兵以固哈密。厥蹟甚偉。傳言其身材偉壯。勇冠百傑。每夜眠呼吸如雷。常令僕數人震擾之。使不得熟寢。不然則氣厥。誠異人也。

秦澗泉求關廟籤

秦澗泉修撰。將朝考。關廟求籤。得句云。靜來好把此心捫。不解所謂。朝考題是松柏有心賦。通篇忘押心字韻。總裁列之膏等。上覽之。乃各謝罪。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試官有失眠之人。按宋喜公試德車結旌賦。亦忘押結字。謝表云。掀天破浪之中。舟人忘楫。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

戴相國談仙術

大庚戴可亭相國。罷相家居。喜與門下諸客。講修煉之術。蕭山湯文端公未第時。館其家。亦預焉。一夕相國招諸客坐暗室中。不設燈燭。皆閉目靜坐。坐至夜分。相國頭上忽發大光。朋其大如槃。其明如鏡。視其中隱隱若有物者。但不可辨耳。文端亦然。其餘諸客。各有光。而小僅如豆。且搖移不定。次日。相國語諸客曰。吾儕根柢厚薄。功候淺深。俱見於此。相國年九十六而終。許信臣先生視學江西。猶及見之。時年已九十外。不甚有言。而見人輒笑。終日無戚容。信臣先生曰。此老視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物。無一不可喜者。其所養真不可及也。

陳寶箴祈夢

義甯陳寶箴。傲儒負才。際遭世多故。慨然有澄清之志。嘗應禮部試。祈夢神祠。夜夢隨李愬入蔡。雲月交映。旌旛

飛揚立馬指揮。意氣開騷。醒而大喜。及下第歸。至上蔡縣。風雪大作。夜二鼓始投逆旅。委頓殊甚。自是雪滿旬日。衣糧皆盡。與衣購馬。僅得南還。乃知爲神所戲。不復談兵矣。然竇窳論事。實能洞見本原。非苟爲大言者。

彭侍郎以正歷邪

雪琴侍郎。嘗言一日正在書院中作文。而蕭滿至。大呼曰。速助我。不然敗矣。問何事。則其時衡陽縣城中。有書肆曰集賢者。其主婦爲妖所憑。延蕭滿施救勒之術。大爲所窘。飛一石至。幾碎其顛。故欲與侍郎俱往扶箕也。侍郎私念扶箕僞耳。安足驅妖。不欲往。而蕭滿固強之。乃與俱行。然實非其志也。故行甚遲。路中蕭滿與言。此婦居樓上。輒從窗中飛石擊人。肆中書籍。皆爲所毀。其餘什物無完者。一月以來。人莫敢往。往輒爲所困。言未已。侍郎大怒曰。青天白日。而魘魅橫行如此。我必往除之。奔而往。蕭滿自後呼之曰。止。吾尙有言。問何言。曰。兩人偕往。氣壯耳。侍郎愈怒曰。吾何畏之有。徑叩書肆之門。門啓。突入。主人問姓名。不告。曰。來驅妖耳。卽脫帽露頂。望樓上而呼曰。妖能飛石擊人。何不敵吾頭。若不能者。吾且登樓碎汝軀。拉汝幹。樓上竟寂然。侍郎連呼不已。而蕭滿至。見之喜曰。有勝矣。速登樓。乃俱登樓。婦在帳中。力持其帳。不釋。侍郎呼其夫曰。劈之。帳既啓。而婦遽引衾。自蒙其頭。蕭滿卽取清水一盃。畫符其中。使其夫啓衾而灌之。婦飲符水。略不抵牾。蕭滿曰。飲此神識當稍清矣。吾儕且扶箕。侍郎則假箕筆爲處一方。路用丹砂鎮心。茯苓安神之品。授其夫曰。以此療爾婦。遂與蕭滿俱出。越日詢之。此婦竟愈矣。

張照前生

輪迴之說。說部記載頗多。所謂若張尙書之爲斷臂和尚。錢中翰之爲天童寺僧。尤覺其信而可徵也。斷臂和尚。不知所從來。以鈍根求悟。效二祖所爲。尙書祖母錢太夫人重之。供養朱家閣指松庵中。時太翁農部家居。宅在秀野橋西。母王恭人方妊。將就蓐。農部飭家人呼乳醫。恒擾徹夜。於廳事懸几假寐。曙色朦朧。恍惚見僧入。即呼之曰。和尚且上高閣小坐。家有急事。不能偷閒共話也。僧不答。徑入。驚而醒。聞有闕於門者。則舟子與闖者爭。聞云。斷臂僧不來。何得索夜航錢。舟子云。明明宿我後艙。辨色即起。其傘尙在。方爭證問。而庵中人來報。僧於半夜聞寂矣。遽返。中堂婢已報夫人舉雄。乃鑿然知宿德再來也。穎慧絕人。五歲時。農部以其多言。名之曰默。一日聞客呼少馬字者。問其義。客曰。伯名集折。其字成佳成木。尙書即譁曰。我必更名。否則異日必字我黑犬耳。乃易之曰照。即以得天字焉。十四入泮。十七鄉舉。十八捷南宮。選庶常。時未奉欽點。尙書仰奏云。臣張照年幼。未嫻吏治。懇恩教習。願盡中秘書。帶領官掖之不起。聖祖顧左右曰。小蠻童乃頗有膽笑而領之。散館後。以檢討供奉內廷者十八年。世宗卽位後。偶問張文和。廷臣中有通禪悅者否。答曰。族姪照。嘗閱內典。因召對。卽問曰。視朕何人。對曰。是佛。汝自視何人。對曰。乾屎橛。言下大契。卽得放缺。十餘年位至卿貳。未必非當年龍華一會中香火因緣也。所著天瓶詩二卷。多採釋典。題中用字。如生老病死衣衾棺槨。及夢幻泡影露電等。不離梵筴。讀者笑此真伽陵集也。後屢從山莊墜馬。仍折右臂。得蒙古醫療之而痊。又三年。丁艱歸。卒於道。人謂和尚誤矣。此福緣。亦孽果。

也。不如天童僧之能來去自如矣。又見一卷書杜陵苦熱詩。大醉後伏地作者。墨濡淋漓。後題款云。得地居士爲
稷室先生備端陽貢。收入內庭。

錢中翰前生

前明錢少馬士貴。五十無子。祈嗣。天童住山長老耆宿也。爲入定覘之。則曰。錢宰官有家無子。有子無家。言下有
省。乃歸而施捨。蓄資四十萬。三年而罄。復往四明住僧。僧曰。可矣。乃設齋飯僧。堂頭曉衆曰。今有錢宰官無子祈
嗣。大衆誰願往。衆皆愕眙。惟擔飯僧向錢一笑。堂頭曰。汝亦可。乃下座送錢出。而擔飯僧即於燒火樵上坐逝矣。
歸而生中翰芳標。肩有肉駢起。與擔飯僧極肖。初名鼎瑞。字寶汾。更名後。乃字葆勳。以康熙丙午孝廉。官中翰。詩
號金門。詞名湘瑟。多工豔體。絕無蔬筍氣語。奏銷獄起。餉秩家居。性好弈。方與客對設楸枰。忽聞持信入曰。天童
山寄來。拆視乃空城也。恍然大悟。即作偈曰。來從天童來。去向天童去。笑指天童山。白雲最深處。遂示徵疾。數日
而逝。其孫長澤。棋入第二品。時已八十餘。述之甚悉。

漁洋先生前生

稗勺述高南阜云。漁洋先生前生。爲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懼。
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先生已墮地矣。南阜與王氏交好。此說得之
於其後嗣。非齊東野人之語也。按清朝名臣。張文端。爲王敦後身。裴文達。爲河神感夢。河間湘鄉兩相國。亦相傳

靈物降生。此外見之紀載不可枚舉。風節文章如文簡。固應生有自來。

康茂園南遊夢

康茂園先生名基田。山西興縣人。乾隆癸酉鄉薦。後會作南遊夢。數十年升沉顯晦。了不記憶。惟記舟至太倉州城下。聽岸上人語曰。此太倉西門也。欣然登岸。進西門流覽。逾時出北門而去。丁丑成進士。簡發江蘇知縣。似太倉或有緣矣。凡水陸所經。如夢中所遇。補新陽縣。東去太倉西門三十里。調昭文。出太倉北門七十里。以爲夢兆已驗於此。或以陞太倉爲言。終無驗。嗣任嶺南。調中州。再至江蘇。官職日顯。擢任河道總督。年已六十有七矣。因邵工大壩被焚。降太倉州知州。至西門入城。如舊遊。旋署松江府知府。州人遮道送別。公避之。由北門登舟。然後知夢徵之乃如此也。因作南遊夢記。

曾文正公巨蟒轉生

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偉烈豐功。震於一時。願性畏雞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折。辛未十月。到上海閱兵。其時供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擲去之。謂公惡見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觀察階告云。公舊第中有古樹。樹神乃巨蟒。相傳公卽此神蟒再世。遍體瘡文。有若鱗甲。每日臥起。牀中必有癩屑一堆。若蛇蛻然。然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爲不解耳。後閱隨園隨筆。言焚雞毛。修蛇巨虺。聞氣卽死。蛟蜃之類。亦畏此氣。乃悟公是神蟒轉世。故畏雞毛也。宋文信國公。傳爲吉安潭中黑龍降生。信國柴市殉難後。是日其鄉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

歸於潭。與公之異將毋同。

何子貞夢

何子貞紹基。少年時夢至一處。見案上以盤盂盛饅頭甚多。即取一食之。又取其二。忽有人攘臂奪去。遂不得食。視其人不識也。及嘉慶庚辰歲。桂林陳蓮史先生。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貢士。遂魁天下。子貞見之。則即夢中所見也。慨然曰。吾其不能與此人爭乎。至道光乙未歲。子貞以第一人領解。而次年成進士。則會狀皆非元也。夢兆洵不虛矣。

其二

子貞於道光己亥歲。與七闈試。歸途於行館中。夢其仲弟子毅來言別。留之不可。視其服則已舊服矣。覺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於是朝暮哭。及入都。既獲命。馳詣其父文安公私第。時子毅果已前卒。家人以其遠歸。不即告。而子貞已哭失聲。遂不能秘。問何以知之。乃言所夢云。

湯文瑞安居凶宅

蕭山湯文瑞公。官京師時。居東單牌樓。其屋相傳爲乾隆時大學士和珅舊第。素稱凶宅。及文瑞居之。了無怪異。惟後有屋七間。頗宏闊。不居人。屋中藏皮書籍。庭下雜蒔花本。最西一室。爲奉佛之所。文瑞每日晨起。必至此室禮佛。從者皆止於庭。不入。文瑞至戶外。輒見一叟。先在室中膜拜。拜已不見。文瑞乃入拜。日以爲常。必知其爲狐。

也。以其不爲人害，亦始聽之。及文端薨逝之年，此叟遂世至廳事，客至見其蒼顏皓首，倚隱臺而坐，疑爲文端也。將趨問起居，僉已滅迹，乃共感異。文端薨，妖異大作，棹椅之類，無故自動，或數人方共啜茗，茗碗忽飛至他處，湯氏惡之，不復居此屋。

度量類

張京江遺事

京江風度端凝，爲清朝第一。故乾隆時翠華南幸，常御書此四字，以顏其閭。父老至今猶傳爲佳話。殊不知公之生平，固不獨以度勝，其器量亦實有大過人者。幼時攻制藝，嘗誦公不患不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一節題文至東股（曩時制藝有八股，或六股，其篇末二股，謂之東股），不受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亦不受鄉黨無足重輕之譽。二語輒信公人如其文，具此胸襟，安得不光國而遠種耶？與公入詞林時，府中有一力，年已老矣，某年公歸自京師，是與詣齋執卷坐此，力入溷掃，呼曰：玉書且起，公爲徒別室待之事已而後，入不少怪也。其徒語力曰：相公今貴矣，汝猶當束髮受書時而名之耶？力聞之，爽然翌日，遇公則改貌而稱，謂亦如儀，公愕然詰之曰：誰教汝者？方曰：聞禮應如是，覺昨非而今是耳。公歛歛太息曰：是何物，斷汝天真矣。又公入相時，其府垣外有隄地，隣有與作者越用之，家人與之爭，則不聽，將怒而鳴諸縣，先以書馳白公，公遺箋曰：「千里來書，止爲隄，讓他人幾尺也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嗚呼！此二者皆瑣事也，然富貴人處之，鮮有不怒其侮己者。

而公之有容乃如此。今尙可得其人哉。傳聞公之輔政也。日入值。一日。上問曰。天下以何物爲最肥。何物爲最瘦。乎。有滿大臣皆曰。莫瘦於豺狼。莫肥於豬羊。上顧問公曰。張蠻子（清初稱南人。往往以此）汝謂何如。公曰。臣以爲莫肥於春雨。莫瘦於秋霜耳。上太息曰。此真宰相語也。吾滿臣中能及此哉。

杜公厚德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鬪。卒闕。乘醉隨公與後。辱詈公。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言不止。久之。公遣問曰。嘗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爲善人。予鄉文定孫公（廷銓）司寇高公（珩）居鄉亦然。皆可爲士大夫法。

王相國假歸後軼事

王太倉相國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遂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遂行。公聞之。悚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名種。杜醒陶造之。猝見白剪秋。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與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斜踞據地。手捉菊蟲。隣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貲。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歷階而上。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王鳴盛家居

光祿王西莊先生鳴盛家居時。有無賴子與人賭勝。醉罵王氏之門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無賴子酒醒。其母挈之詣先生家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卻不怪。但以後醉了。若罵他人。恐致獲笞。無賴子惶恐而歸。戒酒終身。卒無事。先生涵養如此。宜其矚目復明。年躋大耋也。

蔡文恭家居

漳浦蔡文恭公致仕家居。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爲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見梁蔭林中丞歸田瑣記。按昔賢有以宰相居鄉。聞縣官過門。必起立拱手者。有在籍顯官。道逢丞尉。遭呵斥不校者。前史多傳爲美德。公亦有所受之也。

梁瑤峯

梁文定公國治。中乾隆戊辰狀元。入直南書房。累任學使。後以粵東事免。復擢湖南巡撫。入繼于文襄輔政。故當時有子梁之稱。其實公醴謹持躬。不敢濫爲交結。與文襄異趣也。其先撫湘時。有家人索屬下賄不遂。故意阻其膳脯。以激公怒。而公楊腹終日。初無怨嗟。惟吸烟草而已。亦不知其爲其奴所給也。在軍機時。和相以其懦弱可欺。故憲擲。至用佩刀。雞公髮以爲嬉笑。公亦歡容受之。亦可覩公之度矣。

阿文成相度

阿文成公與和相。同值軍機大臣十數年。既薰積不相合。乃除召見議政外。毫不與通交接。凡立御階之側。公必相去十數武。愕然獨立。和就與言政事。公亦邊應之。終不移故處也。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遣其巨饋公土儀。公取一二物。使人出曰。中朝公相問陪臣好。汝國王既誠心朝覲。其優賚厚寵。皆出自皇上體恤遠人之意。莫謂中朝公相不識順逆二字也。其陪臣汗流浹背。出謂人曰。此誠宰相語。公有上賜馬。一日脫羶去。圍人入告。公方覲書曰。覓之既獲。獲命。公徐曰。好。仍覲書如故。其相度有若此。

史文靖

史文靖公賙直。器量宏大。風度翩然。嘗有不時宣召。公雅步如常。或有催促之者。公曰。天下安有奔迫之宰相耶。人服其知大體云。

成知州

成州牧善。滿洲人。以筆帖式落至冀州。知州時。甘肅道員蔣全迪。以冒賑伏法。子孫皆遺戍。其妻孥流離失所。嘗覓食直隸。至州界。其妻病旅店中。因買其媳爲奴。公買其媳歸。成婚。日憐其孀孀羞澀。詢知其家世。慨然曰。等爲外吏。豈可幸其患難。辱及家室。安知吾子孫輩。他日不至此也。因立遺還。並厚贈贖費。遣送其妻媳歸籍。士人爭頌其德焉。

雷副憲雅量

雷翠庭副憲。立朝寒謫。真介絕塵。其雅量亦不可及。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捧茶來。未應。公亦怡然。或問之曰。在家原給薄。此輩自懶於趨承耳。

吉穴

吳縣潘長公。好善樂施。歷久不倦。除夕。有偷兒入匿暗室。潘君檢點入戶。猝不及避。視之。識是隣人某。以嗜賭故。計窮而至。公因給銀十兩。導以好言。勸習經營。某得銀後。改邪爲正。設小肆。家漸以裕。後潘公覓葬地。一時難得吉穴。尋至某處。見是好風水。有文筆峯環抱。恰與子午針相對。分寸不差。探問地主。即隣人某也。因出價易之。渠感前恩。不較值。後哲嗣芝軒先生。果中乾隆癸丑科狀元及第。登相位。雖係人傑地靈。未始非累積陰功所致也。可不勉爲善人乎哉。

蔡文勤家居

蔡文勤居家時。手規家規十六條。懸之祖廟。皆敬宗卹族。簡便易行者。約鄉隣三百餘家。公業賭博。宗親州里。倉然從之。風俗爲之一變。雍正五年。漳泉饑。公適假歸。道經江浙。貸貲買米數千石。抵漳平糶。全活極多。名世大儒。有益鄉國如此。

戴簡恪軼事

戴簡恪公敦元官刑部尙書一日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書步至街衢呼驢車乘之御者不知公爲誰也及至驛
赫役呵殿而入公下車去雨罩帽露珊瑚頂御者大驚將乘車而逃公強留與之錢而去都中謂之驢車尙書卒
之日鄉人往視之敝衣露肘布衾一襲其餘德爲不可及云。

朱之錫遣婢書

總河尙書義烏梅麓朱公（之錫）溫然長者以清慎受知世祖皇帝後齎志以歿又無嗣子近見公遺婢帖真盛
德事錄之以示後生知前輩用心如此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無大過只是娃子氣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
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後便有遣歸之意故自後并無語諧
謔猶然處子也而此女臨去時哭泣甚悲既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我亦甚憐之足下可將此女原無大過完璧
歸趙一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婿也康熙中徐登淮揚間人盛傳公死爲河神
十一年總河王中丞徇民情疏語建河濟甯下都議寢其事按公此事與宋張乖崖及明左都御史王公瓌事略
同玉事見西園雜記。

曾侯甘心受欺

同治乙丑之秋郭遠堂中丞開藩蘇州余與同官諸人晉謁翌日中丞觴之酒酣中丞忽問元和令蕭山陶君肯
農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對曰已遊庠且食餼矣中丞乃笑謂余等曰此係渠鄉人當金陵初復時冒稱校官往

清代名人軼事

謂曾侯高談雄辯。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奇之矣。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顧在己之如何耳。某肝衡當世。略有所見。若中堂之至誠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嚴氣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諸公。則人雖不欺而尙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撫髀稱是。因謂之曰。子可至軍營中。一觀我所用之人。某諾而出。次日。遍謁諸文武。歸而復命曰。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然某于其間。得二君子。人焉。侯詰問何人。則舉涂方伯宗灑及中丞名以對。侯又大喜稱善。乃待爲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營造破船。未幾。忽挾千金遁去。所可以聞。且請急發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可惘然。退侯乃自捋其鬚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聞者。皆匿笑不敢仰視。中丞言至此。又顧陶君曰。此人既遊庠食餼。當令人勉之務正。如曾侯者。難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談。舉爲笑柄。或曰。幸金數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韓魏公總五路師。經略西夏。有人以僞書干之。得厚贈去。已而事露。諸將請捕之。韓公曰。此人敢於百萬軍中。持僞書以欺我。則其人之膽識。必有過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國。是又生一張元也。遂止。後世論者。共服韓公之深識遠慮。當金陵甫復時。髮逆未平。捻勢正熾。曾侯之見。即韓公之見也。大臣謀國深遠。豈惜此區區之金。及受欺之名哉。衆皆以余言爲然。

清操類

范氏督兩江

雍正時范時繹任甯江督。鎮靜和平。養廉之外。苞苴不入。上聞其清。降旨褒美。命三巡撫酌議養贖。放衙夜靜。推開諸子讀書聲。范氏先有承烈。承勳。相繼任甯江督。及時繹至。題其堂曰三到。亦盛事也。

廣總憲

廣總憲年七十五。耳目聰明。精神強健。自言生平最能耐苦。嘗居俄羅斯邊界四年。未嘗着大米。酸醬等物。其地牛羊肉外。蔬菜不可得。內地人攜種藝植。餽遺上官。卽同珍品。其地四月後醒冰。七月卽降霜。蔬菜生意。不過六七十日耳。又云嘗隨秋獮圍廿餘次。木蘭者。清語哨鹿圍場總名也。凡鹿至降霜前。草息最繁。人披鹿皮。戴鹿首。肖鹿之形。口吹角。肖鹿之聲。引鹿自至。因易捕獲耳。又言上哨鹿。必於天未明時。親出圍場。二十里外。扈從選遶巴圖魯二十餘員。前一日先遣人聽鹿聲。至則撲仆。以銀管刺臍。吸飲其血焉。

朱文正之清德

大與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崖岸高峻。清絕一塵。雖然宰相。刻苦如寒士。饋遺無及門者。與新建裘文達公。最善。一日。至裘處。談次。忽嘆曰。貧甚奈何。去冬。上所賜貂掛。亦付質庫矣。裘笑曰。君生成窮命。復何言。我篋戶都。適領得飯食銀千兩。可令君一擴眼界。因呼僕陳之。几上。黃封燦然。公注視良久。忽起手擲二元寶。疾趨登車去。

其二

朱文正公清德素修。爲時宗仰。薨之日。臥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仁宗親賜

奠甫至門。卽放聲哭。且賜以輓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

王東臬清節

王東臬伯勉。河南湯陰人。丙戌進士。久於銓曹。一介不取。恆居官廡。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以平陽監司入覲。念其貧。懷金將遺之。約同年館卿錢綬同往。語久之。卒不敢言而退。寒冬惟一羊裘。數年不易也。御史李某過湯陰。見其居室卑陋。嘆其清節。特疏薦之。時王已自選郎改御史。內陞京卿。歸里。上有意以都御史召。竟未及用而卒。海內惜之。滿洲總憲某。嘗嘆鹽法之弊。合肥龔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象樞。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清乎。

松文清食貧

松文清公貴能食貧。老不怠事。出爲伊犁將軍。未挈眷屬。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將以迎夫人也。役未行而銀已他用。卽亦不復寄費。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擋。始獲就道。夫人既至。則置之別院中。日扇其門。供饌之外。月與錢十千。婢媪傭值。均取給焉。其內召爲冢宰也。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騎。連夜至圓明園。家人戚友。遠迎者俱不及。知到園卽具榻。次日召見。卽進講大學首章。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誰家戚誼。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梁氏歸田。預記載公逸事甚多。余節採其二。而公之忠勤廉正。略見一斑矣。

苦行老僧

陳清端公積。釋褐歸里。講學五年。足跡未嘗入公門。每謂貪不在多。一二非分錢。便如千百萬。後嘗舉此入對。聖祖嘉之。士未有未仕時。律身不嚴。而居官能以清廉著聞者。覺於公益信。後公令古田。調臺灣。督川學。巡臺廈。開府湖南福建。子身在外。幾二十年。未嘗挈眷屬。延幕賓。公子贖隔數千里。力不能具舟車。一往省視。僕從一二人。官廚以瓜蔬爲飯膳。其清苦有爲人情所萬不能堪者。公晏然安之。終其身不少更變。聖祖目爲苦行老僧。又曰。從古清官。計無逾清者。蓋公之壁立千仞。與張清恪之天下清官第一。斯真泰華兩峯。同標峻絕矣。

董文恪之儉約

以翰林入直軍機者。上元董文恪公教增其一也。(按公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出爲外吏。疆域不阿。任川藩時。俗尚華侈。公方矯之。務爲儉約。每公宴。誠不用優伶。總督勸公。以春酒召公。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卽返出。勸公爲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尚爲一變。蜀人兩賢之。

于清端之清廉

清代賢臣。必以于清端爲清廉第一。羅城非人所居。卽王愷石崇到此。豈復能豪舉。公之得力。在動心忍性。不必以儉德稱也。自江陰遷閩。臬舟將發。越人買雞荷至數石。人笑曰。賤物耳。何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北直赴江甯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各袖錢數十文。投旅舍。未嘗煩驛遞。公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江南人

或呼爲子青萊。僕從無從得茗。則日探衙後槐葉。噴之。樹爲之禿。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制一裘。官楚時。長公子將歸。署中偶有醜鴨。列半與之。民間有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隨行。割半鴨之。謠公卒之日。僚吏見牀頭。敵笥中。惟編袍一襲。靴帶二事。瓦甗中粗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公之賢。不僅以廉儉見。特公清操苦節。夷險一致。尤爲人所難能。若夫身爲大臣。但能卻苞苴。安澹泊。於國計民生。坐視其窳敗。惰。而絕無補救。是則植木偶於庭。并水不飲。不更急於祗飲盃水者乎。

清端晚歲

清端晚歲。或有以蜚語聞者。公心動。時蘇文端罷相居江甯。一日過文端舍。坐梧桐樹下。語及之。文端曰。公亦虛此耶。大丈夫勸得透時。雖生死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敬受教。其明年。乞休弗許。再過文端。有憂色。文端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未幾。公卒於官。

趙恭毅之家信

武進趙恭毅公。貞操偉節。諸家紀述詳矣。其分商邱時。白太夫人在襄官署。寄家信。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一匣。見公家世守家書真迹。由偏沅巡撫。迎駕清江。往返僅用白金五十兩。見公所手治官書。公以大儒爲名臣。此特其清介之一節。

服禁

宜與任奏尊趾嘉。性儉樸而親恭謹。玉峯相國最器之。丙辰成進士。館選有期矣。奏尊猶然襤褸。相國謂曰。庭見天子。衣冠不在華侈。然亦須楚楚。奏尊曰。敬依夫子命。當借之同舍生。相國哂焉。嗣以考選爲監察御史。多所建白。獨請定服制一疏。滿漢大臣意頗不愜。京師爲之謠曰。九卿六部兩衙門。盡脫貂狐貉。孫待漏五更寒徹骨。人人致怒任奏尊。

湯司空

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床。上衣敝藍絲襪。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筒內俸銀八兩。幅山徐大司寇。贈以二十金。乃能成殮。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猶有以僞學劾之者。欲爲君子。不其難乎。

吉制府之清介

粵東制府。爲天下繁華之區。居是官者。無不窮奢極慾。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寶玉。載滿海船而歸。惟覺羅吉制府。履督粵幾十年。不名一錢。几榻蕭然。渾如儒素。壬戌冬。博羅之變。公率孫提督全謀。極力剿捕。業已蕩事。而撫臣某素暴戾爭柄。公屢寬假。而某恐爲公所害。因先發制之。密劾公渡賊失機數事。上命其究詰。某乃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諭畢。卽命公改囚服。並去僕從。鑲鑿頸。吏隸詆呵以辱之。並置以譴謫之語。公浩然曰。某雖不才。曾備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傷國體。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搯其左腕。公愴急。遂取烟壺吞之。逾時而死。某

遂以輕生上聞。公子壽喜。裴祖蔭散秩大臣。其家壘門圭竇。初不知爲曾任封疆者。則公之清介可知也。

陸清獻祝巡撫壽

陸清獻公令平湖時。值巡撫壽。天顏生辰。衆皆獻納珍物。惟恐不豐。清獻獨於袖中出布一疋。履二雙。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天顏笑卻之。卒以微罪劾罷其任。

劉文定之清

武進劉文定公。歷官清要。少司馬。羅雲繼之。父子服官於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地。可云清絕人寰矣。少司馬歸里時。其鄉人雅存編修。寄以詩云。卿相兩傳久。田廬一寸無。自謂可與宋魏野上萊公詩。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相埒。

劉文清語

乾隆末。和相當權。最尙奢華。凡翰苑部曹名輩。無不美麗自喜。衣圭袍褶式。皆內裁。其衣冠敝陋。摺幅無華者。人皆視爲棄物。時劉文清公。故爲敵衣惡服。徜徉班聯中。曰。吾自視衣冠禮貌。無一相宜者。乃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亦可以醒悟矣。時人爭服其言。

顧琮清儉

混同顧公琮。太師文端公名八代孫也。風骨挺勁。在滿洲大臣中。與麟園徐公並稱。時人爲之語曰。前徐後顧。顧

亦不吐。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爲主事。杖某親王府吏。親王初不悅。而後奇之。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無所撓。有文藝禪師者出都。聲勢烜赫。騎從如雲。道出哀浦。哀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屬郊迎。恐後。公方與前總漕魏公庭珍相交替。皆若弗聞也。公在京師守制時。小車數。雖人以爲厮養。奉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祿。老病罷歸。至不能做一廛以居。壁立千仞。清絕一塵。惟公實允蹈之。

陸朗夫中丞

陸朗夫中丞。耀。撫楚時。會總督閱兵抵長沙。直入巡撫廳中。見公。午食。皆菽乳菜蔬。訝之。答以天久不雨。齊必饑。食故如此。總督默然。言其奴曰。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前兩告邪。返行轅。豐腆悉徹。時總督爲滿洲特昇額。公入謂特公善改過。而益歎公之清德之感人也。

錢文端題帳詩

嘉禾錢文端公。視學畿輔。有題帳詩。一時傳爲美談。詩序云。往年學使者下車。供張甚盛。厥後相繼簡任於此者。多清節素著之前輩。以次刪除。唯臥室內設一帳。寒則禦風。夏避蠅蚊。余前後視學於此。凡七年。洩瀛那者四將行。必撤帳歸所司。曰。明年來。無煩改作也。辛酉春復來。見帳極新。因識數語。並綴以詩。繼余而役於此者。必朝右君子。慎乃儉德。有同志焉。詩云。不疑常如枕。有警屏私絕。似鏡無塵。題詩自有紗籠護。留伴他時絳帳人。

破敗書齋

清代名人軼事

錢簡恪公敦元。官司寇日。人呼爲破敗書廚。以公萬卷羅胸。而蠶服敬車。外觀極寒儉也。

科名類

劉子壯熊伯龍

劉子壯。字克猷。湖北黃岡人。少穎慧。讀書一目數行。屬文奇肆。中崇禎庚午舉人。領薦後。夢神告之曰。爾須朱之弼作房官。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攜書包。經其門。一童子特秀出。執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朱之弼。大驚。隨至其家。其父乃開柴廠者。贈筆硯數事。珍重而別。後遭流寇之亂。不赴春官。及清朝順治己丑會試。朱之弼已爲分榜。得首卷。卽劉也。讀此知窮達有命。遲早亦有定數。爲之慨然。先時廷對策。俱用四六。順治己丑科。世祖居軒策士。命勿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策稱旨。親定一甲第一名。與榜眼熊伯龍齊名。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庚戌蔡啓儔。士林榮之。

康熙博學鴻才

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才。最爲盛典。內外薦舉到京者五十九人。戶部給與食用。除老病不能入試。外。應試者五十人。賜宴後。方給卷。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其有官已仕者。授翰林講讀。編修有差。未仕之布衣。亦授檢討。其年邁回籍者。俱授內閣中書舍人。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無慚鴻博。最恬退者。李檢討因篤。甫授官日。旋請終養。卽歸。當時嫉妬者。未免肆詆譏。呼爲野翰林。又有詩曰。自古文章推李

杜而今李杜亦稀奇。葉公懷懼遭龍嚇。馮婦疑呆殺虎欺。謂讀卷官高陽相國李。賈抵相國杜立德。學院學士葉方藹。益都相國馮溥。宿構雲耕衛玉賦。失黏落韻省耕詩。命題璿璣玉衡賦。省耕詩二十韻。若教修史真差死。勝國君臣亦皺眉。授職者俱令修明史。

丙辰會狀

吳門彭修撰定求。爲雲客先生之子。幼奉崑仙甚謹。雲客嚴禁之。終莫能奪。錄練既久。遂能通神。廢崑運腕。不假思索。始爲詩文。繼爲制藝。隨筆疾書。悉成佳構。棘闈獲售。用此技也。康熙丙辰歲。計偕入都。吳大鴻與彭有舊。得其經濟祕本。內有硃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竊異之。及禮闈榜發。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蓋功名之事。原有定數。而元君獨能預告之。所謂元君者。豈卽所奉之崑仙耶。或云崑仙是前朝進士松江杜麟徵。

五門

長洲韓慕廬宗伯。未第時。嘗祈籤於靈巖山寺。有功名須到五門知之句。不解所謂。後入鄉闈第三場。與一友同號舍。宗伯戲將策題五門字。俱書作門。以試其友。友誇其條對之詳明。議論之剴切。讀歎不絕。而題中誤字。曾不加察。宗伯亦遂忘之。繳卷而出。是科領鄉薦。癸丑會狀。驛元。歷官至禮部尚書。頗存論闈之想。會直省解鄉試。卷至部。見各舉子策論。多抄襲陳腐。不知已作何狀。召書吏檢閱。見策題五門字。不覺汗流浹背。回憶籤語。知官階已止於此。不復望宰輔矣。

朱竹垞典江南試

朱竹垞檢討於康熙辛酉主試江南。故胡任輿解。初胡夢有人授以詩有手弄雙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因公車至甲戌會試題爲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試後謁其房師趙恆夫於寄園。恆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對果第一。

董文恭以官生應試

清各省鄉試官生卷。什九呈薦。其事始於富陽董文恭公。以官生應試時。乾隆庚辰秋。劉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京兆試。有同考官某。素識文恭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觀其詞采麗富。必董公子也。時文恪公邦選在朝。介公大怒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卽奏開。賴文定方爲寬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公去取。自此沿爲成例。順天鄉試官生卷。遂盡呈主考。而外省亦然矣。是科揭曉後。文恪公聞文定箇中排解事。退朝卽率文恭。踵門謝命稱弟子。見文定孫禮部集記董文恭公遺事。

馮潛齋典閩試

馮潛齋先生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扇爲障日者。扇上有貴州學政四字。因發奮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廡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監生彭元。作解首。先是爲王安國尙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與正試主不合。爭之不得。尙書曰。姑置之。此人中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尙書喜極。而監若矣。先生

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喪。與夫人同庚。俱康健無恙。屆結禱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駢集稱慶。重行化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庶忝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婦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阮文達爲監臨

嘉慶戊午。閩鄉試。新城陳鑑亭觀察。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懷挾一包。裹兵弁搜得。獻之。陳公取包裹置坐右。謂兵弁曰。既有懷挾。應再細搜。兵弁乃重檢考籃等。稟曰。無之。陳因目廣文曰。既無懷挾。汝不進去何待。廣文乃頰卷徑去。而兵弁體視無一辭。旁觀者皆稱頌不置。夫科舉之搜檢。前代卽有之。功令不得不嚴。而奉行不可不存寬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官至倉場侍郎。因憶嘉慶甲子科。浙江鄉試。阮文達公爲監臨時。事絕相類。第一場點名時。搜檢官某。以士子懷挾之文字。跪白於公。公若弗見也者。某乃起置文字於案。公取視之。正色曰。此奮帳簿也。安所用之。某惶惑退去。公嘗謂僚屬曰。士子入闈。能帶文字。不能帶禍命。國家嚴懷挾之罪。在功令不得不然。吾輩當仰體聖主作人之意。愛發爲先。何可任意苛求。罔顧大體乎。存心仁恕如此。宜乎富貴壽考。兼備一身也。又道光壬午北關。仁和蔣侍御詩。爲科場巡號官。有號役訐告某士子懷挾文字。蔣謂若果懷挾。則當搜檢時。諸王大臣豈肯縱其入闈。此必汝藏匿之物。藉以挾詐耳。立予杖責而逐之。是亦能以愛惜士子爲心者。

寫榜吏

錢文端公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鬚髮如雪。自言年七十。手寫文武榜三十有二。求公贈詩。公賦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筆蹟於地。巡撫阿公喜。使告藩司彭公索詩。使者立權下待。彭方有劇務。幕客代作。復不稱意。乃遣騎迎蔣若生。蔣方飲酒肆。戀不肯行。敦促乃來。則速者又四輩矣。彭語之。蔣曰。不知公有此急也。卽題一絕云。榜頭題去笑開眉。六十年來養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

邵二雲中會元

餘姚邵二雲先生。名晉涵。中乾隆辛卯科會元。是科首題。爲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澀滯。至夜半而首題尙未成。心甚慌惚。憶前己丑科落卷內。有子在陳曰。至在簡後二比。似可移置。不暇修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責。完篇。並不妄思捷徑。而主試者閱至此二比。遂句句歎賞。以爲空中議論。通場所無。竟置榜首。先生學問素充。經綽綽。下筆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時。而爲枯括題所束縛耶。卽或文思偶滯。亦何至抄錄絕不相關之題文耶。乃竟以此得元。亦奇矣哉。可見時藝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自得之耳。

趙甌北重赴鹿鳴

關湖趙甌北先生。中乾隆庚午鄉榜。其外孫湯文卿錫光。又中嘉慶庚午鄉榜。先生賦詩云。我方重赴鹿鳴筵。且

喜東床有後賢。一代褒與傳異事。外孫外祖叙同年。文卿亦賦詩呈先生云。璧璵一代主齊盟。少小相依識性情。難得母家成宅相。竟於甥館繼科名。題才也。算登黃閣。執拂曾經侍碧城。但願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問前程。

陳三元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世居橫山村。築培遠堂。嘉慶丙子相筭不戒於火。五世孫詰臣守叔。癸酉解元。嘗夢狀元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環珠岩詩刻云。岩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峯鏡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詒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四句陳公名字悉見。亦一奇也。相傳伏波岩下。有石如柱。向離岩二尺許。讖云。岩連石出狀元。近則竟相連矣。狀元夫人。爲李侍郎宗瀚姪女。李寄詩云。嬌嬌文公五世孫。南交科第奪中原。三頭掌故今雙絕。千佛名經有幾尊。獨秀高懸天極柱。一枝青出桂林椰。相期位業齊王宋。培遠貽謀屬相門。臚傳大宋已更名。世美家聲協鳳鳴。剛道珠岩浮柱合。又傳石剝滿城驚。七千里外荒眞破。三百年前讖早成。聖代得人方共慶。肯教溫飽負生平。剝腹天心未易量。祝融掃蕩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舊平泉宰相莊。人羨唐夫年始壯。我懷君子澤彌長。泥金漫說門楣喜。白叟黃童盡若狂。先是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圯。形家謂宜改建。甫落成而陳遂捷三元。制軍阮宮保詩云。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聖朝得士三元盛。賢相傳家五世才。史乘慶雲合名字。人占佳氣說樓臺。若從師友掄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注。近科狀元吳信中。洪瑩。蔣立鏞。吳奇潛。陳沈。及陳

繼昌嘗予門生門下之門生也。陳會試卷在第一房王楷堂比部廷紹所薦。薦之夜。總裁黃左田宗伯鈔夢有人持阮元名帖來拜。及定元。竟以廣西卷香榜。知得阮元。大司農盧南石先生謂黃曰。夢合矣。楷堂札述其備細於阮宮保。宮保答詩云。第一房中奪纜開。虜賢我亦夢中來。事從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真是才。魁首早知掄桂嶺。姓名端合借雲臺。憑君人格非常事。應有朱衣暗裏回。真一則玉堂佳話也。

馬全兩榜武鼎甲

馬全。初名環。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游擊。與同官某狎語失歡。番拳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相搏。俱墮深水中。觀者解紛。至督轅。全復大譟。事聞制府。俱爲參劾。時年未三十耳。遂罷官。流落京師。相國傅公惜其才勇。留京營教習。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舉。其明年聯捷。廷試技勇冠多士。又中狀元。前後兩榜鼎甲。亦所未聞。

秦松齡葉方霽通糧

蒼峴山人無錫秦論德松齡。康熙己未詞科人物也。先於順治乙未入翰林。以通糧案罷歸。然其文集載上座主胡山陰書。按胡名兆龍乙未總裁。中有某久在京師。素知功令。薄田五頃。輸賦獨先。本籍欠糧之冊。絕無賤名。祇以同族孀姑。遠在鄰邑。平日不相聞問。不知何人所使。詭將彼戶濫注卑銜。通賦三分。致干國憲。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江南通糧之獄。精神運坐極多。葉文敏公方霽。僅欠絲毫。亦遭削奪。故時有探花不

值一文錢之謔。

王子微

儀徵院文達公校澣時。喜以舉庸名題。按試杭郡。有仁和童生王某。於場中作詩云。學臺慣出舉庸題。難倒西泠王子微。今日我拚交白卷。狀元歸去馬如飛。子微其別字也。公見詩。爾爾長何題。對以議論文。稍可自信。因別命一題。頃刻而成。文不加點。公大喜。使游泮焉。

莊學士自負

常州莊本淳學士培。因少時頗自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字存與。榜眼及第。時學士猶未擢南宮也。賦詩調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弟兄。果中甲戌狀元。播芝軒尙書未第時。與其兄樹庭中翰。咸爲名諸生。有聲爨序。其封翁雲浦參軍。索書楹帖一聯云。老蘇文學能傳子。小宋才名不讓兄。後芝軒中癸丑狀元。樹庭頗惡此聯。爲易去之。皆識也。

額外生員

南昌彭芸楣尙書元瑞。視學兩浙。歲試禾郡。有童生某。年六十餘矣。綴卷時。長跪自陳。自童亦至今。歷三十餘試。今將就木。冀得一裨以爲榮。公笑頷之。奏發。准作額外生員。批其卷云。年在花甲之外。文在理法之外。字在紅格之外。進在額數之外。聞者笑之。

晚遇

高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俱以詩古文見重於時。其蹶馳不羈性亦相似。阮懷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謂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願一見顏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門下。實慚且幸。阮懷唯唯。絕無遜讓意。又數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長身多髯。尤工書法。相國監修明史。疏其名以聞。因得借秩史館。屢試京兆。乃得售。康熙丁丑成進士。時聖駕親征葛爾丹。奏凱旋京。舉朝獻頌。體畢備。唯西溟文最古雅。適遇傳臚。特故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餘歲矣。西溟書素以行草擅長。登第後。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懸腕。疾揮分行。結構疎密合度。其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陳文簡之遭遇

康熙己未會試。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海南陳文簡相國其女婿也。時方爲孝廉。以避嫌不與試。按時迴避例尙寬。翁婿舅甥尙無確須迴避之明文。三月九日。禮部奏迴避事。聖祖閱至文簡名。指詢廷臣。羣臣咸以宋某係陳婿翁對。上曰。翁婿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亭午。閣中將放飯矣。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入場。然卒以避嫌屏斥。至乙丑。文簡始及第。其遭遇實在未達時也。

彭文勤試題

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綬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題。肄業生云。至於賤下。請考生云。放於瑯琊。肄業童云。館於上宮。請考官云。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覓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實。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衆。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中四先生矣。公即書四題。太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於爲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求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尙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凰來儀。貽我來牟。剡子來朝。禮聞來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真不獲已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虛路問。康子饋藥。醫陳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潘文恭應童子試

清代名人軼事

潘文恭公試童子日。端坐試席。風度凝重。吳縣令李逢春異之。因命對云。苑文正以天下自任。公應聲曰。韓昌黎爲百世之師。夫文正昌黎。後世殊難追逐。然公口氣如此。則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

趙翼

乾隆辛巳殿試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高宗隆其遇。亦派入閱卷。兆自陳不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閱點。閱多者卽佳也。將軍檢得趙翼卷。獨九閱。遂以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上親定甲乙。然後拆題。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傳集引見。上是日閱卷逾時。見第一卷係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書。而第三卷王杰。則陝西人也。因特召讀卷大臣。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對曰。未有。上卽以三卷互易。趙爲第三人。及第。傳臚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趙獨帶數珠。上陞殿遙見。以問傳恆。恆以軍機中書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奏文字。皆其所擬也。上心識之。其明日諭諸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尙未有。卽與一狀元。亦不爲過耳。於是趙翼之名益著。

割裂題

施覺生先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壬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扭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鴻)世間何物最爲兒。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說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色。(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

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虛然成大物。看他殼殼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實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脚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朕將一子獨孤栖。（七十里子）秋成到處殼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殼與魚）紙上簽隲亦可求。葩經專紀草春秋。一生最怪爲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水）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珠寶）但憑本量目推摩。果是真剛肯怕磨。任你費將牛氣力。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

李申者應童子試

陽湖李申者先生兆洛。少即絕特。齋學初。應童子試。縣令陳君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詰之。先生應答如流。令曰。汝即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髫年初試。即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應事書聯爲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邑中傳爲佳話。比應學政試。督學仁和胡文恪公。既首。擬復將先生原場及題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平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先生海通天人。學額而博。當其華年英發。固宜如景脚驕鳳。丞著輝光。而當時名卿大夫。有風教之責者。一士之身。於禮培護至此。亦可謂難能已。

龔尙書憐才

合肥龔尙書憐才。下士嘉惠孤寒。海內文流。延致門下。每歲暮。各贈炭資。至稱貸以給客。馬殿撰世俊未遇時。長安過夏。佗傑特甚。袖文質公。公讀竟歎曰。李驍真才子也。贈金八百。爲延舉公。聊問明年辛丑。馬遂大魁天下。公卒。竹垞輓詩有云。寄聲逢掖殿。休作帝京游者。蓋深惜之也。

謝啓祚老女出嫁行

乾隆間。粵東諸生謝啓祚。年九十八。猶入秋闈。以年例當早邀恩賜。大吏每列其名。輒力卻之。曰。科名定分也。老手未類。安見此生不爲耆儒。一吐氣。丙午鄉試。果中式。謝戲作老女出嫁詩云。行年九十八。出嫁不勝羞。照鏡花生曆。持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號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誇早好逑。時同榜有十二齡童子。搢君某。鹿鳴宴紀盛詩。有老人南極天邊見。童子春風座上來。一時傳爲佳話。明年應會試。特恩授司業銜。又三年。恭祝乾隆帝八旬萬壽。晉秩鴻臚。願行。賜詩額以寵之。又十數年卒。蓋壽近百二十歲矣。有見其硃卷履歷者。先後三娶二媵。舉十三男十二女。孫二十九人。曾孫三十八人。元孫二人。此君非特登科年齒之高。當爲清朝第一。卽家門鼎盛。子孫衆多。恐亦罕與比儷也。

汪容甫嚇死小孟

江都汪容甫先生中。郡中之碩學。鄉人雖稱爲無書不讀者也。先生在庠時。每學使按臨。無歲無科。先生皆首列。

無敢易者。而孟公督學江蘇。則契先生爲尤至。蓋前此諸公。於先生多以名譽相拔識。而文章高妙處。時有非諸公目力所及者。非必爲真知己也。惟孟於先生。斧鑿適相當。孟不負先生。先生亦不負孟也。某年孟公校士至揚州。既入場。竊迹先生所坐號。青影覘之。適先生文成。整卷畢。擲筆拍案曰。今日當嚇死小孟矣。孟匿笑而去。先生不知也。適日視案出。先生竟無名。觀者大譁。先生亦自失。默誦所爲文。無可疵者。方驚愕間。而院門閉復啓。礮再九鳴。又四人扛一案亭出。糊壁後。則大書曰。超越等第一汪中八字也。衆論翕然。先生亦自善。然不知孟之命意也。翌日覆試。唱名至。孟笑謂先生曰。前日小孟未嚇死。昨日當嚇死小汪矣。先生始驟然。知爲前言之戲報也。然自是益重視孟爲知己。

曾文正入翰林

曾文正公國藩。成進士時。殿試列三甲。故事三甲不入翰林。國藩大恚。卽日買車欲歸。時勞文毅公崇光。已官編修。有名公卿間。因往慰國藩。固留之。且許爲盡力。歸卽約善書者數人。館之家。又假親友僕馬各十。鞍轡以待。國藩已試出。急寫其詩。分送貴要。既而國藩果列高等。入翰林。然國藩終以不登二甲爲恨。至督師兩江時。偶與賓客語。及如夫人三字。無對。李元度應聲曰。同進士。會色變。李亦慚。久之乃解。

彭雪琴之知遇

彭剛直公。不能作楷書。試卷臆。正往住齋格。九應童試。皆坐是被。斥時浙人高某。視學湖南。嘗徵行物色佳士。不

可得。最後過剛直故里。聞讀書良苦。循審所習。似非制藝。異焉。再視屋宇甚陋。門有聯曰。絕少五千柱。腹撐腸。書卷。餘一副。忠君愛國心。肝書勢雄傑。不顧不厭。似未曾學者。叩鄰右。得剛直名姓。及其家世。知必應試。遂心誌之。是歲按臨長沙府。因得一卷。書勢雄傑。似曾經眼。恍然有所感觸。竟拔置第一。追揭曉。果係剛直。大悅。參閱時。歷述所見告之。剛直感恩知己。請列門牆。執師生禮。高致仕後。子若孫傳誦。淫博不能世其家業。而彭已貴。爲擇地築園墅報之。卽今西湖高莊是也。

春在堂

嘉道以後。殿廷考試。尤重字體。道光庚戌。吾浙俞蔭甫太史。繼成進士。素不工小楷。覆試竟冠多士。人咸詫焉。後知由曾文正公。蓋公方以小宗伯充閱卷官。得俞文極賞之。且因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宋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無異。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第一。進呈後。俞典學河南。以人言罷職。同治四年。寓書於公。述及前事。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迴。洵符落花之讖矣。然窮愁著述。已及百卷。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云春在乎。因自顏所居曰春在堂。

考對

彭芸捐尙書。督學浙江。試湖府屬三學生員。以沒齒被髮易牙三句命題。有數人抄襲刻文。惟歸安張桂森出場。後將所抄坊本。搜賈賂盡。署中不及弔查。以此食餼。其餘一字不移者置二等。誤鈔者置三等。人皆笑之。比發落。

尚書曉其人近案曰。余往曾督學某省。按臨時。唱名既畢。退坐堂上。援筆將出文題。一教職忽趨前曰。稟大人。此地近蠻夷。向來應試者。從無作文例。余愕然。問檢則所考云何。教職對曰。出一對足矣。但字不可多。只消一字已足。余初聞不勝怪歎。既已無可奈何。姑出一柴字與之。於是諸生皆攢眉搖頭。及卓午。忽又一生前來交卷。展視其左行。對一炭字。教職在旁謂余曰。此卷當置第一矣。余思以炭對柴。何以當置第一。忽又一人來卷。則其旁仍添一柴字。余怒將責之。教職曰。大人忽怒。此卷已可置第二矣。余怒曰。此人仍對一柴字。奈何云當拔置第二。教職曰。大人若不信。試看以下。並此柴字忘之矣。既而竟無一人來交者。始歎其言不謬。今汝等以數年所誦習者。鈔寫不遺一字。記性卻佳。不然則平日溫故之功。亦可自取。故姑取二等。以爲勸讀者勸。又指二人曰。若汝輩卷中脫訛太多。想此謂不彈久矣。今後當再加溫習。若來年仍蹈覆轍。定置劣等。將不免四十板子也。遂命左右取其所鈔刻文字一部與之。遂出。

風趣類

鄭板橋受騙

揚州鄭進士板橋。善書畫。體兼篆隸。尤工蘭竹。人爭重之。性奇怪。嗜食狗肉。謂其味特美。販夫故豎。有烹狗肉以進者。輒作小幅以報之。富商大賈。雖餽以千金。不顧也。時揚有一鹽商。求板橋書不得。雖輒轉購得數幅。終以無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橋出遊稍遠。聞琴聲甚美。循聲尋之。則竹林中一大院落。頗雅潔。入門。見一人齷

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橋大喜。驢語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請嘗一樹。兩人未通姓名。並坐大嚼。板橋見其素壁。詢其何以無字畫。老人曰。無佳者。此間鄭板橋。雖頗有名。然老夫未嘗見其書畫。不知其果佳否。板橋笑曰。汝亦知鄭板橋乎。我即是也。請爲子書畫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紙若干。板橋一一揮毫。老人曰。賤字某某。可爲落款。板橋曰。此某鹽商之名。汝亦何爲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時。某商尙未出世也。同名何傷。清者清。濁者濁耳。板橋卽畧款而別。次日鹽商宴客。丐知交務請板橋一臨。至則四壁皆懸己書畫。觀之皆己昨日爲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鹽商所使。而已則受老人之囑。然己無可如何矣。

鄭板橋嫁女

板橋先生之淡宕風流。夫人知之矣。其玩世不恭。直有可友竹林而師柳下者。世多未之傳也。予嘗聞諸父老曰。先生有女。篤愛之。并白針黹無一能。而工畫工詩。頗得其父意。先生欲嫁之。而難其偶。適有友而鏢者。所學所好與之同。先生相之。喜曰。吾婿無逾此者。遂約焉。歸則詭謂其女曰。明日攜汝佳處游。當不負也。女喜從之。友所友。酌之。已。先生命女曰。此汝家也。其安之。女愴父意。遂不去。而所謂問名納采諸禮。概無有焉。先生曰。非吾不能有此也。非此女不能嫁此夫也。其薄佚禮法有如此。

顧棟高裸體讀經

顧棟高先生復初。清康熙辛丑進士。性倨慢不合時。僅三載。卽歸田。深於經學。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發明。掌教淮陽時。夏月堅閉重門。解衣裸體。寸絲不掛。手執一卷。高讀不輟。客至。自門隙窺之。大笑。先生倉皇著衣而出。談者傳爲笑柄云。

勵自牧典客裘

勵太史自牧。以世家子官詞林。落魄不羈。裘連人常滿戶外。一日。天氣甚寒。設盛饌宴客。客皆衣絮貂海龍而來。室中多設火爐。勸酒甚摯。客皆汗出。解衣暢飲。先生酒令家人取赴質庫。酒罷。始以情告。衆皆無可如何。次日各送還質券而已。

孫人龍蜂腰之憾

紀文達會試時。出孫端人官允人謹門下。孫蒙於酒。管幟文達不能飲。戲之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公典試。得爲臨錄。太史正華。酒量冠一世。公亟以書報孫。孫覆札云。吾再傳而得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憐君是蜂腰耳。承平士大夫。詩場酒社。諧謔風流。令人慨慕。

紀河間滑稽

紀文達公陶。喜談諧。朝士多遭侮弄。有某太守來謁。公見其左額有疣。大如胡桂。訝曰。君擁連城。統僚屬。樂業者。何以僕衆。某市有某郎中。能療此疾。願甚秘其術。必先具厚禮。徐告以情。乃可。某如言。既見。則郎中額亦有疣。乃

稽爲公所戲。恚懷而歸。

其二

紀河間善談諧。前辦四庫書時。凡書有錯誤。各纂修推諉處分。多有言張冠李戴者。遂題一絕於壁云。張冠李戴且休論。李老先生聽我言。畢竟尊冠何處去。他人戴着也銜冤。又嘗云。朱石君人仰之如禹稷契。而日託於韓柳歐蘇。彭芸楣人視之如韓柳歐蘇。而日居於禹稷契。二公之情況相肖。

紀河間詩

河間師博洽淹通。近世之劉原父鄭漁仲也。獨不善書。卽以書求者。亦不應。嘗見齋中硯匣。鑄二詩於上云。筆札匆匆總似忙。晦翁原自笑鍾王。老夫今已頭如雪。恕我塗鴉亦未妨。雖云老眼尙無花。其奈球慵日有加。寄語清河張去遠。此翁原不入畫家。河間師有侍姬。中年喪明。構一室以居之。顏曰善聽軒。聯集甚戩墨。對此茫茫二語。又來湯若士蘇東坡詞云。忙處拋人間處住。饑時吃飯困時眠。

紀河間巧對

紀文達公善屬對。信手拈來。出口成趣。一日。陸耳山學士云。適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爲對。公曰。卽以閣下對可乎。兩人大笑。或謂公曰。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秘製烏鬚藥。去風流木牙杖。滴露樺花頭油。學（經蒙任附）店（草科俱全）秋爽來學。冬季飄經。揭棧唐宋元明古今名人書畫。發賣川廣雲貴生熟道地藥材。凡此者。

既聞命矣。若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爲對。公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於布傘上觀之。至其處。乃賈下者。書六千三字也。

紀河閒自輓

紀文達自言自四歲至老。未嘗一日離筆硯。乾隆壬子三月。偶在直廬。戲謂友人云。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沈宦海如鷓鴣。生死書囊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挽足矣。劉文清公塘笑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挽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陸副憲訃音至。文達紀之槐西雜志。以爲事有先兆云。

閩鄭堂滑稽詩

閩鄭堂能詩。好滑稽。郡守喪妻。將殮而不瞑。堂自言能祝。因高吟曰。夫人一貌玉無瑕。四十年來纓未華。何事臨終含淚眼。恐教兒子着盧花。吟訖而瞑。守厚禮之。會國喪。太守宴於西湖。堂故衝其前導。守怒。令作詩自責。堂連書苦字。守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續曰。苦苦苦苦連天上。皇晏駕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畫船。守亟遣之。至今閩人稱俳諧爲鄭堂體。

雅賺

竹垞先生年五十。舉鴻博。與同郡高念祖偕。同舟入都。每日暮停棹。輒失所在。高往迹之。已闌入酒肆中。醉臥罍下矣。先生嗜書若命。典試江左時。絳雲已燬。開放齋族子錢遵王。撰讀書求敏記。載宋板元鈔。次第完闕甚備。

徵求一見之。歷不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談。遂王與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賂其侍史。啓篋得之。招潘署廊吏數十人於密室。夜半寫畢。並錄得絕妙好詞。時人謂之雅贖。又先生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繪自隨。錄四方經進書。堂院牛鈕。劾其滯澁。吏議請一殺。時人謂之美貶。噫。以是左遷。視今之廢書不觀。濫躋華要者。榮辱何如。

朱竹垞騙道士

秀水朱竹垞。與某道士善。觀中有枇杷二株。熟時每餉朱。俱無核。朱詰其故。道士以仙種對。朱終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僕市一旋肩。故令道士見。不逾晷。卽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飽啖而罷。因問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有小術。欲以易枇杷種耳。道士低語曰。無他。於始花時。鑷去其中心一蠶耳。朱曰。然則吾之饌亦無他。昨所預烹者耳。相與燕享。

梁山舟與阮芸臺之謔對

謝塘臨終時。慮妾及少子無依。乃以三千金寄託梁山舟處。山舟曰。我無用此。當爲緘而藏之。不能得息也。謝諾而緘諸篋。使謝手封識之。且使謝書一存本。不收利之筆據。已而謝歿。小子夭。妾亦死。謝長子某。搜其篋。得山舟收條。乃往索。山舟以原篋與之。並以其父所書筆據示之。謝子遽曰。爾家至好。公又父執。豈敢計較。遂毀其據。迨啓篋。檢點畢。忽問曰。息錢何在。梁怒。然筆據已毀。無以難之。謝子謾罵。山舟拍案訶之。謝一揮手而山舟倒地。時阮芸臺之父。樂西湖之勝。因爲僧居某寺。或戲爲對曰。公子揮拳。老學士斯文倒地。封翁削髮。大中丞不孝通天。

時山舟爲學士。芸台爲中丞也。

梁山舟黃河阻渡

錢塘梁山舟先生同書。嘗南歸。將渡黃河。河督某公。留住署中。山舟屢欲行。某公言水勢甚溜。宜稍停待。山舟不得已。諾之。留住齋中。甚苦岑寂。居停主人。又不時出。惆悵無聊。偶觀架上。羅列佳紙名箋。案頭筆硯。亦復精良。遂日寫字消遣。匆匆將紙用罄。俄主人出。言水勢稍減。可以逕渡。已爲具舟楫矣。梁拱手稱謝。將行。忽主人顧架上紙。問僕曰。此間紙皆何往。僕惶悚。若不能置辭。梁乃自實。已所書。因指案頭書示之。主人怒曰。吾此紙。特使人至南中購求。供已隔池之需。不意乃爲汝用去。遽叱僕取出。一一碎裂之。梁怒甚。然無可如何。忿忿別去。蓋河督爲京官時。嘗托人請山舟書。山舟遲延不作。故爲此以報之。其言水漲水減。咸飾說也。且僕取紙出時。卽已藏過山舟所書。碎裂者。乃是他紙。可謂惡作劇矣。

劉文清書易食物

劉文清公。書名重一時。然不肯爲人書。故當時欲得文清書者甚難。有某公同直軍機。時饋劉精品飲食。劉輒函謝。不數日。又致饋。年餘未嘗倦。一日。劉詣某。適有一友在座。談次。友求文清書。文清不肯。某曰。渠書欲易食物。豈能爲汝書耶。文清愕然。某乃出一巨冊。咸劉手跡。曰。許多珍跡。皆食物易得來也。文清視之。悉已之。謝函。相與撫掌大笑。

阮文達考釋鐘鼎

阮文達爲浙江巡撫時。其同生有入都會試者。偶於通州逆旅中。購一燒餅充饑。見其背面斑駁成文。戲以紙搗之。經似鐘鼎。即寄與文達。僞言某於北通古壘肆中。見一古鼎。惜無資不能購。某亦不知爲何代物。特將銘文拓出。寄諸師長。與諸人共相考訂。以證其真。賈文達得書。即集嚴小雅張叔未諸名士。互相商參。諸人臆爲擬議。皆不同。最後文達乃指爲宣和圖譜中之某鼎。即加跋於後。歷言某字某字。皆與圖譜相合。某字年久銘文剝蝕。某字因搗手不精。故有漫漶。實非贗物云。某見之大笑。

汪度齡娶妾

汪度齡先生。中狀元時。年已四十餘。面麻身長。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精通文墨。觀彈詞曲本。以爲狀元宵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燭下見先生年貌。大失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鬪飲巨杯。先生量宏與衆。沈醉上床。不顧新人。和衣而睡。已而嘔吐大作。將衾枕盡污。陸女恚甚。未五更。雉經而死。或作詩嘲之曰。國色太嬌難作壻。狀元雖好却非郎。

彭侍郎元瑞

彭侍郎元瑞。博學能文。高宗純皇帝。嘗稱江西有二才子。一蔣士銓。一元瑞也。任江南學政。患童生懷挾。先日牌示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童皆挾詩賦。彭若不知。良久題不下。學官請命。彭曰。昨已命之。首題明日。次題不考文。

也。揚中無錄者。又晉四縣同場。彭命題曰。洋洋乎。師整章也。又曰洋洋乎。中庸鬼神章也。又曰洋洋乎。中庸大哉章也。至第四屬。忽停筆問學官曰。四書中尙有洋洋乎耶。學官不敢謂無。應曰。少彭曰。少則洋洋焉。卽以命題。

松中堂

松中堂筠。爲伊犁將軍。置夫人於別院。院屋三楹。中爲堂。西爲夫人臥室。東爲佛室。公每日五更入禮佛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話。半時乃出。夫人每四更起。櫛沐以待之。無間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放簡。每黎明起。卽駕驛車。傳食於同事署中。亦無間寒暑。那釋堂時亦在西城。管戲語人曰。我若死在輪迴。必與閻君約。或爲男。或爲女。或墮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大人驪。及松將軍夫人耳。

何義門老頭子對

何義門先生。值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適。仁皇帝驟至。不及避。因匿爐坑中。久之。不聞皇上音。乃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已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父天母地之謂子。非有心誹謗也。上遂大悅。乃舍之。或以爲記河間事。實非。

王阮亭口號

宜與任妻尊宏嘉。爲御史。疏定朝服第級。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獅。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桐厓總憲饋時。爲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王阮亭戲爲口號贈之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獅。昨夜五更寒透骨。

蒲朝諱不怨。葵尊趙玉。孝少。幸見之。笑曰。公詩大佳。正難於落筆之穩耳。

鄂西林浴足

鄂司馬爾奇。西林相公胞弟。目短。性聰敏。讀書數十行。顯揚後。頗耽聲色。與相公異趣。時人比之以大小宋云。相公嘗浴足。公倉卒至。相公不及握盥。加足於懷。司馬急以烟筒擊之。相公羸然。公曰。大白貓何罕物。而兄珍之於懷何也。蓋以足爲貓云。人傳以爲笑。

阮文達宴客

阮文達爲編修時。遭喪家居。會公宴。與吳祭酒錫勳同坐論詩。祭酒頓墮。阮出對曰。吳祭酒脫帽談詩。斯文掃地。吳應聲曰。阮太史居喪觀樂。不孝通天。

謝薌泉之疎闊

謝薌泉先生焚車事。另載後卷。其人大節不苟。然性疎闊。其居處几榻塵積數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紛披。殊有濼溪不除階草之意。財物奢蕩。一任僕人侵盜。毫不介意。性復多忘。嘗新置朝衣。借法時帆祭酒著之。罷官後。遂不復取。及官僕部。當有祭祀。復欲市取。時帆聞之。曰。吾記君嘗於某時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無。謝茫然曰。此等物棄諸敝笥。安可索取。法復曰。或君曾假諸人乎。謝仍不復記憶。法笑曰。君於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尙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謝乃恍悟。其不屑細故若此。

百菊溪督兩江

百菊溪齡。總督兩江時。司道以下。多朋飲妓船。酣嬉無度。百心惡之。而不欲顯發。乃召一尉謂曰。某所有妓船。爲我驅之。尉敢請不敢應。百曰。投鼠忌器乎。以我命往何妨。尉請撤。百曰。無須也。持汝版來。卽按筆書絕句曰。宛轉歌喉一串珠。好風吹送莫愁湖。絲何打撻匆匆去。羨鶴焚琴是老夫。尉持版往。衆官踉蹌而散。非特處置妥貼。亦見老輩風流。

王殿撰葉子戲

雍正某年元日。王殿撰雲錦早朝後。歸邸舍。約友人作葉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徧覓不獲。遂罷而散。一日蒙召對。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告。上嘉其不欺。出袖中一葉還之。當時選察之嚴如此。

湯西崖未遇時

湯西崖少辛未遇時。與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則從西溟借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詩云。我馬瀟郎當峻嶮。瘦香。終朝無限苦。駝水復駝湯。一時傳以爲笑。按西溟先生浙鄞文雄。呼疲瘦爲瀟。亦其鄉土語也。

徐青藤門下走狗

鄭板橋最愛徐青藤詩。嘗刻私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童二樹亦重青藤。題青藤小像云。抵死目中無七子。豈知身後得中郎。又曰。尙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列門牆。

韓石侍郎之蕭曠

韓石侍郎。襟懷蕭曠。豪飲健談。每偕朱竹君。王石隱諸公。過法祭酒。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竹君盛推戴。東原經術。侍郎獨有遠言。論至學問得失處。頓發赤。聚訟紛。酒罷出門。猶驚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棲。風沙蓬勃。餘客拱手以送。無不掩口笑者。

法時帆謔語

某司空督學中州時。好出搭題。以防剿襲之弊。與經文多割裂。法時帆學士心惡其行。其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公。公多所獎譽。某心喜悅。及臨行時。時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爲懸誦可乎。某詢其姓氏。時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載。請公慎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聞者撫掌。

畢秋帆東坡生日會

畢秋帆先生。自陝西巡撫。移鎮河南。署中築嵩陽吟館。以爲燕客之所。先生於古人中。最服蘇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輒爲文忠作生日會。懸明人陳洪綬所畫文忠小像於堂上。命伶人吹玉簫。鐵笛。自製迎神送神之曲。率傾幕中諸名士。及屬吏門生。衣冠趨拜。爲文忠公壽。拜罷。張宴設樂。卽席賦詩者。至數百家。當時稱爲盛事。迨總督兩湖之後。荊州水災。旣罷。苗疆兵事又來。遂不復能作此會矣。嗚呼。以公之風雅愛客。今無其繼。而歿後未幾。家產籍沒。子孫式微。可慨也已。

打兔子

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幕中賓客。大宇有斷袖之癖。入其室者。美歷盈前。笙歌既叶。歡情亦暢。一日先生忽語云。快傳中軍參將。要烏鎗兵弓箭手。各五百名。進署伺候。或問何爲。曰。將署中有兔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時嘉定曹習菴學士。以丁內艱。爲關中書院山長。與先生爲親戚。常居署中。先生偶於清晨詣其室。學士正酣臥。尙未開門也。見門上貼一聯云。仁虎新居地。祥麟舊戰場。先生笑曰。此必錢獻之所爲也。後先生移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語。有客在座中。正色謂先生曰。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處本是梁孝王兔園。先生復大笑。

製古磚

畢秋帆撫陝。值六旬。屬吏送禮。概不受。一縣令送古磚二十塊。有年號題詞。皆秦漢物也。畢大喜。喚家丁諭云。我壽禮概不受。爾主人之物。甚合我意。故留之。家丁跪稟云。主人因大人慶壽。集工匠在署製造。主人親自監工。挑最上者獻轅下。畢公一笑而罷。

百菊溪相國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國。爲浙江按察使。杜曉園河師。爲杭州太守。兩公皆漢軍。甚相得也。忽以事齟齬。李大愾。同在一城。至一月不覿見。遂欲告病。文書已具矣。時方酷暑。相國遣以扇。并書一詩。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須畏。

君似清風不肯來。李讀詩不覺失笑。相得如初。

錢愚兄

百菊溪相國齡。總制江南。廉潔自矢。屢吏苞直。絲毫無所受。晚年舉一子。仁廟賜名扎拉芬。蔭五品官。扎拉芬者。繙譯乃福壽二字也。兩江官員。競獻賀禮。悉却之。江甯守錢某。令工製小蟒袍。水晶頂帽。珍珠朝珠。金飾玩物。無算。書愚兄錢某帖。賄聞者呈進。并囑曰。此送公子物。可無却矣。公笑而納之。同僚服其工於獻媚。爭相效顰。賀帖無不稱愚兄者。由是錢愚兄之名。遂播於兩江矣。

雙白菜

康熙間汪東山繹。精星學。嘗自題燈籠曰。候中狀元某。後果大魁天下。在京師時。與方靈臯湯西崖蔣南沙齊名。三人皆疏放。方獨迂謹。時相抵牾。堂上掛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勸。先生厭之。乃署其門曰。候中狀元汪。諭靈臯。免賜光。庶幾南蔣。或者西湯。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菜。終日到書堂。

素不相能

蘇州鄒曉屏相國。與秦小峴司寇。素不相能。每有言論。輒彼此齟齬。後司寇以目疾告歸。而相國亦以教匪林清謀。被。不能先事預防。有旨著回原籍。閉門思過。因此同在林居。一日。兩公於惠山。卒然相遇。司寇曰。公何以入山。

相國曰。君能見我耶。從者皆竊笑。

汪容甫辱商人

稚存太史。容甫明經。同肄業揚州書院。一日。僧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瘦貌。談徐氏讀禮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背偻肩與訪山。長甫投刺。適院中某生趨出。足恭揖商人。逆連日趨謁狀。商人微頷不答。容甫憤甚。竊往拍商人項。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遂巡曰。不識。識向之趨揖者乎。曰。亦不識也。曰。我汪先生。趨揖者某先生。汝後歸之乎。曰。識之矣。曰。汝識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懷喪。登輿去。夫商人謁山長。某生之趨出足恭。自取辱也。於石後。貌上。談禮讀通考者何與。講學家聞之。必以容甫爲誕率。然今日講學家。一遇冠服貴僂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誕率也。蓋汪先生一某先生者百也。

米湯大全

世俗以相煨悅者爲瀝米湯。而歡場尤甚。甘泉李冰叔嘗戲爲詩曰。英雄末路拏稀飯。混沌初開瀝米湯。曾文正於克復金陵後。得人頌賀詩文。命書記統抄爲一編。自題籤曰。米湯大全。可謂雅諷矣。

紀文達烟量

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房最。大人呼爲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召見。亟將烟袋插入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於纛。痛甚。不覺嗚咽流涕。上驚問之。則對曰。臣靴筒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爲

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靴。則烟燄蓬勃。肌膚焦灼矣。先是公行醫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國戲呼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於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為李鐵拐云。

顧俠君酒量

江左顧人。推顧俠君。竝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斛。其兩邊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見。潛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為矣。在京師日。聚同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一時方近雲觀。莊書田楷。繆湘沚沅。黎甯先致。遊皆萬人敵也。以予所見。勵侍郎。滋大宗。萬。李臬使。甯人治運。陳太僕。句山兆嵩。涂侍郎。石溪逢震。顧京兆。息存。汝修。亦頗論觴政。足稱後勁。近人則素尙書爾。素侍郎。琳。亦一時之雄。

孫文靖食量

金匱孫文靖公爾準。字平叔。以翰林起家。歷官至閩浙總督。贈太子太師。入祀名宦祠。公負經濟才。任閩督。興利除弊。潯水蘭陵。既田數萬頃。平嘉潯張丙之亂。善政指不勝屈。閩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食雞子及饅頭。可逾一百。嘗閱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餽以饅首百。捲蒸百。一品鍋內。雙雞雙鴨。公盡食之。告人曰。我閱兵兩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飽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熱。以大缸滿貯井水。身浸其中。僅露口鼻。以為樂。十八歲時。自尊入廣西巡撫署中。歸道錢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觀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聞萬馬奔騰聲。急出至鷁首視之。舟人

諫不聽。立未定。已爲潮頭捲入江中。食卒之間。但覺浪壓肩背而過。有千萬斤之重。三四翻騰。遂掀於江中。若有人昇之起者。一無所苦。公自言素來短弱。受此大驚。卒未識潮爲何狀。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類自任。巡撫安徽時。安化陶文毅公爲方伯。文毅隱見。論其官不法事。聲色俱厲。鬚髯翁張。宣宗疑之。密諭公履任後。察其爲人。公密疏保舉。奉硃批曰。卿不可爲其所愚。又具疏力薦其賢。文毅公遂獲大用。薦督兩江。爲時名臣。公之力也。官閩臬時。漳浦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墓旁地。爲豪家所佔。子孫力弱。屢爭不勝。一夕。天大雷雨。徧山上下皆墳起。成黃山字。無慮數千萬。豪大驚。叩首還之。公有詩紀其事於泰雲堂詩集中。督閩後。遂以忠端公之理學忠義。奏請崇祀文廟。兩廡得愈旨焉。

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每早入朝。食質心饅首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盞。可以竟日不飢。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竟日不飢。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劉文恪之飲費

劉文恪公權之。酒戶極洪。官京朝時。非前門湧金樓之酒不飲。罷相南歸。門人史望之尙書致儼。核公飲數於極

肆。據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上二十餘萬錢。燕會儉道不計也。

曹文恪食量

清中葉大臣善啖者。首推曹文恪公。次則達香圃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摺一二盤。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每賜食肉。王公大臣。人携一羊鳥。又皆以遺文恪。輟倉爲之滯。文恪坐轎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輟倉中之肉已盡矣。故其奏中有微臣善於吃肉之句。道其實也。香圃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之而已。人極儒雅。惟食時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爲方塊。置簋箕中。宴坐以手搥啖。爲之一快。傷寒病起。上問尙能食肉否。對曰能食。故時賜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終。

賭飯

乾隆時。吳白華侍郎。素善飯。有宗室某將軍。亦與齊名。一日謂將軍曰。夙仰將軍之腹。量可兼人。若某者。雖無經筭之便。至於飯來開口。略有微長。但不知虛後王前。孰爲優劣。意欲與君一決勝負。何如。將軍笑而許之。侍郎命左右持籌侍側。每噉一碗。則授一籌。飯罷數之。將軍共得三十二籌。侍郎只二十四籌。爾。侍郎不服。約與明日再賭。將軍笑曰。敗軍之將。尙敢再戰乎。明日復至。比設食。只有飯而無葷。謂將軍曰。此亦所謂白飯也。昨以肉食爲鄧。故聊遜一籌。今與君白戰。若再不勝。願拜麾下。於是復計籌而食。將軍食至二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

陸蓋侍郎先以食肉而易飽。將軍以無殺而不能下咽也。

王于一之誇妓

江西王于一。博學而文。才名卓著。嘗宿妓於塔山之息柯亭。禾中朱錫習。睡過于一。時于一尚未起。錫習隔樓坐待之。于一不知也。向妓誇生平貴介任俠。且曰吾雖老。猶將金屋贖汝矣。錫習嗔然大笑。于一驚起。慚。幾成大隙。次日有舉此事以開毛西河。于一當時該作何語者。西河誦張鶴門醉公子詞應之云。伴醉許佳人。千金贖汝身。一座大笑。

張映璣之雅謔

浙江轉運頭映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擲與投。呈閱之。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也。璣作杭語從容對曰。阿奶。我係鹽務官。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鹽事。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遣之。可謂雅謔矣。

張文和謙抑

張文和公晚年。頗以謙抑自晦。每遇啓事者至。動云好好。一日有閣中胥吏請假。公問何事。曰。適聞父訃。公習爲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覺也。

漕督諧詩

雲夢許秋巖尙書兆椿。美鬚髯。工詩善書。尤精於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蓋非獨以吟咏見長也。官漕督

時遣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于官衙牌誤書漕作精。尙書作一詩嘲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漕部。漫勞明府續精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鉅州。風流蘊藉。想某令讀之。亦當絕倒。

曹學士之扮神

嘗塗曹學士洛。爲諸生時。放誕風流。不拘小節。博場酒肆。時寓迹焉。邑中春秋賽社。例以一人扮爲神。金朱塗面。與行通衢。婦女傾城出觀。略無隱蔽。曹心貽之。遂任是役。妖姬豔女。貴婦名姝。任其評視。且預囑與夫。於鈿光鈿影中。故遲遲我行。旣而學博知之。欲申之於學。使褫其衿。適捷鄉試報至。乃止。

諸襄七之古拙

諸襄七先生錦。學問淹貫。而性古拙。嘗與試福建。巡撫鎮正副考官瓜各五十。而先生之瓜。少送一枚。先生大怒。請巡撫面問之。巡撫曰。此係誤數。卽當再送。先生益大怒曰。我豈爲一瓜爭乎。腊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程生法。瓜雖微。亦可見禮意之衰也。一時傳爲笑談。

王司農畏蟻子

王司農茂京。性畏蟻子。每見必驚懼失色。西田相國其叔也。一日。令與夫密置數枚於肩輿中。囑勿使知之。明日。司農升輿。忽見蟻子。惶懼仆地。將責與夫。從者具以實告。然司農之積。猶未釋也。許思有以報之。越日。命工修足。

呼僅聚其皮。將酒醱蔗糖。共貯於瓶。以遺相國。明旦遇於朝。謂可農曰。昨日見惠之品。大嚼之而無味。究係何物。耶。可農羞備答曰。老叔以罇子見嚇。小姪不得不以老脚皮奉敬也。

境遇類

李文貞軼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清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拊摩而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誕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對。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爲保族起見。功德甚大。况此子歧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羣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頑故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翌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以煙從外薰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啓戶視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卽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爲然。明日遂召

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即統衆盜他去。後盜果殺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卽幼子所傳也。嗚呼。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爲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肉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遂以刀割取其指骨。置之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爲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昇之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卽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鑽。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鋤者。掘墓前後。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道士。時公家族衆亦至。囑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李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勒襄勤軼事

勒襄勤相國保督四川時。得僚屬以禮。卽不歡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告人曰。我始由筆帖式。官成都府。

通判不得上官款。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每銜參時。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又以貪故。不能投效。去舍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慍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慍甚。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得見。手版未下。又不取。遞去。天氣甚暑。衣冠鵲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勒三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覆衣。立於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我稟請庭參。則掖之起曰。不要汝徇狗頭。回顧侍者。令代解衣冠。曰。爲勒三爺剝去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我于斯時。越聞罵越歡喜。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衆官猶未散。聞之俱慙。我飲至三鼓歸。首府懸官。尙伺我於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銜參時。逢迎款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之爲勒三爺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余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

孫文定

世多傳孫文定少年。嘗報仇殺人。事迹未著。幾視公爲朱家郭解一流人矣。按陳兆崙所撰公神道碑銘。稱公伯兄楨淦。無故爲人所戕。公父不勝忿。手刃其仇。吏持之。公未弱冠。奔走呼籲。一晝夜行三百里。叩大府。自承代父罪。事竟得解。讀此知公之孝弟過人。知勇彙備。非負然以血氣自雄者。

勵文恪鄂文端軼事

勵文恪公出身極奇。幼孤貧。傭工杜氏。杜本靜海大族。見文恪異常兒。遂令隨諸子讀。取名杜訥。爲庠生。後因寫書保舉。懋毅殿供奉。同高澹人輩爲上所賞。已議敘州同。改補中書。又改編修官。加尙書。四世翰林。聞杜氏式微。文恪家待之最厚。余謂當時供奉中。如澹人者。卒不能保有令名。而文恪貽厥四世。其操行敬凜。固有自來也。鄂文端公以舉人充侍衛。四十初度。有句云。四十猶如此。百年待若何。後年至七十。以大學士充翰林掌院學士。招諸老輩飲。乞聯句。限一死字。有某呈一聯云。丹心已向軍前死。白髮猶從戰後生。舉人充會試總裁者。惟文端一人。聞乾隆某科。上欲用阿文成爲總裁。文成免冠叩首奏云。臣非進士出身。不與文衡。憲皇帝曾有旨。不敢自臣破例。老臣遠見。意固在防其漸也。

徐文敬軼事

徐文敬公潮。先世業漁。生公之日。江湖大上一小舟爲風漂沒。徐翁急救之。得無恙。僦舟者爲隣省孝廉。入都赴試者。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遂名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至某科以編修分校。孝廉得售。適出其門。

沈尙書門帖

沈歸愚尙書未達時。曾居木瀆鎮。自題門帖云。漁艇到門春漲滿。書室歸路晚山晴。二語極肖鄉村清遠之景。後

來居者。知爲尙書手墨。卽鑄諸門間。余少時過之。見老屋破扉。猶存字跡。因常口誦不忘。五十年來。詢之瀘川人。無復知者。而余亦迷其處矣。近見王韞齋集中香齋雜咏。有一章云。一畝舊宅太蕭條。耆碩驚心百歲遙。我亦寓公來過此。吟魂黯黯野飛橋。自注沈歸愚尙書舊宅。在山塘野飛橋西。王君館木漬久。訪之必確。雷甘繁淡曰。歸愚尙書舊宅。在野飛橋西不數武。門有棹楔。世亂後。僅存其石。尙可識也。又郭頰伽靈芬館詩話。紀尙書館於木漬。主人有舫婢。愛聽其夜吟聲。事當卽在僦屋題門時也。

香潤齋中丞軼事

上海香潤齋中丞。撫湖南時。德澤在人口。碑載道。逸事頗夥。靡有能詳述者。當其未遇時。鬼神呵佑甚奇。中丞少苦貧。或午刻由塾歸。灶突無烟。撼父母曰。師已食我。仍返塾。弱冠遊邑庠。授徒不足自給。繼室張夫人。紡織以佐。遇秋試。輒不能往。丙辰歲。僅持錢八緡往。同伴恐爲累。預約出關先行。中丞於十六日晚始歸寓。時已不及。而囊底罄竭。一錢不名矣。中丞素擅岐黃術。乃張帖行診。應手輒效。凡至病家。率聞鬼語曰。喬大人來。謹避謹避。緣是歸資粗足。時近榜期。姑緩歸。榜登。同人皆落。惟中丞獲雋。尹文端公時制兩江。素稔中丞名。見與鹿鳴宴。驚異之。厚贈而歸。中丞躬自糶被。手持一繖。彳亍出水西門。薄暮冥冥。呼船搭之。忽見有峨峨官舫。停泊江干。旂旗燦列。舟子搖手禁勿聲。令中丞處舵尾。一檣暗黑。無燈燭。但聞風濤洶湧。聲勢激蕩。尋亦酣寢。質明。舟子呼曰。起。起。至矣。促登岸。惶避中道。繼於船。回顧官舫。渺然不見矣。自維舟子既不索值。千里金陵。以一夕至。奇異方甚。後至邑。

廟見神舟旋尾。遺徽在焉。乃恍然知神助。致敬盡禮而返。逾年成進士。仕至湖南巡撫。當其始也。被友所給。方謂窮途無告。乃天幸相之。以醫得錢。以文得名。神復助之。以歸。非公之德。曷有足以格乎天神者。曷由致此。彼小人懷吝之心。豈足以測君子哉。棄友而先行。亦友道之變也。其遭擯斥也不亦宜乎。

其二

中丞未遇時。貧無升斗蓄。而嗜酒落拓。不事生產。夫人某氏有賢德。以紡織給公。每食必留以待。不敢自飽。時或斷炊。則置火酒一杯於几。公歸見酒。便會意。飲訖。即大步去。以爲常。公每深夜未歸。夫人登樓望。遙見紅燈二盞。照一人冉冉來。漸近數十步外。則燈香而公至矣。夫人知公必貴。心竊喜。常準此以候門。一夕燈未見而公已叩戶。夫人大疑。問公日間作何事。公曰。不過賭錢喫酒耳。夫人曰。非此之謂。意君所爲。或有傷於陰隱者。公曰。是無他。惟爲相識某代寫一轉婚書。既非我所說。合且其事既成。不書亦嫁。故代書之。想無害也。夫人曰。咄。既云不書亦嫁。書將安用。此事攸關名節。斷不可爲。其速往毀。遲恐不及。公如聞棒喝。言下頓悟。即馳往。託言書尙有誤。當改。其人出書。公急毀而納諸口。曰。我不作此也。遂返。及抵家。而夫人已笑候門左矣。未幾。時當大比。夫人曰。日往月來。老將至矣。凍餒豈長久計耶。值今槐花復黃。曷不藉以自奮。公曰。我亦思之。奈貧竟至此。祇求百文。尙難度日。何來多金作考費。夫人曰。同袍中或有能挈帶者。試謀之。倘少有所需。妾當罄所有以助。公因徧探交好。則已俱就道。繼至應友願某處。知少一僕。因未啓行。公曰。弟亦欲往。奈無盤費。君等欲覓僕從。弟願稍貼舟金。爲之執

願君能帶弟一行乎。願曰：是何言。君本鴻才遠器。衆所敬服。豈敢屈爲隸人。公曰：此弟自願。諸君能周旋。弟已感甚。縈不賤視。弟亦何敢少意耶。願曰：如君言。同人諒無不允。某日。兄甚至東門碼頭。喚某船戶可也。是日。願卽言之。同伴衆皆駭曰：某嗜酒好賭。妻孥尙不願。肯爲人服役耶。且彼雖貧。亦士流也。帶挈旣無此力。若以隸役之。反難免衆議。此事萬不可。如必與俱。擬各他就。願曰：奈已許何。一友曰：另伴亦難。君旣約彼。某日我等可先期動身。彼無資本。未與共事。亦難深罪我等也。衆然其議。至期。公襪被出。徧覓願舟。不得。徘徊間。又過試友下船。公趨問。始知願與衆人已於某日動身。將出關矣。公聞。爽然若失。自嘆爲貧所困。致人厭棄至此。不如投水以死。繼又念囊中尙有錢二緡。係細君物。不知費幾許心血。乃始穿就。當覓相識寄回。方不負。遂離岸行。不數步。聞有相喚者。乃舊識某。近開糧食店於浦灘者。曰：先生赴試動身耶。時尙蚤。盍少坐。時公欲以被銀相寄。遂入店。某奉茶而前。曰：今科先生必高中。當預備賀儀。奉擾喜酒。稍頃。卽送先生下船。不知船泊何處。公聞某語。不禁淚落。無一言。某更駭問。公因述前事。某曰：先生有志赴考。豈以此阻。奈我力綿。未能獨助。姑在此一飯。我當商之同輩。倘得集資。贈先生。亦不枉與市井人屈交耳。但不知費應幾何。公曰：十貫足矣。飯畢。某卽出。公獨坐以待。少頃。某偕短衣草屨者五六人歸。指公曰：此卽赴考某先生也。衆揖公。懷中各出銀錢置桌。請收會錢。公問故。某曰：此皆同業。適爲公合一會耳。公感謝。某曰：今日不及起行。我作東道主。沽酒餞先生。衆請諸君。是晚各歡飲盡醉散。時已二鼓。衆曰：夜深矣。我等宜送先生歸。遂同進南關。及過倉前水關橋。前行者忽止。公問故。衆曰：有巨人跨立橋上。不得

遇公乘醉趨上橋。追視之。其人高與城齊。仰望面目。黑暗中模糊不可辨。跨立橋中。不言不動。公以手拍其腿。曰。汝亦太自便矣。不顧人行走耶。遂讓其人縮左足。則立讓。公方與四人過。則又跨立如故。三人後至。皆自跨下出焉。未幾。三人者俱死。始知所遇乃凶神。以公福大。故讓之耳。明日。公就道。是科即以高魁獲售。明年連捷成進士。由縣令歷任顯要。有政聲。

富陽董邦達少時

富陽董邦達少時。以優貢生留滯京師。寓武林會館。資盡。館人迫之。徙於逆旅。質衣裝以給。無何。資盡。逆旅主人又逐之。窘無所之。有劉媪者。奇其貌。謂必不長貧賤。館之家。屬勤業以待再試。董日夜淬厲。期得第自振。且酬媪德。榜發。仍落第。恚甚。謀自盡。踰街市。未有所也。倚一高門。癡立。俄有人啓門。呵問誰某。董告以下第生。其人大意。邀入款語。出紅箋倩書謝柬。署名則侍郎某也。既而留食。互述生平。知爲侍郎司閹僕。以薦初至。適書謝柬。大爲主人稱賞。因請留董代筆。薄奉旅資。董方失路。欣然諾之。自是一切書牘。皆董擬草。往往當意。侍郎益信任。僕居頃之。侍郎有密事。召僕至內室。擬稿。僕惶窘良久。不能成一字。侍郎窮詰。乃以實告。侍郎大駭。急延董至。廳衣冠見之。且謝曰。使高才久辱奴輩。某之罪也。因請爲記室。相得甚歡。侍郎家有婢。敏慧。得夫人意。夫人欲嫁之。婢不可強之。則曰。身賤。終隨與隸。必欲如董先生者。乃事之。又安可得。故甯不嫁耳。夫人以告侍郎。侍郎晒曰。癡婢。董先生神志不凡。行且騰上。肯妻婢耶。會中秋。侍郎與董飲月下。酒酣。從容述婢言。且願納爲妾。董慨然曰。某

嘗說京師。蓋京師不加一睨。公獨厚愛之。彼女子亦有心。何敢言妾。正位可也。侍郎終以爲疑。謀諸夫人。女婢而瑤董焉。年董舉鄉試。成進士。後官吏部侍郎。生子爲富川相國。相國登庸時。太夫人猶在。

其二

董大宗伯邦達。少貧。父某亦諸生。性迂介。工篆隸。作室扁及楹聯。刻灰堆鈿皆精。時張茹英員外。方修西谿山莊。招往奏技。僕輩憎之。背呼董漆匠。與余外祖暨黃君松石獨相得。雍正癸卯。得天司寇。以待講副八閩試。董君與二人商曰。余子幸充拔萃。將應朝考。無以行。侍講肯挈之乎。得天至。即言之。一見大賞識曰。三山一榜中。無此材也。未幾。將北上。得天謂外祖曰。董君寒士。昨以二十金囊車價。亟持還之。北土苦寒。視其衣甚涼薄。即以備禦。冬可也。翌日來謝。則涼薄依然。詰之曰。家本無資。此二十金。亦貸之戚友者。寒士宜寒骨。願耐霜雪。不願以子故。增父累也。可寇聞。即以己衣兩襲贈之。同寓皆贖以表裏。得衣盈篋。至都朝考入選。以戶部小京官用。又三年。聯捷選庶常。其父就養入都。附糧艘行。至天津。暴疾遽歿。東山倉卒徒跣三百里。扶襯歸。至臺莊阻淺。願爲旗丁白。眼。議遷柩古廟中。子身先歸。另籌雇舟來遼。方相度間。忽遇楓溪人程香篋。亦以守牖散步。大呼曰。董學臣何事至此。聞君賤賈。乃僮倅如許。董即稽顙。月河傍。備告近狀。程曰。吾方入都坐監。挾二百金。計此間去八十金可達。今君有急。即以百二十爲贖。且助之料理。乃別。服闋起。復通告同人。爲香篋說項。雖麥舟之誼不啻也。又數年。香篋竟以東山本房中式。司寇諱之。謂以孝作廉。以秦闔賤售矣。後司寇身後。以親家蔣中丞籍沒。其獄中寄婦詩。

卷。存女處。卷中不日不月句。純屬疑其怨望。入宮方沉吟。惟中官鄭侍。鄭素在內庭。掌載籍。急檢毛詩進曰。句似出此。上取閱。乃釋然。時余考九香府君。馮伯庚農部所。聞信。舉室滯。考君令閉前後門。勿許一人出。惟檢得天著作。稍似嫌忌者。卽焚之。言毋貽害他人。卽最上妙品。不敢惜。過午。忽傳董宗伯來。農部曰。吾生矣。倉皇間出接見。傳述上恩旨。令往西苑。欄頭。復荷不必革職之諭。農部呈請先臣手澤頗夥。且饒藏書古繪。求賞貢十年。愈之。於是稷頭袖幅。一梅數竹。皆以充貢。而得天司寇之真蹟盡矣。苦後人不振。孫鑑接蘓州。高宗召入行在。命題特試。磨寫甚劣。諭令習字三年再試。歸後字仍不習。試亦不再也。而宗伯子蔗林相國。猶承父志。眷眷恩門。數十年。通好勿替。余幼年猶見宗伯贈外祖一小立幅。烟雲繚繞有逸氣。真能披一品夜。抱九仙骨者。張宗蒼。瞳乎後矣。

伊莘農相國言

伊莘農相國言。人生枯菀升沈。或由福而禍。或由禍而福。皆有定數。殊難逆料。不見予年五十。猶於滇省節署堂。皇西偏。枯坐胡床。仰屋默數木椽方磚時耶。客請其說。曰。初余銓除雲南通判。因公罪革職去官。窘滯不得回。旗欲調撫軍。求諭實案。奏贖資斧。司閹者以結誤廢員。斥不與通。懇告再三。始領之。令少待。但見大小吏分隊晉謁。白事。司閹者次第傳命。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廳也。入。府廳也。出。州縣也。出。佐貳也。入。佐貳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意以爲嘗及己也。時日瀕晡。忽聞司閹者大聲言曰。撫軍今日接見屬吏。一一處分公事。爲時久矣。

妻矣。爾人毋得于鬪。爾且退。期以詰朝相見。無已且徒步歸。凡往返三日。皆如之。惟日於節署堂。皇西偏。支胡床屏息枯坐。一無所事。始仰屋默數堂皇。自西訖東。木椽若干。椽默數椽上承。塵方輒若干。目諦心認。願算逆。覆周而復始。藉攻沈悶。既。撫軍但語郡守爲道地。僅共欵白金百兩爲贖。而撫軍固終未之得見也。滇省去京師萬里。途長資短。可奈何。許惟暫置妻孥。子身入都。向親友稱貸。再事區畫。不謂都中親友見子免官歸。相率避道。無一存問。故事。旗員因公去官。例許請覲。有奮管謂子曰。君因若此。豈援例請覲。倘泯贖典。未可知。如言蒐腰纏。僅存所贖金三十兩。罄付作孤注。得具文上請。時朝廷方慮念滇中苗疆事宜。以子從滇來。特召見。垂問苗情。子謹據實條陳。奏對稱旨。上意嘉悅。敕以原官仍回滇視事。親友聞子復官。漸有來慶賀者。及陞爵。遣發旋奉命超擢郡守。親友來者愈衆。不惟慶賀。有推薦紀綱者矣。有餽餉食物者矣。且有向稱貸。而殷殷嘉惠程幣。惟恐拒而受者矣。予迫於朝命。不敢滯滯。甫出都門。便奉詔簡授監司。並諭兼程馳驛赴任。既抵滇省。妻孥相見。彼此慰藉。恍疑夢中。卽日遵典禮。參謁撫軍。前司閩者見余至。亟趨前聲折起居。言笑和悅。不似前氣象。愁慘比。將命入。撫軍卽傳命曰。請相見之下。吉詞相慶。備極謙寵。見余着監司冠服。訝曰。君尙不知耶。昨已奉詔。特命君陳臬滇中。君尙不知而猶着此耶。命左右速爲具接察冠服。就於節署更易。兩年之間。由滇臬落轉布政。坐遷巡撫。受命之日。恭詣節署堂。焚香設案。望闕九拜謝恩。接納印綬畢。忽仰見堂皇西偏。屋椽方椽。歷歷在目。憶昔支胡床枯坐其下。三月往返。欲求一望見撫軍顏色而不可得。其時大馬齒已迫曰艾。固不料當日求見不得之撫軍。甫

兩易寒暑。竟儼然及身起而代之也。予方木立神灑。冥追默憶。忽予聞人來報。凡滇省大小屬吏。咸臨宇下。待命謁。予次第接見。猶是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廳也。入。府廳也。出。州縣也。入。州縣也。出。佐貳也。入。佐貳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撫今追昔。惶愧惶愧。予接見各吏既畢。乃進司閤者而戒之曰。爾曹識之。自今以往。但有來謁者。必將命。爾曹務接以和悅。切勿以愁慘之氣象相加。慎毋令堂皇西偏。再有人枯坐胡床。求見不得。徒勞其仰屋。默數木椽若干。方磚若干也。相國名伊里布。濟陽人。罷相後。嘗爲人言之。

方敏恪軼事

雍正丁未會試。陳勇南公與仁和沈椒園先生共坐一車。每日恆見一少年步隨車後。異而問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將省親塞外。乏資。故徒步耳。二公憐其孝。援令登車。而車狹不能容。于是共議每人日輪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勞。到京別去。不復相聞問矣。後二十餘年。勇南公以雲南守赴都。椒園先生時陳臬山左。亦入覲。途中忽有直隸總督差官來迎。固邀至節署相見。則總督卽方氏子。款然握手。張筵樂飲十日。稱爲車笠之交。一時傳爲美談。茲見武曹先生所記方敏恪公軼事。有相類者。用附錄之。曰。吾鄉喬堅木丈。嘗歸自京師。返道過保定。時直隸總督爲方敏恪公。喬方出也。公留署累日。一夕酒半。喬自陳屢赴公車。佗僚不得志。公曰。甥得毋有飢不食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得毋有寒無衣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公笑曰。噫。是奚足怖。吾方窮時。將遊京師。至寶應。資罄。歲將暮。寒風栗烈。敵溫袍。僅行線存。中無裏衣。束帶長尺餘。兩端以貫積之。納履則足之前後皆見。將詣汝母。丐

數金北上。甫抵門。僕者衣冠甚都。列坐於門之兩楹。余遂逡巡欲入。僕詰曰。客奚爲者。余曰。將探吾戚。僕笑曰。是安得有若戚。得毋爲行竊計耶。余自顧。竊人子。欲言之。恐礙汝母。遲回久之。終弗入。適信步折而東。又屈曲西行里許。至盧家巷。巷門爲南北通衢。有屠門市者如爭屠。每割。必倩對字列肆者書。數往來甚煩。列肆者每厭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顧見曰。客何爲者。作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見長者行甚苦。小子略識字。幸不棄。可代勞耳。屠喜曰。客乃能書。即借肆中紙筆。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權輕重。朗口誦數。余稽筆疾書。食頃。已更數十紙。屠笑曰。客之書。更速于我之切也。會日暮。屠者荷餘肉行。顧余曰。吾知客未飯。盍從我于家。余隨之。數百步。門臨河畔。茅屋三間。一女應門。可十八九許。屠呼老嫗出曰。吾幸延客。速作飯。叩其姓。胡也。亦返問余。歎曰。是籍紳宦家子也。坐余以堂。少選。提一壺酒。命女溫之。燭至。命嫗女俱坐。曰。客幸不見外。我老無子。迫歲甚忙。又無夥伴。客能留卒歲。當必有以將意。余曰。某窮途。長者見收。幸甚。屠大喜。酒至。輒取盎中鹽菜爲副。切肉置大盤。是時余已餓。露日。酣飲快意。視今日之節制。幾輻其樂十倍。飯罷。庖門扇爲床。布草薦。取布被覆焉。天將明。呼余起。日記數以爲常。除夕。爲置酒肴羹肉。共食如初。元日。余攬衣起。則非復故衣。一藍布袍。新布絮襖。近身裏衣絮袴。內外補綴完整。布襪履各一。余驚起拜謝。屠笑曰。客此去。當作官人。區區者。奚足言。開歲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間。鑿事甚關。幸更延十數日。余心德之。不能却也。望後。乃辭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又置酒肴爲餞。翌日。贈錢四千。模被篋一。將所覆被并錢納焉。送至河干。余拜。屠亦拜。附船至山東。囊中餘錢數百。有故交自北來。身無一錢。分

半與之。適遇聖恩。以有今日。皆胡長者賜也。及爲直隸布政司時。遣一介以千金報德。且戒曰。若青來。卽備與馬。迎至署中。至則門巷蕭條。胡夫妻身歿已久。女適誰氏子。亦不知所終。言至此。公泣數行下。座客爲之改容。喬恍然如有所失焉。

陶公軼事

陶制軍澍。未第時。家極貧。課徒自給。而公性頗豪。嗜飲善博。雖家無擔石儲。不顧也。後值歲暮。其婦崔。泣謂公曰。貧迫至此。妾實不能同爲餓殍。爲君計。鬻妾亦可度歲。不然。願賜絕婚書。俾妾另謀生活。公笑曰。卿識何淺。我未交大適耳。日者謂我命當至一品。姑俟之。勿愁富貴也。婦曰。君有此大福。自有與君同享者。妾不敢作此想。請與君儕。聽君好消息耳。公不得已。書離婚書與之。會同里一餅師。將謀娶婦。婦得書。忻然嫁之而去。公由是更無聊。初。郭外火神廟。有道士素善。公暇。日常宿於廟。道士性嗜弈。其技絕劣。然好勝。有從旁教客者。啣次骨。或豫以酒食啗客。令客歡。且諷意焉。知其癖者。每與弈。必讓。令勝已乃已。公自與訂交。恆終歲弈無一勝。故道士尤心傾焉。至是。遂襍被來止廟中。爲道士書疏章。有所得。以供飲博輒盡。人皆呼爲陶阿二。衣冠戚屏不與交矣。山陰福石村有呂某者。精星相卜筮禽遁諸術。求之者戶屢常滿。於是積貲至鉅萬。然好施。故人以員外呼之。後於富陽設遊青行。置秤平準。不欺客。故賈富者。必就與市。而富爲徽閩浙交會之地。衆賈輻湊。凡酒食之館。江山船恆集於江岸。呂間或與客偕遊。則呼呂三爺者載道。姊妹行有落拓者。乞呂一顧。聲價頓起。夜則呼盧徹旦。客有負者。

呂必爲調濟。而呂博有異術。每博輒勝。所得金。常置床頭。客或取用之。亦不問。問之。則笑曰。銀子本活物。想幻化矣。其大度嘗類此。戴癡者。呂翁之值行也。性至孝。以不得養父母。故不娶。每飯必先以一豆祭其先。乃食。好拳勇。豪俠而勤儉。故所得俸。常貯主人處。惟見人之急。則手應千金。不惜。人往往以癡目之。亦善飲。每以無飲友爲恨。一日。晚飲於市。見公袒衣而沽飲。飲頗豪。呼而問爲誰。公答姓陶。曰。市中有陶阿二者。非子乎。視子貌狀。似非碌碌者。子飲可幾何。公曰。予好飲。終未有能醉我者。汝豈能爲查太史者乎。何勞絮問。戴喜甚曰。我將與子較量。遂沽濁醪三甕。曳與對飲。兩甕既罄。公微醺。而戴已玉山頽倒矣。公起去。次日。戴醒而憶之。復覓陶公。飲種歌。自是遂與公爲酒友。富有業。買漿者。資錢。止一女。極陋。青癯滿面。廣額而豁齒。日者嘗謂當受一品封。翁疑其戲已也。願女齒加長。問字者。壻輒病。故三十猶未嫁也。至是忽夢黑猴撲於身。驚悟以告翁。翁曰。得毋有申屬者。問字於汝乎。翌日。戴癡來沽漿。見女。問亦曾相壻否。翁答尙未。且曰。吾賤而女陋。更誰壻。戴力以斧柯自任。因言公翁曰。是非陶阿二乎。溺賭而濫飲。異日令吾女吸風度日乎。戴曰。嘻。只恐汝女無此福。不然。如陶秀才而長貧賤。當扶吾兩目。翁問其年。曰。屬猴。翁憶女夢。稍心動。謂戴曰。明日可偕與來。且日。邀公詣翁。一見許訂婚。公辭以身。棲於廟。囊無半文。焉能娶婦。乃與翁謀。贅諸其家。女能紡織。不致相累。公曰。即目前亦需少有所備。妙手空空。奈何。戴又從旁德惠。方任其費。詣呂翁。索銀三十兩。呂問所爲。語之故。呂諾曰。秀才也。子何自識之。戴言此人非終人下者。故與睡。呂欲相之。使戴招公去。一見。驚曰。此天下貴人也。但早年寥落耳。自後交印堂運大佳。惟木形人。

不及享耄期。然已足矣。回顧載曰：此事我當相助。立贈公五十金。謂公曰：婚後願與新夫人一光顧也。公許諾。且言此恩必有以報。翁曰：區區者本無足掛齒。但有所託者。僕已有四孫。次孫命犯官刑。他日當出於臺下。倘蒙記憶。尙幸垂憐。卽呼其孫出叩。公心誠之。受命歸。婚三日。娶夫人詣。呂亦許爲一品夫人。歡宴終日而返。自是伉儷相得。機杼之聲。每與書聲相聞也。公學亦大進。次年舉於鄉。入都。以教習授知縣。分選湖北。有能吏名。未及十年。至方面。其後巡撫江南。值歲飢。公爲請於朝。賑獨並舉。活數十萬人。吳人皆尸祝之。繼以清理鹽政。受上知。眷注頗深。而公已卒於兩江總督任所。是時資翁亦已物故。公臨卒。屬子孫世奉祠翁云。方公之巡撫江蘇也。呂翁孫以案舊通至蘇。毆人傷重。死。方訟繫。公卽爲贖罪釋歸。贈以千金。其捕鹽梟王乙也。諸官吏咸惴惴。恐激變。公密勸武弁。率兵往。擒獲梟。示。時棋道士適在。撫髻笑曰：不意陶二有此辣手。公不爲忤也。先是有粵僧遊於紹善相術。皆相戴癡。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戴笑曰：天下豈有爲人值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爲授例。捐守備。湖廣趙金龍之變。公薦戴從征。凱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予告回籍。闕從煇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悉戴發跡所自。臥轍乞憐。戴詰其由來。叱之去。婦歸號泣。夜自縊死。其所嫁餅師。蓋久以寒餓死矣。

劉文定之貧

劉文定公綸。武進人。少時家貧。嘗至絕食。嘗以竹煙筒乞烟草於鄰家。鄰人謂曰：烟草消食。勿多吸也。公笑受之。後受知尹文瀾公。首薦博學宏詞。張文和公喜其文類。既讀其詩。至可能相對語。關關句。曰：真奇才也。因

第一。後致位宰相。本朝漢閣臣。不以科目進者。惟公一人而已。

翁文端少時

翁文端公年二十四時。猶一貧諸生也。其祀宦詩有云。微祿但能邀主簿。濁醪何惜譜比鄰。士當困厄無聊。易作短氣語。當公爲此詩。豈自料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澤。爲清代希有人物哉。

陳恪勤軼事

陳恪勤鵬年。字滄州。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甯府。清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之。命入武英殿修書。起知蘇州府。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樞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糲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闖門入。牽袍喚靴。求見陳青天狀貌。聞赦詔下。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殷天。繫江甯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彞偵知。怒杖卒四十。日進一勺水入獄者久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鬪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邵。雖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蕘翔貴。治者竹。礎石。蕘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歎曰。鵬年餓江甯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航。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瞳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航。合席諸聲如

雷不能者強舉之。俄奴捧盤饗韓田。礎而鶴金者也。狀猶惡。公起手搏之。循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即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勸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跼。色若死灰。持饘。燂墮地碎。兩手自縛。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官獄卒也。既李竟慚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歡飲。而公目覽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絲一縷。必爲資送。釋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道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餓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銷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游焦山。遣人泗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奇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靡吏。妄用錢爲。反其面。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轆轤。餽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蔡殿撰醫妻

閩中蔡殿撰以憂。赤貧至孝。無以爲養。將醫妻。其夫人不忍拂。請行。抵富家。白其故。乞改執藥役。主人感動。遂如諾。一日。召羣客入書齋。適遇夫人。相對泣。主人駭詰之。知客卽蔡也。乃送還夫人。未幾。蔡聯捷會狀。屢典文衡。激厲寒賤。現身設法。初不以此事爲諱。見童通副師過庭筆記。按醫妻養母。非遇大亂奇荒。萬難兩全之會。其事不

足爲訓。而出而教士。不諱其少歲之寒微。俾多士有以自壯。則可謂能舉其職者也。

翁同龢被黜

常熟翁松禪。被放家居。每日作字十餘幅以消遣。願親朋有持紙求書者。十不一應。時浙人朱某爲常熟令。百計請託。求片楮而不可得。朱甚甚。而無如何也。戊戌政變。康梁旣敗。西后追念舊憾。謂康氏進身。由於松禪之保薦。並有勝臣十倍之語。乃諭將松禪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於是朱某日往翁氏之第。每往必嚴詞詢察門僕。請中堂起居動作。皆須察問。公事如此。不得不然。僕人以告。松禪忿極。乃每日作小簡。內書翁某今日須往後院走動。請老父台核示。又云。翁某今日洗足。請老父台駕臨看管等語。翁意蓋欲藉此以窘之也。朱得簡大喜。以白綾裱成合錦條幅。懸於花廳。紳士有來謁見者。見之以告松禪。松禪大窘。命人往言。欲將原簡收回。朱謂此是中堂親筆。不易購得。若必欲收回。須以屏對十副。爲交易之品。松禪無可如何。乃書一屏一對。以交換之。

閨閣類

姚夫人

葦城閨閣。以王氏爲冠。王氏有二。人以里第分。呼曰東王。西王。西王於明時。已簪纓相繼。東王則於勝國。並無科第。科第自廩山侍御始。武英總憲司農兄弟。皆侍御子也。侍御少孤。寄鞠於叔處。弱冠補諸生。寄於學宮數里外。有財翁姚姓。延之課子。暑月。黎明赴館。翁方登樓觀稼。際約間。有雙燈前導而來者。訝而跡之。稍近。則燈隱而

塾師至。曉復覘焉。才越一阡。月影黃昏中。復有雙燈前引矣。意其必貴。家有及笄女。遣人與其叔議婚。叔以貧辭。強而後可。遂贅焉。逾數年。翁歿。姻姬中頗有加白眼者。姚夫人謂侍御曰。婿本貧也。翁亡何贅。盍歸乎。侍御憮然曰。我乃無家。夫人曰。未婚時豈露處耶。曰。寄齋夫舍。曰。何不即與齋夫商之。乃賃一廡棲焉。未幾。遭鼎革。叔本鄉居。望家來城。覓避亂所。議於僧寮。暫託公挈二子先往。司農方在妊。倉皇中胎震欲墮。適土寇又至。急避人家竹園中。倚竹坐地。臆臆見一白衣老嫗。爲之扶掖。礪甲斷臍。裂裳作襟。料理甫畢。而侍御尋蹤已至。舉兒付之。乃告其叔。覓人舁產婦至寓。一家團聚。招呼老嫗。則已不見。數月後。清朝定鼎。又踰年。歲丁亥。叔謂侍御曰。頻年離亂。舉業已荒。不得不作揣摩計。明年可謝遣問字者。我雖貧。助汝脫粟十石。夫婦諸兒。尙可不餒。夫人應曰。甚荷。鹽齋火焙。以十指糴之。若來秋復落。亦無顏見叔矣。初。侍御邂逅一僧。語視曰。君大貴人也。苦爲髮所壓。能從我遊。劉柔忠不足數也。笑而置之。至是僧又來。笑且詔曰。我言應矣。更審度久之。曰。君當一品。而又似不真。其故何也。時瑯湖方八歲。捧茶出飲客。僧驚起曰。是矣。此真一品。君乃封爵。醉後五歲。匍匐闥門。曰。此亦一品。稍遜乃兄。橫雲在抱。亦携以出。曰。又一品也。位亞於兄。而貴乃先於兄。後一一脗合。而所遇白衣老嫗者。遍訪不得。惟於神龜傍供一栗。主。卽題曰。白衣老嫗之位。至今司農諸裔。歲時享之不衰。

三徐母教

崑山三徐之太夫人。亭林先生女弟也。世稱其教子極嚴。課誦恆至夜半不輟。三徐旣貴。每奉命握文柄。太夫人

必以矢慎矢公。顛覆寒峻爲婦。太夫人未六十立齋已登九列。持節秦中。所議拔多知名士。健菴以編修總裁北
闕。果亭以編修典試浙江。亦無愧金篋玉尺。皆母教也。太夫人三子皆登鼎甲。一女歸長洲申菽蒞。中江南省元
錦稻象服。牙笏盈牀。清初至今將三百年。闔閭中尙無與比肩者。

盛夫人

吳門蔣憲副公。改葬貞山。堪輿云。大不利於長房。公蒙媳盛夫人。謂其子榮祿公之遠曰。子姓至多。若僅不利於
我。無妨也。榮祿素孝。聞母命。卽以言達於各房。爲憲副公改葬焉。時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
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剋。當於丁年發長房。後榮祿公子光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巳。禮部主政文淳。舉康
熙丁卯。自此孫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乾隆丁酉。順天三世同榜。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朝。朝士
賀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

洪節母

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貧。母太夫人教之讀書。一日。太史從受儀禮。至夫者妻之天。太夫人勸絕良久。呼曰。吾何
哉矣。遂廢此句。太史貴後。繪繼聲燈影圖。徧求名輩。詩筆表揚。同時鉅人長德。咸有題詠。見之嘉道詩文集。中甚
多。

宋文恪之女

清代名人軼事

陳文簡公妻長洲宋文恪公女。康熙間。文簡由吏部侍郎。巡撫廣西。賓客入賀。宋夫人獨傲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宰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爲粗官。令我慙顏于婦媼矣。見姑婿亭集。廣陵相國傷逝記。蓋其時陳氏一門。宗伯清恪公。司空文和公。丙齋司寇。魏廩少宗伯。皆官九列。而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海甯顧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繆宮贊。亦同時以魁科清秩。比國朝。婦故夫人云然也。門閨姻婭之盛。簪組翩連。史書罕見。粗官數語。較謝道韞天壤王郎一段議論。尤於貴已。

王漁洋夫人之賢敏

漁洋先生。司李揚州。文士輻輳。並詩角酒無虛日。餘韻遺風。足爲風塵吏增色。聞先生妻張夫人。實賢稱。閩人許璠。以會試入京師。道出邗江。金盡告急。先生無以應。有憂色。夫人遂脫脫脫於腕。徐夜者。字東癡。隱居東臬。鄭漢河上。貧且老。雖凍餓不以干人。會大風雪。夫人出絮帛。謂先生曰。君得毋念徐先生寒乎。曷以遺之。其賢敏若是。

淨因道人

甘泉隱士黃文暘。雄文俠氣。交循人寰。淑配趙氏。世稱淨因道人。食貧借隱。以詩畫相唱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隱士性好友。道人則習書畫。斥簪珥以助之。忍凍耐饑。賓客恆滿。吳梅村祭酒之孫。貧餓於竹西路。隱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阮文達公夙善隱士。嘗薦往曲阜。爲衍聖公師。迎道人僧之魯。公撫新。復迢至西湖。開別館。居二老。每竹輿小舫。秋衫白髮。瀟灑於六橋三竺間。望之者以爲神仙伉儷。

扎拉秀夫婦

扎拉芬者。漢軍百文徵公之家嗣也。墮地授官。成童取妻某氏。年齒相同。伉儷恭篤。文敏嘉後。公子陸襲。秩騎貳。腳十九歲。甫生子。賓客隔閡。湯餅溢座。詰旦。公子忽起。額激。具冠服。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坐。自伏地稽顙曰。昨夜先公命之矣。兒本上界星官。今既有子。合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兒不能奉母終天年。且以此呱呱者一塊肉。累老人教育。兒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中人。異日定能代兒盡孝。凡此皆天意。母亦毋庸戚慟傷懷。又起坐。徧諭家中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初公子以妻新。婉。戒家人勿遽以凶耗告。太夫人痛子愛婦。恐傷厥心。遂如戒。秘治喪事。及妻審公子。僉託入直爲辭。三問三如。之。乃不復問。兒既彌月。妻忽晨興。命婢具湯沐。襪粧結束。珠冠霞帔。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延諸上坐。自伏地檢衽曰。曩日公子命之矣。妾本上界女星。夙與公子有緣。今既有子。合與公子各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妾不能奉姑終天年。且以此呱呱者一塊肉。累老人教育。妾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中人。異日定能代妾夫婦盡孝。凡此皆天意。姑亦毋庸戚慟傷懷。又起坐。徧諭家中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

萬學士之母

雍乾朝士。主張陸學者二人。一臨川侍郎。一萬昌萬學士承蒼也。學士有賢母李氏。方孕時。每默祝於影室曰。不

願生兒爲高官。惟願負荷先世之學統。以萬氏先祖。如明刑部侍郎虞愷。光祿卿汝言。皆講學於陽明念庵之門。號爲碩儒者也。學士少入塾。果喜讀宋人講學之書。論者謂得之胎教。

徐氏一女

海甯陳相國。精舉業。兼善星學。嘗推已命。當位至台輔。欲求女命之至貴者聘之。久而未得。弱冠舉鄉薦。公車北上。舟次松陵。值風雪大作。枯坐篷窗。旅懷殊寂。舟人言此處富室徐姓。有園亭。擅花木之勝。主人極好客。盍往游乎。公素性不羈。卽書刺令通。徐詢知爲新孝廉。衣冠肅客入。公述來意。徐笑頷之。卽命僕至園中掃雪。陪客往游。見奇石環立。臺榭幽深。有一亭。植梅數十株。冷蕊初花。清香撲鼻。須臾。熾炭於盆。芳殺羅列。主人酌巨觴勸客。款待良厚。談次。知公未婚。陰有擇壻意。而未便驟言。旣又知其精子平。乃曰。僕有二女。俱待字閨中。將來得嫁貴人否。乞爲推算。公諾之。歡飲至暮。沽醉回舟。推二女命。長者年十九。次十七。皆一品夫人也。大奇之。惟次女犯桃花百日。爲美玉之玷。次早。復詣徐曰。女公子命皆大貴。足耀門楣矣。徐曰。以君之才之美。取青紫如拾芥。如不以寒賤爲嫌。願附姻好。長幼惟所擇。公大喜。遂聘其長女。委禽而去。是年。公成進士。入翰林。乞假歸娶。偕夫人入都。供職。後數歲。徐次女猶未字。有羣盜夜入其室。見女美。迭污之。旣掠其資財。並劫去。徐夫婦悲懣欲死。訟于官。捕盜甚急。盜恐爲女累。輒轉買于揚州。爲女伶。適公與夫人南旋。過揚。當道譴公。陳菊部。女不解演劇。令侑觴。夫人自簾內觀之。怪其貌似妹。呼人密詢之。果是。相抱而泣。乃謀於公。詭言係其疎戚。爲脫樂籍。載以俱歸。計遭難恰

百日。後公爲擇配。蔡某總戎。公官至大學士。總戎升提督。姊妹果並封一品夫人。

蔣夫人

石琢堂殿撰。爲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一日閱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詆文公逆母欺君。竊權樹黨。并及閹閣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爲者。豈敢形諸奏牘。以汚襲之。此編書者。亦逆知後人之必不信也。且僞譏文公謝罪一表。以質其過。閱竟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而苦無資也。夫人蔣氏。時菴侍郎姪孫女。頗明大義。欣然出奩中金。助之。遂循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燬於孽海中。是年登賢書。至庚戌歲。遂大魁天下。後官至山東按察使。

婢女代嫁

婢女代嫁。小說常載之。近乃實有其事。陶文毅公徵時。家極貧。初聘同邑某氏女。歷歲餘矣。邑有富室吳姓。聞女姿色。謀奪爲其子婦。以多金餌女。父利吳富。竟爲所動。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母亦不願。而其女惑於父說。已萌異念。私誓不適窮生。會有養婢請於母。願以身代。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娶之。卽後之膺一品夫人誥命者也。夫人右手背有疣。凸起藥之不愈。則少時操作。爲磨石壓傷耳。某女旣歸於吳。父子恃富奢蕩。又強佔鄰姓田。率衆毆鬪。吳子中傷暴卒。女無出。翁亦憤鬱死。於是族中強購者。恨吳吝刻。宗族無所沾惠。羣欺某女寡弱。謂吳氏以私財飽外家。藉口侵吞其田產殆盡。至貧困無以自存。時文毅已貴顯。乞假回籍。鄰里嘖嘖言前事。公微聞之。質

諸夫人良信。太息久之。遂以夫人意贈女五十金。女得之。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不忍用。卒爲穿窬者竊去。忿而自縊。遇救未絕。公嗣是歲致周卹不倦。云寶應朱詠齋先生。由浙江學政。任滿還朝。舟過吳門。文毅方官蘇。同官演劇。觴朱。令演雙官話。文毅淚承睫。不能忍。朱私語同官曰。此我失檢。不知雲汀家。亦有碧蓮姊也。

阮文達繼娶

阮文達公繼娶夫人。乃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爲昭字。璽衍聖公孫女。憲字。璽衍聖公女。高宗巡幸闕里。夫人尙年幼。隨其祖母跪遊宮。與蒙駐輿詢年齒。且攜手賜宮花一朵。後文達以詹事視學山東。遂委禽焉。比成婚。杭州儀禮與服。隆於一時。以詩賀者。有壓奩只用十三經之句。夫人習書禮。能詩文。有讀史雜文數十篇。唐朱舊經樓詩六卷。世遠。覽經樓夫人。按文達督學時。畢秋帆宮保爲東撫。謂阮封翁曰。吾女可配衍聖公。公爲媒。衍聖公之本生胞姊。可配公之子。吾爲媒。乃同締姻。二公表章經籍。篤古崇儒。至求淑相攸。必屬之東魯聖人之裔。誠不愧儒雅風流矣。

董戴兩太夫人

嘉慶中。董相國誥封翁。濯足於室。令婢除穢。因右足底一赤痣。有毫長數寸。以手盤繞之。婢笑于旁曰。天下未嘗無對。語之。則婢之左足底。有毫痣亦如之。知爲異相。納之。生相國。是爲太夫人。江西戴相國衛亭。太夫人未笄時。循士風。凡結婚。先以女子生年月日時八字。送于男家。置神龕。卜吉凶。三日返之。如是數十家。率不吉。龕內神正。

有無故自倒者。因皆不敢納采。未至戴。三日內皆有吉兆。奇之。遂娶焉。果出相國爲名臣。

隨園十二女弟子

客有藏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詩集圖者。後附一小幅。曰後三女弟子圖。前後凡二跋。其前跋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之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尤江二君。爲寫圖布景。而余爲志其姓名於後。以當陶白真靈之圖。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乙卯經魁孫原湘之妻席佩蘭也。其旁側坐者。相國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又新之女續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婢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甯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毫者。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璠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苑仙也。倚竹而立者。蔣少司農戟門公之女孫心寶也。執團扇者。姓金名逸。字纖纖。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而携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人各有詩。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一。又一跋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爲凄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次畫圖。不能騰入。乃託老友崔君。爲補小幅於後。皆就其家寫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襜褕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瑛沙先生之季女鏡林也。習工吟咏。綺蘭有聽秋軒詩集。

行世。余爲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枝再書。

汪文端之母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爲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通城外。抵暮歸。無所得。啜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及公貴。風裁嚴竣。正色立朝。造次必於禮法。太夫人教也。

吳山尊夫人贈詩

全椒吳山尊學士。淵如先生妹婿也。淵如先生以乾隆丁未榜眼及第。山尊仍上計車。其夫人贈行詩曰：小語臨歧記可真。回頭仍怕阿兄嗔。看花遲早尋常事。莫作蓬萊第二人。山尊果以是科通籍。入翰林。雖大魁。護人猶未滿紅閨期望。然微雲夫婿。柳絮才媛。隨句流傳。亦可謂倡隨佳話矣。

乳花娘子

金壇子文襄公敏中。爲協揆時。有翰林汪某。令其妻曹氏拜公小君爲母。及會稽梁階平相國國治。陞戶部尙書。曹又拜之爲父。初見時。以朝珠一串爲贄。紀文達公嘲以詩云：昔年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爹又姓梁。赫奕門庭新戶部。淒涼池館舊中堂。郎如有意應憐妾。妾豈無顏只爲郎。百八牟尼親手掛。上襟猶帶粉花香。有無名子易其後半首云：郎如有貌何須妾。妾豈無顏只爲郎。百八牟尼親手掛。回朝猶帶乳花香。時遂稱曹爲乳花娘子。

方正齋夫人

仁和方正齋夫人芳佩。勤儉公汪芾坡中丞新之繼室也。工詩文。有知人鑒。乃翁相攸時。携文二首。一爲吳韻。雲修撰。其一則芾坡中丞也。展轉不能決。以示夫人。時吳方諸生汪猶布衣也。夫人閱吳作。曰。是當早發。然英華太盛。誠恐不壽。闕王作。曰。此大器也。然須晚成。翁遂舍吳而議汪。後吳果大魁。官位不顯。且未享遐齡。汪則敷歷中外。階至一品。夫人生一子二女。當貴壽考。旋則孫階之蘭玉森森矣。夫人言論揮灑。旁若無人。晚年尤喜作學。築大字。筆力出入襄陽。一洗脂粉氣象。嘉慶丁卯。山舟學士重宴鹿鳴。賦詩四章。和者不下百餘人。夫人時年八十。和詩三章。許者以爲諸人皆勿能及。夫人享年八十二歲。有在璞堂稿行世。夫人媳王氏。名德宜松江人。亦工詩。侍夫人日。屢有唱和。夫人既歿。家政一委之姬妾。日則彈琴詠詩。焚香禮佛而已。著語鳳巢詩稿。記其金陵詩二句云。鷓鴣猶呼奈何帝。今人尙說莫愁湖。跌宕之致。可以相見矣。

薛慰農相增

袁爽秋之夫人薛氏。學問宏深。博通經史。有不櫛進士之譽。爽秋學問。夫人攻錯之力居多。故爽秋有季常之懼。然實另有原因也。傳聞爽秋本姓某氏。爲袁某乞養子。故冒其姓。幼時家貧。爲人牧牛。常戲登桐廬塔頂。鄉愚野老。謂其必發達。以該塔素名有鬼。歸人。爽秋登之無恙也。及十三歲。某戚携之北上。流落都門。薛慰農收養之。轉雜役焉。後因某事對答數語。慰農大奇之。使伴諸子讀。遂妻以女。有謂爽秋實爲養父挾之北上。適值薛慰農

擇增。爽秋預其選。蓋爾時懋農所注意者二人。一爲楊廷甫。一爲袁爽秋。薛懋農之夫人親相之。并閱二人文。謂楊廷甫必可黜翰林。袁爽秋不過進士而已。且楊貌優於袁。欲增楊。薛懋農則謂楊雖可入詞苑。終不過翰林而已。袁雖不能入詞苑。必有督撫之望。爲一代名人。遂決增袁。庚子之難。爽秋從容就義。實其夫人薛氏所主持也。可謂巾幗英雄矣。不備進士。豈虛譽哉。

雜錄

婁德納譏諫

聖祖既廢理邸。揆敏。王鴻漸。恐其復立招禍。因造諸蜚語以間。仁皇帝怒。欲置王於重典。衆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婁公德納。仁皇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時上自暢春園還宮。欲明頌詔旨。公先日燕見曰。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以體胖著者。次早。上入宮。某統領佩刀侍神武門。豐偉如故。上詰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體之豐瘠。乃現於外者。尙訛傳至此。何況暗昧事哉。上首肯其言。立罷其詔云。

王文貞極人爵之榮

王文貞公崇簡。嘗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宜罷祀。詔從之。公爲禮部尙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嘗作青箱堂記云。階前闢露臺。方丈餘。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八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德。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爲勸戒。公家蓋下。

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九卿。享上壽。乞休於主恩方渥之時。視其子爲宰相。徜徉林下。看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謹。無可指摘。可謂極人爵之榮者也。

尹文端總督兩江

尹文端公總督兩江時。冬日招泰大士蔣士銓。袁枚。飲曰。座上皆同館名流。宜各賦詩紀勝。蔣詩先成。首句云。卓午人停問字車。公笑曰。此致官請客詩也。秦懼不肯落筆。袁亦知難而退。公不許。乃賦一律云。小集平泉夜舉觴。春風座上不知霜。偶然元老開東閣。難得羣仙共玉堂。公大喜曰。開口已包括全題矣。

阿文成之福壽

阿文成功業巍巍。富貴福壽。近世無比。高宗純皇帝。賜其七十壽聯云。蒼筤錫慶高千叟。雲閣銘勳贊上台。八十壽聯云。純假懋勳延帶礪。耆齡碩望重絲綸。嘉慶元年九月。以疾乞假。其明年八月。薨。年八十有一。圖像紫光閣者四次。兩子四孫。俱登顯秩。真所謂出將入相。福壽全歸者也。文成身裁短小。弱不勝衣。並無龍威燕頤之相也。亦奇矣哉。

陳時夏甘汝來殊遇

雍正時。滇南陳公時夏。官蘇州巡撫。有母在家。年逾八旬。欲陳請乞假。憲皇帝諭滇省督撫委員。同陳之弟。乘驛護送到蘇。其起身日期遲早。聽伊母之便。並不必因乘驛定限。俾有年紀人去住如意。又賞給入參四封。爲高年

人藥餌之需。至抵蘇。後陳具摺謝。皇上心忻。慰諭更爲周至。并賜貂皮甯綢。伽南香珠。眼鏡。鼻煙壺。奶酥餅。果子乾等物。爲添壽之意。又賞給巡撫封典。當時詔爲殊恩異數。云江西甘莊。俗公訟來。以吏部主事。蒙憲臬帝特旨。擢廣西太平府知府。十二月二十七日。詣訓。是日上賜九卿匾字。隨同九卿傳進。以次賜畢。呼甘進案前。連書二福字。諭令帶賜粵西總提督各一。又書一福字。賜甘。甘奏云。外吏小臣。何敢蒙賜宸翰。上大笑曰。怎麼說小臣做官。只論好歹。不問大小。爾若做得好。卽日就是大臣了。因諄諄訓誨。并詢家世。賞貂皮松花硯。又賞甘父母甯綢各一匹。并諭吏部選給四品誥封。給假回里省親。荷此隆恩。甘實不知所以報稱矣。

張文端恩遇

張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藥齋廷璐。皆乞假回里。舉行祀事。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沿途文武官護送。賜書籍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舟載送其家。又賜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圍古玩。雜佩之屬。先期一日。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資酒肴果餌。至寓。酌金杯以饒之。又賜文端洞聯云。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俎豆。師模如在。忠忱垂奕葉箕裘。

半部摺紳

桐城張氏。父子趨相。兄弟多登九列者。文和長軍機時。其子姪宗族。及姻黨。姚氏。占仕籍者。至數十人。時爲之語曰。姚姚兩姓。占却半部摺紳。劉文正公統勳以閒。請量加裁抑。三年內。停其升轉。高宗從之。文正與文和故交。此

奏可謂愛人以德。

劉武進卒於養心殿

劉武進相公於毅。性剛毅。受憲皇知。曾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時人榮之。乾隆中。公年已七十餘歲。奏事養心殿。踞跪良久。立時誤踏衣袂仆倒。公體素胖壯。加以御座高聳。因之暴蹶。上甚惜之。傳文忠公出告人曰。劉相公今死得其所矣。時人以爲笑談。

洪稚存之狂

洪稚存編修亮吉。陽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縱飲。善攷訂。其著乾隆中府廳園誌及東晉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學問淵博。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當時黨要。人爭誦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薦於朝。先生乃於朱座。首斥其崇信釋道。爲邪說首領之語。朱正色曰。吾爲君之師輩。乃敢搪突若爾。先生曰。此正所以報師尊也。又譏王韓城相公爲剛愎自用。劉文清公爲當場飽老。一時入座。無不被其譏者。後裏裝欲歸。復上書於成王。及朱石君劉雲房二相公。多誹謗朝廷語。成王以其書上聞。上憫其書生迂魯。戊於伊犁。未驗年。卽放歸田里。以其書常置御座旁。曰。此坐右良箴也。上之寬大也若此。先生旣放還。亦縱酒自娛。不數載。卒於家。其所著古文。多載清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於世教焉。

張石州之使氣

清代名人軼事

平定張石州穆。以優行貢成均。道光己亥。應順天鄉試。搗瓶酒入監。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輒飲盡。而揮棄其餘。灑監者怒。命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曰。是中便便經笥。若輩豈能搜耶。監者益怒。乃撫筆囊中片紙。有字一行。謾曰。此極挾也。遂刑部讞。白其枉。然竟坐積斥。石州淵博無涯。世以東京崔蔡目之。微告見黜。固由賦命之奇。然亦太使氣已。

趙秋谷善罵

趙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真圃先生。任山東布政。黃固素重秋谷者。會益都令某來謁。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管內人也。其詩文甚富。盡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余得一寓目乎。令歸。即遣一隸持牒往。趙故善罵。得牒益大怒。詎令俗吏。并及於黃。黃親爲其門生。陳見復述之。

汪容甫之狂放

汪容甫少狂放。舉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即大笑出。孫志祖。蔣士銓。皆爲所窘。時僑居揚州者。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衆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己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出。徐曰。君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談諧皆類此。

龔定藩

晚清文人。龔定菴最負重望。所爲文詩。皆靡靡偉麗。不立宗派。思想尤淵淵入微。生平治學頗博雜。惟近時坊刻定菴文集只六冊。其所自定之二十四卷本。已無地可尋。定菴生平。性不羈。善作滿洲語。嗜冶游。晚歲學佛。平居無事時。非訪伎。卽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生平不善書。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貢士。改官部曹。則大恨。乃作干祿新書。以刺執政。凡其女其媳其妻其寵婢。悉令學館閣書。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菴必嘔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耶。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生平所得金。皆隨手盡。京師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顧也。在京日所歎甚多。與某貝子福晉誼最篤。舊例凡滿蒙王公貴人諸內眷。例不許外出。惟每季可游廟一次。遊廟有定期。某福晉於游廟時。與定菴遇。既目成。以蒙語相問答。由是通殷勤。未幾。爲某貝子所知。大怒。立逼福晉大歸。而索定菴於客邸。將殺之。貝子府中人。素受福晉惠。偵知其事。告定菴。定菴子身走至江淮間。幾乞食。其集中紀行詩。有留眷於京。單身出外。及文集。中重過揚州記。皆此時作也。定菴官京曹時。得趙飛燕印。狂喜賦詩。詩載入集中。而不詳其緣起。及印之形狀。李恣伯因謂龔爲人欺。觀吳石華集中。有題此印詩。所紀甚詳。特錄於下。以爲藝林添一故實。其序云。玉印徑寸。厚五分。潔白如脂。紐作飛燕形。文曰。仔婕妾趙四字。篆以秦璽。似獨以鳥跡寫名。嘉靖間。藏嚴分宜家。後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及朱竹垞家。最後爲嘉興文後山所得。仁和龔定菴舍人。以朱竹垞所藏宋拓本。妻龔相見。並以朱提五百。遂歸龔氏。此冊乃何夢華所拓也。詩云。碧海雕搜出漢宮。廻環小篆字尤工。承恩可似瀾繆印。親齎香泥押臂紅。不將名字刻荊華。體製依然復內家。一自宮門哀燕後。可

橫孤負玉無瑕。黃門詔記未全誣。小印斜封記得無。回首故宮應懊悔。再傳重開赫隲書。錦裏檀香又幾時。摩挲尤物不勝思。煙雲過眼都成錄。轉憶龔家宴壽碑。聞此印。後歸潘德翁方伯。今不知流落何所。按趙氏位仔健凡三人。一鈞弋。一宣主。一合德也。閱近人筆記。載龔與明善堂主人事。按主人名弈繪。號太素。爲榮恪郡王孫億之子。封貝勒。著有明善堂集。側福晉者。卽太清西林春。著天游閣集者也。太清姓顧。吳門人。才色雙絕。貝勒元配妙華夫人沒後。寵專房。貝勒由散秩大臣。管宗人府及御書處。又管武英殿修書處。旋改正白旗漢軍都統。性愛才。座客常滿。其管宗人府時。龔方爲宗人府主事。常以白事詣邸中。貝勒愛其才。尊爲上賓。由是得出入府第。與太清通殷勤。時相唱和。龔雜詩中。所謂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綺衣人。卽指此事。聞太清好著白衣。故云。太清貌絕美。嘗與貝勒雪中並轡遊西山。作內家妝。披紅斗笠。於馬上撥鐵琵琶。手白如玉。見者咸謂王嬙重生。又聞貝勒所作詞。名西山樵唱。太清詞名東海漁歌。當時特取其對偶云。某說部中。見有龔某外詩一首。此詩舊藏蔣劍人家。後歸王紫銜。蔣與王皆與龔子孝拱相友善。決爲龔作無疑。詩云。未定公劉馬。先宰鄭伯羊。海棠顛未已。獅子吼何狂。楊叛春天曲。藍橋昨夜霜。微雲纔一抹。佳婿憶秦郎。又題友人扇一絕云。女兒公子各風華。爭羨皇都選婿家。三代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情辭惆恍。他人斷無此思想。無此筆墨也。龔以奇才。曾試舉春官。不得入翰林。大恨。因爲干祿新書以諷世。其所著詩。亦多諷世之作。如詠史詩。則爲會資谷而作也。如小游仙詩。則爲不得軍機章京而發也。龔爲主事時。其叔方爲尙書。一日龔往調甫就坐。忽聞人報有小門生求見。其人

固新入翰林者。釐乃避入耳室中。聞尙書問其人。以近作何事。其人以寫白摺對。尙書稱善。且告之曰。凡考差字。跡宜端秀。墨跡宜濃厚。點畫宜平正。則考時未有不入設者。其人方唯唯聽命。釐忽鼓掌曰。翰林學問。原來如是。其人惶遽去。尙書大怒。訶之。由是廢往還禮。以自絕。定菴以道光十九年。年四十八。乞休。二十一年。五十歲。歿於丹陽。其歿也。實以暴疾。外間頗有異詞。初定菴官京曹時。常爲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側。福晉西林春太清。慕其才。頗有曖昧事。人謂定菴集中遊仙諸詩。及詞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人。引諸闕。悄恍迷離。實皆爲此事發也。後稍爲主人所覺。定菴急引疾歸。而卒不免。蓋主人陰遣客觥之也。或又謂定菴晚年。所嘗靈籙。實別有所私。定菴一日往靈籙處。適遇其人。因語靈籙與之絕。籙陽諾之。而蹤跡則愈密。半歲後。定菴一日。又見其人。從靈籙家中出。因懷燭以往。語靈籙。其人尙再至者。卽以此藥。藥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卽死。死亦無傷痕可驗也。靈籙受藥。卽置酒中以進。定菴飲之。歸卽不快。數日還卒。

其二

定菴在揚州時。一日於某鹽商席間。酒半。行聯句之令。一商云。正是桃紅柳綠天。定菴急續云。老夫入移步出堂前。坐客大笑。此與一富商以資得某處。令到省謁巡撫。巡撫詢以事。富商拱手云。大人容稟。巡撫忍後不禁。乃答云。聽你道來。此兩語連續之妙處。實同一機軸也。定菴生平最嗜賭。尤愛搖擲。卽壓寶。自謂能以數學占虛。雖盈虛之來。復其帳頂滿盡。一三三四等字數。無事輒臥於床。仰觀帳頂。以研究其消長之機。每自鳴其賭學之

精於每戰輒北。一日揚州某鹽商家大開宴會。名士巨賈輩集。酒闌於屋後花園中作博蒲戲。有王君者。是日適後至。見定菴獨自一人。擲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君趨語云。想君厭豔。乃獨至此。君異雅人。深致讚。定菴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寄其滿懷之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本曠達。實爲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猶余今日之擲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寶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奢廢。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世間無豪傑之士。能假我金錢者耳。王君本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贈之。借入局。每戰輒去。不三五次。所借之資。已全數烏有。定菴怒甚。遂狂步出門以去。又云。定菴嘗自言前生本是天台一老僧。此僧生平。一無所長。惟每日誦法華經而已。僧卒日。即定菴生日。然定菴卻聰慧絕倫。蓋定僧生慧。亦隨經之功也。定菴嘗至其前生圓寂之地。有詩數首。曾爲王君書扇。集中皆未載焉。王君但憶有句云。到此休論他世事。今生未必勝前生。亦自慨其半世苦修。未能出生死流。仍沈淪於三界中也。

湖南湯海秋

道光朝士。無不知湖南有海秋湯鵬者。海秋二十成進士。三十補御史。意氣踔厲。勇言事。未幾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事。在己奉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原官。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海秋憤不得言事。猶條上尙書轉奏。策夷務善後三十事。顧西夷求改關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條。人以其精。浮湛部曹不得志。退而著浮邱子一書。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偽。開股形勢。尋攝要眇。凡九十篇。四十餘萬言。每

遇人輒曰。能過我一讀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

臧嚴兩博學

長與臧壽恭眉脚。烏程嚴可均鉅橋。兩先生者。同籍湖州。同時號通經博學。頗極不相能。楊太守峴。臧先生萬席。弟子亦嘗從嚴先生遊。一日。太守自長興歸。舟泊城外。鄰舟有命酒獨酌者。視之嚴也。詰何自。以實對。詔曰。是耶。夫。子。堪若師乎。它日。太守叩臧先生。嚴某何如人。曰。粗能諷三字經。三字經者。學童初入塾試誦者也。文人相輕。不意經生亦然。

某官慕王壬秋

有某官慕壬秋名。屢欲造訪。逢人寄聲。而卒不至。朱暝菴克敬。戲爲詩曰。讓花天氣冷如秋。風捲蘆簾客怕留。卻憶去年彭太僕。布鞋點雪訪壬秋。

彭玉麐遺事三則

剛直公之奉命巡江也。每至一處。輒與聞地方民事。而公又不喜衣冠。草帽芒鞋。素巾布服如居士。以故官吏聞其至。皆不知送迎。惟各惴惴焉。聞公軼事甚多。不能盡記。今僅述其三事耳。

常州武進縣西三十里。有奔牛鎮。鎮爲南運河濱。一市集。置釐局焉。公一日舟行橫其地。見有麻衣而杖者。縛兩豕置河干。而身與局役作哀冤狀。爭辨狀。憤急狀不已。而局役若甚傲岸。而弗聞也者。公前問其故。麻衣者哭告

曰。母死不得棺。將渡河求之於豕價。局役謂過此卽應稅。予謂生之河東。需之河西耳。且兩豕非往來販賣比也。哀以情則不可。爭以法則不理。乞得價而還納之。卒亦不允。而死母已望屋竟日矣。天下有仇死人。逼生人而行此不仁者乎。公憫其情。代哀之。局役不識公。怪其多事。揮叱之。公怒其橫。且非法。召舟兵。公舟水兵平時亦不軍服。縛之樹。鞭斃之。而繫其局員。登舟去。局員以職守辭。公立召奔牛巡司至。命代之。竟挾與之省。交藩司。並請於撫院。視其職。而院司竟不敢以越俎爲公咎也。

江甯上舍生某。妻有妾。時傅相李文忠公督兩江。有弟稱四大人者。愛悅之。託以太夫人命。誘入署。逾月不令歸。生偵知其情。請之不能得。控之縣不理。控之府亦不理。生知無訴。大恚。遂病癡。終日語喃喃不絕口。皆此事也。公一日泊舟水西門。遇生茶肆。異其狀。詢悉之。因教曰。子不聞老彭來乎。盡訴之。生疑問所在。公示以停舟處。並捉筆爲詞。翌日。生果往呼冤。公令從者召之入。一仰視。則昨日茶肆客也。生驚喜。公亦笑。受其詞而慰遣之。曰。朋日候婦歸也。生謝出。公卽懷詞謁文忠。縱論巡江事。言次。若伴爲不知刑事者。設問或使有民人誘姦民人婦。當如何文忠語之法。公復曰。使有官吏誘占民人婦。法如何。文忠亦語之。公又曰。今使有封疆大吏之子弟。誘占民人婦。於法又如何。文忠愕然。強語之。而公已探懷出詞。授文忠。且曰。公能行法。則了之。否當請諸朝耳。文忠閱詞。則色變起謝。曰。此事實不知。然劣弟毋母所愛。請以私誼故。稍寬假可乎。公曰。頃已言之。但不上聞。斯爲私已厚耳。曰。然則請以家法處之。何如。公曰。可。曰。請少緩其死可乎。公曰。他唯命。是則不敢。文忠不得已。呼其弟出。擲以詞。其

弟見公則大懼。及聞詞。色沮汗流。惟叩頭乞貸死。文忠作色曰。已爲汝請。不得活。遂自裁。其弟曰。請一別老母可乎。文忠語公。公許之。而待諸庭。入久不復出。公逼文忠甚。文忠顧謂左右曰。入見四大人。令揭吾某號箱。取朝珠上物。(即禱頂紅。沾舌即死。凡一二品則有之。)詆之可耳。勿望生也。從者入。少頃而內廷哭聲作。則喧傳四大人死矣。公乃拜揖謝罪去。翌日。偵視生。則婦歸而生竟不疑。

楊子縣十二圩村民某。以孝母名。公往來其地久。時有聞。日者薄暮過其居。僞爲大解者。踰籬下察之。適聞其母在牀呼兒曰。兒取溺器來。子應之而不卽至。頃母又呼曰。兒速來。子又應之而仍不卽至。俄聞其母若甚急者。責之曰。兒何不來。公意此瑣事。且若此。其他色養大節可知。方竊歎名實相副之難。而人言之不足遽信也。乃念未已。而旋聞其子似撫牀進器者。婉語曰。溺器露外久。恐冷氣侵肌膚。故兒先溫之耳。公乃大贊賞。逕起扣其扉。作索飲者。與之語。果愚民之純孝者也。憫其貧無養。因拾紙書錢帖二百千。蓋以章令付諸儀棧。儀棧者。淮鹽囤積地。楊子穆觀察所總辦也。楊不識公書。且疑其詐。執而送諸縣。縣令以楊故。亦不察。笞責而後釋之。時公適他往。不之知也。踰日。公再至。村民訴所苦。且甚怨公之給已者。公慚忿。與之邑。令見公惶懼。乞贖罪。公責令倍給之。以所乘輿送之歸。而短楊於江督曾公國荃。楊竟以是撤差法。

吳梅村晚年得子

吳梅村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曠始生。時唐東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強仕。赴湯餅會。居上坐。梅

村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憊然。後戊辰。曠舉禮部。東江果同榜。或贈梅村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闌閨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

袁簡齋生子

袁簡齋六十三歲乃生子。時有族弟某觀察。在蘇州勾當公事。接江甯方伯陶公羽檄。意願驚駭。發之。但有紅箋十字。曰。令兄隨園先生。已得子矣。常州趙舍人詩云。佳問有人馳驛報。賀詩經月把杯聽。

惠天牧之生

惠天牧先生初生時。父夢東里楊文真公來謁。遂名士奇。年十二。善爲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名流激賞。弱冠補諸生。人戲謂之。卿熟史記漢書。試爲我誦封禪文。卽應聲朗唱。終篇略無謬脫。昔韓昌黎送張童子序。稱其生九年。自州縣至禮部。試一舉而進。又二年。復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兵曹之命。唐四百年科名之盛。當無其偶。而新舊唐書。曾未一見姓名。宋時以神童解者。歲至數百人。而成大名者不多得。蓋極言天質之不可恃。觀於先生。雖生有宿根。恐亦賴濡染家學。潛心稽古之效也。不然。吳中惠氏三世經師。豈元龍定宇兩先生。皆爲名臣轉世。

錢文敏之聰敏

錢文敏公維城。中乾隆乙丑狀元。選爲清書翰林。公性聰敏。以國書爲易學。遂不復用心。至散館日。輒良白。純皇

帝大怒曰。錢維城以國語爲不足學。乃敢抗違定制。若此。將置於法。傳文忠公代請曰。錢某漢文優長。尙可寬貸。上召至階下。立命題考之。公倚礎石揮毫。未踰刻輒就。上異其才。命南書房供奉。後遂游陞。至戶部侍郎。寵眷甚渥云。

朱相國

高安朱相國軾。九歲時。父攜至巨室某氏。某見其文秀。問讀書否。對曰。五經甫讀畢。學作破題。時方築室。因以鏤木爲題。公應聲曰。送往迎來。其所厚者薄矣。某大奇之。携之登樓。以小子登樓。令對。公應聲曰。大人作閣。某知爲偉器。令在家塾肄業。以女妻之。

張文和之才

張文和公輔。相兩朝。幾二十餘年。一時大臣皆出後進。年八十餘。精神矍鑠。裁擬諭旨。文采贍備。當時頗譏其祖庇同鄉。誅劔異己。屢爲言官所劾。然其才幹。實出於衆。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對諸語。歸家時。燈下蠅頭。書於祕冊。不遺一字。至八十餘。書皆顛倒一語。自擲筆嘆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對。問以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之名。姓公穰。陳名姓籍貫。及其科目先後。無所錯誤。又以謙冲自居。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公有所過失。公必以微語譏諷。使鄂公無以自容。曩日。鄂公嘗脫帽乘涼。其堂宇湫隘。鄂公環視曰。此帽置於何所。公徐笑曰。此帽還是在自家頭上爲妙。鄂神色不怡者數日。然其善於窺測鑿意。每事先意承志。後爲純皇帝所

疊因下詔罪之。遂公還家。致使汪文瀾于文襄證。互相承其衣鉢。絳默成風。朝局爲之一變。亦公有以致之也。

齊侍郎

天台齊侍郎。敏悟強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其應徵北上時。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請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主人奉書以出。侍郎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不歸一字。

李紱夙慧

李侍郎。性聰慧。少時家貧。無資買書。乃借貸於鄰人。每一翻釋。無不成誦。偶入城市。街衢鋪店名號。皆默識之。後官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公嘗讀之。同僚取架上所有。抽以難公。無不立對。人皆驚駭。後典試江南。閱中。急幾萬本。公皆披示。鉛華紛披。無不中肯。實近世文人所不逮也。

來文端相馬

乾隆時。相國來文端公。保善相馬。一日。與史鐵厓相國。坐政事堂。聞牆外馬行聲。公曰。此良馬也。白身而黑蹄。史公不信。遣人視之。果然。乃笑曰。公前身是伯樂耶。笑而不答。夫聞聲知良。容或有之。若隔牆而察知其色。則非臆議所可及矣。噫。技亦神矣。

替文恭風鑑

登文恭瑣善風鑑百不失。主乙未會試。揭曉後。中式者初見。即鑒別無爽。分兩日款。前一。日皆丹毫簡用者。內百二人不符。由途即選。次日所延。則盡歸班矣。嘗言乙未一榜無幸輔。惟許紫垣師孫寄圃玉廷。一內一外。祿位崇厚。後果然。又許金蘭溪爲臬司。後由臬司官大司寇。曹顯崖城。病右手。慮大考不能作字。欲乞假。文恭曰。不出三年。當至二品。豈能去耶。後曹以學士督學山左。落擢少宰。

楊中丞精相術

臨川楊中丞。護精相術。乾隆甲辰成進士。臚唱前一日。新進士會集乾清門外。公徧相諸同年。謂友人曰。今科榜眼探花。當是南北二卻。一謂徐姚卻。瑛天津卻。玉清一。第一人未見。何歟。嗣見一人。脫帽箕踞。獨坐金缸旁。公拱手賀曰。龍頭在是矣。亟詢姓名。則會稽茹蒙古香也。小頭。傳前十卷引見。以次唱名。鼎甲皆如公言。

吳漁山人耶穌會

漁山與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絳渺。凌虛。迥異平日。相傳其後竟從西教。故有浮海不歸之說。然無確證也。故友王潤甫汝玉。昔嘗語人云。昭文張約軒通守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掛以紫題。上有上海徐紫山跋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臥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卽道人埋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脩士漁山吳公之墓。兩邊小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登鐸德。行教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

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格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余憶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撫大癡畫幅不還。遂與絕交。今觀此事。知石谷之絕交。蓋因漁山入彼教。而非爲借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本高。舊交割席。不忍顯言。故特假細事爲藉口耳。

孫淵如折脛骨

孫淵如官京師時。嘗被車壓折脛骨。爲一金姓醫治好。後右足尙較短。左足寸許。服雄黃兌燒酒。四十九日。足發赤斑而愈。金云。骨原可接。凡人自胎生之骨。如花木之枝。隨處可粘。惟在脾胃好。多進飲食。能生新血。以益氣耳。若後生之骨。如齒牙。膝蓋。腦骨。數處。則斷不能接。所以用雄黃燒酒者。雄黃能去瘀血。燒酒無損脾胃。瘀血不盡。雖治好。遇陰雨必變。今孫已逾十年。行履適然。惟其醫治之精耳。嘗囑終身忌食葷。此理未斷。俟考。

劉文清晚節

劉文清公璠。爲文正公子。少時知江甯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及入相後。適當和相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所建。白純皇。召見新選知府戴某。以其迂疏。不勝方面。因問及公。公以也好對之。爲上所斥。謝薊泉侍郎。頗不滿其行。至以否卦象辭詆之。語雖激烈。公之改節。亦可知矣。然年八十餘。輕健如故。登陣炯然。寒光射人。暮時毫無疾病。是日猶開筵款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餘。亦釋家所

謂善解脫者。

三絕

清同治朝。吳文節可讀。直諫垣。以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縱兵戕戮平民數千。具摺嚴劾。有請斬成祿之頭。以謝無辜百姓。並斬臣頭。以謝成祿等語。廷議以爲訐刺時政。飭回原衙門行走。而此摺爲時傳誦。朝野想望風采。同時有雲南舉人謝煥章。年逾六十。甫捷鄉闈。入都會試。其覆試題性相近也二句。謝文理境深奧。閱卷者李某。幾不能句讀。以爲文理欠通。竟坐褫革。謝固滇中名宿。有及門八人。同上公車。咸憤不與試。羣起揭控。事聽於朝。特派大臣覆閱。謝得開復。作爲本應調停會試一科。而開復已后試期。應無庸再議。而謝之文名。由是盛傳。日下人言李某誠疏陋。適以玉成謝名焉。而菊部名伶十三旦者。亦於是時。以色藝特聞。時人爲之語曰。都門有三絕。吳侍御之摺。謝煥章之文。十三旦之戲。

鄧廷楨出督兩廣

道光十五年。江甯鄧督部廷楨。受命總制兩廣。自安徽入覲。時公同鄉官京師者。公子子久編修外。幾二十人。公未明入朝。出答賓客之造請。及暮歸寓館。與鄉人逆故老逸事。商論文史。辨訓詁音聲。於三百五篇詩。刺取聲韻。雙疊者。左右逢原。如取物筐篋。中人皆神開意新。日聞所未聞。臨別。鄉人爲繪宣南夜話圖。張之以詩。此事雖小。然作宦數十年。以耆耆老宿。與後生分席談經。非記誦博洽者不能。作客十餘日。以封圻貴客。與鄉里通宵話舊。

非神氣開定者亦不能。

曾左友誼之始末

曾文正公與左李高相國同鄉。相交善。又屬姻親。寧逆猖獗。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興名臣。天下稱爲曾左李。蓋不數唐之李郭。宋之韓范也。比賊既盪平。二公之嫌隙乃大釋。蓋金陵攻克。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亂軍中。頃之殘寇竄入湖州。左公諜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大怒。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辨。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昂。亦頗詆公。兩宮皇上知二公忠實無他腸。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爲沈幼丹中丞所獲。明正與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怒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海昌陳其元爲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于金陵。頗蒙青眼。泊甯南匯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爲方伯。具牘薦陳其元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曾見其人。夙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劄子範太守以告其元。謂公推屋烏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其元於上海。商之於公。公乃極口贊許。是冬來滬閱兵。稱爲著名好官。所以獎最者甚至。聞其元欲引退。特命涂朗軒方伯再四慰留。謂公忘前事矣。後見常州呂庭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云。上年謁公子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爲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時侍讀自甘肅劉省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

國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爲。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爲之繼。卽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爲之繼也。君謂爲朝端無兩。我以爲天下第一耳。因共歎公惜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人又謂洪逆未死。公特爲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須芥蒂也。公歿後。左公寄輓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讀者以爲生死交情。于是乎見。昔韓忠獻與富文忠。皆爲一代賢臣。第以撤籓事。意見不合。終身不相往來。洎韓公薨。富公竟不致弔。今觀曾左二公之相與。賢于古人遠矣。

李文忠爲李蓮英所愚

李蓮英爲亡清孝欽后寵監。勢饒靈灼。然其人胆汗薄弱。不敢爲大惡。特陰柔害物而已。時李鴻章由直督入相。李素驕貴。且自負勛勞。遇同輩。恆兀傲視之。人多憚其名位。弗與較也。日者失禮于李閻。李閻啣之。他日謂李曰。老佛爺（指孝欽）欲修頤和園。難使游幸。但以庫帑支絀。且此爲不急之工。不欲撥款興修。公爲國家重臣。何不報効此項工程。爲諸臣倡。時李積貲甚富。欲媚孝欽。欣然諾之。李閻復曰。吾先導公入頤和園。視其何處應修者。一一了然。庶入告時。較有把握。李信之。李閻潛使人導之入園。而乘間密奏于清兩宮。謂李擅入禁地。不知何意。清光緒大怒。下詔申飭。交部議處。都人士皆傳爲笑柄。而不知彼爲李閻所賣也。

沈葆楨

清代名人軼事

沈葆楨以一九江道。賴會文正力。得至兩江總督。嗣以江西協餉事。嚴詞劾會。清廷下詔。勸和亦創聞也。或責沈負恩。沈怒曰。予之有今日。予命所固有。天蓋假手於會。會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功耶。且予知有國。不知有會。予爲國計。卽有恩亦當不顧。况無恩耶。沈爲人褻褻。好自負。瀕死。輒言見冤鬼索命。江甯府涂宗瀛來謁。鬼稍欲避。沈乃留涂待病。須臾不許離。一日侵晨。府署有要事。白涂。適沈熟寐。涂乃潛出。晤僚屬。未數百武。沈忽大呼。比返。則沈已卒。目突舌伸。爪痕宛然。或謂沈嗜殺。恆有無辜被戮者。索命之說。非無稽也。涂遂於理學。後亦官至總督。鬼之畏避。其以此歟。

趙舒翹

趙舒翹撫蘇時。元和陸相國。以祭酒丁艱。回里。服滿赴京。趙餞行於署。酒酣。趙頻顧陸而歎息。陸疑趙心有不愉事。堅叩其故。趙慨然曰。某所以不樂者。以君爲末代宰相耳。陸憤然曰。君旣知相。自視何如。趙曰。此無他。某終不得善終。及趙內。用任樞要。抱騎鸞宗旨。以爲庶幾可免禍。詎匪之亂。趙雖持兩可。而竟列罪魁。恩賜自盡。趙體能魁梧。服鴆不死。使者恐受譴。急將七竅封閉。輾轉而死。誰云人定勝天哉。及後陸大拜。清室竟夷。令人歎事有前定。非人力所能挽回。雖然。趙之相亦神矣哉。

樊山感遇

樊山好談諧。卒多獲咎。與貽穀交惡。亦由談諧而生。因此去官。平日頗受知於清孝欽。張文襄鹿文瑞在政府。

時謀起用。樊山初意未敢遽請開復。及進言。孝欽卽曰。此人有才。爲榮祿所薦。以無罪被革。今當如何。則皆曰。謹候聖裁。孝欽曰。可開復原官。又江甯布政使缺。出。稱臣進單請簡。孝欽不視。直曰。與樊增祥。其眷念如此。樊有詩云。感恩知已聚中台。安國重然不死灰。早日相公知國士。晚年先后歎奇才。玉堂尋夢前團續。金榜還魂老秀才。赤舌幾人論不下。玉音親許大藩開。又大航朱雀備藩宣。黃紙除書下九天。鎖鑰故知惟準可。印符無以易堯賢。又安南股垂溫諭。追述西巡入謝箋。一自邇英辭二聖。鼎湖彼此隔風煙。卽紀此二事。無任俯仰低徊。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七版

清代名人軼事(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

編輯者 紹興葛虛存

校訂者 琴石山人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新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新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新書局

漢口四官殿
廣州永漢北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總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新書局

河南路
拋球場

